

旧参
I246.4
Y C

秋林武 谈话录

1954年自记

天津特別市
市立第二圖書館



天津特別市市立第二圖書館

28-11,1.0000



秋 林 武

序

凍雀。啁。晨。征。鴻。唳。晚。室。虛。來。風。天。黯。欲。雪。擁。狐。裘。而。不。暖。攬。霜。鬢。以。寡。歡。
一。寒。至。此。三。日。閉。門。客。有。禦。織。罽。之。衣。踣。糝。革。之。履。叩。扃。而。至。者。則。吾。賢。
世。講。許。子。一。尸。也。甫。卸。行。裝。輒。投。謁。刺。芳。躅。既。接。高。談。轉。清。與。黃。叔。度。以。
同。居。頓。消。鄙。吝。警。登。徒。子。之。好。色。別。示。硯。針。手。一。編。示。余。乃。所。著。哀。情。小。
說。武。林。秋。也。分。三。十。二。回。成。十。五。萬。言。運。紅。樓。之。匠。心。試。白。描。之。高。手。樓。
頭。春。色。空。招。杜。宇。之。魂。江。上。秋。聲。並。入。琵琶。之。淚。情。以。深。而。魔。重。玉。慘。花。
愁。緣。以。淺。而。離。多。燕。來。雁。去。讀。未。終。卷。慘。不。成。聲。嗚。呼。何。其。哀。也。孫。滴。泉。
謝。濤。聲。陸。葉。芬。爲。書。中。重。要。人。物。得。大。造。間。氣。而。生。錦。心。繡。口。之。才。落。雁。
沈。魚。之。貌。有。鰥。孫。復。莫。並。其。才。華。咏。絮。謝。家。却。輸。其。展。布。即。葉。芬。者。雖。向。
偶。青。樓。以。寄。跡。實。常。舍。白。水。以。盟。心。偶。經。一。面。之。謀。遂。爾。兩。情。之。倦。天。生。
麗。質。原。以。配。名。賢。稀。世。奇。緣。當。然。臻。美。滿。安。龍。媒。感。傷。身。世。金。玉。雙。珍。侯。

序

一

朝。宗。賞。鑒。風。塵。香。君。獨。選。穠。華。美。眷。錦。繡。華。年。豈。非。極。曠。代。之。恩。情。備。人。
 間。之。豔。福。也。哉。乃。一。則。湖。船。密。誓。鴛。有。牒。其。空。書。一。則。病。榻。偷。眠。蟲。雖。飛。
 而。不。夢。借。鴛。媒。以。施。毒。遂。舅。無。戈。背。鴻。案。以。募。容。望。夫。有。畫。卒。之。弦。不。宮。
 張。桐。無。星。抱。孤。山。終。古。作。埋。香。葬。玉。之。場。虛。筵。室。成。彈。別。鶴。離。鸞。之。慘。雖。
 海。枯。石。爛。志。弗。曾。渝。而。花。謝。水。流。境。胡。太。幻。極。文。人。之。戲。筆。作。情。種。之。變。
 聲。情。自。哀。文。自。豪。已。一。片。清。麗。爲。鄰。溫。柔。有。教。傳。鯉。庭。之。法。鉢。吐。亦。青。蓮。
 嗣。龍。門。之。游。蹤。香。皆。文。石。每。當。黃。浦。嬉。晨。自。隄。泛。夕。選。勝。嚴。瀨。探。奇。禹。陵。
 奔。眼。底。之。江。山。走。毫。端。之。風。雨。可。謂。春。水。前。身。白。雲。在。抱。者。矣。然。而。青。衫。
 涕。淚。自。苦。工。愁。白。髮。癡。頑。年。飲。泣。悔。江。湖。之。落。魄。夢。覺。揚。州。傷。遲。暮。於。
 美。人。托。言。芳。草。類。皆。窮。愁。以。著。書。宜。乎。現。身。而。說。法。一。片。才。逢。綺。歲。如。日。
 方。升。能。奪。天。工。將。雲。入。剪。作。東。澤。之。綺。語。曾。擬。風。流。賦。元。亮。之。圍。情。笑。
 白。壁。而。必。痛。哭。纏。綿。離。奇。顛。倒。特。誇。曠。選。傾。佳。麗。以。多。情。減。色。收。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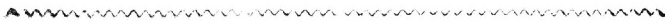
人○之○奇○數○是○始○寓○愛○於○交○而○借○指○爲○喻○者○耳○蓋○深○鑒○乎○男○女○平○權○之○狂○風
 疊○扇○婚○姻○自○由○之○暗○潮○賦○名○皆○假○乎○感○情○實○則○縱○以○肉○慾○懷○春○而○誘○指
 秋○旋○悲○上○焉○者○懷○黛○茹○荼○鵬○流○血○而○夜○泣○下○焉○者○沾○花○惹○草○鶉○無○恥○以○宵
 奔○泊○乎○四○海○無○家○子○身○誰○主○孤○衾○有○夢○同○穴○難○望○日○暮○東○風○樓○任○綠○珠○之
 墮○蒼○苔○白○骨○棺○誰○碧○玉○之○憑○隔○春○塚○以○啼○猿○繞○秋○墳○而○泣○鬼○貌○艷○如○花○命
 薄○於○葉○發○燎○原○之○慾○火○粉○黛○煙○消○涉○無○涯○之○愛○河○珊○瑚○網○破○嗟○我○二十○世
 紀○之○女○同○胞○半○將○被○美○雨○歐○風○所○激○盪○長○爲○此○情○波○恨○海○之○沈○淪○作○者○於
 此○有○危○心○也○嗟○嗟○人○生○行○樂○我○豈○忘○情○若○圭○璧○以○律○身○並○煙○花○而○過○眼○試
 問○早○燕○新○鶯○干○卿○底○事○休○唱○曉○風○殘○月○忍○俊○不○禁○人○面○桃○花○只○入○春○風○之
 夢○嬈○娜○楊○柳○徒○成○流○水○之○情○讀○是○書○者○賞○其○哀○豔○借○作○箴○規○破○情○網○於○臨
 時○悟○綺○夢○之○本○幻○庶○不○負○作○者○言○外○意○耳○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抄田履耕拜讀於蕭山北幹松風之舍

秋

林

武



序



四

哀情
小說
武林秋全目

武

林

秋

- | | | |
|------|----------|----------|
| 第一回 | 慘綠年華別親人學 | 踏青時節遇友追歡 |
| 第二回 | 酒綠燈紅情不自禁 | 撫時論世悲從中來 |
| 第三回 | 安壇第邂逅逢絕色 | 進步社歡會動牢愁 |
| 第四回 | 締情緣傾心成密友 | 消悶意携手訪平康 |
| 第五回 | 訴恨事辛酸同惻惻 | 重愛情申辯獨滔滔 |
| 第六回 | 陸葉芬真心待名士 | 孫鳳雲佯怒詰情人 |
| 第七回 | 請罪負荆周旋備至 | 發標吃醋左右爲難 |
| 第八回 | 紅倌人矢志改生涯 | 賢社長決心辭職務 |
| 第九回 | 仕女才郎萍飄同感 | 名言至理棒喝當頭 |
| 第十回 | 對離筵無心澆竹葉 | 追往事有淚灑蘆花 |
| 第十一回 | 傳噩耗倉皇回故里 | 惹深情匆促返家園 |

- | | | |
|-------|----------|----------|
| 第十二回 | 痛巖親嬌兒枯血淚 | 見甥女狼子起淫心 |
| 第十三回 | 瞥見投函會逢其適 | 甘言逼嫁痛不欲生 |
| 第十四回 | 西子湖頭潛焉對泣 | 望夫石上空了前緣 |
| 第十五回 | 訂良緣苦情盟白首 | 逢狹路通信逼紅妝 |
| 第十六回 | 叙曆史紅顏都薄命 | 泣情天碧血痛椎心 |
| 第十七回 | 破疑團陳情慰良友 | 起慾念設計賺佳人 |
| 第十八回 | 悲身世佳人驚惡夢 | 展血書才子斷柔腸 |
| 第十九回 | 慰嬌兒爺娘議媒妁 | 疑侍婢姊弟究根蹤 |
| 第二十回 | 訂新婚惡婦施詭計 | 訪舊交游子返申江 |
| 第二十一回 | 雅戲竹林良朋聚首 | 正言藥石名妓回頭 |
| 第二十二回 | 繫赤繩執柯勞宅相 | 完白璧脫穎出泥塗 |
| 第二十三回 | 聞私語驚心破惡計 | 了情緣割臂寫哀書 |
| 第二十四回 | 禍水輿波摧殘蕙質 | 孤山酒淚憑弔梅魂 |

武

第二十五回 物在人亡傷心泗淚

地同景異思燕驚鴻

第二十六回 入學校安排勞知己

完婚禮敬慕慰相如

第二十七回 學琴歌悠揚調複韻

驚惡耗淒絕述哀情

第二十八回 杭瀝歸車鶯啼鵲淚

邯鄲醒夢絮果蘭因

第二十九回 欲慰痴兒移花接木

托依義父落葉歸根

第三十回 黃葉孤墳魂銷腸斷

青春美景死別生離

第三十一回 斷痴魔成千秋恨史

曉大義回一縷芳心

第三十二回 燕語鶯啼都成眷屬

義夫節婦一例收場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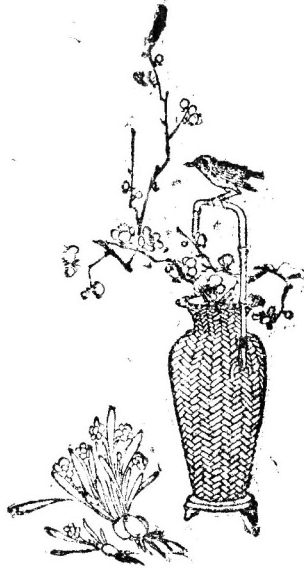
秋

秋

林

武

目
錄



哀情
小說 武林秋

上編

蕭山 一厂 著
邗江 鐵冷 評

武

林

秋

第一回

慘綠年華別親就學

踏青時節遇友追歡

却說杭州西湖有一座小小山陵名曰孤山風光旖旎景色清幽寒梅萬株清溪一曲每當朔風凜凜花落有聲明月亭亭波平如鏡憑欄遠眺隱隱演出一種幽寂氣象一日午後約莫三點鐘光景從城內出來一個書生倉皇皇逕到山邊面上顯露出一種慘白顏色一會兒到了一塊空地上四面梅林背山臨水中間一座孤墳突起草際墳前矗着一塊石碑碑上鐫着謝女士之墓五個大字想是爲日不久那石碑顏色還是簇新那幾個大字寫得生龍活虎一般看來不是俗筆所能那書生到了墳前立定了脚看了兩眼又到石碑後面看了一遍不覺癡了過去那淚珠兒便如斷線珍珠一般骨碌碌滴將下來使回到前面深深的行了三鞠躬禮放聲大哭起來哭罷發出一種極淒慘極可憐的聲音說道妹妹陰靈不遠我和你一同去罷說畢又哭了一回好在地處幽僻行人稀少那書生四面看了一看從腰間解下一根白色湖縐汗巾攀在墳前一枝大梅樹上縮了一個活結把頭伸進須臾氣絕此溫文爾雅之書生遂長辭世界赴玉樓召矣此書生不知何許人對於此女士不知有何等關係乃肯相從地下視死蓋如斯易也看官毋躁聽在下說來

原來書生杭州人姓孫單名一個聲字濤泉父名濟濟雲爲一郡鉅儒睡而得子愛逾掌珠濤泉何郎粉面苟令丰姿天賦清才不同流俗抱拳泌九仙之骨懷陳王八斗之才對人則忠恕存心律己則廉隅自勵真個是品學才貌俱臻上乘而且破浪心長雄飛志切值茲中原多故國事日非聽鷄聲於半夜每自歛歎撫舟楫於中流恆多感慨屢思出洋遊歷又以椿萱年暮未忍遠離乃思習學西文爲將來之預備

年十七畢業本地英文專修科於三島文字頗能深窺奧妙猶謂未足思再習他國文字乃稟會濟雲就滬上讀外國文濟雲望子成龍有什麼不許濤泉大喜尅日首途好在濤泉家中本在城站近旁便緩緩的拜別父母買了車票至行李房交割了行李到候車室內坐下不一會火車已到濤泉便携了皮夾拿了洋傘至頭等車內坐了須臾嗚然一聲火車開行濤泉坐了一回覺得氣悶便到各處走走想要尋個熟人談天那曉跑了一回並不見半個認識的人心中好生氣悶便回到自己房內倒頭就睡偏又車聲刺刺人語嘈嘈不能入夢便坐將起來開了皮夾拿了一本小說看着看了兩回厭煩起來從新躺下這會倒還然睡着了

足足睡了兩個鐘頭直至車到嘉興方才醒來四處一看不覺嚇得目瞪口呆呆直跳起來原來一只皮夾已經不翼而飛了連忙喊了茶房進來正待問話忽然一人闖將進來哈哈大笑道睡得好有趣呀說罷把皮夾去了過來笑道幸得是我要不然你還到得上海哩濤泉見了那人心中大喜也就笑道你越發促狹了你究竟什麼地方上車的我怎麼總沒瞧見你爲什麼不規規矩矩的進來偏要這麼胡跌亂撞的是見你的脾氣還沒有改呢那人笑道我就是這裏上車的一進了車就見你睡得人事不省又見你把皮夾放在嘴邊似乎要吃他下去一

般看得甚是好笑就輕輕的給你收了起來你就嚇成這個樣子究竟你皮夾內值得多少呢。滴泉笑了笑那人又道你也算老出門了怎麼還這般不謹慎你想今天要是真個碰着了扒兒手你又將怎樣呢。滴泉笑道罷了不用說了你坐在那裏呢。那人道還沒有定呢。滴泉便邀他同住那人欣然應諾便把隨身行李放在桌上就滴泉對面坐下。滴泉開了皮夾拿了兩支雪茄各人吸着便緩緩的談起天來。

原來那人叫做吳蓉字筱蓉是杭州有名的資本家和滴泉自幼同窗十分契合此番在禾探親順便到上海勾當事務恰好和滴泉做了一個不期而遇相見大喜滴泉笑道我一進火車就四處找了一會並不見半個熟人無聊之極才睡了一覺偏又遇着你了。早曉得你也到上海我們一同動身不好麼。筱蓉笑道你又糊塗了我是嘉興上車的你杭州上車的怎能夠同走呢。滴泉笑了笑也不說什麼這時火車早已開行兩人談談說說十分開心覺得火車比先快了許多一會兒便到了上海。

筱蓉問滴泉住什麼地方。滴泉說是大馬路第一行臺。筱蓉道也罷我也住那裏。滴泉大喜便和筱蓉一齊下車尋着了第一行臺的接客員把行李單交給他便叫了一部馬車二人並坐着到了第一行臺包了一間絕精緻的大菜間住下覺得有些餓了便叫茶房去喊了兩盞鹽菜蝦仁麵吃了看錶已是七點光景便一同出去跑了一回筱蓉便要看戲去。滴泉應了問那裏呢。筱蓉想了想道新新舞臺罷。近便些兒。滴泉應了便同到新新舞臺就有按目上來問正廳呢樓上呢。滴泉道就是樓上罷。

按目應了給他們排了坐位坐下。忽然後面一人直跳出來把滴泉肩上敲了一下。滴泉嚇了一跳回頭看時不

覺大喜。原來這人是滴泉的好友徐仲文和滴泉也是同鄉。又和筱蓉是親戚。當下仲文又和筱蓉招呼過了。滴泉請他過來同坐。仲文便問滴泉住什麼地方。滴泉回答了。因問你呢。仲文說是周昌記。筱蓉便問他幾時到上海。的。仲文算了算道也差不多。兩個月了。滴泉道可是有甚事情。仲文道說來也是好笑。成日家東奔西跑。像是什麼忙不了的。究竟正經事情恰一件也說不出。滴泉笑道這大概就叫無事忙罷了。說得仲文筱蓉都笑了。這時臺上正是高福安的金錢豹出場。三人都平心歛氣的看着。那高福安本是京津著名武生。金錢豹又是他的拿手好戲。那飛叉一段做得來出神入化。滿場的喝彩聲拍掌聲震動房屋。三人看到好處也不禁附和着叫一聲好。金錢豹演完就是王又宸的文昭關。那出來的四句倒板就比衆不同。確是汪桂芬一派。唱到一輪明月幾句宛轉悠揚。纏綿慷慨。把子音當日情形描摹神似。那些樓上樓下看戲的人都靜悄悄地側耳聽着。一點聲音都沒有。等到一段唱完。便迅雷也似的一片拍掌聲。震得人耳鼓模糊。

接着就是天知派新劇情天劫。三人又看了一遍。覺得氣悶。就立起身來。跑出戲館。緩緩的踱到大馬路。滴泉便請仲文同到第一行臺。仲文欣然應允。筱蓉笑道且慢。我肚子裏飢荒已經鬧得不得了。須得接濟接濟才好。滴泉笑道也能。且到一品春去。宵他一夜再說。仲文也說狠好。說着已經到了一品春。三人一同進去。揀了一個清潔位兒坐下。就有堂倌上來問長問短。三人點了幾樣宵夜小菜。盪了一壺花雕。就淺斟低酌。緩緩談天。仲文忽向滴泉笑道你看我這人越發糊塗了。談了半日的天。一古腦兒連你幾時到上海都沒有問過。滴泉笑着回答。了。仲文問什麼事情。滴泉正待開口。忽然筱蓉把桌子一拍。直跳起來。對仲文道你自以為沒有問他幾時到

上海就算糊塗了。囑只我却和他一同來的。還沒有曉得他什麼事情呢。說得二人多笑了。滴泉笑道：「虧你還說得出來。說着把來意告訴了二人。」

仲文道：「你的英文不是很好了麼？還讀什麼外國文？」滴泉笑道：「難道懂了愛皮西地就不准再讀阿陪催代嗎？我的意思想讀德文。」仲文拍手道：「這就巧極了！我有一個朋友在虹口德文學堂內做一、二年級教師。既然你有志於此，我便介紹你去好嗎？」滴泉大喜，便問了問校中情形。仲文也將自己曉得的回答了他。兩人正說得高興，忽聽得馬路上一片喧嘩，人聲鼎沸。三人打斷話頭，急忙到洋臺上一看，原來是靜安寺路那邊失慎，只見火星飛舞，煙塵蔽天，好不怕人。這時那些英國巡捕一個個戴着銅帽，坐上快馬，飛風也似的馳去。一時馬路上人山人海，擁擠不堪。三人看了一回，恰值堂館送上菜來，便仍舊回來吃酒。仲文問吃什麼點心呢？筱蓉道：「就是鴨飯罷。」滴泉道：「我吃鴨粥。」仲文道：「我也吃鴨粥。」筱蓉道：「既然如此，我也吃鴨粥。」滴泉道：「這又何必呢？」筱蓉笑道：「不是這麼講。一古腦兒這幾個人還要這樣標同立異，我不怕別的，只怕給人家取笑說我們連這點合羣心還沒有呢。」說得二人都笑了。於是三人各吃了稀飯，立起身來，付了鈔，走下樓去。看那火勢已漸漸的小下去了。便一同回到棧房，又談了一回，仲文辭去。二人亦就解衣就寢。

一宿無話。到了次日，滴泉先醒，看錶上已打着九點鐘，喊筱蓉一同起來，洗臉漱口，諸事已畢。筱蓉便要去找點心。滴泉道：「且慢，此刻不過九句半鐘，仲文想來不會出門。我們到他那裏去吃罷。」筱蓉應了，便喊茶房來鎖了房門。同到盆湯街周昌記客棧，問仲文時，却還不曾起來。二人進去叫醒了仲文，糊塗塗塗的坐將起來，問你們

怎麼這般早啊。滴泉笑道：你平日什麼時候起來。仲文笑道：大約至早也得十點鐘。滴泉道：這倒也好。却省了一頓稀飯。筱蓉笑道：雖然省了一餐稀飯，却未免多吃一餐半夜飯。仲文笑道：上海地方大概都是這個樣子。所謂俾晝作夜了。滴泉聽了，點點頭道：大概這個時候就算天亮了罷。筱蓉、仲文都笑了。

說話間，仲文已穿好衣服，喊茶房舀了臉水，擦了臉，問你們吃過點心沒有。滴泉笑道：我們特來奉擾的。仲文笑道：我還是特來奉請的。既然如此，如此一同上館子去罷。二人笑說很好說罷，一同出去。到半齋吃了些點心，便同到文明雅集，吃了盃茶，回到第一行臺，就有茶房送兩張請客票。滴泉接來一看，一張是請自己的，還有一張，却連筱蓉也請在內。滴泉看了一遍，笑道：我真不懂他們怎麼曉得我到上海，又怎麼曉得我住在這裏呢。未知何人相請，且看下回分解。

鐵冷口色相皆幻境人不能徹悟致誤幻爲真而蹈人迷途愈進愈險愈苦至受盡百般煩惱迺大解脫
 迺大澈悟晚矣

滴泉真濟世之才抱救世之志若學成而爲世用裨益家國自非淺鮮迺墮入情網而戕其生命哀哉
 海上交際場中視俗與妓爲無上消遣品人無老少不中其毒便非豪客滴泉自此漸入此潮流已非復書生本色人幸其得逢佳麗吾惜其巧遇冤孽矣

第二回 酒綠燈紅情不自禁 撫時論世悲從中來

却說滴泉接了兩張請票，正在疑惑，筱蓉、仲文也跑了過來，一同看着，見一張是卓劍芬請的花酒，却是迎春二

術謝素卿這更一張是章雲請的一枝香大茶。筱蓉便問這姓卓的是什麼人呀。我怎麼不認識他。瀾泉道：那
是我的同學。說着沈吟道：只是他們怎曉得我住在這裏呢。仲文笑道：照我看來一準是他說的。瀾泉筱蓉全問
是誰。仲文笑着疊起兩個指頭向自己鼻子上一指道：大概是他罷了。說得二人都笑起來。原來這兩個入亦是
瀾泉的同學好友。並且都是同鄉。當下瀾泉笑道：我就知道是你說的。如今你這裏想也有了請票了。只不曉他
們都住在什麼地方。仲文道：朵雲是住在三馬路永泰棧。劍芬却住在五馬路華安棧。
筱蓉便問你什麼時候會見他們的。仲文笑道：就是昨天分下之後。剛正走到盆湯街口。就見他們二人劈面衝
來。我將這話告訴了他們。他們便立刻要過來看你。却是我曉得你們睡了。就糊住了他。瀾泉道：這也罷了。如今
看他們去好不好呢。仲文道：這也奇了。他們今天爲什麼還沒有來。笑茶道：不要已經來過了。瀾泉便喊了茶房
進來。問可有客人來過。那茶房記了記道：不差。來是有人來過了。只是一轉就走。瀾泉問：可是兩個人嗎。茶房回
說是的。說罷便把袋裏挖了兩挖。挖出兩張名片來。瀾泉看了。果是章卓二人。便喝道：好個糊塗東西。爲什麼不
早說呢。那茶房少不得應了幾聲。是也。就出去。瀾泉道：我們走罷。說着一同出門。到三馬路永泰客棧。問朵雲
時已經出去了。衆人沒法。瀾泉便道：我們且去看看劍芬再說。二人依言。逕到寶善街華安客棧。仲文曉得劍芬
住在六號房間。便當先引路。領着二人進去。未到門口。就聽得劍芬房裏鶯聲。嘵嘵笑語。正喧。仲文悄悄對二人道：
這就是劍芬做的。謝素卿的聲音。我們却不要進去聽他們說些什麼。說着便躡手躡腳走到門邊。正待細聽。忽
然門簾啓處。裏邊一個人笑着跑了出來。三人都嚇了一跳。舉目看時。正是朵雲。瀾泉忙叫道：朵雲。朵雲雲。

了。滴泉也吃了一驚。說時遲，那時快，朵雲正待招呼裏面一個娘姨趕了出來，和仲文正掃了個滿懷，也不覺呆了。一呆，衆人都大笑起來。

這時劍芬已跑了出來，招呼衆人進內坐下。滴泉看那素卿時，遠山眉黛，秋水丰神，骨格輕盈，腰肢嫵娜，果然十分出色，禁不住叫一聲好。那素卿聽得滴泉贊他，由不得撩起頭來，看了滴泉一眼，不覺吃了一驚，只見他面如冠玉，唇若塗硃，氣宇軒昂，丰神駿逸，禁不住暗暗喝彩。媽然微笑道：「大少尊姓，倪一逕，未曾見過。」滴泉笑着回答道：「大家就坐。」劍芬已和筱容換了名片，少不得說幾句客套。朵雲又和二人叙別情。滴泉笑對劍芬道：「這位貴相知是幾時做起的？我怎麼不曾見過？」劍芬笑道：「你看可還出色。」滴泉笑道：「不錯，得與着實佩服。」素卿聽了，把一張櫻桃小口一披，說道：「耐末，總規實梗，話三語四，真正畫嘴吹喇叭。」一團邪氣，說着，把纖纖玉手，須臾命向仲文頭上拍了一下。仲文把頭縮了一縮，用手到頭上一摸，聞了聞，道：「好香。」衆人見了，都大笑起來。素卿紅了臉，跑到劍芬身邊，扯着他的耳朵，說道：「倪弗來一踢插仔，才是耐格弗好。」劍芬笑道：「這又奇了，和我什麼相干？」衆人聽了，愈加圍圍素卿，由不得粉面含羞，嬌順滿臉，便把劍芬耳朵狠命扭了一把，扯得劍芬抱頭鼠竄起來，喊道：「好哪，饒了我罷。」衆人又是一場大笑。

正在不得開交，恰值茶房送進一封信來。劍芬拆來一看，就順手塞在袋裏，笑對衆人道：「時候不早了，我們到一枝香去罷。」衆人道：「正是好走了。」素卿也就立起身來，問劍芬：「要歇回叫倪。」劍芬笑道：「自然要請你來。」素卿笑道：

秋

林

武

耐請倪是弗敢當格倪野嘸不格號天官賜劍芬笑道罷了不用客套了說罷喊茶房鎖了門一同出了棧房。仲文忽然時異對素卿說道我方才不是見阿寶和你回來嗎他到那裏去了素卿笑道俚偈老早轉去哉說罷坐上包車對衆人飛了一眼說了聲晏歇會就如飛的去了衆人也就緩緩的踱到一枝香一齊進去就定下的房開團圍坐下朶雲請衆人點了茶喊侍者拿了一封綠綵包大家吸着滴泉問另外還有客人沒有朶雲把頭搖搖仲文道既然如此我來寫局票罷說着提起筆來問叫幾個呢劍芬道人少了須得多叫幾個熱鬧些朶雲道太多了也沒味每人兩個也就夠了便問滴泉你可就是幾個老相好滴泉道狠可不必叫了他們來倒覺累豎竟是請你們代叫幾個罷仲文只得薦了跑馬廳孫雲鳳來道我來薦一個安樂里金美鳳可好仲文也寫了然後衆人一一寫好朶雲的是百花底林雪梅清和二樓風樓仲文的是油頭路柳如是百花底洪四寶筱蓉的是清和沿依三馬路耐冬劍芬却叫了四個是清和一張曼君鴻雲蘭清和二陸彩雲同春坊高梅雲發了出去朶雲忽然跳起來道糊塗糊塗怎麼把頂要緊的一個人忘記了劍芬問那個滴泉微笑道好記性劍芬還在發怔仲文笑道方才和我們一同出來那個扯耳朵的忘記了嗎劍芬笑道真是糊塗怎麼一回兒就忘記了罷罷不用叫他了仲文道那不能你方才答應了他又綽他的爛污等會不怕吃生活嗎劍芬笑道胡說說着想了想就補了一張發去一會兒業已上來朶雲喊侍者開了一瓶白蘭地開懷暢飲少頃所叫的局陸續到來黑壓壓坐了一桌一個是秋水爲神瓊瑤作骨一個是明眸皓齒粉頸香肩一個是西子捧心之態一個是趙家掌上之身目送眉迎爭嬌鬥艷真個是河陽栽滿縣之花金谷起回風之隊衆人談談說說十分開心滴泉看

那素卿又換了一套衣裳較前更是艷麗坐在後面別有一種嫵媚氣象暗暗贊賞向素卿微微一笑素卿也就嫣然一笑道：「哈末事實梗好笑，馮泉也不回言再看自己叫的孫鳳雲落落大方，金美鳳丰姿灑脫，再看別人時也都是秀色可餐，各具丰韵，便笑對衆人道：『我是長遠沒到上海，這些花界情形也不熟悉，想來在座幾位大約都是北里之矯矯者了。』仲文笑道：『也差不多，大概都在中人以上了。』」

劍芬道：「近來他們堂子裏生意倒也不好做了，這般嫵客不是空心，就是滑頭，那些瘟生飯桶竟少了許多，客人進步，官人們可就吃虧了。柔雲笑道：『雖然這樣，究竟竭力報效的也還不少。』我知道今天在座幾人，大概手中都很有幾個錢的，難則他們手段不差，到底也是做着了。好客人才有這般闊綽，那些官人們聽了都微微一笑，林雪梅插嘴道：『大少耐倒弗要實梗說，故歇格客人真正弗容易做，略為推扳一點生意，做弗着倒吃俚格標勁耐，想故撒生意，阿做得到來。』筱蓉笑道：『照我看來，畢竟是你們賺幾個錢容易，得多了，你想現在的都督、民政長，還比從前的督撫嗎？（此書爲壬子癸丑間事，故如此云云）』只怕還比不上幾個紅官人呢。衆人聽了都笑道：『這倒未免不於倫了。』筱蓉又道：『這倒並不是誇苦他們，還是恭維他們呢。』劍芬點頭道：『這話倒也不差，現在的都督、民政長，雖沒有比從前督撫好，到底賺幾的的手段也沒有從前那麼狠了。』

馮泉聽了，默然動念，再把衆官人們看了，看一個個衣裝華麗，服飾奇手，多帶着金鋼石的鑽戒，還有好幾個帶着金絲眼鏡，掛着打賞金錶，真個是珠光寶氣，煜煜照人，看了遍歎口氣道：『現在中國的情形，總算危險極一般，什麼自命爲愛國志士、革命偉人，天天說什麼政府困難，什麼國民捐公債，要到了真要拿出來的時候，』

便你朝我張張我朝你看捨不得拿出來但是這般人果然是一錢如命的守財奴呢倒也不用說他偏偏到了堂子裏面就花天酒地任情揮霍彷彿同銀錢有什麼仇寇一般這可不是看得一個國家比堂子還不如了嗎咳我真不解他們的心肝是怎樣生的說罷大有黯然銷魂之態衆人聽了也不免同聲一歎衆雲先笑道罷罷不用說了好好的大菜不吃發什麼牢騷呢便立起來給滴泉斟了半盃滴泉一飲而盡誰知這白蘭地是最有力道的酒這半盃下去一霎時間面上就一層層的紅將起來合着滿腹牢騷渾身傀儡恰有那楊梅酒酣耳熱的光景

那滴泉把檯子一擊浩然長歎道時事日非人心日壞如斯風景空成遺老悲吟大好家居行被織兒掃壞燕巢幕上魚戲釜中如何是了呢說罷黯然而衆人都道滴泉這個牢騷氣派真了不得了滴泉聽了低頭不語衆雲笑道滴泉也不用儘自傷心我看你就是馬路上電燈一樣衆人笑問怎樣衆雲笑道滴泉說他們花天酒地任情揮霍難道我們不是這樣嗎所以我說他和電燈一樣照得見人照不見自己衆人聽了都笑道這話是極滴泉還發什麼牢騷呢滴泉聽了笑了一笑道這倒又當別論我們雖然和他們一樣胡調可知這還是將酒澆愁的行這方面果然是酒色信陵絲竹太傅他方面就是漢家卜式楚國子文那裏比得他們一味胡調全無心肝的呢衆雲笑道只怕還是聊以解嘲罷衆人又笑起來滴泉經此一番雅諠登時破涕爲歡便又高談闊論四座生風接連又飲了幾口

這時叫來堂差早已陸續散去一半只有謝素卿林雪梅柳如是幾個還沒有走劍芬便催他們都去罷林雪梅

柳如是便先走了。謝素卿又和劍芬咬了一個耳朶。劍芬笑道：「知道了，不要囉囉，你先去罷。」素卿方才慢吞吞走了。此時菜已將次送完。朶雲勸衆人又吃了些，就一齊立起身來。穿衣的穿衣，戴帽的戴帽。朶雲就賬上簽了字，便一同出門。看錶上時候還早得狠。劍芬便要兜圈子去。仲文道：「既然這樣，我們叫馬車去可好？」劍芬道：「誰耐煩坐那起盤脚馬車？還是叫兩部汽車去罷。」滴泉笑道：「好闊客，這都是上海闊大少做的事情，我偏不高興學他。」劍芬那裏肯依，拉着他到了大馬路。一見汽車，行裏費了兩部汽車。朶雲便說：「我來司機那汽車行裏，是認識劍芬的，便說先生們自己司機，我們這裏不用去了。」劍芬道：「也可以說着，衆人坐上汽車。」劍芬和滴泉坐了一部，劍芬司機。朶雲和仲文被蓉坐了一部。朶雲司機。一前一後，向黃浦灘如飛而去。

只見兩邊房屋飛風也似的向後退去。滴泉笑道：「劍哥，卽此一端，我倒悟了一層道理。劍芬問是怎麼，滴泉笑道：「這樣飛馳過去，兩邊人物房屋一轉眼間就如浮雲散去，譬如我們做人也是這個樣子，無論利祿功名榮華富貴到了一棺附身萬事全已仔細想來，也就是瞬息之間，真是無謂得狠。」劍芬聽了，笑道：「善哉，善哉，可謂會心不遠。」說得滴泉也笑了。說話間，車子已繞過白大橋。劍芬便要回轉。滴泉道：「我們就從這裏經過北四川路，滬寧車站到卡德路，靜安寺路，再回到跑馬廳，繞進五馬路，到你們棧房裏去可好？」劍芬依言兜了一個大圈子，到了跑馬廳。又從勞合路、芝罘路、後馬路，回到南京路，逕到寶善街華安棧。劍芬叫茶房去還了汽車，請衆人進去坐了一回。朶雲便說：「坐在這裏也沒味道。我們走罷。」筱蓉問什麼地方去呢？未知衆人如何回答，却看下面分解。

鐵冷曰：言行貴相符，不知其非而昏昏終日，是謂不智；知其非而肆行如故，是謂不勇；不勇之罪，浮於不智者。

萬倍何則知而不改是怙過也。

滴泉憤官僚之無行悟繁華如一夢不能超越塵俗迺與劍芬等同流合污恣情游蕩朵雲笑其明於責人昧於律己自是確論。

尤。吾見治遊者侈言回頭是岸曾不旋踵已往北里訪其故知而言不顧行類於滴泉者正自不少又於滴泉何尤。

第三回

安壇第邂逅逢絕色

進步社歡會動牢愁

却說筱蓉問衆人到什麼地方去呢。劍芬道：我們打茶圍去好嗎。朵雲問你的露面什麼時候。劍芬說是七點鐘。仲文看了看錶說時候早得狠。我回去一騎再來。衆人知他不在。由他自去。這其來劍二人同着滴泉筱蓉到處打了幾個茶圍無非是高梅雲陸彩雲張曼君柳如是幾家。然後回到彈春坊二霄謝素卿家。恰好仲文也到了。便擺起檯面入了席。不免仍舊叫了幾個堂差。一時酒綠燈紅飛觴擊斝十分熱鬧。誰知滴泉心中別有激刺。只是鬱鬱不歡。大有一人向隅光景。衆人知他別有感慨也。就草草終席。滴泉便同筱蓉回棧。一宿無話。

次日又是仲文作東。在柳如是家擺了檯。滴泉和筱蓉也各人回請了他們。一番酬應不用細說。不知不覺已過了一星期光景。筱蓉完了事情。先自回去。滴泉便請仲文介紹入德文學棧肄業。那棧原是德國一個教士創辦。形色精神均稱完備。滴泉的英文本是很好。讀起德文來更加容易。便插了二年級班次。從此以後便一心一意讀起書來。到了星期便出去兜個圈子。也到仲文家。朵雲劍芬等處走走。倒也無拘無束。逍遙自在。一日正值星

期。滿。泉。悶。了。幾。天。要。出。去。閑。散。閑。散。便。叫。一。部。馬。車。到。張。園。去。原。來。這。時。正。因。溫。處。一。帶。洪。水。爲。火。漚。上。幾。個。慈。善。家。發。起。在。張。園。開。了。一。個。游。藝。賽。珍。慈。善。大。會。那。些。熱。心。家。都。親。身。雜。作。買。賣。更。有。那。各。處。女。團。體。亦。携。着。花。球。玩。意。文。具。筆。墨。等。類。沿。途。叫。賣。要。想。把。一。點。熱。忱。博。幾。許。青。蚨。好。去。賑。救。難。民。苦。心。孤。詣。也。就。可。敬。極。了。

閑。話。慢。題。却。說。滿。泉。到。了。張。園。下。了。馬。車。購。了。入。場。券。走。將。進。去。到。各。處。跑。了。一。回。只。見。遊。人。雜。沓。裙。屐。紛。紜。賣。花。社。繡。賑。會。連。袂。握。手。往。來。如。織。時。當。暮。春。天。氣。柳。絲。拂。檻。香。草。芊。綿。茶。蘆。盛。開。百。芳。齊。發。乞。賑。乞。賑。之。聲。時。入。耳。鼓。眼。簾。之。中。名。閨。秀。艷。淑。媛。佳。人。手。挽。細。花。鈿。盒。賣。於。行。路。游。人。雅。潔。者。敬。他。一。片。熱。忱。就。慷慨。輸。捐。還。有。許。多。無。賴。之。徒。見。他。們。一。個。個。如。花。如。玉。盛。鬻。豐。容。由。不。得。汗。目。凝。視。羨。慕。滿。泉。見。了。這。付。情。形。不。覺。暗。暗。嘆。息。少。不。得。也。就。化。了。幾。塊。錢。替。他。買。了。些。兒。也。便。穿。花。拂。柳。信。步。行。去。不。知。不。覺。已。走。了。不。少。的。路。覺。得。有。些。乏。了。便。尋。了。一。個。清。淨。茶。館。揀。了。一。個。靠。窗。臨。水。的。位。兒。坐。下。泡。了。一。壺。龍。井。慢。慢。喝。著。那。檻。外。的。微。風。一。陣。陣。吹。將。進。來。好。不。清。爽。滿。泉。正。在。目。曠。神。怡。欣。然。自。得。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學。生。打。扮。的。女。子。手。中。拿。着。一。個。皮。夾。滿。泉。舉。目。看。時。不。覺。大。喜。便。叫。道。表。妹。表。妹。從。那。裏。來。那。女。子。回。頭。一。看。也。就。大。喜。便。携。了。皮。夾。跑。了。過。來。道。不。意。表。兄。也。在。這。裏。

原。來。這。女。子。正。是。滿。泉。的。表。妹。現。在。滬。上。女。子。進。步。社。事。務。辦。事。姓。陳。名。字。叫。做。慧。珠。當。下。滿。泉。便。邀。慧。珠。坐。下。變。若。將。自。己。來。蹤。去。跡。告。訴。了。他。慧。珠。也。把。社。中。情。形。講。說。了。一。番。滿。泉。便。問。他。可。住。在。祖。裏。慧。珠。答。道。正。是。我。們。社。中。你。可。到。過。嗎。滿。泉。道。到。是。沒。有。到。過。慧。珠。道。在。南。京。路。那。邊。可。是。碼。頭。道。不。美。景。實。然。第。一。百。三。十。八。號。

哥哥。頓時到不妨前來坐坐。說罷立起身來對滴泉說道：我們暫時別過罷。滴泉道：不來我曉得。你還有公事呢。你請罷。下星期再來。看你慧珠點頭說：狠好說着。撈了皮夾。要走路。滴泉問皮夾裏什麼東西。這樣重。何句的。慧珠笑道：想來你要照顧些了。說罷把皮夾開了。放在桌上。滴泉看時。却是打鉛筆。把小刀。還有許多文具。風下又是數千塊洋錢。滴泉笑着隨手拿了一把小刀。一本抄簿。便開了鈔票。夾拿出一張十元的鈔票。放在慧珠皮夾裏。慧珠笑道：好貴的東西。怎麼就值許多。滴泉也笑道：難道你們是做買賣的。也無非大家一點慈善心罷了。慧珠笑道：既然如此。我不道謝了。改日再會說着。拿了皮夾。再自去了。

滴泉又坐一歇。立起身來。付了一元茶錢。原來這茶館也是顯賑社中開的。照例每壺四角。滴泉又吃了兩塊蛋糕。算來便須半元之數。滴泉也不要他。找了起身就走。衆人見他這般豪爽的手段。慈善的心腸。又是這樣一付漂亮的身架。由不得都要朝他看。上兩眼。嘖嘖稱羨。還有許多人感動熱腸。也就大破慳囊。勉步後塵。滴泉甚是得意。出得門來。信步行去。到彈子房。立了一回。看人打上一盤彈子。仍舊出來。沿池行去。走過一座竹林。遶過一座木橋。猛擡頭。見對面一個女子。劈面迎來。只見他圓姿替月。潤臉呈花。眉黛如隱。隱遠山。丰姿似潺潺秋水。濃纖台度。恰短得宜。神色間。艷如桃李。眉宇中。冷若冰霜。穿一身半舊元色衣裳。梳一個家常時樣新髻。覺得另有溫。和。凝。重。落。落。大。方。之。概。絕。無。滬。上。時。髦。習。氣。

滴泉看了。不覺呆了一呆。正在凝思。那女子已到了面前。手託花籃。對着滴泉說道：先生請隨意捐助些。滴泉便挑了一朵白蘭花。簪在襟上。就拿了二張五元的鈔票。給他。放在籃裏。那女子收了鈔票。由不得擡起頭來。秋波

凝視朝瀾泉看了一看似乎狠有些感激的樣子。謝了聲。去。瀾泉等他去了。還呆呆的立着。凝想天下那有這樣好女子。不但姿容絕世。丰度不凡。而且體態莊嚴。絕無輕佻氣象。想來這人的學問道德。也就不同流俗了。想到這裏。未免有情。正在出神。忽然自己發出一種特別感覺。道。吓。好糊塗的想頭。人家何等熱腸。我却存這般歹意。真是豈有此理了。想了想。把心思放了下去。

只見那女子。還在池邊和慧珠說話。一手扶在檻上。映着那數竿修竹。一波澄清。真個是一對璧人。兩枝玉樹。愈覺得千般嫵娜。萬種旖旎。由不得心中又是一動。猛聽得慧珠叫道。瀾哥。還沒回去嗎。瀾泉聽了。喜出望外。忙着跑了過去。和那女子施禮。只聽那女子大大方方的說道。這位先生尊姓。今日園裏的人。要誰和他這一副熱腸。俠骨。那還怕什麼。飢荒呢。瀾泉聽了。連說豈敢。姑娘的一片熱忱。也就令人起敬。說着。早從袋裏掏出一張名片。送給那女子。那女子也回敬了一張。瀾泉恭恭敬敬。拿來一看。只見端端整整。寫着謝濤。萍三字。却没有寫出住址。便說。還不曾請教。姑娘府居那裏。慧珠代答道。本來住在寧波。如今移居杭州。也算我們同鄉了。瀾泉大喜道。原來如此。

說着。又對濤聲說道。兄弟。有一句說話。不好啓齒。因見姑娘這等熱忱好義。私心欽慕。萬分意思。要和姑娘做個朋友。斗胆冒昧。不知姑娘肯許我嗎。慧珠笑道。這是好極的事情。我就算個介紹人。何如。瀾泉大喜。正待說話。只聽濤聲微笑道。先生言重了。這有什麼許不許的。我住在南京路一百三十八號。先生暇時。到不妨常來指教。瀾泉忙道。豈敢。原來姑娘和慧妹是同住的嗎。慧珠道。正是。我們本來是同社的。說罷。對濤聲說道。這位瀾泉哥。和

是表親。道德學問都是很好的。滴泉又謙遜了幾句，便笑着對二人道：「兩位都有公事，請便罷。我也走了。下星期六三句鐘一准造訪，二人都說茶候，說罷各自分手別去。」

滴泉看他們穿花拂柳，走遠了才慢慢的踱將回來，心中說不出一種愉快。又到大洋房門口繞了一轉，又買了許多東西，覺得游興已闌，便招呼那馬夫配好了馬車，上了車，逕自回來。見時候尚早，便叫馬夫慢慢行走，領略那靜安寺路一帶風景。不一時到了大馬路，滴泉吩咐馬夫從黃浦灘繞轉四馬路，兜個圈子回去罷。馬夫應了，又兜了一個圈子，逕自回校。到了次日，依舊照常上課，却心心念念記着濤聲，好不容易等到星期六日功課一完，便叫了部黃包車，逕到南京路來尋着了女子進步社的社址，便跳下車來，付了車錢，逕自進去。至門房掛了號，便到會客室內等候。門房進去通報，好一回才見慧球、濤聲、雙雙出來。慧球笑道：「哥哥遽然沒有失信，說着施禮，生定滴泉便問二位可有什麼公事，沒有了。慧球笑道：「我們這個社中說他沒有事情呢，却一天也走不開，說他有甚事情，却天天還是開着滴泉，笑道：「現在的事情大概都是這個樣子，不足為怪的。說着又對濤聲笑道：「姑娘起來亦在這裏辦事麼？」濤聲笑道：「談天說地飲酒吃飯，這就是我的事情了。」滴泉笑道：「這是過謙了。其實我們一見如故，狼不必這樣客套。慧球笑道：「哥哥也算糊塗了，虧你還是大應酬家，怎麼連進步社社長都不曉得。滴泉才知濤聲果然是進步社的社長，可謂人如其貌，想來道德學問必是很高的了，由不得肅然起敬，便笑着真個荒唐聲轂之下，竟未一識女荊州，真是荒唐之至。濤聲聽了，侷促不安，道：「先生不要這樣客氣，我實在當不起沒的倒教我置身無地。」滴泉又推獎了幾句，便問貴社中現有多少社員。濤聲道：「也差不多二千多人，只是一

般都是毫無知識的人物。無非想借着這進步社三字好掛塊徽章招搖招搖罷了。漓泉歎口氣道：別說你們。女界現在總算幼稚時代。只看我們男子中。今天說什麼改良政治。明天又說什麼改良社會。究竟政治是怎麼樣的。社會是怎麼樣的。都還一點沒有明白。再講到這些政黨。更是不用說了。真個和姑娘說的一般無二。天天說什麼擴張勢力。却只集合着一天羣無意識無心肝的。酒囊飯袋。多一個算一個。多兩個算一雙。積到幾千幾百。便說本黨黨員怎樣多。本黨勢力怎樣大。不是委屈他們。明白政黨兩個字的意義。曉得他們黨中的宗旨的。還不到百分之一呢。咳。真正叫做作孽罷咧。

慧珠聽了。也不覺清歡。幾聲漓泉又道：慧妹。記得你從前儘管說我主賢氣派。你看現在的情形。怎教我。不牢騷呢。說得二人都歎息了一番。慧珠笑對濤聲道：妹妹。我們社裏也大混雜了。可有什麼法兒。弄一弄清楚才好。濤聲道：我早就有這個意思。只是事關重大。不是胡亂做得來的。所以慎之又慎。不敢發表。據我意思。現在已經入社的。他們不犯社章。我們自然不能去。痛斥他。只須以後把章程定得嚴密些。就是了。慧珠道：我們章程。何嘗不嚴。弄到後來。依舊是說得到。做不出。這可有什麼法兒呢。漓泉聽到這裏。便一聲不響。要聽濤聲怎樣回答。怎樣意見。却看下面分解。

鐵冷口游藝餐珍會爲慈善而勸募者固多爲慈善而捐助者亦不少其間慕虛榮而慷慨解囊好女色而故意諂媚者爲數甚夥漓泉之意吾不知何若

漓泉痛詆黨派之競爭民智之薄弱非圖利已卽是盲從洵千古不用之論王莽以後黨派消除宜乎安適

朝去一狐暮進一狗而暗潮較前爲甚又誰尸其咎

吾謂明分黨派猶有政見可言而暗結奧援無非爲私利起見一朝失敗互相攻訐禍且益烈

濤聲意在取締社員自是正辦非徒事牢騷抱困咽廢食之見者所能望其項背

滴泉一見濤聲便傾心相慕而濤聲正論侃侃不作一點兒女態的是巾幗鬚眉

第四回

繫情絲傾心成密友

消客悶同步到平康

却說滴泉聽了慧珠一番議論暗暗點頭便一聲不響要聽濤聲怎樣回答只見濤聲從從容容的說道我們章程原也定得嚴密只是據我的意思還得添上一條滴泉慧珠忙問應添什麼濤聲道凡社員原有介紹同志入社的義務但所介紹者有爲無意識無心肝的消寒飯袋一經查出便將介紹人併黨斥絕之師克在和不在乎衆我們社員只須個個都是有意識有心肝的那管他人少呢就是我謝濤聲一人難道不能獨樹一幟麼滴泉聽了這番議論十分佩服暗想巾幗中竟有這般卓識真是令鬚眉愧死禁不住連點頭道姑娘高見真是不差拜服之至我從今斷不敢說中國女界沒有進步了濤聲笑道這是我愚見先生不要過獎滴泉又道只是一層姑娘的見解果然不錯然而所謂一經查出的這個查字仍恐說得到做不出豈不是又成虛文了嗎濤聲道這却得幾個鐵面無私的調查員才好不但如此就是做社長的更須不避辛苦不辭嫌怨務以完全達到本社目的爲止總而言之只要存了這個心思切實做去雖不能怎樣收效也就差得不遠了滴泉聽到這裏佩服之心更是從肺腑中掏出來正待說話只聽慧珠嘆道你這人還是這樣熱心嗎可知現在時世是萬萬行

不去的。我還怕你將來自己吃虧。說着。對瀉泉說道。哥哥。你不曉得。濤妹自從做了兩任社長。他只顧實心實力。做去。社中事務。雖日見出色。可說不知結了多少惡毒了。瀉泉也就歇息了一回。濤聲笑道。這是慧姊過爲獎譽。我却實在慙愧得狠。

三人又講了一回。瀉泉起身告辭。二人也不相留。待要送時。瀉泉決定不肯。只得罷了。便應酬了幾句。鞠了一躬。各自進去。瀉泉出了進步社。一路想着。中國女界中。竟有這等人才。我孫瀉泉。竟有這樣福氣。和他做個朋友。真個是敬倖萬分了。一面想。一面已走到拋球場。看錶上時候。還早得狠。便懶得回校。折轉來叫了部黃包車。又到桑雲處。坐了一回。却給仲文。拖着到百花底。洪四寶家。吃了便飯。到八點鐘。始回校中。覺得有些困倦。上床就睡。誰知頭一着枕。又想起日間的事來。翻來復去。思索一回。不免有些求之不得。輾轉反側的光景。

試想濤聲這般花容月貌。真可算得人世無雙。倘是佻健無行。也就不足爲貴。偏又這般溫重自持。莊嚴端厚。若使沒有學問。也就不過一個美貌貞潔的人才。還是人寰所有。偏又這般卓識。這般心地。苟非太上忘情。自是誰能遣此。但使瀉泉不認識他。倒也罷了。偏又和他做了朋友。看官人類慾望。是沒有窮盡的。從前瀉泉沒有認識濤聲。一心只想和他做了朋友。如今達到目的。自然又要進一步。想着。這原是人之情。情不足爲怪。却不曉得。月難圓。好事多磨。這濤聲二人。因惹了這些情魔。便生出無限苦惱。大概這就是三生石上一段孽債罷咧。

閒話慢提。却說瀉泉這日。思想心煩。慮亂。直到鐘鳴一下。魚鼓四催。方才沈沈睡去。到了次日。就覺得頭昏。頭倒。困倦不堪。這日雖是例假。也就懶得出門。倒休息了一天。第二日依舊照常上課。從此每當花晨月夕。功課

早定便輕車一乘過訪濤聲。真個是無拘無束快樂逍遙。再講濤聲自從那日在張園遇見滴泉。見他一片熱腸。滿面正氣。決他必非常人。又見他粉面欺何豐神。壓沈英姿。颯爽氣度。不凡正。不僅以翩翩濁世見長。他雖是一點芳心。澄清如水。也由不得情懷脈脈。戀戀不捨。後來曉得和慧珠是中表至親。更深欣幸。這日和他約了後會之期。回到社中。就天天等候。到了星期六日。滴泉果然到來。接談之下。愈覺得議論光明。心地正大。由不得更加欽慕。

這日送他去後。便覺忽忽。若有所忘。看官莫要誤會。這並非濤聲邪念。孟軻說得好。食色性也。連孔聖人也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可見色之一字。最是人生打不破的關頭。像滴泉這樣人品。做了女子。見了他。若說還是漠然無所動於中。這人的性度。也就出於人情之外了。何況濤聲所欽慕的。還不僅一付皮囊呢。濤聲存了這一片欽慕心腸。敬愛意念。覺得和滴泉感情。從因度。隨升到百度。每逢滴泉到來。便極意款待。那一付欽慕敬愛的神氣。也就自然而流露出來。大概這兩個人。一個是江南名士。意氣如雲。一個是越國佳人。丰姿絕世。一個是氣概昂藏。丰神駿發。一個是天香國色。玉潔冰清。你敬我的光明磊落。俠膽熱腸。我慕你的才大如山。情深似海。易經說得好。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這兩人。具了這等的觀念。又是處到這等情形。自然是相親相愛。意合情投。所謂出自天然。非由人意。

後來兩人走得密了。見了面。也就照着慧珠的稱呼。滴泉只叫他妹妹。濤聲亦除去先生稱呼。逕叫滴哥。或直呼哥哥。哥哥。每當面語談肺腑。掏露真個是良友。艷妻。無此契合。看來兩人的感情。是已經達於極度。只一個是律身。

規矩不涉於邪。一個是真節自持，不露色相，所以萬丈情絲，雖已牢牢縛住，而究其所以鍾情之故，彼此還是莫名其妙。那些邪心狎意，自然越發是一掃而空。大概這就叫敬慕心長，狎愛意短罷了。

光陰如駛，日月如梭，轉瞬春光老去。又是陽光煦照，初夏天氣，滴泉悶了幾天，早又靜極思動。這日又值星期，便出來到朶雲這裏。原來朶雲和劍芬正在上海開辦一家絕大的書局，購辦器具，鋪排店面，鎮日經營，忙個不了。這時已經辦得有點頭緒，便擇日開張，請滴泉幫幾天忙。滴泉也無可不可的，好在暑假期近，沒有什麼事情，就答應了他們。朶雲大喜，便邀他到劍芬這裏坐了一回。恰好仲文因和周昌記鬧了脾氣，也搬來和劍芬同住。當下四人會見，又擬了許多規程。滴泉便邀他們到張園去。朶雲笑道：「這幾天張園有什麼味道？無非是幾個熟識的，信人們難道還看不夠嗎？」滴泉笑道：「這又是胡說，難道到張園去，定是弔膀子去嗎？況且我從來也不是這樣的人。我是爲悶的慌，出去呼吸點子新鮮空氣，把幾天的塵俗氣消一消，盡就是這個意思。」仲文笑道：「別人喜歡張園，都可以。惟有我們杭州人，不應喜歡張園。何以故呢？我們杭州有了西湖，這樣的風景，祖宗那張園真不過是西湖的一點糟粕。我到了那邊，就有些曾經滄海的樣子，所以不高興去。滴泉笑道：「這話又是似是而非。西湖風景原是不差，你把祖宗兩字，送他，却也當得起。但是西湖只有一個，而張園比馬路上，究竟清爽了許多。若照你說來，我們要去走走，難道還能飛到西湖嗎？」

衆人聽了，都笑起來。劍芬道：「罷罷，不用賭嘴了。」仲文今天好請我們吃酒了。仲文道：「那到可以，那裏去呢？」劍芬道：「誰耐煩去上館子？自然是你那幾位貴相知這裏。」仲文道：「既然這樣，我們到洪四寶家去，覺得近便些。」朶雲道：「不」

好。四寶這付不聲不響。弗。弗。的。面孔我見了。就不高興。劍芬笑道。還是柳如是那邊去罷。仲文沒法。只得答應。滴泉不肯去。衆人那裏肯依。死推活拉的拖了出門。逕到油頭路。柳如是家。滴泉是到過一次。覺得這番局面。比從前又大了許多。房裏陳設也極清潔古雅。衆人一齊坐下。却不見柳如是。仲文便問娘姨阿金。先生那裏去了。阿金笑道。先生出堂差去哉。話未說完。忽聽得後房一個娘姨說道。先生轉來哉。

衆人看時。早聽得皮鞋闊進來一位漂亮人。只見他柳眉倒翠。檀口含朱。芙蓉之面。楊柳之腰。穿一身淺色衣裳。梳了一時樣寶髻。愈覺得一般。娉娜萬種。嬌柔人由不得齊齊喝一聲。好柳如是。笑了一笑。一一應酬過了。到後房。換了衣裳出來。坐在仲文肩下。使問暗鴛鴦地方來。仲文笑道。從上海來。衆人聽了。都笑起來。柳如是把嘴一披道。耐格張嘴。總歸實梗。陰陽怪氣。令人勿曉得。耐勒浪上海。仲文笑道。既然如此。你還問他做什麼。柳如是笑道。隨便問一聲。野勿見得。那哼說着也不覺好笑。仲文問他這幾天生意可還出色。柳如是道。總是實梗樣式。野弗見得出色。該格節。浪向過得落去。未。拉倒哉。晚。滴泉聽了。暗暗點頭。知他良心倒還不十分狠。只聽仲文說道。今天我就在這裏請客可好嗎。柳如是笑道。格是最好。野弗有哉。晚。時光弗早。哉。交俚篤。交代下去。阿好。仲文道。狠好。菜也不用點了。也不要太多。只要清潔一點好了。柳如是便問阿請另外客人。仲文道。就請你一個人。柳如是笑道。謝謝。耐勿敢當。倪。不格。號。福氣。弗要。吃下去。生起病來。阿是。穩。穩。哉。衆人聽了。都笑起來。笑罷。又談了一回。便擺上擡面。隨便坐下。

劍芬。雲。又。硬。硬。的。拖。柳。如。是。坐。了。首。位。仲。文。對。衆。人。道。今。日。我。們。清。清。淨。淨。吃。他。一。餐。不。要。叫。堂。差。好。嗎。衆。人。

上編 第四回

都贊成了。一時菜已上來。衆人一面吃着。慢慢談心。這一席酒雖然人數不多。倒覺吃得清爽。似乎別有風味。柳如是坐在那邊。只是不吃。滴泉笑道。今日貴賓。怎麼裝出客套來了。衆人聽了。笑着把他硬灌了。三鍾。柳如是。一氣飲乾。衆人都道。好量。柳如是便問阿要唱幾句。仲文搖搖頭道。討厭得狠。免了罷。劍芬笑道。滴泉近來唱戲。很有進步。先生配了胡索。請他唱一齣。椰子腔罷。柳如是朝滴泉看了一眼。笑道。孫大少就唱幾齣。說着便要去拿弦子。滴泉不肯。衆人定要他唱。只得答應。柳如是配好弦子。滴泉便道。椰子氣太急。不好唱。唱一齣空城計罷。衆人都道。由你。滴泉便略了一聲。把嗓子打淨了。唱了一段。二黃。宛轉纏綿。抑揚頓挫。極盡神妙。再唱到我。用兵數十年。數句更覺得搖曳跌宕。慨入古。衆人由不得齊聲叫好。連柳如是也十分佩服。一回兒唱完了。衆人公賀了一杯。這一桌酒。因是仲文再三吩咐。不要多菜。所以只揀可口的上了。幾樣。除外的。一概刪去。衆人又吃了一回。就散了。抬面。柳如是已叫了好幾次。堂唱衆人不便多坐。一齊散去。

滴泉仍舊回校。過了幾天。早又端陽節近。蒲柳迎門。校中放了暑假。滴泉便要回去。因朶雲等人竭力挽留。要他幫辦書局。只得住下。便寫了封家信。通知一聲。就將行李一切。搬到永泰和朶雲同住。少不得到濤聲那裏轉一轉。誰知濤聲到張園裏去了。滴泉就回到永泰。叫茶房收拾了行李。朶雲已出去了。滴泉一心注在濤聲身上。便叫茶房配了馬車。獨自坐着。逕到張園。這時候尙早。遊人不多。滴泉到了安壇。下了馬車。各處走了一回。却並不見濤聲。滴泉又有些不自在起來。便到大洋房口。泡了盃茶。坐下。喝了一回。覺炎熱得狠。便不耐煩坐了。立起身來。付了茶錢。重複穿花拂柳行去。只見迎面來了一個女子。未知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鐵冷曰：濤聲整頓社務，矢願「不避辛苦，不辭嫌怨，以達到目的爲止」，毅力熱誠，自堪欽羨。國人盡如濤聲，天下自無難事。

多才者多情，古今慣例。有濤聲之才，自有憐才之情。一見濤泉，心心相印，使同入癡迷。所謂惺惺惜惺惺耳。濤泉此時猶在求學時代，非縱情花柳，卽愛戀濤聲，其心紛紛，交心紛紛，則學不專，雖十歷寒暑，亦復奚益。此一期等諸虛度，吾爲濤泉惜，吾知類此者，正不惟一濤泉矣哉。

第五回

訴恨事辛酸同惻惻

重愛情申辯獨滔滔

却說濤泉尋不見濤聲，心中無味，便信步行去。只見迎面來了一個女子，濤泉却認是濤聲同社姊妹，便深深鞠了一躬。那女子也還了禮，倒也殷殷勤勤，應酬了幾句。濤泉正待走開，忽聽那女子笑道：「先生，今天可會見濤聲姊妹嗎？」濤泉道：「這幾天我也長久沒出門了，總沒見着他。今天倒去了一輪，聽說又出去了。」那女子笑道：「他剛纔還同慧珠姊妹、素雲姊妹在這裏。」慧珠姊妹又約他到愚園去了。濤泉聽了，喜出望外，便又和那女子行了禮，逕自回來了。上了馬車，飛風也似的趕到愚園，買了票進去，尋了一回，也沒有會着，暗想：難道他轉了一轉就回去了嗎？正在出神，忽聽得後面一人叫了一聲：「濤哥，濤泉回頭看時，正是濤聲不勝大喜，忙跑了過來，和濤聲對鞠了一躬，便把尋他不遇的說話告訴他。濤聲聽了，禁不住擡起頭，朝濤泉看了一眼，也不說話。」

濤泉便問慧珠姊妹那裏去了。濤聲咤異道：「你怎麼曉得我們同來的？」濤泉笑道：「不但他，而且還有一位貴友，芳名叫做素雲的，也是同姊妹出來的。」濤聲聽了，一發不解，想了一回，忽然悟着，便笑道：「我猜着了，必是我們社中。」

門房說的。滴泉笑着告訴了他。濤聲笑道：「原來你還到過張園。」滴泉道：「我到了張園，吃了盃茶，聽說妹妹們在這邊，我就跑了過來。」濤聲聽了，默然如有所思。好一回才說道：「你們放了暑假，沒有滴泉告訴了他。」濤聲又問：「你就要回去？」滴泉又把朶雲等請他帮忙，一時未能回去的說話告訴他。他便說：「明天我再來看妹妹，不知可有工夫？」沒有濤聲道：「你得了空，儘管請過來罷。我也沒有什麼事情，倒時常盼你來談談。」

滴泉聽了這一喜非同小可，忙答應了，便問妹妹可打算回府。濤聲聽了，不曉得什麼緣故，秋波溶溶，玉容寂寂，朝滴泉看了一看，幾乎流下淚來。滴泉看了，大是不解，便問妹妹還有令尊堂，沒有濤聲愈加悲慘，說不出話來。滴泉萬分詫異，又不敢問他，心中却也應着了幾分。見他這付情形，不忍窮詰，便用別話支了過去。只聽濤聲嘆口氣道：「哥哥我和你雖是人分男女，聚首方新，但是志同道合，一見如故。我心中却已承認你是我的知己。滴泉聽了，真個喜得不可開交，覺得比窮兒乍富還要愉快幾分，便靜心聽濤聲說下去道：「哥哥你的歷史，我却已從慧姊口中畧知一二，只是我的歷史，哥哥却未必知道。這也是一件缺憾的事。說到這裏，忽然頓了一頓，把眼圈兒紅了一紅，嘆口氣說道：「不用說了。橫豎你將來總是打聽得出的。說了倒反傷心。」滴泉聽到這裏，知他必定有什麼說不出的隱衷，看他滿面悽慘，大有潛然下淚光景，覺得自己的苦處還要難過些，竟自掌不住流下淚來。又怕人看見，赶忙拿塊帕子揩了。」

濤聲見了，真是感激到二十四分，只聽滴泉哽咽說道：「我看妹妹平日總是唉聲嘆氣，鬱鬱不樂，就曉得妹妹必定有什麼不得意的事情。今兒聽了這番說話，果然不出所料，只是妹妹何不同我商量商量，或者我可以幫得。」

忙的。就是起湯蹈火亦所不辭。濤聲聽了那感激之心不期然而然的流露面上也就癡癡的含着兩眶眼淚。竭力忍住便隱然不語大有搔首問天情狀良久始擡起頭來朝滴泉看了一看似乎要說話的樣子仍復低下頭不作一聲好一回才說了一句道我的事情我知道任是什麼人幫不了我的忙只是我早三年認識你倒或者還有希望說到這裏覺得說話過重不覺臉上一紅。

滴泉却專心壹志的聽着沒有理會只聽濤聲又接下去說道今天的說話本來也不和你說只是我和你雖然萍水相逢但是我却曉得你一定能够知道我哥哥可是嗎我既然存了這番心思便急於要將自己的情形表白一番不但如此而且我曉得你也必定急於要知我的情形然而仔細一想就有許多窒礙的地方而且也就無謂得狠咳罷了不用說了滴泉聽到這裏似乎很有失望的樣子正待再說忽然一羣人跑了出來打二人身邊經過這才打斷活頭滴泉又怕濤聲傷心便說妹妹我們裏邊去看看罷濤聲挖出錢來一看道時候不早我要回去了滴泉道正是妹妹出來的時候可也不少回去了罷慧妹他們到底那裏去了濤聲道我們到了這裏素雲姊姊忽然發起冷來叫了許多我叫慧珠姊姊先同他回去了我因聽說愚園內有一了陳列所我是舊年才到過了一輪沒有細看今天上去貪看了一回沒同他們回去就會着了。我回去了。明天再會罷說罷就走。滴泉又到各處走了走覺得沒甚道理便招呼馬夫配好了馬車逕自回來一路上思想滿身不自在回到棧房朶雲已經回來看見滴泉跳起來道好寶貝尋了你半天你倒底那裏去了滴泉笑了笑也不回答朶雲又道今天是我做東請你們吃酒你可肯賞光滴泉此時心中受了這件激刺大不自在實在無心酬應便道我今

天氣悶得狠。到張園跑了一輪，覺得有些頭疼。謝謝罷。朵雲聽了，嘆道：「你這人真是豈有此理！人家尚誠奉請，你倒推三阻四，可有這個理兒嗎？」滴泉知道他的脾氣，今天不去，是不成功的。便笑道：「一句話就值得這個樣子去罷去罷，不用說了。可是掌子裏，朵雲笑道：「好乖人兒，真是見風使帆也。只有我捉得住你。」滴泉笑道：「也不見得正說着。」仲文、劍芬也來了。問朵雲、擡面什麼時候。朵雲道：「就是此刻走罷。」說著一同出門，逕到百花底林雪梅家。那林雪梅也是上海紅館人，與洪四寶、張曼君、柳如是等不相上下。衆人到了陸中雪梅，一一應酬過了。朵雲寫了局票，一疊連聲叫擺擡面。林雪梅便指揮娘姨們七手八腳，把桌子拖開，鋪了桌面，相幫端上菜來。衆人依次坐下。

劍芬問還有客人沒有。朵雲道：「還有兩個常熟朋友來，不是沒定的。」仲文問：「可是曠天、昆仲？」朵雲道：「正是。不用等他們了。我們先吃起。」滴泉便道：「那不能。我們寧可再等一會。」朵雲笑道：「知道他們來不來呢？我的朋友都灑脫的，不要緊，不要緊，請呀。」說罷，舉起杯來，一飲而盡。衆人只得乾了一杯。不一時，那兩個常熟人也到了。少不得一番酬應。朵雲又替他們寫了局票。一會兒叫的堂差陸續來了。無非是柳如是、張曼君、洪四寶、樓楓、陸采雲、高梅雲、謝素卿等一班兒老相好。兩個常熟人叫的却是普磨里的林媛媛、同慶里的林雲閣。只滴泉一人是仲文代叫了一個清和二陸。葉芬却是小先生一時履鳥交錯。杯箸縱橫，玳瑁筵開，芙蓉席煖。衆人一面吃酒，一面談心。那些俗人們見滴泉丰姿灑脫，氣度軒昂，玉立長身，輕屢猿臂，一個個暗暗祈慕。脈脈含情。那陸葉芬更是用心巴結，竭力拉攏。滴泉却只是淡淡的神情，心中却也未免好笑。

仲文見了這付情形，笑對衆人道：「我們同滿泉同走，正是吃虧，衆人不解。」仲文笑道：「有了他那些俗人們，就一心註在他身上，把我們都放在腦後去了。」衆人聽了，都笑道：「這倒也是真話。」仲文又道：「只是滿泉自己却越發道學了。」人家弔他的膀子，他却只是替理不理的。滿泉正待說話，只聽柳如是插嘴道：「徐少耐，末總規有許多話，說哈叫弔膀子，呀，翻倒說說看。」說著，又笑道：「人家格弔膀子，勿弔膀子，末生來野，管耐哈事，耐管牢仔自家格自家。」格仲文問自家格哈末事，說柳如是笑道：「難倪勿說哉，晏歇耐大少爺動仔光火，是倪吃勿消。」格仲文立起身來，順手把柳如是香頸上搯了一把，道：「下轉阿說哉。」柳如是正待說話，雪梅把仲文扯了一把，道：「好哉，勿要勒浪吵，勿清爽，排倪好好坐勒。」浪末，哉仲文把眼一斜，坐了下去，說道：「你們都是通同一氣的可惡，得狠雪梅把仲文臂上一搯，道：「耐格個人真正叫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說罷。」又是狠命一搯，搯得仲文跳起來，道：「阿嚏，好痛，有話好說，不要動手。」衆人看了這付情形，大笑起來。

正在鬧堂，忽聽得劍芬又叫起來，道：「好嘍，豪燥，放手，痛煞哉。」衆人看時，原來劍芬正在大笑，不防素卿和他說話，沒有聽見，素卿便把他耳朵一扯，劍芬便跳起來，衆人越發大笑。衆雲忍著笑，說道：「劍芬可謂善叫嘍。」素卿可謂善扯耳朵，衆人聽了，想起前事，索性大鬧其堂。只有曠天兄弟沒有曉得，便問衆雲，衆雲告訴了他，也是笑了不止這一場大笑，也就鬧得人肚子生疼，方才一齊坐定，復飲了幾盃，劍芬回頭見陸葉芬還是坐著，竭力巴結，滿泉却總是不即不離的敷衍著他，想起方才仲文的說話，便笑對滿泉道：「滿泉，你真個越發道學了。」人家這樣巴結你，你豈得應酬應酬才不辜負了人家的好意。」葉芬聽了，知道說的是他，由不得粉臉微紅，笑道：「大少耐。」

上編 第五回

閑話倒要說清爽。行哈叫巴結弗巴結哩。倪一幫裏向做生意。總規質梗樣式野。喫不哈巴結弗巴結。劍芬聽了。仲伸舌道。好談鋒。衆人見了。又笑起來。

滴泉笑道。好好給我吃酒罷。不用賭嘴了。等我講這個道理給你聽。大凡這個情字。最是上天下地神聖。不可侵犯。不可分裂的東西。斷斷不是濫用得的。現在一般滑頭少年。見一個愛一個。自謂是到處鍾情。殊不知既稱曰情。斷不能到處鍾到處鍾的。便不是情了。衆人聽了。都笑道。照此說來。你的愛情是已有所鍾。所以別的都不能。你的目麼。滴泉笑道。這到並非我也沒有鍾什麼情。不過有個道理。一個人既然情有所屬。那便海枯石爛不能移。易這鍾情二字。如此重要。所以不敢隨隨便便。卽如堂子裏。而不是取樂之場。原非鍾情之地。然而也就無謂得狠。所以逢場作戲。不敢不奉陪。一二至於要我去用心。巴結却是不大高興。這並不是看他們不起。也爲的他們營業上本來性質如此。也就無可如何了。

衆人聽了這番議論。同聲歎服。滴泉又道。劉哥。梁哥。都是曉得我的。從前蘇州的蘇寶寶。杜媛媛。南京的王雲雲。張娟香。以及上海的青紅樓。那一個不同我十分要好。我對付他們。又是怎樣的手段。也爲的他們堂子裏。而習氣太重。碰着客當的客人。便說他是滑頭。還着花錢的客人。又說他是冤桶。實在不好相處。所以我到了堂子裏。面就有一種特別觀念。明知他們應酬客人。都是一個假字。我雖然一般也用一個假字去對付他。然而仔細一想。就覺得有些不忍。而且也要沒味。得裂再如轉念一想。與其他們真心相待。倒還不如假心假意的好。免得惹出無謂苦惱。總而言之。叫做真也不好。假也不好。歸根到底。總還是不去的好。衆人聽了。更是佩服。滴泉說罷。又

回頭對陸葉芬笑道：先生耐看，倪格兩句閑話，阿對未知葉芬如何回答，却看下回分解。

鐵冷口家庭之樂，人人所愛。濤聲念及家事無限淒涼，此中自有隱痛。人至有家而欲歸不得，反以羈旅爲安。其所謂安者，特強辭耳。吾知花晨月夕，足以動其鄉思之時，惟心泣血，正不僅如此際之濤聲。

濤泉遇一濤聲，已足淆亂其心思。又來一葉芬以助之，人謂濤泉多一佳遇，吾謂濤泉多一孽障。任彼情不濫用言之侃侃然，『日中有妓，心中無妓』一境，要非濤泉所能撥入。

末論妓女之應酬，而以一假字斷定之，本是至理。然此義可論，常人不可以律葉芬。葉芬之爲妓，固非常人。媿今聆此言，腸當寸斷，冤哉葉芬。

第六回

陸葉芬真心待名士 孫鳳雲佯怒詰情人

却說陸葉芬聽了濤泉的話，含笑說道：「大少幾句閒話，果然勿錯，必過倪想起來。唔，篤野是人倪堂子裏，向末野勿見得，勿是人做人總規是有眼良心，格不過生來命苦，吃仔格煞斷命飯，野叫無說法，只好用些做手騙幾個銅鈔，照耐實梗說起來，直頭看得倪堂子裏，向一踢括仔，才是壞人哉。阿有點意，勿過說到這裏，也覺有些身世之感，眼圈兒紅了一紅。濤泉聽了，倒無話可說，只得笑了笑。衆人都笑道：「濤泉這等談鋒，原來也有說不出來的時候，這真是陰溝裏翻船了。濤泉聽了，也只得付之一笑，倒覺得十分抱歉。」

再看陸葉芬時，玉容寂寞，顏色慘淡，更不覺暗暗點頭，知道他良心未泯，便不忍當他。普通信人看待，倒和他親親熱熱的講了一回。葉芬便請他去坐坐。濤泉也就無可無不可，隨隨便便的答應了一聲。又見陸葉芬的相幫

武

揀着一把局票。催了幾回堂差。便叫他去罷。我們等歇會。陸葉芬把嘴一披道。耐倒催得緊。倪偏要多坐。一歇看耐。那哮。滴泉笑着。正待說話。衆人又亂叫起好來。陸葉芬覺得粉臉微紅。又坐了一歇。丁寧了幾句。立起身來走了。這時柳如是等也早已散去。衆人散了檯面。滴泉回到客棧。朶雲還要請他看戲。滴泉便不高興去。朶雲沒法。只得約著仲文等人走了。滴泉一人坐在房內。覺得冷冷清清的。便上床躺下。正在出神。忽聽得鶯聲。嚦說了一聲。阿是該搭哩。又聽得茶房說了一聲。是格耐自家進去末哉。裏向有人勒索。滴泉到怔了一怔。聽那蓮步聲。音竟向自己房內走來。正在疑惑。只聽得房門開處。進來一個娘姨打扮的女子。倒生得不長不短。不瘦不肥。不黃不白。不粗不細。十分俏麗。却原來就是陸葉芬的娘姨。老四。

林

滴泉笑道。阿哮。四阿姊。耐哈格風吹得來格哩。說着立起身來。老四笑道。大少耐倒直頭寫意。爲一幹仔。勒索搭哈事體。哩說著。便就滴泉對面坐下。滴泉便問他什麼貴幹。老四笑道。倪倒不哈格事體。不過倪先生。勒索等耐耐。講過去。講句閒話。勿管曉得耐。阿有王夫。那滴泉本來不是恁情花柳的人。不過應酬場上。也不肯無故向隅。却只是逢場作戲。過後却是雲過天空。雖然有時也未免留戀。却因看得那個情字。非常鄭重。所以花場酒陣。整整閱歷了四五年。做着的。信人。都和他十分要好。他却只是淡淡的神情。從來不曾落過相。好今天席上見了葉芬的體態。神情。倒也十分賞識。只是勞碌一天。覺得疲乏。實在懶於走動。便笑對老四說道。這又奇了。你們先生請我有什麼事情。況且我才叫了一個堂差。和你們先生有什麼過節兒。老四見他推託。那裏肯依。笑着說道。倪先生。帆質。勒索耐。今早耐勿去。是定規勿成功。格說着立起身。扯着滴泉道。走哩。滴泉坐着不動。便笑道。

秋

四阿姐。謝謝倪明早。來末。哉。暗篤。先生。搭。耐撥。倪說。一聲。倪。做。歇。身。浪。向。軋。實。有。眼。勿。舒。齊。俚。篤。真。有。哈。事。體。請。俚。耐。自家。過來。末。哉。倪。勒。浪。該。搭。等。俚。阿。好。老。四。發。笑。只。得。說。道。格。末。耐。明。早。定。規。要。來。格。豈。滴。泉。連。連。答。應。老。四。便。道。倪。去。哉。明。早。會。說。着。回。身。要。走。又。回。轉。來。對。滴。泉。笑。道。耐。撒。仔。倪。格。爛。污。是。倪。勿。依。格。滴。泉。也。笑。道。耐。放。心。末。哉。倪。是。從。來。勿。撒。爛。污。格。說。着。便。也。立。起。身。來。送。他。出。了。門。回。來。仍。復。躺。下。

想起。陸。葉。芬。這。等。姿。容。落。到。這。般。結。局。也。虧。他。天。良。未。泯。日。後。或。者。還。有。跳。出。火。坑。的。日。子。只。不。曉。他。性。情。何。如。明。天。到。要。去。領。教。領。教。一。回。兒。又。想。起。日。間。的。事。正。在。傷。感。只。見。朵。雲。已。經。回。來。滴。泉。問。他。那。裏。來。朵。雲。道。我。和。仲。文。兩。人。到。大。舞。臺。看。了。一。回。戲。誰。知。那。邊。新。到。一。個。武。生。叫。做。七。歲。紅。看。他。年。紀。不。過。十。歲。左。右。那。身。段。之。玲。瓏。手。法。之。活。潑。真。個。是。壓。倒。海。上。武。角。真。難。爲。他。不。知。怎。麼。就。學。得。這。樣。好。說。着。兀。自。嘖。嘖。稱。贊。滴。泉。聽。了。道。你。真。是。少。見。多。怪。那。新。舞。臺。的。小。福。安。年。紀。不。是。也。狠。輕。嗎。做。的。戲。可。也。不。差。朵。雲。笑。道。小。福。安。我。怕。沒。見。過。只。是。這。七。歲。紅。比。他。又。小。又。好。所。以。才。是。奇。怪。了。滴。泉。笑。道。大。概。上。海。的。事。情。都。是。這。個。樣。子。喜。新。厭。故。的。那。裏。有。什。麼。真。品。評。若。是。七。歲。紅。到。來。在。前。小。福。安。到。來。在。後。我。曉。得。你。一。定。又。不。是。這。樣。說。了。朵。雲。聽。了。氣。道。你。別。胡。說。亂。裁。不。信。明。早。再。同。你。看。去。才。曉。得。我。的。眼。力。不。差。呢。

滴。泉。聽。他。說。得。這。樣。好。也。自。奇。怪。便。道。我。真。個。不。信。明。天。就。同。你。看。去。朵。雲。應。了。說。了。一。回。各。自。睡。覺。一。宿。晚。景。不。提。到。了。次。日。滴。泉。一。早。起。來。洗。臉。漱。口。見。朵。雲。嘶。聲。大。起。知。道。起。來。素。遲。不。去。擾。他。叫。茶。房。喊。了。盥。鹽。菜。蹄。子。麪。吃。了。便。穿。了。件。白。紡。綢。長。衫。吸。了。一。支。煙。逕。自。出。門。看。時。候。早。得。狠。不。過。七。八。點。鐘。光。景。便。步。行。到。南。京。路。來。

看濤聲誰知濤聲正在起身。滴泉等了一回才見他冉冉出來。施禮坐定。濤聲笑道：「哥哥好早。」滴泉笑道：「今天起來竟是特別的早。連馬路上人跡都少得狠。大約不過五六點鐘光景。妹妹起來也不算遲了。」慧妹可起來沒有。濤聲笑道：「他麼？還得兩個鐘頭。」滴泉笑了。笑正待說話，忽見門房拿着一封信進來。濤聲拆來看道：「你把這封信拿去給書記金先生，叫他回復了他，說我們自己還不夠用，叫他們另外去借罷。」那門房應了聲，拿着信退出。

滴泉便道：「妹妹有什麼事情，儘管請去辦。我明天再來罷。」濤聲道：「不要緊，沒有什麼。是他們俱進社裏要借幾件東西，我們自己就要開會，那裏還能借給他。」滴泉問：「貴社幾時開會？」濤聲道：「就是明天。」滴泉道：「他有事，不便久坐，談了幾句，起身告辭。」濤聲也不相留，送他出去。忽然又想起一句說話，便叫他再等一等。滴泉立定了腳，聽他說濤聲怔怔的想了想，便道：「你去罷，不用說了。你究竟幾時回去？」滴泉道：「還沒有定呢。」濤聲不知想着什麼，癡癡的立着不動。好一回，慘然說道：「我看你等幾天，就回去罷。住在這裏也是無謂得狠，說着不覺眼眶兒紅了。一紅，滴泉聽了心中好像別有感覺，也就癡癡的立着，不知要怎樣才好。半晌才說道：「我知道了。」妹妹請轉罷。我後天一早來看你說罷，便頭也不回，大一步小一步去了。」

這裏濤聲便指揮衆人預備開會。公舉會長濤聲，知道自己結怨已深，這回當然沒有希望，而且也急思退步，落得清清閑閑做個好人。只有慧珠等人還希望他仍舊聯任。濤聲倒再三勸他們不要互爭，氣到了次日開會，濤聲果然落了選，却被慧珠等人舉他做了評議。濤聲再三告辭，無奈他們執意不肯，只得罷了。從此進步社中。

便暗暗分了兩黨。互相攻擊。講黨十分不安。便定了個主意。決計要避這鋒頭。這是後話不題。

却說滴泉別了濤聲。來看劍芬。誰知昨夜劍芬却住在謝素卿那邊。沒有回來。仲文又出去了。滴泉沒法。便想到昨日陸葉芬請他。想去看他。知道時候甚早。他們還在睡鄉。不便前去。只得折了轉來。回到棧房。誰知朵雲兀自睡着。滴泉叫醒了。他。朵雲坐了起來。糗糗糊糊問什麼時候了。滴泉道：什麼時候。你看差不多十點鐘了。起來罷。朵雲只得披衣起來。洗臉吃點心。便問滴泉爲什麼這般早。滴泉道：可是今天特別的早。不曉得怎麼一早就醒了。轉來再也睡不着。你看好熱的天氣。我覺得心中懊悶得狠。等一回。我和你吃冰麒麟去。朵雲應了。便道：昨天我和曠天兩人在大馬路那片新開的天香公司。吃了客冰麒麟。倒做得很好。我們就那邊去可好。滴泉道：也好。又講了一回。二人便一同出去。朵雲便要叫劍芬同去。滴泉道：動也動不得。他今天萬不能吃。朵雲笑道：昨天他在那裏。滴泉回答了。朵雲笑道：既然如此。還有仲文呢。滴泉道：他出去了。我們就是二人去罷。不要累壞了。朵雲依言。便一同到了天香公司。已是渾身汗如雨下。二人不敢就吃。把電氣風扇開了。涼了涼。才吃了冰麒麟。滴泉付了鈔。逕自出來。朵雲便要上樓去。滴泉也應了。二人到了樓外樓。只見游人雜沓。裙屐紛紜。各處走了一回。滴泉便立在洋臺外面。看了一回。下望大馬路上。人山人海。電車來去。如織。遠遠望去。隱隱見浦東一帶房屋。魚次櫛比。却小得和桌子一般。正在出神。忽聽得後面叫了一聲。孫大少。滴泉回頭看時。原來是跑馬廳的孫鳳雲。便笑道：怪不得早上這樣大風。原來把你這紅人兒刮到這裏來了。孫鳳雲笑道：謝謝耐。少鈍幾句。末哉耐。哈辰光出來。格哩哈勿到倪。搭坐坐。滴泉把前事忘記了。便笑道：我是一巡住在上海。沒回去過。孫鳳雲

笑道。阿真格哩。滴泉笑道。這有什麼說謊。說到這裏。忽然記得起來。由不得臉上一紅。正待辨白。只聽孫風雲早已接着說道。耐倒好格。忽聽得後面一人把他敲了一下。哈哈笑道。哈末事好哩。風雲吃了一驚。回頭看時。却是朵雲便笑道。章少耐末總規實。梗弗。豈弗。趁撥倪。唬得來說着。禁不住嫣然一笑。

滴泉正待說話。風雲却不等他出口。又搶着對朵雲說道。章少耐倒講格。個理看。朵雲問什麼事情。可是孫大少漂了你的賬麼。風雲把嘴一披道。說說末。咦。是格號。閑話真正阿要氣數。二人都笑起來。滴泉笑道。那日我原想回去。後來正說到這個來。字風雲便舉起一只纖纖玉手。把他們住了嘴。不准他說。便笑道。勿要哩。倪說末。說說着。又對朵雲道。格日說着。又想了想。道。阿是唔篤。一淘。勒浪。迎春坊。像煞是謝素卿。篤屋裏向孫大少喊仔。一個堂。差倪倒搭裏。蠻要好。一逕。勒浪。牽記。俚羅裏。曉得。俚耐。過仔。幾天。到倪屋裏。向拿仔。一塊洋鈔。說是格箇堂。差洋鈔。倪心裏向交關。希奇。咦。勿是節。咦。勿是年。付哈格賬。哩。耐說得。蠻好。聽倒。說是路過。客人說。哈格就要回去。等出來。格辰光。再來做倪。倪倒蠻相信。俚才說。一塊洋鈔。格事業。哈格要緊。耐放。勒浪。等出來。格辰光。再算末。哉。俚耐。定規。勿肯。難倪。只好。收下。說着。對滴泉笑道。孫少阿。有件事。滴泉笑道。你不曉得。其中還有個緣故。風雲笑道。倪弗曉得。哈格箇故。方故。耐等倪。說完。行再說末。哉。朵雲笑道。你說你說。我替你用氣。未知風雲如何說話。却看下面分解。

鐵冷曰。葉芬一妓耳。尚知全其天良。不願儕於小人之列。今之昧其良心而甘作臣妾者。何葉芬之不若。葉芬延滴泉而滴泉不至。濤聲勸滴泉而滴泉不歸。延滴泉者。固愛滴泉而勸滴泉者。愛適尤摯。非勸其去。直

勸其勿去也。

滴泉丁此正無所適從。又來一意。外之風雲。欲借前題。磨績。舊好。真幸。運哉。

第七回 請罪負荆周旋備至 發標吃醋左右爲難

却說孫鳳雲又對朵雲說道。倒看俚弗出俚。耐直頭。勒浪撒倪。格爛汚。故歇倪。碰見仔。俚問俚。啥辰光出來。俚耐倒說。一逕勒浪上海。勿會回去。耐想世界。浪阿有格號。理數一定。倪搭小地方。齷齪。煞俚。耐勿肯賞光。格野叫做。無說法。倪野勿好。拖牢仔。俚勿放俚去。俚耐勿該再來。騙倪。章大少。阿對滴泉笑道。你的話說完了。也等我辨白。辨白讓審判官好判。決朵雲笑道。不用說了。本推事明見萬里。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你還想來撒謊嗎。這得加倍的罰才好。說罷。對鳳雲笑道。今天就罰他在你這裏擺一抬酒可好。滴泉倒沒有說話好說。只得笑道。原來你是想吃抬酒。這也容易。何苦造這些孽呢。說着。又對鳳雲笑道。先生就是實梗。阿好。鳳雲笑道。謝謝。耐要擺酒到。唔篤相好。搭去末哉。倪是弗敢當。一檯酒。哈格希奇。勿煞明早。勿說耐自家情願。倒說倪敲仔。耐格竹槓。格個罪名。倪阿擔得起。

滴泉笑道。先生耐就是實梗。末拉倒哉。哧哈格橫。噴勿好。豎噴勿好。到底要倪那。哼。朵雲笑道。還是我本推事來罷。說着。對鳳雲笑道。你既然不服。我再判一個罪名。如今先罰他在這裏請我們吃一餐大菜。回來再叫他同你回去。跪上半年。天可好麼。鳳雲聽了。撲哧笑道。好哉。好哉。格是加二當勿起哉。弗要撥倪壽數才折脫仔。阿是穩穩哉。滴泉笑道。罷罷。你看我。一早起來。吃了盤麵。跑了幾個地方。此刻覺得餓得難受。我們且到那邊。超然亭裏吃。

些大菜再說說着便同二人到了超然亭揀了一個位兒座下。鳳雲這才沒話說。

滴泉叫二人點了菜。吃了一回。只覺清風徐來。爽人心目。三人談談說說。倒覺得別有風味。一回兒吃完了。一同下樓。滴泉和朶雲真個親自送他回去。坐了一回。方才回來。到了夜間。滴泉真個又約了朶雲、仲文等人替他擺了。抬酒。衆人問起緣由。都說罰得狠該。又稱贊朶雲的功勞。滴泉笑道。到底還是犯人自己情願。不然就是審判官再精明些。我抵碇定個監禁的罪名。難道還請你們吃麼。說笑一回。大家入了席。免不得叫了幾個堂差。陸葉芬見了滴泉神氣。間免不得有些怨望。滴泉也覺有些對他不起。謁意安慰了一番。葉芬便要他同去。滴泉應了。朶雲笑道。你不是看戲去嗎。滴泉想了想。對葉芬道。我們看戲去可好。葉芬只得應諾。一會兒吃完了酒。滴泉現錢付了。鳳雲還要客氣。滴泉笑道。不必。這是第一次。應得做點牌子。等第二次再做賬罷。鳳雲笑道。哈人勿曉得耐。格牌子是刮刮叫格。

滴泉笑了。笑也不說話。便和朶雲帶着陸葉芬同到大舞臺。看那七歲紅的戲。恰是二本金錢豹。那幾步抬步。真個勇猛圓活。那飛叉使得更自闢家數。比衆不同。看他年紀不過十一二歲。滴泉也禁不住連連叫好。七歲紅金錢豹完了。接着便是頭二本鄂州血。把那些滿清官吏形容得活靈活現。惟妙惟肖。一回兒看完了戲。陸葉芬又要滴泉同去。滴泉覺得疲乏了。推辭再四。葉芬只得罷了。滴泉和朶雲也自回棧。只見茶房送上一張名片。滴泉接來看時。原來就是陸葉芬。下半年已經來過一輪。朶雲問他有什麼事情。滴泉便把昨夜事情告訴他。朶雲笑道。這是你們的膀子。你倒不要辜負他一片好心。滴泉笑道。胡說說着。心裏倒也着實感激。坐了一回。又叫了些。

點心吃了。各自就睡。

到了次日。滴泉起來已是十點光景。喊起了朶雲。一同洗了臉。吃了點心。恰值仲文劍芬約好前來。坐下談論書局事情。忽聽得鶯聲啞啞說了一聲。阿是該搭呀。只聽茶房說道。是該搭。朶雲正待問話。只見門簾啓處。一陣香風護送着一位絕世佳人。冉冉進來。只見他神如秋水。骨若瓊瑤。雲鬢半偏。儼如梁家墮馬腰肢。婀娜不殊。趙后回風。滴泉看時。原來却是陸葉芬。朶雲先跳起來道。阿唷。先生時髦得來。啥實梗。繖綴格格。陸葉芬進來聽得。朶雲贊他。由不得嫣然微笑。一一應酬過了。滴泉請他坐下。劍芬笑道。葉芬先生這樣的紅倌人。遽然下降。真是令滴泉增光。葉芬笑道。謝謝耐。勿要勒浪鈍。耐打倪一頓。末哉。滴泉笑道。這到不是鈍話。實在漂亮得狠。葉芬聽了。朝滴泉飛上一眼。滿心歡喜。便笑道。大少客氣得來。倪是勿好格。說着。便輕輕對滴泉說道。耐今早阿有工夫。滴泉道。沒甚事情。葉芬道。耐今早阿到倪搭去。

滴泉沈吟了一回。笑對衆人道。今天請你們碰和去。可好。仲文笑道。你請我們碰和。就是沒有工夫也當奉陪。只不曉那裏。滴泉笑道。言重言重。說罷。把嘴向葉芬一嚬。衆人都道。好極好極。葉芬笑道。孫大少。今早是倪請耐過去。耐倒說搭倪。碰和像煞是倪。敲耐格。竹槓哉。阿有點意。勿過。滴泉笑道。格是倪自家情願。咳。勿是耐討出來。啥人說耐敲竹槓。耐先請末哉。倪等歇歇。就過來。葉芬笑道。既然實梗。倪一淘去。末哉。朶雲劍芬都說。狠好。滴泉道。時候早得狠呢。葉芬笑道。到倪搭吃中飯去。阿好。滴泉想了想道。也罷。我們走罷。你們可有甚事情。衆人都道。沒有事情。說着一齊立起身來。叫茶房鎖了門。葉芬當先領着衆人到了清和二街。招呼衆人。一齊進去。誰知大

房間內一起客人擺着一抬酒。抬子已經拖開。葉芬沒法。早有老四出來和葉芬咬了一個耳朵。葉芬對衆人笑道：「對勿住小房間裏請坐歇。」葉雲最是性急，就要發話。劍芬和他努嘴，叫他不要響。葉雲只得忍着，一齊進了小房間。滴泉舉目看時，小小結構，却收拾得清潔古雅。

葉芬請衆人坐了，親自敬了瓜子。滴泉笑對衆人道：「怎麼這時候就有人擺酒？真是上海灘浪獨一無二。破天荒的創舉。朵雲冷笑道：『什麼破天荒不過豬頭三罷。』咧，仲文便問葉芬那起客人到底什麼路數。葉芬繃眉道：「一起才是廣東人。前日賊仔一個堂差，今早跑得來打茶圍。老四回復，俚說倪勿勒浪。俚耐坐仔一歇，倒說要擺酒哉。交俚夜裏向再來。俚耐倒反仔一泡，說待慢客人。大少耐想教倪那哼，弄法對勿住各位。總算倪自家原諒一點末哉。滴泉聽了，知道是真情，便道：『你快去應酬應酬。我們這幾個人是不要緊的，不要得罪了另外客人。』葉芬聽了，萬分感激，却坐着不動。滴泉催他走了，去了一歇，仍復回來，走到滴泉身邊，說道：「大少對勿住阿就該搭吃好仔飯末哉。滴泉倒沒有話說。朵雲聽了，便忍不住冷笑道：『諸位請坐歇罷。我先走了。我自從十七八歲出來，花天酒地，跑了五六個年頭，從來不曾小房間裏吃過酒飯。今早才是第一次。你們既然有了好客人，還叫我們來作什麼？』仲文劍芬急忙勸道：「朵雲萬事要審情度理，你看葉芬待滴泉的光景，還肯給滴泉壩嗎？朵雲聽了，仔細一想，也覺冒失。深悔孟浪，看葉芬時，早已淚下如雨，哽咽難言。滴泉老大不忍，却只一聲不響。仲文忙笑着拉了葉芬的手，說道：「章大少是性急人，說話直爽。我們已經說開了，你却不要見怪。葉芬哽咽道：「倪末阿敢見怪倪，只恨自家吃仔格豔斷命飯，好好格人才看倪，勿起勿曉得倪前世到作的啥格罪孽，教倪實梗。」

苦命說着又哭。劍芬滴泉也忙來勸着。忽聽得大房間裏客人又鬧起來。只聽得一人罵道：「好個不識抬舉的婊子！我們來擺酒是照顧你的生意，你躲着不出來，倒說出堂差去說着把檯子一掀，就聽得當琅一聲，砸掉了不少盃盞。」葉芬更唬得話都說不來，只緊緊捏着滴泉的手，淚下如雨。滴泉忙叫他出去，葉芬那裏敢去。那大房間內客人更千娘子萬娘子罵個不已，還有幾個人要跑進來，還虧老四能言舌辨，把衆人勸住了。又叫葉芬出去陪罪。葉芬還不敢出去。滴泉道：「你不去，我們就走了。」葉芬只得出去招呼了一回，又再三陪罪，說是剛剛實在肚裏痛，困仔一歇，對不起各位，原諒點末哉。那起廣東人原是一班阿木林，見葉芬小心陪罪，也就無話坐了一回，倒都不歡而散。

葉芬叫人收拾了抬面，便請衆人出去。衆人看葉芬時，還是兩眶眼淚，滿面淒涼，愈覺得玉容寂寞，楚楚可憐。滴泉又安慰了一番。仲文劍芬又埋怨朵雲，朵雲見了後來情形，愈悔冒失，便嘻着一張嘴，走過來對葉芬鞠了一躬道：「先生，勿要生氣，我不是萬不是，總是小生不是。衆人看了都笑起來。」葉芬笑道：「厚皮得來才做得出，剛剛發標末野是耐故歇末野是耐耐格個人格末叫喚淘成，說着狠命把朵雲打了一下。衆人又說笑了一回。葉芬這才破涕爲笑，重復打起精神，竭力張羅，指揮娘姨們擺上八個碟子，請衆人坐了。滴泉叫他一同坐下，相幫送上菜來，却是極清潔，豐盛。滴泉心中倒覺不安。仲文笑道：「葉芬先生，還要這般盛設，真是對不起。」葉芬笑道：「大小客氣得來待慢，唔爲勿要見怪。說着請衆人乾了一盃。衆人談談說說，倒覺比往常吃酒還有趣些。」

一回兒吃完了時候，已經不早。滴泉便叫收拾好了，碰和葉芬親自配好了籌碼。劍芬便問幾塊底呢。朵雲笑道：

五十塊底好嗎。大了打不起，小了不犯着。衆人笑道：就是這樣罷。說着各自入了位，打起牌來。滴泉的麻雀本不甚好，打了幾圈，差不多就輸了一底。陸葉芬便和他代了幾付。誰知更加輸得利，害葉芬氣得發狠，道：耐格付斷命牌，阿是要死哉。碗衆人聽了，都笑道：先生，勿要動氣。哩，輸格是孫大少格銅鈿，阿管得耐。尙事體，老四插嘴道：大少，唔篤，勿要實梗。說孫大少格銅鈿，就是倪先生格銅鈿。正待說下去，朶雲接着哈哈笑道：實梗說起來，孫大少就是唔篤先生哉。碗阿對衆人都笑起來。滴泉笑道：不要胡說，我也沒有這般福氣。做先生只好做個學生罷了。衆人聽了，又復闌堂。葉芬噴道：耐末總規實梗。詰三話四，真正歪嘴吹喇叭，一團邪氣說着也，掌不住笑了。又噴着老四道：都是耐格勿好，哈格滑拉滑拉，吵得來滴泉聽了，也不說話。朝老四微微一笑，便目不轉睛看着他。只見他穿着一件元色洋紗小衫，繫着一條元色洋紗褲子，打扮得渾身烏黑，映着那萬縷烏絲一團玉面，愈覺得嫵媚。可人老四倒給他看得難為情起來，便笑道：耐看牢仔倪，暗事體阿是勿曾見過。滴泉笑着說出一番說話，未知如何，却看下回分解。

鐵冷曰：風雲却金是鳳雲之假，滴泉設宴是滴泉之假，又非獨鳳雲滴泉爲然，無論何人一入交際場，卽無在非假。吾於稠人中見其周旋退虛與委蛇，每以爲奇觀。滴泉不能參透世情，僅以假字罪一般妓女隘矣。葉芬候滴泉不至，如何焦急，及携手回歸，又何如快慰。迺來一粵客又遇一朶雲交圍之下，使一葉芬忽喜忽悲，亦太惡作劇。吾知葉芬之轉哭爲笑，其苦迺勝於哭。

第八回

紅信人矢志改生涯

賢社長決心辭職務

却說老四見滴泉仔仔細細的看他，倒有些難以爲情，便笑道：「耐看，仔倪啥事體？」阿是弗曾見過，滴泉笑道：「好娘，娘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葉芬笑道：「大少耐哈，實梗客氣，格格哩。」滴泉也不回言，看他打牌，誰知這時，陸葉芬牌風已轉，連和了幾付，以後便得心應手，起來不上一圈，便把輸的都贏了轉來。一回兒打完了，算了賬，仲文贏了一底，滴泉、劍芬都沒有什麼，壓進出，却是朶雲一人獨輸。看時候已是五點光景，滴泉想了想，實在有些對葉芬不起，便叫哥哥們不要走，對葉芬笑道：「故歇辰光，弗早哉，倪該搭擺仔一檯酒。」阿好，葉芬聽了，也不道謝，只淡淡的說道：「大少耐搭倪做花頭，格是最好，弗有格事體，不過要好，弗要好，倒弗在乎花頭。」弗花頭耐自家要請客，末格是倪野，弗好交耐，弗要請，說是搭倪，綑場，面格是野，可以弗必，大少阿對，衆人聽了，都亂叫起好來。滴泉笑道：「好哉，好哉，弗要勒浪生意，經哉。」陸葉芬聽了，把指頭向滴泉頭上一戳，道：「耐末說，說末，曉是格號，醜話耐問自家良心看，阿是倪勒浪生意，經說着不覺。」秋波微蹙，歎口氣道：「故歇倪想起來，總是吃仔格，煞斷命飯，弗好倪就是真心待人家，總說倪生意經。」

說到這裏，不覺雙背榮榮，玉容寂寂，衆人看他這付情形，倒都替他傷感了。一回，滴泉更是感動，便笑道：「罷了，不用說了，時候不早，你交代下去，叫他們只要揀清潔可口的，不拘七盃八盃，不要四四一十六的排場。」葉芬只得應了，交代下去，便問阿要請客。滴泉笑道：「今天我們不要請客，不許叫堂差，就像那會子柳如是家吃酒一樣，衆位可贊成？」仲文道：「太冷靜了，也沒味。」我倒有個法子，就把各人相好都請了來，叫他們吃酒，你看可好？」滴泉笑道：「要是這樣，須得擺個雙檯才好。」仲文道：「狠可不必，那裏都要去請，不過叫幾個清雅些有趣些的，就是了。」要是統

通請來不用說雙檯。就再加上幾個雙檯也是坐不下的。衆人都說狠好。就這樣罷。老四送上請票。仲文請了柳如是。劍芬不用說是謝素卿。朶雲請了林雪梅。都是滴泉著名。朶雲便問主人翁可要再請一個。滴泉笑道。我就是葉芬一人也。狠夠了。還請什麼人。葉芬聽了自是歡喜。

仲文依言寫了局票發去。一面揣起檯面。葉芬也就坐下相陪。一回兒謝素卿等陸續到來。仲文把意思宣布了。免不得都謝過就坐。一時觥籌交錯。酒綠燈紅。這幾個人都是瀟灑風流。倜儻不羈。更兼意氣如雲。情深膠漆。那幾個相好又都是無上上選。不同凡卉。真個是才子佳人。珠聯璧合。便覺得十分飽滿。十分歡娛。吃了一回。這幾個倌人。早又局政頻催。滴泉便叫他們散去。不要爲了我們得罪客人。柳如是等還坐着不走。仲文道。這話不差。我們雖非什麼漂亮客人。倒都不是豬頭。三你們不要生疑。都請便罷。等會還來看你們。衆倌人聽了這話才告辭散去。衆人又吃了一回。散了檯面。各自回去。只有滴泉酒量不甚好。今日恰值酒落歡場。多飲了幾盃。不免就有些支持不住。葉芬忙着給他預備了。豈蔻仁丹。又給他沖了濃濃的一盃醬油湯。吃了扶他到床上睡下。叫老四好生伺候着自己。便出局去了。回來見滴泉已經起身。便問耐故。歇阿清爽。眼交耐少吃。眼總規弗相信。難下轉弗要實梗哉。阿曉得滴泉笑了。笑立起身來。要走。誰知陸葉芬死活拉住不放。

滴泉笑道。這又奇了。你拉住我做什麼。葉芬噴道。就是再坐歇去。野弗見得那哼。啥急得來。滴泉却也瞧料了幾分。便笑道。辰光弗早哉。倪勒浪該搭末野。嚙。個道理。喂。老四笑道。大少倪先生做仔幾年生意。一逕弗會留過歇客人故歇。才是第一遭。大少賞點子臉。末哉。滴泉笑道。實梗說起來。唔篤先生真格晏。是小先生阿對老四。

把頭點點頭，劃一耐，尋得出該搭一個住夜客。人撥倪，覷脫仔倪，不困話。滴泉聽他正言厲色的說着，却有些疑惑。難道葉芬真個還是純粹的清道人，想了想，堂子裏說話那裏作得準，便笑了。笑正待說話，只見葉芬順着老四道：「大先生，小先生，末生來野，弗管耐，啥事體，哈格滑拉滑拉，得來故歇倪，吃仔格格，斷命飯，養過搭衆生一樣，就是說得再好聽，眼人家才弗相信。說到這裏，那淚珠兒不期然而然的灑將下來。滴泉見了，大爲感動。雖然不肯全信，却就有些疑疑惑惑，知道葉芬定要留他心中，倒也着實感激。明曉他們堂子裏向規矩，人留宿客人，不肯是狠，塌樣的事，情一時倒找不着說話回答。

便索性坐下。對葉芬笑道：「葉芬，似你這般勤人，非草木安得無情？只是我的宗旨說出來，你們未必相信。你現在總算是小先生的牌子，却不用管他。真假你不是看得起，我也不肯這樣俯就。只是我的意思，却又不然。我孫滴泉既然同你有了交情，却是一生一世不能移易。此情然而有好幾層難處：一則你們堂子出身的人，身子是散淡慣的，手段是揮霍慣的那裏，就肯跟我回去，就算你肯了我係中人家也供給不起。二則家有嚴親，不用我娶堂子裏的人做妻，若是委屈你做商小星，我生平鍾情不肯稍分，立誓不娶妾的。雖然露水夫妻講不到嫁娶二字，只是我的宗旨，却又不然。若是今天有了交情，明日便丟開手，實在有些不忍。再則何苦來呢？要曉得這不是看你不起，正是看高你們的意思。你是聰明人，必定能夠明白。說着，看葉芬時，早已兩行珠淚，直下。潸然滴泉，老大不忍，不由情不自禁，拿着自己的帕子替他拭淚，便道：「我方幾句說話，都是肺腑之談，要不是你，我還不肯說。我因爲抱了這個宗旨，所以花場酒陣，任意遨遊，却始終沒有落過相好。至於你，我不過叫了一個。」

堂。差你就這樣待我不可謂非我風塵知己。我心中也着實感激。但是講到這個情字上頭只好和你做個朋友。別的心思實在不敢妄想。並且不忍妄想。你還得原諒我的深意。

葉芬聽了想着自己生成薄命。淪落平康。閱人千百。從沒見過這樣人品。聽過這樣議論。由不得把欽慕。滴泉的心腸更加深了。十分知道自己希望已成。畫餅禁不住玉容慘淡。珠淚淋漓。便仰起頭來。朝滴泉看了一眼。含淚說道。既然實梗未倪倒。嚙不捨閑話好說哉。倪人未吃仔格盤斷命飯。不過倪格出身倒野。是好好叫格人家說。到這裏似乎有說不出的苦處。眉黛低顰。秋波凝眸。心頭幽恨不殊萬段。猿腸身世感懷。儼似九迴。蝶體踟躕。良久把眉頭一緊。銀牙一咬。長歎一聲。說道。故歇野弗要去說。倪哉。總規是命苦格弗好唉……一聲河滿。雙淚。君前真個是秋宵鶴唳。半夜猿啼。滴泉見了這付情形。知他必定有說不出的苦楚。驀然憶到那天。馬園內濤聲。光景怎麼。這兩個人都。有這般幽恨。偏又都碰着我。想了想。也不禁悽然。淚下。便擰着他的手。說道。你既然有這般苦衷。何妨和我說說。或者可以爲力。當以古押衙黃衫客自任。

葉芬聽了。朝滴泉看了一看。似乎要開口的樣子。又忍了。下去。那淚珠兒。便如驟雨一般。直灑下來。滴泉看了。又宛然那天濤聲的光景。更是傷心。便不忍再問。只聽葉芬又嗚咽說道。剛剛耐格兩句閑話。倪心浪向交關明白。悟篤才是老白。相生怕上仔人家格。當難末總規。撥倪堂子裏。向格人看得才弗值一錢。不過……說到這裏。又嗚咽起來。好一回才說道。故歇倪想起來。倪做仔幾年生意。舊年才做着一個姓王客人。倪耐撥倪贖仔身體。脾氣野。嚙。嗒倪倒有心。嫁撥。倪羅裏曉得。倪耐家主婆。兇得野篤。得知信息。撥。倪拉得回去。弗到半年才死脫。哉難

倪○法○想○哉○晚○只○好○仍○就○做○行○生○意○故○歇○碰○見○行○耐○心○裏○向○倒○像○哈○地○方○見○過○歇○耐○再○聽○得○耐○格○兩○句○閑○話○才○是○規○規○矩○矩○倒○弗○比○格○排○滑○頭○碼○子○油○腔○滑○調○曉○得○耐○倒○是○靠○得○住○格○倪○心○裏○向○就○打○定○仔○一○個○主○意○弗○曉○得○耐○晏○有○實○梗○苦○心○倒○撥○倪○一○片○火○熱○弄○得○冰○冷○故○歇○倪○只○恨○自○家○命○苦○落○到○實○梗○結○局○倪○心○裏○向○對○勁○格○人○才○弗○是○倪○格○姻○緣○推○扳○點○格○倪○曉○弗○肯○嫁○撥○俚○將○來○弗○曉○得○晏○要○那○哼○

說○罷○又○流○下○淚○來○好○一○回○接○下○去○說○道○孫○少○倪○人○末○吃○仔○格○怨○斷○命○飯○不○過○倪○身○子○晏○是○清○清○白○白○說○了○這○兩○句○痛○哭○起○來○滴○泉○見○了○這○付○情○形○那○裏○還○當○得○住○那○淚○珠○兒○早○撲○簌○簌○酒○將○下○來○半○晌○才○說○了○一○句○道○你○放○心○我○知○道○了○你○的○苦○處○我○也○見○到○了○三○分○但○我○凡○可○以○盡○力○的○地○方○無○不○竭○力○葉○芬○聽○了○朝○滴○泉○看○了○看○道○耐○格○閑○語○阿○真○格○哩○滴○泉○道○這○有○什○麼○假○的○你○只○看○我○冷○冷○的○神○情○還○道○我○沒○有○情○呢○要○知○這○真○是○我○深○於○用○情○的○地○方○惟○恐○誤○用○了○情○將○來○對○不○起○人○倒○還○是○隨○隨○便○便○的○好○你○仔○細○一○想○就○曉○得○了○葉○芬○收○淚○點○頭○道○倪○是○曉○得○耐○格○弗○然○是○倪○野○弗○搭○耐○說○格○號○閑○話○哉○碗○滴○泉○道○你○曉○得○了○這○更○好○了○說○着○又○安○慰○了○幾○句○起○身○回○棧○葉○芬○一○直○送○到○弄○口○滴○泉○硬○着○心○腸○大○一○步○小○一○步○回○到○棧○房○心○中○好○生○戀○戀○告○訴○了○朵○雲○朵○雲○亦○感○歎○了○一○回○便○笑○道○情○是○算○你○深○了○只○是○心○腸○忒○硬○了○些○滴○泉○歎○道○這○也○是○無○可○如○何○要○知○天○下○惟○最○重○情○的○才○是○真○正○有○情○我○的○用○情○雖○不○怎○樣○只○自○問○和○世○俗○所○稱○到○處○鍾○情○的○那○個○情○字○却○微○有○不○同○了○朵○雲○笑○道○我○不○管○你○是○什○麼○情○只○從○古○以○來○深○情○的○人○往○往○弄○出○多○少○苦○惱○但○願○你○不○要○經○過○這○層○階○級○這○就○是○你○的○幸○福○了○滴○泉○聽○了○像○受○了○什○麼○激○刺○一○般○恍○如○當○頭○一○棒○十○分○凜○凜○便○肅○然○道○謝○朵○雲○笑○道○我○不○過○這○麼○說○說○罷○了○那○裏○真○有○什○麼○見○解○給○你○這○麼○文○縹○縹○的○

一。來。倒。弄。得。像。煞。有。價。事。了。時。候。不。早。我。們。睡。罷。說。罷。上。床。就。睡。滴。泉。心。中。着。實。感。動。只。覺。心。慌。意。亂。不。知。要。怎。樣。才。好。一。回。兒。記。起。謝。陸。二。人。則。愾。然。以。思。一。回。兒。又。把。朶。雲。說。話。仔。細。咬。嚼。則。又。心。慌。意。亂。整。整。思。索。了。幾。個。鐘。頭。方。才。睡。去。

次。日。起。身。已。是。十。點。半。鐘。想。着。和。濤。聲。有。約。便。忙。忙。的。洗。了。臉。吃。了。點。心。逕。到。進。步。社。來。濤。聲。慧。珠。均。已。起。來。接。着。坐。定。滴。泉。問。了。番。開。會。情。形。慧。珠。告。訴。了。他。又。道。這。番。的。會。長。却。不。是。濤。妹。了。滴。泉。忙。道。難。道。貴。社。中。還。有。強。似。濤。妹。的。麼。濤。聲。笑。道。哥。哥。何。所。見。之。不。廣。也。敝。社。縱。少。人。才。像。妹。子。一。般。的。人。却。還。多。得。狠。呢。慧。珠。笑。道。這。倒。你。也。不。必。客。氣。說。着。又。對。滴。泉。歎。道。陽。春。一。曲。應。和。都。難。濤。妹。做。了。兩。任。社。長。未。免。過。於。熱。心。就。暗。暗。結。了。不。少。的。怨。據。濤。妹。意。思。早。就。要。辭。哥。哥。你。想。我。們。社。裏。除。出。濤。妹。還。有。什。麼。人。才。我。們。爲。大。局。起。見。少。不。得。給。他。硬。硬。的。挽。留。住。了。誰。知。這。回。竟。落。了。選。在。濤。妹。自。己。倒。是。求。之。不。得。只。是。社。中。大。局。只。怕。就。要。搖。動。了。所。以。我。們。商。量。着。又。舉。他。做。了。評。議。也。是。互。相。牽。制。的。意。思。明。曉。無。益。濤。妹。只。是。從。大。局。方。面。着。想。却。不。得。不。如。此。做。法。誰。知。濤。妹。心。中。大。不。爲。然。當。場。辭。職。大。家。沒。有。答。應。他。倒。着。實。埋。怨。了。妹。子。一。番。還。決。計。要。設。法。辭。脫。其。實。也。狠。可。不。必。了。未。知。滴。泉。如。何。回。答。却。看。下。回。分。解。

鐵。冷。曰。葉。芬。以。至。潔。之。身。而。蒙。不。潔。之。名。百。喙。莫。辭。寧。不。可。惜。彼。良。家。婦。女。不。知。自。惜。其。名。並。不。自。愛。其。身。以。視。葉。芬。能。不。愧。死。

葉。芬。與。濤。聲。抱。恨。相。同。不。忍。逕。語。滴。泉。而。滴。泉。任。俠。自。負。又。無。不。同。一。則。以。友。朋。自。居。一。則。以。嘉。耦。相。期。是。濤。

聲何幸葉芬何不幸然葉芬之不幸正所以滅其煩惱而全其貞義也。

滴泉把情字看得真情之所在便終身不改自是深於情者朶雲識其終為情累亦是卓見第彼等所謂情者適交際之情而非憐愛之情彼等之善處在能不為情累而滴泉之善處正在能為情累。

第九回

仕女才郎萍飄同感

名言至理棒喝當頭

却說滴泉聽了慧珠一番說話便對濤聲笑道妹妹這層意思我却有兩方面不贊成一則貴社中既然人才有限所賴者就是你們幾位左提右挈或晚或推作個中流砥柱才支持得下去妹妹這一走不打緊恐怕諸同志未免就要解體豈不是妹妹倒成了破壞大局的罪魁再就妹妹自己方面着想果然得計只是外人看來不曉得內中緣故倒像失了會長存了怨望似的豈不是又成了患得患失的小人於彼於此兩無所可妹妹看我這番議論如何慧珠笑道哥哥這話理由充足得狠我看妹子就這樣維持半年再作計較。

濤聲笑道哥哥這話原也不差我也想過好幾回了只是內中情形哥哥還沒有曉得哥哥的意思我也知道看來我的同志也還不少似乎還可以做得殊不知妹子所以決計辭職者正因這一起同志的緣故何以呢妹子在這裏承諾同志的情都當我領袖一般看待還算我的僥倖敷衍了一年多點始終沒出什麼風潮就只結了些怨毒這也算不得什麼只如今却顯然分出兩黨各樹一幟互相攻擊妹子再要將將來黨爭還要劇烈不但於妹子無所利益只怕這進步社三字也將從此破壞那才真個成了破壞大局的罪名了至於人才不人才這話再也休提無論妹子並沒什麼能力就算一長可取從自己幾個同志看來自然說我是人才要曉得他方

面。看。來。他。們。亦。自。各。有。人。才。未。可。抹。煞。可。知。天。下。事。情。各。有。其。宜。斷。不。能。片。面。的。着。想。如。今。我。們。處。在。這。個。旋。渦。之。中。自。然。就。如。丈。八。燈。臺。照。得。見。人。照。不。見。自。己。我。們。說。他。們。的。壞。處。他。們。也。說。我。們。的。不。好。平。心。而。論。人。各。有。能。有。不。能。宗。旨。不。同。做。手。自。然。各。異。安。知。我。們。做。手。一。定。合。法。又。安。知。他。們。做。的。不。比。我。們。好。呢。

滴。泉。聽。到。這。裏。不。住。的。點。頭。佩。服。連。慧。珠。也。恍。然。大。悟。濤。聲。又。道。至。於。哥。哥。方。才。說。的。從。我。自。己。方。面。着。想。外。人。的。議。論。自。是。在。所。難。免。只。是。我。們。辦。事。的。人。只。能。當。自。己。是。機。關。中。人。看。待。不。能。當。自。己。是。自。己。的。人。看。待。只。要。行。吾。心。之。所。安。是。非。好。惡。天。下。自。有。公。論。那。裏。躲。避。得。許。多。滴。泉。慧。珠。聽。了。由。不。得。肅。然。起。敬。道。妹。子。這。番。議。論。正。是。正。大。光。明。痛。快。透。澈。實。在。五。體。投。地。濤。聲。又。謙。讓。了。一。番。滴。泉。又。道。妹。妹。還。是。單。抵。椿。辭。去。職。務。還。是。竟。要。出。社。濤。聲。道。我。也。想。過。了。若。是。這。樣。突。然。出。社。倒。像。真。個。成。了。怨。望。一。般。我。們。幾。個。同。志。勢。必。羣。起。應。和。依。就。免。不。了。爭。端。所。以。想。漸。漸。的。不。動。聲。色。不。露。痕。跡。的。辭。去。了。職。務。然。後。再。慢。慢。的。看。他。們。做。手。如。何。再。定。行。止。只。是。這。番。意。思。是。我。自。己。秘。而。不。宣。的。宗。旨。慧。妹。却。要。守。着。秘。密。不。要。宣。布。出。去。才。好。

慧。珠。應。諾。濤。聲。歎。口。氣。道。我。自。從。去。年。夏。間。出。來。至。今。才。回。去。了。一。輪。白。雲。在。望。定。省。心。虧。回。念。家。鄉。頗。頗。有。些。西。風。純。菜。之。思。等。幾。天。還。要。回。去。看。看。老。父。現。在。不。知。怎。樣。光。景。了。滴。泉。問。妹。妹。令。堂。還。在。麼。濤。聲。聽。了。觸。着。苦。處。禁。不。住。潛。然。淚。下。慧。珠。見。了。也。由。不。得。同。病。相。憐。十。分。傷。感。便。代。他。回。答。道。濤。妹。自。從。小。失。恃。的。現。在。却。是。繼。母。滴。泉。聽。了。恍。然。大。悟。想。起。那。日。愚。園。的。情。形。由。不。得。也。替。他。傷。感。了。一。回。便。問。妹。妹。府。上。住。在。杭。州。什。麼。地。方。還。沒。請。教。濤。聲。道。就。是。上。羊。市。街。慧。珠。笑。道。你。們。兩。人。不。但。是。同。鄉。而。且。還。是。近。隣。呢。滴。泉。笑。道。可。不。是。我。怎。麼。

一點也沒有知道。呢。慧珠笑道。那原是他新近移住的。你那裏就曉得許多。滴泉笑道。這正巧極了。從此我們會面更加容易了。

濤聲聽了這話。由不得棧起頭來。朝滴泉看了一眼。秋波凝睇。淚湧如潮。大有盈盈下注之象。滴泉慧珠。不得隱隱解勸。了一回。濤聲又問滴泉幾時回去。滴泉道也差不多。總是這幾天了。濤聲聽了。默然不語。滴泉又坐了一回。覺得心中酸酸的。不自在。便起身告辭。逕自回棧。叫茶房開了門。沖了壺茶。吃了一盃。問采雲時。出去未回。便到床上躺下。想起方才濤聲說話。越想越不差。越想越佩服。又想濤聲從小失恃。看他情形。自然是繼母凌虐的光景。如此人才。却叫他這般命苦。正不知老天爺的心肝是怎樣生的。又想濤聲此番失了會長。一毫沒有怨學。倒反格外謙和。委曲周旋。消弭意見。這樣的人。別說女界。就是鬚眉中也復不可多覯。咳。老天。你不生人才也罷了。既然生了人才。還叫他受這些磨折。這不是有心捉弄人麼。真正何苦來呢。

想到這裏。不覺癡癡的流下淚來。忽然又想到昨夜的事情。起初只道陸葉芬品貌是無上上選。倒看他不出。還有這般立志。察言觀色。必定也有什麼說不出的隱衷。而且看他情形。自然也是名花墮溷一流。怎麼我孫滴泉遇着的人。就都是這般薄命的呢。思想。想不覺觸起自己的牢騷來。華年如水。一事無成。身世飄零。江湖落拓。元龍豪氣。隨流水以都消。司馬愁情。伴青山而長在。由不得千般抑鬱。齊上心頭。萬種牢愁。固結胸次。想到無可如何。不禁流下淚來。抗聲高吟道。

人世渾如不繫舟。滿腔熱血付東流。萍飄無定誰憐我。一縷情牽百丈愁。

茫茫大地一蟬蛻。提筆狂吟四顧憂。懶寫心中無限恨。央他鸚鵡話前頭。話到鍾情竟有魔。飄零人事感蹉跎。生離死別皆前定。如水韶華一擲梭。

憐我憐卿轉眼空。斜陽無語怨東風。不如化作翩翩蝶。穿葉尋花一夢中。

吟罷把鐵牀一擊。長嘯一聲。潸然下淚。忽聽得一人闖進來。道：「何物狂奴。悲歌擊節。原來却是仲文。滴泉無精打采的坐了起來。問你從那裏來。」仲文道：「今天是謝素卿家燒路頭。劍芬和他做了八個花頭。要我們替他綑綑場面。你自然是答應的了。」滴泉笑道：「好闊手。我今天沒有興致。恕不奉陪了。」仲文笑道：「正是。還沒有問你無緣無故發什麼牢騷呢。」滴泉歎口氣說道：「我近來不曉得什麼緣故。無論處到什麼境地。總覺得有點淒涼寂寥的景況。恐怕不是好景象呢。」仲文歎道：「言為心聲。我看你近來筆墨語言。往往露出哀怨之意。真怕不是福相。我看天下事情。那有一定。萬事自己排解着些就好了。」滴泉歎口氣微吟道：「東風吹起愁腸斷。冷月當空熱血消。」仲文連連叫好道：「好新穎的句子。只是過於沈痛些。你都是這等筆墨。自然觸處皆愁了。這倒真是有關福澤。你千萬戒去了才好。」

滴泉歎道：「我的筆墨從小就是這個樣子。從前我們學校裏張泥夫先生。最器重我也。曾切實勸戒過幾回。我自己也未嘗不想戒去。只是提起筆來。除出這一路筆墨。竟是枯燥得狠。就使竭力舖排。自己看來是華麗極了。人家看來總說有一種悲感之象。也不曉得什麼緣故。再則我想文章一道。既然有關福澤。我的文章生來就是悲感纏綿。一路可見我的命運。也是前定就使做清華靡麗一道。改得文。改不得性。就算改得性也。改不得命。再

則這等說話究竟還是否泐得根，我也不肯完全相信。仲文道：你倒莫這樣講，要知這並不是迷信，却是一種一定不易的理。你只看從古來得意的人和失意的人做出來的筆墨，憑空兩路就可曉得了。漓泉道：那倒又當別論。人的筆墨大概還是隨境地為轉移所處的境界順做的筆墨自然是清華靡麗一派，境地不順筆墨自然趨於哀感悲傷一路。這是有境地後有筆墨是筆墨隨地為轉移並非境地因筆墨而改變就只生來工愁做出來的筆墨也就多寂寞淒涼之句。弄到後來往往沒好結果也是有的。到底還是偶然的事，可見這種道理究竟還是沒有一定。

仲文道：你的說話原也不差，殊不知境地兩字範圍最大，有事物上之境地，還有良心上之境地。像你這等工愁善病觸處皆悲就是心境上不順所致。這就是你心地上的福澤，也就以下將來事物上之福澤了。並不是說你工愁善病一定沒好結果。這又是查泐之談了。不過你生性如此將來無論如何顯達如何順遂在旁人看來是企慕極了。在你自己却仍就是悲悲切切觸處皆愁倒還不如窮兒乞丐日得一飽高臥三竿無憂無慮的好。得多了要曉得心境上之不順比處境上之不順還要難過些。因為心境既然不順處境無論怎樣順遂不足以減心境上之憂愁。這豈不是心地上之福澤可以卜事物上之福澤嗎？照此看來可見人生福澤畢竟還是有定不過自己排解着些未始不可挽回。這就叫做自求多福，又叫做人定可以勝天。所謂天者並非什麼天地。天就是指自己良心而言。所謂有定者並非上天註定的定，仍是指自己生就的性情而言。能夠把自己性情上生就的一定逐漸轉移那良心上之天也就潛移默化於不知不覺之中。豈不是人定可以勝天嗎？豈不是自求多

福嗎。

滴泉聽了這番議論。真是聞所未聞。心地上。陡然。一清。覺得。自足。而。股。自。腹。而。胸。而。頭。而。腦。渾身。如。去。了。一。層。壓。力。真。個。如。醒。醐。灌。頂。耳。目。清。涼。由。不。得。肅。然。起。敬。道。仲。哥。金。玉。之。言。不。啻。當。頭。棒。喝。我。竟。悟。了。不。少。前。天。朵。哥。也。勸。了。我。好。些。說。話。也。是。我。聞。所。未。聞。而。且。揆。諸。事。實。還。是。不。爽。毫。釐。照。此。看。來。你。們。的。見。解。竟。比。我。高。出。十。倍。難。怪。你。們。寫。意。得。多。了。仲。文。笑。道。你。這。又。是。混。話。我。們。不。過。一。得。之。見。究。竟。還。是。強。辯。的。多。那。裏。真。有。什。麼。見。解。滴。泉。也。不。答。言。只。是。默。想。想。了。一。回。忽。然。笑。道。前。天。朵。雲。一。番。說。話。我。佩。服。得。了。不。得。他。倒。也。和。你。一。樣。的。說。話。可。見。你。們。兩。人。不。但。見。解。高。明。而。且。還。是。謙。謙。君。子。呢。原。來。你。們。工。夫。都。是。狠。深。不。過。不。肯。露。相。一。向。失。敬。了。

仲文笑了笑。便問朵雲怎樣和你說來。滴泉告訴了他。仲文道。這倒也是不磨之論。而且切中你的毛病。你須得隨時留意才好。滴泉浩然長歎道。好哥哥。你們勸我的話。都是金石良言。我怎麼不依。只是你方才說的人。定可以勝天。這種能力。非有大魄力的萬萬做不到。只是我那裏能夠。我看我。只是蹭蹬一生了罷。說罷。淚下。仲文道。你這話。又是似是而非。惟大魄力者。能大解脫。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這話。其次只打定主意。逐漸行去。潛移默化。所謂勉強行之。到了後來。還不是水到渠成。同登彼岸。你方才這幾句。自暴自棄的說話。又是那。一付。悲悲切切的情形。還是你的本性。絲毫沒有移易。可見你。已入第二層了。如今第一。先要把這個戒去。才好。未知滴泉如何回答。却看下面分解。

鐵冷曰：一跌得勢則跌，失勢之人一黨失勢則跌。得勢之人社會習慣已成，公例濤聲舉以自救而不沒人之長，更無絲毫怨憤之辭，而媒孽其短，私德已加人一等，又不願違明退志，破壞大局，公德亦不為不重賢哉！濤聲可為世法矣。

人子之愛其父母，天性也。至遭不幸而流離失所，徒與陟帖之嗟，慘何可言。濤聲不忍以家事告人，又不忍拋撇其老父，半吞半吐，間腸已寸寸斷。慧珠乃揭出繼母二字，吾不知濤聲聞之羞愧又何如。滴泉謂人之筆墨隨境地為轉移，仲文謂人之境地隨心地為轉移，吾謂心地之適否，又以慾望為標準。慾望奢者與慾望小者不可同日而語，仲文不能禁滴泉之愁苦，滴泉不能效仲文之愉快，職是之由。

第十回

對離筵無心澆竹葉

追往事有淚洒蘆花

却說滴泉聽了仲文的話，覺得又是當頭一棒，十分驚懼，由不得立起身來，收淚道謝。仲文正待說話，忽然采雲劍芬一齊跑來，見了仲文，嚷道：「教你來請滴泉，怎麼坐着不走了？」滴泉問你們請我作什麼？仲文笑道：「就是先前那話兒了。」滴泉聽了，把眉頭縐了一縐，道：「天天這樣鬧，實在沒有味道。」采雲笑道：「我們本來都是遊戲場中人物，自然樂此不疲，誰都像你道學先生似的？」仲文笑道：「又來了，方才我不是勸了他許多說話，此刻你又說這話，正待說下去，采雲性急，便問你們說了些什麼？」仲文笑着告訴了他，倒惹得二人都歎息了一番。仲文便笑對滴泉道：「東山絲竹醇酒，婦人古人，每到不得意的時候，就有些遊戲三昧的情形，你何妨學學他們，倒也是陶情取樂的一個法子。」滴泉笑道：「你又混說了，性格不同，行為各異，安石、信陵各有他們的樂趣，我也有我的樂趣，何必去。」

死學他們做那些假名士的勾當呢。仲文笑道：「你方才不是說很佩服我嗎？怎麼又不聽我的話了？說得衆人都笑起來。」滴泉笑道：「才稱了你，你就這樣狂妄，真是不中擡舉的東西。」劍芬笑道：「罷罷，不用賭嘴了，走罷，走罷。」今天客人多了，你們幾個人都有半主之誼，那裏就准你規避了呢？」朵雲笑道：「好混賬的說話，怎麼把我們比作女婿起來？」衆人不解，朵雲笑道：「他說什麼半子之誼，可不是女婿嗎？」衆人聽了，大笑起來。

滴泉道：「去便同你去，只是時候太早跑了去也，沒味。」難道你要看那廣東人的樣嗎？衆人聽了，想起昨天的事，又笑了一回。劍芬道：「誰耐煩，一早前去，我的意思請你們吃餐大菜，再去滴泉笑道：「這到不錯，這幾天天氣也熱極了，本來要吃得清脫一點，我的意思，今天你不是定了四樽酒嗎？不如改了兩席大菜，兩席中國菜，誰喜歡吃，大菜就隨便揀着吃，可不別緻一點？」衆人都說好極。劍芬沈吟道：「恐怕他們都預備好了，怎樣呢？」仲文道：「這幾天天氣狠熱，不見得都預備，就算預備停當，他們今天一定不止你這幾樽，好在你又沒有點菜，叫他們挪移挪移好了。」劍芬點頭稱是。滴泉便叫趕緊說去。仲文道：「我們一同出去，順便去交代一聲就是了。」正待起身，忽見林雪梅押着一擔禮物親自來送節禮。朵雲看了看，無非是火腿、枇杷之類。衆人只得仍舊坐下。朵雲却拿了十多個枇杷，吃了一回，打發了腳錢。林雪梅再三客氣。朵雲笑道：「先生，勿要客氣。幾個銅鈔，勿成意思。格雪梅只得收了，叫相幫上來謝了。雪梅便請朵雲吃司菜去。朵雲也答應了。明天一准來吃。雪梅又謝了一聲，見朵雲執意不收，只得仍就押着回去。」

衆人正要走時，不料陸葉芬又跑了來，只得仍舊坐下。滴泉請他坐了。葉芬見衆人都在這裏，便笑道：「唔，唔，倒日。」

日勒浪該搭仲文笑道：日日勒浪該搭末那哩。葉芬笑道：勒浪該搭末勒浪該搭者，啞哈格那時勿那哩。滴泉便問他什麼事情。葉芬笑道：曉得耐棧房裏向嚙不好。葉說：今早撥耐做仔幾樣小菜，想送到該搭來生泊耐。噢，要破費請耐過去坐坐。末哉說着，又對衆人笑道：各位一淘請過去。劍芬笑道：這倒是我的運氣，省了一餐大菜。葉芬笑道：大小格倒野勿見得耐故歇。弗請夜裏向野好請格。晚衆人都笑起來。朵雲笑道：怎麼滴泉的運氣這般好徹着的。信人沒有一個。要好，怎麼我們做的就不過如此呢。衆人知飽說的是林雪梅。仲文便笑道：平心而論，我們做的信人何常不要好，只沒同滴泉這樣彩頭。就是了。葉芬笑道：噫，爲說說末，噢是格號閑話。哈叫彩頭，勿彩頭哩。滴泉笑道：怎麼還要你這般過費。葉芬笑道：菜還弗會見着那哩。曉得倪過費呢。說得衆人又笑了。葉芬便請衆人前去。劍芬道：既然如此，你們先請我到謝素卿那裏一轉，再來衆人都說很好。說着一齊起身。朵雲笑道：不要再來一個人，我們就走不成了。滴泉笑道：這可沒有了。

說着，喊茶房鎖了門，一同走出棧房，到了葉芬院中，隨便坐下。葉芬問滴泉什麼時候了。滴泉看了看錶，說一點鐘了。我們吃飯罷。葉芬便叫衆人拖開桌子，擺上酒碟。衆人隨便坐了。葉芬也打橫相陪。相幫送上菜來，却是四個大盃，六個小盃，都是清清脫脫，十分可口。滴泉笑對葉芬道：我才做了兩個花頭，倒擾了你兩次。可是說不過去。葉芬笑道：大少哈實，梗客氣。格哩要好，勿要好，勿在乎花頭。勿花頭野弗在乎。請弗請不過是倪一點點誠心。末哉滴泉便問下節可搬場。葉芬道：倪下節弗勒浪該搭哉，掉到西蒼芳去。滴泉問幾時進場。葉芬說是後日。滴泉想了想道：後天我來做幾個花頭可好。葉芬道：大少耐搭倪，細場面格是最好。弗有格事體，不過倪格日子花。

頭倒也弗少。大少要照應。未漫漫交野。可以倒弗在乎。一時三刻。滴泉笑道。不是這樣說。我並沒有什麼意思。不過承你和我這般要好。我不給你綳綳場面。不免給人家笑話。葉芬嘆道。耐末總規實梗脾氣。哈人來笑話。耐啻故歇格銅鈿銀子。才是一個當十個用去。去蠻容易來。來煩難熬。耐省仔一點末哉。阿聽得滴泉聽了。十分感激。衆人也都歎息。說青樓中這等人。真是罕見。滴泉聽了。倒無話可說。便道。既然如此。我來擺個雙檯罷了。葉芬還要推辭。衆人都道。狠可不必。葉芬只得應了。

衆人又吃了一回。滴泉不覺又吃得大醉。衆人知他不能走動。只得自去碰和去了。這裏葉芬把滴泉扶到床上。親自替他寬了長衫。又給他吃了許多葷菜。扶他睡下。足足睡了兩個鐘頭。方才醒來。劍芬已請了兩次。滴泉知道時候不早。便帶了葉芬。逕到迎春坊謝素卿家。免不得一番酬應。不用細談。滴泉覺腹中飽得難受。隨便吃了一點。叫葉芬回去。自己便到素卿小房間裏。睡了一回。衆人知他不喜酬應。只得由他。滴泉睡了一回。便先自回棧。覺得宿醒未醒。脫衣竟睡。第二日是朶雲請吃司菜。夜間又是仲文的東。在柳如是洪四寶家擺了兩檯酒。第三日恰是五月初七。葉芬調頭西。薈芳。滴泉擺了一個雙檯。整整鬧了幾天。滴泉不免有些厭煩起來。便和朶雲等人說道。你們書局的事情。也就差不多可以了結。我的意思。打算就要回去。一輪想來。你們都是答應的。了衆人只得答應。便要和他餞行。滴泉再三阻當。只說好哥哥們。免了罷。我實在吃得厭煩極了。衆人道。那不彀由你的。便我們是總要請的。滴泉阻他們不住。只得又應酬了幾天。已是五月中旬。滴泉便打算回家。這日正待起身。只見進步社的茶房送進一封信來。滴泉走下床來。拆來看時。却是慧珠寫來的。只有兩句說話。是要事。面商。

請速駕臨。』八個大字。清泉滿腹狐疑。忙忙洗了臉。跑到進步社來。話分兩頭。如今却先把這事情表白一番。却說本書的重要人物。如孫、馮、謝、馮、陸、葉、芬、早已出現了。馮、謝、陸、葉、芬、只是馮、葉、芬、的歷史。却還不會叙出。看官們大概也都望眼將穿。這實在是下作書的狠對不起的事情。現在本書結構。差不多也就一小段光景。如今且先把馮、謝、陸、葉、芬、的歷史說一番。原來馮、謝、陸、葉、芬、祖上原是大族。後來逐漸衰微。到了馮、謝、陸、葉、芬、只生了一個兒子。名叫伯、謝、就是馮、謝、陸、葉、芬、的父親。娶妻張氏。只生馮、謝、陸、葉、芬、一人。便去世了。繼娶徐氏。也只生了一個女兒。伯、謝、因辦了一件公益事情。和地方紳士結了不解之仇。便有些立脚不定。又兼他性喜散淡。夙慕杭州西湖景緻。無雙。早年曾在孤山脚下。購了塊地。另外杭州城裏還有許多房子。他便挈眷搬到杭州。就羊市街典了一所房子。就便住下。這伯、謝、年已半百。一生經過風波。着實不少。又兼膝下猶虛。便絕意仕進。在家養靜。等閑不大交游。只這女兒。馮、謝、聲。却是前妻一點骨血。分外愛惜。有逾掌珠。見他聰穎異常。便送他入學攻書。居然讀得滿腹經綸。渾身才學。這伯、謝、因鬚髮垂白。膝下猶虛。便當他兒子一樣看待。誰知妻子徐氏。却是絕不安分的女人。且天生一種悍性。頑惡異常。真足以凌駕丈夫。縱橫一室。見丈夫只愛馮、謝、聲。不愛自己的女兒。又兼馮、謝、聲。姿容絕世。才調無雙。自己女兒。實實萬不及一。由不得因妬生忌。因忌生恨。偏他那女兒。愛珠。年紀雖止十四五歲。却專喜說是挑非。搬唇弄舌。每每在徐氏面前說馮、謝、聲。怎樣狂妄。怎樣不把母親放在眼裏。徐氏聽了。越發火上澆油。把馮、謝、聲。恨得沒人樣。更兼伯、謝、雖是中人之家。因一生愛惜物力。不肯濫用。亦狠積上點兒產業。徐氏有個螟蛉兄弟。叫做光。是純袴子弟。因他嫖賭吃着無所不至。弄到一敗塗地。和徐氏原有點稂莠。徐

民的父親不知怎麼看中了他。收來做了兒子。把他養活起來。也是合當倒運。光昆得了好處。舊性復發。依舊東眠西宿。任意浪費。不上幾年。把徐氏家產。也就去了一半。徐氏的父親恨極了。把他趕了出去。氣恨成疾。不久就去世了。誰知徐氏却和光昆打得火一般。熱父親死了。就把他叫了回來。外人不免有許多議論。徐氏却也不放在心裏。也不知伯蓀犯了什麼悔氣。把他娶了過來。這徐氏便將娘家私都給了光昆。不到兩年。就給他弄得一精二光。三千四淨。徐氏每每週濟他些。却是到手就光。徐氏便存心要把伯蓀的家私分一半給他。留下一半給自已女兒。却礙着濤聲。不免就有許多窒礙。其實濤聲心中看得財產銀錢。真是行雲流水一般。有也好。沒也好。並沒絲毫留戀。那徐氏賊膽心虛。却總是礙手礙脚。不方便。所以立意要把濤聲早打發出去。好他行他。素無所顧忌。無奈濤聲立定主意。百折不磨。定要自己擇配。不肯隨和。伯蓀又是極愛惜他的。見他這般立志。反說他有見識。那徐氏却十分恨恨。每每入前背後說他。輕骨頭。婁子。腔。不要臉。皮。諸如此類。不能盡記。

伯蓀明明知道不敢作左右袒。幸得濤聲有個親房。寡孀豪俠。爽快有作。有爲。因自己並無所出。看得濤聲和親生女兒一般。徐氏却十分怕他。每逢河東獅吼。寡孀一言可解。伯蓀知道徐氏不妥。便把濤聲給了他。寡孀叫他代養。真個是愛護備至。竭盡寵惜。後來伯蓀要遷居杭州。邀他同去。他因捨不下濤聲。便也欣然應諾。誰知濤聲紅顏薄命。應受折磨。正待成行。他寡孀忽然一病身亡。臨死的時候。還請了伯蓀過去。叫把濤聲放他出去。不要留在家裏。免得吃他娘磨。難言畢。而絕濤聲的悲傷。自不必說。喪事一了。伯蓀便挈眷到杭。從此濤聲便如失了萬里長城。徐氏却如去眼中之釘。如釋肩上的負。便要實施他的政策起來。未知後事如何。却看下面分解。

鐵冷曰：妓女所貧者金錢，耳葉芬島，清泉以儉痛言，生財匪易，不可濫用，能脫却本來面目，自是豪傑。徐氏貪而淫，私心自用，欲害濤聲，而攘其財，以視葉芬，既廉且潔，能無愧死？故人能立志，賤不足病，不然尊爲國母，亦奚足貴？

伯孫愛濤聲愈熱，天厄濤聲愈酷，奪其生，母復奪其叔母，使彼孤立無援，而落於悍婦之手，進逼靡已。濤聲何辜，徐氏何幸，譚福善禍淫者，當有以語我來。

第十一回 傳噩耗倉皇回故里 惹深情匆促返家園

却說伯孫黎眷移住杭州，濤聲自從寡孀去世，便如失了萬里長城，徐氏天天尋事煩惱，百般難述。見伯孫性情懦弱，便就着他不着，指桑罵槐，冷嘲熱諷，濤聲隱忍在心，一句也不敢開口。暗地裏不知流了多少思親血淚，伯孫每背着徐氏安慰着他，濤聲倒勸父親不要存心，再三寬解，又恐父親受氣不過，弄出病來，便思跳出家園，暫將是非躲去。光陰迅速，伯孫移居杭州，忽忽一年有餘，却值濤聲舊時同學姊妹在上海發起，這個進步社，便邀了濤聲，出去濤聲正中下懷，便辭了父母，動身赴滬。伯孫雖然不忍他遠離膝下，無奈自己受氣不過，並且濤聲立志甚堅，只得由他，却禁不住兩行老淚，泣下沾襟，只暗暗自嘆，娶人不淑罷了。誰知濤聲到了社中，諸同志便推他做了社長，濤聲也諛不容辭，熱心任事，却不料曲高和寡，道高毀來，辦了半年事情，便結了不少的怨，此番就落了選。濤聲並不在意，却喜得脫羈絆，便決計回家一輪。

這日濤泉又來看他，濤聲便告訴他就要回去，濤泉也說狠該回去一輪。我也打算要走，要便我們同走罷。濤聲

應了。又談了幾句。滴泉別去。濤聲送他去了。便和慧珠講了半夜。將家中爲難情形。仔細告訴了他。慧珠起初只曉他早年失恃。繼母苛待。這也是世上狠普通的事情。却不曉其中還有許多曲折。便說妹妹既有這般苦衷。爲什麼平日絕不提呢。濤聲道。你這人又糊塗了。這是我自己說不出的恨事。告訴人中什麼用。況且從來也沒有做了女兒好說。母親不是的。今天本也不告訴你。只是你我義雖異姓。情同骨肉。說到這裏。不覺流下淚來。那聲音便低了好些。慧珠也不禁慘然。濤聲接下去說道。所以我的苦衷。並不犯着瞞你。你却不用告訴別人。慧珠含淚答應。便問你打算幾時回去。濤聲道。還沒有定呢。左右這幾天罷了。接着又歎道。我此番回去。家庭之樂。想該好些了。說着。大有玉容慘淡。淚眼惺忪之態。慧珠勸道。妹妹這也用不着傷心。譬如我沒有母親。就有多少說不出的苦處。也只好自己譬解罷了。況且我們女孩兒家。終久也不是一輩子住在家裏的。橫豎總有散的日子。據我的愚見。妹妹這個上頭。倒得自己留心才好。這並不是我女孩兒家不害羞。勸你這些說話。可知這是一輩子正大光明的事情。用不着害羞的呀。濤聲聽到這裏。正觸着自己苦處。想到他繼母的情形。真覺可憐。早已珠淚紛紛。泣不可仰。慧珠又勸了一回。便笑着說道。我給你做個媒人。包你稱心如意。濤聲聽了。由不得臉上微紅。也知他話裏有話。便低頭不語。心中却十分感動。慧珠正待說出名字。只見門上送進一封杭州來的電報。恰是給濤聲的。濤聲看了封面。先自一驚。拆來一看。並未譯好。濤聲便取了一本電碼。逐字繙了出來。却是「父病危速回」。五個大字。濤聲不禁阿呀一聲。心頭亂跳。滿面淚痕。好一回定了定神。緊抱着慧珠的手。只說「怎麼好。怎麼好。」

慧珠只得用話勸着，便說：「妹妹，橫豎總要回去，不如明天就走了罷。老伯貴恙，想來也不甚利害，不過有了年紀的人，禁不起傷風咳嗽，是有的。妹妹回去了，好好請個醫生調治，調治怕不好。濤聲流淚道：「話雖這樣，只是方寸大亂，心中好不惶急，恨不得立刻插翅飛回，見一見老父的面，便好放心。說着，哽咽萬分。慧珠勸道：「你此刻也無用。橫豎總要明天動身，還是把你的東西歸着罷。說着，便把他的文具行囊收拾起來。濤聲却只坐着出神。慧珠道：「你歇歇，時候不早了。這裏東西我替你收拾罷。濤聲泣道：「好姊姊，我此刻心緒如麻，那裏還睡得着。你只揀要用的東西收拾起來。慧珠依言替他收拾好了，看錶上已是三點光景，便說：「妹妹時候不早，明天還要辛苦，你到歇歇兒呀。濤聲搖頭不語，只是掩泣。慧珠見了這付情形，禁不住想起自己的苦處，也便撲簌簌流下幾點思親之淚。真個是楚囚對泣，一掬辛酸，好容易挨到天亮。慧珠知他不能睡了，便叫了茶房進來替他打了鋪蓋，又去叫了一部馬車，將行李裝上。濤聲因同社姊妹都還沒有起來，也就不去驚動，只和慧珠說了一聲：「再會。便三脚兩步跳上馬車，那馬夫把韁繩一緊，加上一鞭，便聽得四蹄得得，窗影幢幢，護送着絕世美人向南馳去。

武

名其妙。想了一回。他原是絕世聰明的人。就見到了八分。他却。不暇梳洗。一面忙着。差人到火車站。追濤聲回來。一疊連聲叫他。速去速回。那人便忙。趁着電車。趕到斜橋。又叫了部車子。逕到車站。却值濤聲正待驗票。那人趕忙將上項事情說了。并說陳女士請女士。即刻回去。從長計較。又把那譯出的電報給他看了。

秋

林

得主意。那火車已將開行。只爭一二分鐘光景。還虧他定了定神。只說了句。雖然如此。沒有個父病不回的道理。你將這話和陳女士說罷。說着將銀牙咬了一咬。硬了頭皮。逕自驗了票頭。也不回上車去了。那人呆了一呆。看他進了火車。才坐車回來。那慧珠已等得如熱鍋上螞蟻一般。見那人回來。忙問謝女士不來嗎。那人將上項事情說了。慧珠只急得搓手頓足。自言自語道。我早曉得他不回來的。這可怎麼好呢。想着使叫那人去請濟泉。須臾。濟泉到來。慧珠請他到裏邊坐下。不及寒暄。便問哥哥可曉得濤妹的事情嗎。濟泉聽了。儼如當頭一個青天霹靂。把魂靈兒直提了出來。忙問他有什麼事情。慧珠便把濤聲父親兩次電報。如何叫他回去。如何又叫他不要回去的話說了。濟泉本來心靈腦敏的人。聽了這話。即時悟着。便連連頓足道。糟了。糟了。這定是這個原故了。這定是這個原故了。

慧珠忙問怎樣。濟泉嘆口氣。把那天愚園遇見的情形告訴了他。又道。前天我們問起他的家事。濤妹使十分傷心。可見他必定不得於繼母。照此看來。頭前這個電報。分明是老人家病危。思女要想見他一面的意思。後來的電報。却是老人家轉想女兒回來。必定要遭荼毒。還是不見他的面。倒也罷了。說着。又連連頓足道。這了不得。真

了。不。得。真。了。不。得。了。慧。珠。聽。了。流。下。淚。來。道。哥。哥。所。見。却。也。不。差。我。當。時。也。是。這。樣。猜。疑。便。當。時。叫。人。去。追。他。轉。來。誰。知。他。執。意。不。肯。這。可。怎。麼。樣。呢。說。着。又。把。昨。天。濤。聲。和。他。說。的。話。告。訴。滴。泉。便。說。哥。哥。你。想。從。前。還。有。他。伯。母。護。持。着。他。如。今。偏。他。伯。母。又。死。了。此。番。他。老。人。家。倘。使。有。些。山。高。水。低。濤。妹。的。結。局。真。是。危。險。得。很。

滴。泉。聽。了。恍。然。悟。到。那。日。張。闖。過。見。說。的。三。年。前。遇。見。他。還。有。希。望。的。話。來。如。今。聽。慧。珠。說。來。他。伯。母。湊。巧。死。了。三。年。便。知。他。話。裏。有。話。由。不。得。一。則。以。喜。一。則。以。急。喜。到。極。處。急。也。急。到。極。處。便。流。淚。道。妹。妹。你。想。他。老。人。家。既。叫。他。速。回。又。從。新。叫。他。不。要。回。去。這。一。刻。兒。的。時。候。可。知。他。心。中。打。了。幾。千。幾。百。的。稿。兒。把。事。情。權。衡。得。熟。而。又。熟。才。有。這。番。變。動。可。想。他。老。人。家。沒。有。實。在。見。解。確。鑿。憑。證。也。不。肯。臨。死。不。想。一。見。自。己。愛。女。的。面。天。下。也。沒。有。這。個。理。呀。慧。珠。聽。了。呆。了。半。晌。道。我。也。是。這。樣。想。倒。不。曉。他。的。繼。母。究。竟。怎。樣。一。個。兒。惡。濤。妹。怎。麼。就。會。遇。着。這。樣。的。兇。煞。照。此。看。來。他。老。人。家。的。意。思。明。曉。濤。妹。回。去。必。遭。毒。手。又。知。他。渾。身。才。學。自。己。着。實。立。脚。得。住。是。叫。他。從。此。自。營。生。活。叫。他。斷。絕。了。家。庭。關。係。的。意。思。哥。哥。可。是。嗎。

滴。泉。正。待。回。答。慧。珠。又。接。着。說。道。照。此。看。來。濤。妹。此。去。恐。怕。竟。有。性。命。之。憂。呢。滴。泉。道。那。也。不。見。得。瞧。罷。了。只。是。我。本。打。算。就。要。回。去。如。今。却。迫。不。及。待。要。去。打。聽。他。究。竟。怎。樣。情。形。好。在。時。候。早。得。狠。我。還。得。回。去。收。拾。收。拾。下。半。天。就。趁。快。車。回。去。了。罷。說。着。立。起。身。來。道。我。們。再。見。罷。這。時。慧。珠。已。聽。得。出。神。並。沒。聽。見。他。什。麼。說。見。他。動。身。要。走。才。惺。悟。過。來。便。問。你。此。番。回。去。幾。時。再。來。滴。泉。只。說。了。不。定。二。字。便。匆。匆。說。了。聲。再。會。竟。自。三。腳。兩。步。回。棧。去。了。把。個。慧。珠。怔。得。如。木。雞。一。般。好。一。回。才。進。內。去。了。滴。泉。回。到。棧。房。渾。身。不。得。勁。兒。朶。雲。已。經。回。來。問。他。那。裏。

來。滴泉搖頭不語。坐在床上。不覺癡癡的流下淚來。朵雲大爲詫異。忙問你敢是那裏受了氣嗎。滴泉又搖搖頭。好一回。把鐵床一敲。立起身來。便對朵雲說。我要回去了。我們再見罷。

說着。將所有東西。粟。粟。碌。碌。收拾起來。把個朵雲。真糊塗。得要死。看光景。不是像有氣的。便拉住他。定要問個明白。滴泉不答。只把東西收拾好了。問什麼時候了。朵雲看了看錶。說是十一句鐘。滴泉見時候尙早。只得坐下。怔了一回。朵雲也怔怔的瞅着他。只見仲文。劍芬。跑了進來。見了這副情形。一齊吃驚。便問他什麼原故。滴泉這才定了定神。將自己從認識濤聲起。直到現在約畧說了一遍。衆人聽了。無不嗟嘆。便問你打算回去嗎。滴泉點點頭兒。說着。便叫茶房來打了舖蓋。衆人知道不能勸他。朵雲便去叫了幾客包子。滴泉只吃了兩個。叫茶房去叫了部馬車。將行李什物。一擁塞上。只說了聲。再會。便跳上馬車。如飛去了。

衆人望得他走遠了。方才回房。議論了一回。朵雲嘆道。像他這等情深。早就曉得要弄出事體來。我倒隱隱規勸了幾回。誰知始終還是這樣。如今到底弄出煩惱來了。咳。真正何苦。仲文道。那天我們在林雪梅那裏吃酒。他就發了一番議論。我們大家說他已有鍾情。他還不肯承認。誰知果有其事。偏又這般趨趁。豈非竟給朵雲說着了嗎。我那天也勸他。萬事看得破。些他當時聽了。到說悟了不少。照現在看來。却依舊是沒有更改。可見江山好。改本性難移。這句話竟是一句名言。劍芬嘆道。實在他的脾氣也真奇極了。陸葉芬這樣遷就他。他却反而躲向起來。要是我們可還做得嗎。說着。嘆口氣道。情是總算深極了。也但願他不要應了朵雲的話才好。仲文朵雲也都嘆息了一回。仲文笑道。我看朵雲這張嘴。真是不利。怎麼他幾句說話。滴泉就會弄出這些煩惱來呢。說得劍

芬。朶。雲。都。笑。起。來。朶。雲。笑。道。既。然。如。此。我。的。嘴。竟。是。靈。驗。得。狠。我。看。仲。文。今。天。氣。色。不。好。恐。怕。他。活。不。到。明。天。仲。文。聽。了。忙。着。握。着。耳。朶。嘆。道。晦。氣。晦。氣。衆。人。正。在。大。笑。忽。聽。一。人。叫。道。哈。格。晦。氣。哩。未。知。何。人。却。看。下。回。分。解。

鐵。冷。曰。徐。氏。無。行。濤。聲。守。母。子。之。分。不。忍。妄。議。而。徐。氏。冷。嘲。熱。諷。反。不。容。一。濤。聲。何。歟。徐。氏。無。道。德。而。濤。聲。有。道。德。徐。氏。無。學。問。而。濤。聲。有。學。問。自。不。容。等。量。以。觀。

伯。孫。既。召。濤。聲。又。阻。濤。聲。此。中。隱。情。不。難。參。透。濤。聲。迺。毅。然。而。歸。不。避。一。身。之。險。而。忘。老。父。之。恩。不。可。謂。非。孝。濤。聲。返。矣。滴。泉。追。蹤。而。至。不。可。謂。非。義。朶。雲。諸。人。自。詡。爲。明。達。之。士。而。笑。滴。泉。之。顛。倒。非。滴。泉。不。明。達。實。滴。泉。之。多。情。他。人。烏。足。望。其。項。背。

第十二回

痛嚴親嬌兒枯血淚 見甥女狼子起淫心

却說衆人正在大笑。忽聽得一人說道。哈。末。事。晦。氣。衆。人。急。忙。看。時。却。是。朶。雲。做。的。清。和。二。衙。樓。鳳。樓。的。娘。姨。老。四。朶。雲。笑。着。請。他。坐。了。仲。文。便。笑。道。阿。啫。四。阿。姊。耐。是。難。得。出。來。格。晚。今。早。哈。格。風。吹。得。來。格。哩。老。四。聽。了。笑。了。笑。正。待。說。話。劍。芬。接。着。笑。道。四。阿。姊。長。遠。勿。見。哉。晚。暗。篤。章。大。少。一。逕。勒。浪。牽。記。耐。阿。曉。得。老。四。笑。道。唔。篤。說。說。末。總。規。嘸。不。好。閑。話。章。大。少。末。是。倪。格。哈。說。得。來。阿。要。好。聽。朶。雲。笑。道。老。四。格。兩。句。閑。話。格。末。叫。劃。一。得。來。倪。格。號。豬。頭。三。生。來。耐。野。勿。要。俚。格。晚。老。四。笑。道。阿。啫。說。得。來。阿。要。好。聽。阿。怕。倪。當。勿。起。耐。是。豬。頭。三。末。上。海。灘。浪。一。踢。括。仔。才。是。曲。辯。子。哉。晚。朶。雲。笑。道。罷。了。不。用。說。了。你。今。天。來。意。我。知。道。了。明。天。一。准。遵。照。辦。理。可。好。老。四。聽。了。撲。哧。一。笑。道。瞎。三。話。四。耐。曉。得。哈。末。事。哩。朶。雲。笑。道。倪。覺。明。白。勒。浪。耐。勿。要。約。約。乎。假。癡。假。呆。耐。格。意。思。一。准。

上編 第十二回

六十八

勒浪轉。個念頭說着把大指食指裝了一個圈兒。笑道：「四阿姊阿對老四被他說着了心病，便笑道：『阿唷，阿唷，得耐洋鈿多煞，勒浪哈人來看耐呢？說得來像煞有价事。阿要鴨尿臭搭耐說末哉？倪先生一逕勒浪牽記耐。』交倪過來請耐去講句閑話耐有工夫末野要去。』」

賞光。

柔雲本來和棲鳳樓狼有交情，後來因他老鴿良心太狠，動不動揮敲竹槓，早就發過脾氣，還是看在棲鳳樓面上，沒有斷絕，却從此蹤跡疏了不少。後來又做了林雪梅，便把棲鳳樓丟在腦後，如今見了老四，却又記起前情，便笑道：「實梗說起來，唔篤軋實勒浪牽記倪倪倒想弗倒有實梗格。天官賜老四笑道：『好哉好哉，弗要客氣哉。阿搭倪一淘去。』」

柔雲一時高興，便說：「劍哥哥，我們就去坐坐。」二人也應了。老四大喜，便同衆人回到院中。柔雲少不得報效了一個花頭，不用細說。到了夜間，回到棧房，覺得冷靜了不少，只見茶房送上一個名片。柔雲看時，却是陸葉芬又來看過。滴泉茶房告訴了他，把他回復去了。柔雲到傷感了一回，第二日就約了仲文同到西蒼芳葉芬院中，把滴泉的事情約畧告訴了他。葉芬聽了，越信滴泉真是多情種子。這日柔雲等去後，着實傷感了一天。心中便定了一個絕大主意，以後便時常到柔雲、仲文等處探聽消息，真箇是十分紀念。仲文等也都贊歎過了幾天。劍芬畫局開幕，衆人又忙了幾天。劍芬請柔雲做了經理，仲文做了協理，兼總帳房。那書局定名中華教育圖書局，設在四馬路望平街口。衆人齊心協力和衷共濟，做將起來，營業發達，自不用說。三人因住在外面，呼應不便，一齊搬到書局裏住。一面又寫了封僱，給滴泉告訴了他。從此衆人有了職務，便覺拘束了不少，也不如從前那般遊戲了。

這事攔過慢提。却說濤聲那日，別了慧珠，趁車回去。坐在車裏，心頭亂跳，也辨不出是苦是辣，是甜是酸。他本來買的是頭等車票，不知不覺坐在二等車內。等到驗票的時候，拿來一看，才曉得坐錯了。便從新到頭等車內，坐下一路上，悲悲切切，思想想到父親病危，朝夕不保，則心痛欲裂。想到父親倘有差池，繼母荼毒必且更甚。則不寒而慄，又想父親病到這樣，還怕我受委屈，不叫回去，則又慘然傷心，惻然興悲。如此想來，想去幾乎把一片芳心，揉得粉碎。想到極處，倒也無淚可下。好不容易挨到杭州，也不及照顧行李，急急忙忙趕到家中，誰知伯孫已經過世，門上掛着喪品，裏邊人來人往，十分熱鬧。孝廉內隱隱聽得哭聲，濤聲見了這副情形，由不得肝腸寸斷，立脚不住，只覺嗓子一甜，眼睛一黑，便直挺挺躺下，暈了過去。

裏邊家人們早已看見，只喊了聲大，小，姊，回。這個來，字未曾說出，就見他暈翻在地，連忙報知徐氏。一面七手八腳把他抬進。徐氏見濤聲到了，又是這個樣子，倒也心驚，也只得假意忙着灌湯灌水。好一回才聽得濤聲哭出來道：「我的爹爹呀，叫了一聲，又暈了過去。又是許多時候，才回轉來，也不及問父親得何病症，如何死的，便跳下地來，跑到孝堂內，放聲大哭，力盡聲嘶，直哭得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只覺得天都黑了一半，連後院樹上那些鳥兒都慘不忍聞呀。」一聲一齊飛去，暈了幾次，方才停淚出來，請了母親的安，才待易服，只聽得徐氏在裏邊痛哭起來，只說你死的好苦，連自己女兒還不肯來送終，嘍嘍叨叨說個不了。可想濤聲正在氣，噎力竭的時候，那裏還當得住。早又哇的吐了一口鮮血，心中一灰，眼中一黑，又死了過去。

衆人明曉得徐氏不好平日，又見濤聲待下謙和，沒一個不可憐着他。今見他遺路歸來，已經暈過幾次，那徐氏

沒。有。一。句。安。慰。着。他。反。指。桑。罵。槐。無。中。生。有。的。苛。求。由。不。得。把。良。心。都。迸。了。出。來。都。替。濤。聲。抱。着。不。平。見。他。又。死。了。過。去。禁。不。住。大。衆。同。聲。齊。齊。一。哭。那。濤。聲。直。死。了。一。個。時。辰。方。才。醒。來。徐。氏。見。他。這。樣。也。知。理。虧。便。不。再。尋。事。這。伯。孫。親。戚。本。房。都。在。寧。波。至。朋。友。却。是。很。少。的。雖。則。也。有。幾。家。內。容。幫。着。辦。理。喪。事。見。了。這。副。情。形。明。曉。得。徐。氏。兇。悍。那。個。肯。來。多。嘴。連。勸。也。不。敢。勸。一。句。心。中。却。老。大。不。忍。代。抱。不。平。這。濤。聲。回。了。轉。來。吃。了。口。湯。就。易。了。素。服。料。理。喪。事。可。憐。他。一。天。沒。有。吃。過。一。點。東。西。還。是。空。着。肚。皮。一。個。娘。姨。叫。做。珠。兒。的。實。在。看。不。過。去。便。去。料。理。了。一。些。點。心。請。他。隨。便。吃。些。

濤。聲。滿。心。傷。痛。那。裏。吃。得。下。去。却。給。徐。氏。看。見。了。也。不。說。別。的。說。話。只。冷。笑。兩。聲。說。娘。姨。們。好。大。的。手。勢。遽。然。拿。我。的。點。心。請。起。客。來。珠。兒。滿。心。恨。恨。却。也。不。敢。分。辨。濤。聲。這。時。候。却。橫。了。心。一。句。不。響。隨。他。說。去。饒。是。這。樣。徐。氏。還。叨。叨。不。休。尋。事。煩。惱。到。了。第。三。天。便。出。了。殯。葬。在。孤。山。脚。下。自。己。地。基。上。一。切。草。草。濤。聲。那。敢。說。話。過。了。幾。天。徐。氏。的。兄。弟。亦。到。了。少。不。得。假。裝。嘆。息。了。一。回。却。滿。心。歡。喜。以。爲。這。一。份。家。私。唾。手。可。得。徐。氏。又。告。訴。他。老。頭。子。死。了。這。一。家。的。事。情。還。有。那。個。敢。說。一。句。我。總。教。你。好。好。過。活。從。今。你。也。不。用。回。去。了。就。住。在。這。裏。只。是。那。賤。妮。子。不。好。多。早。晚。趕。他。走。了。才。好。舉。動。誰。知。這。位。光。昆。先。生。原。是。色。界。中。魔。鬼。情。天。的。蛙。蟲。見。了。女。人。便。如。蒼。蠅。見。血。一。般。仗。着。自。己。相。貌。縹。緞。身。段。玲。瓏。專。一。尋。花。問。柳。任。意。游。蕩。被。他。騙。到。手。的。却。也。不。少。

平。日。見。濤。聲。這。般。姿。容。真。個。是。人。間。西。子。天。上。飛。瓊。覺。得。從。沒。見。過。這。般。可。喜。娘。自。己。又。是。新。近。死。了。老。婆。他。本。是。人。面。獸。心。那。裏。還。講。什。麼。人。倫。長。幼。便。早。已。存。了。一。番。歹。意。只。是。礙。着。姊。夫。不。便。怎。樣。今。見。徐。氏。和。他。說。這。般。

說話正中下懷，便涎着兩隻狗眼，賊忒嘻嘻的說道：「好姊姊，親姊姊，我求你一件事情，你可得答應我。」徐氏笑道：「這又是什麼事情？」光昆涎嘴涎臉的說道：「好姊姊，你自然曉得不用問我。」徐氏見了這副情形，却也見到了三分，便笑道：「這又奇了，我又不是你肚子裏的蛔蟲，怎麼曉得你心中的事情？」光昆便老着臉皮，笑求道：「好姊姊，好親姊姊，你方才不是說那妮子不容易打發嗎？做兄弟的却有一個兩全的法子。」徐氏早已瞧科了八分，另九厘五，便故意笑道：「依你便怎麼樣？」光昆便跪了下去，笑道：「做兄弟的自從死了老婆，早就想討一房繼室，看了許多時候，總沒個中意的人。」好姊姊，你把那妮子給了做兄弟的罷了。」

徐氏聽了，雖然合意，却似乎有些酸溜溜的。沈吟了一回，轉念一想，藉此倒可避外人耳目，便故意變臉道：「好個不要臉的，這話也是人說的麼？」光昆明曉他心中已肯，便跪着不肯起來。徐氏由不得笑了一笑道：「好個做舅舅的，虧你看想外甥女兒做老婆，真正臉都不要了。」說着，又啐了一口道：「還不給我快起來呢？」光昆這才笑着起來，便說姊姊這可答應我了。徐氏又啐了一口道：「這事情我做不來，你自己去做罷。」他肯不肯，我却不管。光昆笑道：「好姊姊，好親姊姊，救人救到底，做好須做徹。你既然答應了我，總得替我成全了才好。我一輩子忘不了你的大恩，總不把你放在腦後，就是了。」說着，便罰呪起來。徐氏雖然厚臉，也覺有些難乎爲情，禁不住臉上一紅，啐了一口道：「我還要你記得呢？你……」說到這裏，似乎說不下去。光昆明明曉得他的意思，正待說話，只見徐氏狠命把他敲了一下，紅了臉一聲也不響。

光昆又涎着臉，千姊姊，萬姊姊，央告了一回。徐氏被他纏不過了，只得說道：「你既然要我做媒，凡事須要聽我調。」

度。你從今日起便出去。到左近客棧內住。上幾天。我却把他好好款待起來。弄得他貼貼伏伏。那時候我再乘機說上幾句。他如依了萬事。全休萬一不依。我再放出些辣手來。教他求死不得。那時候怕他不回心轉意。光昆聽了大笑道。好姊姊。你真是個女諸葛。這是有名兒的。叫做恩威並濟。賞罰兼施的法兒。果然如此。那怕他鐵石心腸。也要回心轉意。何況有兄弟這樣標緻的人才。偷香的手段。將來成就了之後。他還要感激姊姊呢。徐氏笑道。罷罷。不用灌米湯了。只是你怎樣謝我呢。光昆又好姊姊親姊姊叫了。幾百聲。便走到徐氏身邊。附耳輕說了幾句。徐氏紅了臉。接連啐了幾口。光昆嘻嘻哈哈的笑道。姊姊。這是真話呢。徐氏又罵了幾聲。至於究竟是什麼說話。在下當時偶然不留心。沒有聽得細底。只好缺疑罷了。

從此光昆便真個聽他姊姊吩咐。把東西收拾好了。只說回去。却把行李搬到一引客棧內。暗暗住下。從此徐氏便把濤聲看待得和自己女兒一般。衆人都萬分納罕。只說看他不出這般慈惠起來。濤聲心中却早就料到必定又有什麼詭謀。却也猜不着他們這般無恥也。因他自從經了這場變故。橫了心思。任他們鬼蜮百出。他只咬定主意。靜以觀變。却時時記着父親臨死的時候。可有什麼話說。又苦於無從探問。只好耐着思想。想想真個無日不以淚漿洗面。本打算喪事一了。就想跳出家園。從此斷了家庭關係。誰知徐氏定了這個主意。只是軟禁着他。濤聲住了幾天。見他沒有什麼舉動。也覺心安。再想父親養育一場。別的不能報答。多守幾天的孝。也是一點孝心。便打算過了百日。再作計較。誰知不上幾天。禍機就發。這也可慘極了。未知後事如何。却看下回分解。

鐵冷曰。棲鳳樓之來。與陸葉芬之來。訪舊則同。而所以訪舊之意。則不同。讀者不可一例看。

濤聲痛父之死，候暈候甦，生母見之，當如何愛惜！徐氏既責其父死不歸，又禁人餉以茶點，是誠何心哉！徐氏與光昆直禽獸耳，不足論，獨惜無做丈夫者，手刃其頸，為天下之滅倫者戒。

第十三回

瞥見投函會逢其適 甘言逼嫁痛不欲生

却說滴泉回到家，中已是六點光景，見了父母，請了安，把行李單子叫家人去發了回來。濟雲夫婦見愛子遠歸，自然歡喜，免不得有許多問話。滴泉也畧畧問了家中情形，見父母體態依然，豐肌不減，自是快慰。只是心中掛念濤聲，頗覺坐立不安。到了夜間，便出去探聽了一回。恰喜濤聲地址，他是曉得的，走到上羊市街一間，就着逕到門口一看，才知伯孫已經去世。心中一急，淚如雨下。立了一回，並不見濤聲影兒，情知會他不着，就會着了，也是不能接談的，只得垂頭喪氣，一逕回家。滿心悲苦，只是不好露出來，便覺臥也不是，立也不是，行動也不是，不知要怎樣才好。想到伯孫已死，此後濤聲的歲月，便不可問，則惶然以急，想着濤聲這般受苦，自己愛莫能助，則又廢然以恨。又不知伯孫死後，濤聲繼母用什麼手段，對付濤聲，只想伯孫臨死還叫他不要回去，自然一定見得他萬不能回去。才有這般舉動。然則濤聲現在的情形，自可想見，則又挖耳搔腮，頓足叫苦。

意中要想借弔奠為名，親去看望一番，恐怕見不着濤聲，反教他繼母生疑，想致書道問，又恐落到人手，轉成話柄。左思右想，實在無計可施，只急得他繞室而走，唉聲歎氣，真個是度日如年。濟雲夫婦也看出他的情形，只不曉得什麼事情，問他又不肯說，又怕他火熱的天氣，悶出病來，教他出去散散。滴泉便也時常到濤聲門口走走，走了幾趟，總沒見濤聲的影兒。天涯咫尺，人面桃花，由不得更加鬱悶。這日回到家裏，倒想了一個主意，抽簪濤

武

林

秋

毫寫了封信放在袋裏。苦心孤詣終日在濤聲門前走來走去。一回兒前去張張。一回兒又到別處走走。接連數天仍舊杳無信息。滴泉却始終不倦。天天伺候着這日。倒邊然見着濤聲。只見他一身綺素。滿面蒼涼。滴泉這一喜非同小可。正待叫喚。誰知濤聲並沒瞧見他。逕自進去。不用說這天又白費了心。滴泉怔了一回。只得回去。却從此走得愈加勤了。也是老天爺念他苦心。這日一早。滴泉懷了信。又到濤聲門口。濤聲正在門內院。落上背手立着。滴泉此時也管不得許多。便提着喉嚨叫了一聲。濤妹。濤聲聽了。心中一驚。急忙看時。早急得說不出話來。忙着跑到門口。只說了一個你字。便掌不住流下淚來。滴泉見了濤聲。真似死別重逢。一般早哽咽得說不出來。濤聲心靈還怕人家看見。疾忙含淚忍悲。說了一聲你怎麼來了。滴泉把頭點點說不出來。濤聲正待再說。不料裏面忽然閃了一個人影。滴泉早已看見。還虧他有急智。急忙把那書信塞在濤聲手裏。回身就走。唬得一身冷汗。却喜天氣狠早。行人稀少。更兼濤聲家中住在一條冷僻街內。所以始終沒人看見。滴泉却兀自志志忑忑叫了一聲。倏倏逕自回去。

再說濤聲正家守孝。忽忽已過半月。見徐氏憑空改了心腸。知寒著熱的體恤起來。原也料定不懷好意。過了幾天。見始終沒有動靜。也覺有心倒深悔自己錯怪他。他本是仁孝性成。平日總是一團和氣。怡顏悅色。任憑徐氏怎樣磨折。從來不露一毫怨望。此番更是格外將順。竭盡孝敬。要贖他錯怪之罪。誰知天下事竟有大不然呢。這日一早起來。正在院中呼吸空氣。却會見了滴泉。明曉他專爲自己來的那心中。便覺說不出的一種悲苦感激。正待訴說一番。却見滴泉遞了書信。抽身就走。心中不解。回頭一看。只見李媽走到面前。濤聲恍然大悟。心中覺得

志忑不寧。回到房內。把信拿來一看。只見信面上寫着面呈濤妹。親啓。滴上幾個字兒。濤聲是心靈性敏的人。便曉他已經候了不少日子。未及拆開。先就流下淚來。把信封兒濕了半邊。便用指甲兒挑開封口。只見寫道是：「妹事已從。慧妹處。畧知底蘊。種種不平。令我欲哭。僕聞信以後。即日趨回。又悉令嚴已作古。吾妹孝思不置。日內悲痛。可想而知。屢擬趨弔。恐伯母見責。未敢率爾而耿。耿此心不免有咫尺天涯之感。然輾轉以思。又無進身之策。不得已廢時累日。懷絨望衡。冀捐私衷。得藉此寸箋。尺素。面達妝臺。今果如願。以償不可謂非厚幸。然疑慮千端。剖析無由。私心不揣。尙擬於西子湖頭。恭候駕臨。一傾積愫。請以十日爲期。弗我遐棄。如逾期不至。則是阻力橫生。從中吹散。尤望飭管示知。以便另行設法。紙短情長。筆難盡述。匆匆作此。諸希心濤。照妹妝次。孫聲鞠躬。」

濤聲看了。心中一酸。淚如雨下。看了。又讀。讀了。又看。漣漣珠淚。已濕透衣襟。便浩然長歎道。萍水相逢。這般關切。真是可感。又想。濤泉聰明俊秀。學富品端。才大如山。情深似海。而且光明磊落。俠膽熱腸。這等人只怕現今世上。也就少有。忽然又想起那日。慧珠做媒的說話。明明指着濤泉。承他好意。勸我諒來。濤泉也必具有同心。只如今父親去世。阻力叢生。母親待我。雖覺比從前好了不少。終恐不是真意。那裏還有成全希望。思前想後。不覺癡癡的流下淚來。正在傷心身世。無從索解。驀見徐氏掀簾進來。滿面笑容。說我兒大喜呀。濤聲聽了。心頭亂跳。兩頰緋紅。脉脉不語。徐氏坐下。來笑道。我的兒。你的年紀。可也不小了。平日給你留心。婆婆家。總沒個中意的。昨兒才相準了一個。可是大喜的事情。濤聲聽了。不曉他什麼意思。一時摸不着頭腦。怔了一回。才大大方方的說道。母

親的意思。我也不敢違拗。只如今父親去世。骨肉未寒。實在不忍提起。婚事徐氏聽他。把大道理壓他。先有幾分不悅。便冷笑道。這也講不得許多。想你父親在日。何嘗不逼着我。早早給你尋個夫家。如今雖然過世。他在暗中也沒有不望你。早早配好了他的心願。我的意思。現訪着你舅舅。這樣人才。這樣相貌……濤聲聽到這裏。恍然大悟。怪道近來待我這般好。原來却是安排圈套。特來逼我的命。那裏還忍得住。不覺竟自大哭起來。

徐氏由不得老羞成怒。便不管三七二十一。過來在濤聲臉上狠狠的敲了幾個巴掌。把那雪白粉嫩的玉容花。貌打得紅了半邊。濤聲那敢再哭。只癡癡坐在一邊。一聲不響。徐氏却深悔忒煞氣急。生怕弄糟了事。便又委委婉婉說了幾句。又道別說現今你父親去世。就是他活在這裏。女孩兒的事情。原本要母親作主。你不要想錯了心思。想去看那些下作人的樣子。自己匹配。我是罰呢。不准的。我再告訴你。果然答應了我。還分一半家私給你。你們兩口子好好過活。你難道還有什麼不稱心嗎。濤聲聽了。只是不語。徐氏笑道。可是你回過心來了。你再細細想去。罷想好了。回我的話。說着立起身來要走。又回轉身來說道。你仔細想去。若不答應。你可也別想活了。說着自去。濤聲此時倒也並不悲傷。明曉他們處心積慮。起了這個念頭。必定不肯好好干休。早已橫了心。肝定了主意。看了看左右。沒人便把門兒闔起。忙忙從箱子內取出一根白綾巾兒。想要尋個自盡。正待動手。忽然轉念道。還有慧姊這樣關切。滴泉這樣情深。難道不和他們分別分別嗎。說着便從新坐下。拿起一支筆來。只寫了一個名字。誰知起初打定主意。一神不亂。此刻轉念一想。倒弄得六神無主起來。一霎時間。雙手亂顫。心中發抖。便攔筆不寫。把心思定了一定好。回才自言自語的說道。我此刻四大皆空。一

塵不染何必還要留出色相給人家評論呢。說着把牙齒咬了一咬立起身來把汗巾理了一理用張凳子墊着立將起來將汗巾攀在梁上打了一個活結正待把頭伸進忽然心中一股熱血向上擁起便身不由己的軟將上來把頭向汗巾連連頓上幾頓自己冷笑道我謝濤聲稟天地之正氣而生立意要把中國女界放出一線光明難道就是這般輕輕易易的死嗎說罷下了凳子從新坐下歇了歇心中又轉念人生世上勞勞碌碌也就無謂得狠並且也沒趣倒不如死了乾淨便重復上了凳子正待動手忽又轉念這般死法真正不犯着便又息了念頭如此好幾回忽然得了最後的主意道我謝濤聲這般抱負可也不是白死的就要走這條路兒也得到了水盡山窮方好動身現在還沒有到這個時候那裏就有這般福氣走這條清淨路呢那天也不容我呀想定了便把汗巾解下凳子掇去門兒開了仍復坐下想到苦處倒也無淚可下這時已是午後濤聲並沒吃飯只坐着出神却想到濤泉的約明日若不去會他不知他又怎樣傷心焦急想了回打定了主意只見徐氏又來了又委委婉婉的勸了一回濤聲主意已定便假作歡容說道母親的命我何敢違拗只是這幾天心緒不寧可好限我三天等我仔細想上一想徐氏聽他已經有些回心便笑道我的兒做娘的怎樣愛惜你不會委屈你的你再仔細想去只要你肯了那怕想上三十天呢誰還不準你說着又說了許多肉麻說話才高高興興的去了濤聲又恨又愧免不得又哭了一場便想到濤泉這樣情深我就要死也得會他一會告訴他一番可也不辜負了他到了次日早晨便告訴徐氏要去看個朋友徐氏笑道你去和朋友商量商量也好只是我的說話不要忘記等會子你聽了他們說話和我胡賴我可依

武

林

秋

濤聲只得敷衍着忙忙回到房內把頭髮掠了一掠他本是天生絕色向來不用脂粉便換了一套衣裳穿上一雙白色皮鞋逕自出門僱了一頂轎子直到西湖來尋滴泉下了轎只見後面一人神色匆匆跑了過來正是滴泉見濤聲已到好生歡喜便走過來笑道我方才走到湧金門口見轎內坐着的人像煞妹妹就沒命跑來不料果是只是我原料妹妹今天不能出來所以訂了十天之約誰知一天就會着了這也算不幸中之大幸了濤聲見了滴泉真是死別重逢一般竟要流下淚來因怕人看見只得忍住

滴泉昨天會見濤聲因匆匆分手沒有細看此刻把他仔細打量了一回只見他朱粉不施玉容慘淡雙眉深鎖儼如葱鬱春山遍體清消無異隨風楊柳真是幽蘭經霜菡萏帶雨那一副含怨含顰悲親傷命的態度流露於外覺得另有一種楚楚可憐的景象

滴泉傷感了一回便說妹妹這幾天可也辛苦了如今下湖去逛他一天散散積悶好嗎濤聲依言滴泉便去叫了一號絕精緻的大船兩人下了船那船戶問到那裏滴泉道先到三潭映月岳墳左公祠劉莊等處一轉再說船戶應了便輕輕把篙子一點啁呀啁呀逕向湖中行去陡覺一陣清風撲面吹來令人神清氣爽兩人對面坐下滴泉流淚道妹妹你的苦處自從那日在愚園遇見你就畧畧見到一二後來聽慧妹一講更是瞭然我雖是萍水相逢只聽着怪不平的未知濤聲如何回答却看下同分解

鐵冷曰滴泉訪濤聲葉芬訪滴泉其用情同誠心亦同而滴泉之心較葉芬爲尤擊老天既假以緣又無端來一李姬以驚散之亦太無情矣

婚姻自由固非無道德者所能假以濟私而父母之命又豈無道德者所得借爲口實耶徐氏視其弟才貌無不佳原是心腹之言迺挾之以炫濤聲殊令人發一大噱

人至名節攸關之際欲潔其身自應以一死了之然非實逼處此徒逞一時之忿隘矣濤聲忽而自縊忽而自解非有卓識者不能

第十四回

西子湖頭潛焉對泣

望夫石上空了前緣

却說濤聲聽了滴泉說話早已玉容慘淡淚眼惶惶哽咽難言泣不可仰滴泉也禁不住五內如焚心酸淚下便勸道妹妹也不用儘自傷心倘有爲難事情但凡我有一分可以效勞赴湯蹈火也所不辭妹妹我和你非親非故說出這番說話似乎交淺言深然而不平之氣勃不可遏就覺什麼避忌都管不得許多妹妹却不要疑心我存了什麼私見濤聲聽了強哭道哥哥爲人正大光明我所深曉只是萍水相逢使爾這般關切我謝濤聲只覺愧無以報滴泉道這報不報的話却不用提起只好容易今日再同妹妹聚首我正要問妹妹究竟日內如何情形濤聲不禁又哽咽起來將上項事情約畧說了一遍只沒有提起昨天的事

滴泉道那日我正在起身慧妹就打發人來叫我說妹妹已經動身我得了信息急得什麼是的即日趕回當時到妹妹府上打聽誰知令尊已經去世我更急得了不得第二日就想進來弔唁恐怕令堂生疑又不曉妹妹回來之後到底怎樣情形想寫封信給你又慮着落到別人手裏只急得茶飯無心坐臥不安後來才想了個主意我便寫了封信袖着天天到妹妹門口候着想要遇着妹妹當面投遞好在妹妹府上大門是常開的我便天天

候着誰知果得如願以償。又料定妹妹未必就能出來。所以定了十日之約。誰知一天就能出來。這又是意外之喜。了濤聲道。我的繼母本是愚魯。得狠經。我不露聲色的一番做作。也竟信以為真。其實我也不料就這般容易放我出來。

說話間已經到了湖心。碧水澄清。中映着那一竿紅日。一晃一晃的十分好看。兩人正在傷心。却也無心賞玩。不一回到了彭公祠。滴泉讓濤聲先上去了。然後自己一躍而上一同進了彭公祠。也沒心去領畧風景。走了一回就在曲折橋邊雙雙立住。滴泉流淚道。妹妹。你可信得過我的心嗎。濤聲咤異道。哥哥這話從那裏說起。突然而來令我不得解。況且我承你這般關切。這樣眷注。怎麼還信不及你。滴泉歎道。妹妹並非我無緣無故說這沒頭沒腦的話。我却有一番深心在內。我想老伯大人病勢危急。已經叫你回來。忽又發電阻止。其中必有的確見得你不能回來的憑證。才有這番變動。不然也沒有斷危還叫你不要回來的理兒。我爲了這件事情。苦了幾天。好不容易請得你出來了。才得畧畧把苦衷告訴。訴妹妹。忽然半吞不吐的不肯盡情告訴。可不是還有信不及我的去處嗎。論理呢。說到這裏。濤聲早已哭得和淚人兒一般。滴泉又是心痛。又是憐愛。他本是情深如海的人。只因敬重濤聲。不敢存一毫褻意。總是恭恭敬敬的。此刻見了濤聲這付情形。真個是風欺楊柳。雨打桃花。痛惜憐愛之中。由不得情不自禁。忘記了。所以拿着自己的絹帕替他拭淚。

濤聲心中雖已橫有滴泉兩字。只是平生最是尊重。以禮自持。今見滴泉這般舉動。由不得秋波微蹙。眉黛低顰。連忙避開。正色說道。哥哥放尊重些。莫胡鬧叫人看見。說話兩方面都不好看。滴泉這才覺得聽了這番說話。由

不得滿面緋紅。置身無地。想自己。素來正大光明。律身規矩。平素尙且不敢造次。今兒倒反乘人於危。做出這般不道德的舉動。如此一想。愈覺惶愧。一時面上青筋凸綻。下汗如雨。那一種手足無措的情形。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來。濤聲原本愛情。滴泉此刻幾句話。似乎過於重些。正想拿話支吾。見他羞得這樣。愈加敬重。憐惜。便強作歡顏。安慰他道。哥哥不用如此。哥哥爲人。我是深曉得的。這也是你無心之過。決不怪你。況且我的說話。雖然過於重些。我的意思。却着實不淺。現在我是將死之人。早不保夕。說到這裏。又流下淚來。滴泉此時面色才回了過來。兀自忽青忽白。羞愧不堪。聽了這話。也流下淚來。便仔細聽着。

濤聲正待說下去時。忽見一群游人。挨肩擦背。嘻嘻哈哈。跑了過來。見了兩人。一個是英。姿。颯。颯。丰。度。翩。翩。氣。概。非常。儀。采。出。衆。一個是秋。水。丰。神。瓊。瑤。骨。格。如。花。如。玉。傾。國。傾。城。真。個。是。一。對。璧。人。兩。枝。玉。樹。交。枝。合。璞。掩。映。生。輝。映。着。那。隱。隱。遠。山。潺。潺。秋。水。瓊。樓。玉。宇。瑤。草。奇。葩。正。是。絕。妙。一。付。雙。絕。畫。圖。由。不。得。都。要。看。上。兩。眼。見。二。人。滿。面。正。氣。一。片。神。光。都。有。一。種。凜。不。可。犯。的。態。度。曉。得。不。是。邪。路。中。人。不。敢。多。看。便。携。着。手。搭。着。肩。趑。趑。起。起。的。跑。了。過。去。濤。聲。這。才。說。道。我。此。刻。是。四。海。無。家。早。不。保。夕。也。用。不。着。什。麼。避。忌。我。索。性。將。肺。腑。中。說。話。盡。情。告。訴。了。你。哥。哥。方。才。這。話。明。是。疑。心。我。另。外。還。有。什。麼。意。思。論。理。呢。我。的。事。情。與。哥。哥。什。麼。相。干。却。勞。這。般。眷。注。我。再。要。瞞。你。情。理。上。可。也。說。不。過。去。然。而。我。却。有。許。多。苦。衷。說。不。出。來。就。慧。姊。跟。前。也。不。過。說。了。一。個。大。概。這。正。是。噤。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

說到這裏。那粉脆嬌喉。就漸漸低了下去。哽咽了一回。滴泉也禁不住淚如雨下。不則一聲。濤聲又道。論哥哥呢。

外人不曉得你只說你漠然無情我却曉得這正是哥哥深於用情的地方就我而論哥哥要說毫無眷念我果然不敢相信就哥哥自己恐怕也未必承認只是既要護着自己的人格又要管着我的聲名所以不肯造次就心理上論起來我却曉得哥哥不但愛我敬我並且也曉得我謝濤聲也不是無情的人並且還曉得我謝濤聲的用情正是和你的用情一樣的深遂可是嗎說到這裏不禁紅生眉際頰暈明霞頓了一頓又說道所以那天我在愚園內會見你就說你一定能够做我的知己正是這個意思了只是哥哥雖然能够知我和哥哥的緣分却只好從此爲止再沒別的希望

滴泉聽到這裏不覺哭喪着臉向濤聲看上兩眼大有失望光景濤聲正待再說又是一隊游人咭咭略略踢踢躡躡跑將過來便把話停住恰好船戶上來僱着下船濤聲便道我們船裏說罷說着兩人繞過亭子一同下船對面坐下滴泉這時已經聽得如醉如癡肝腸寸斷只怔怔的聽着濤聲說道我曉得哥哥定還沒有明白我的意思我如今索性說穿了罷總而言之我現在正是百魔叢生命在俄頃就是今天我本不難以身相許只是將來必定沒有好結果彼時候我死不足惜若在別人呢那管死上一百個妻子他亦置若罔聞稍有良心的也不過酒上幾點眼淚罷了只是哥哥你是最無情最沒有情的人情之所鍾海枯石爛不能稍稍移異日我謝濤聲果然死了哥哥恐怕不止洒幾點眼淚罷

說到這裏那眼中珠淚恰如一陣驟雨連串滾下滴泉禁不住心如刀絞竟要放聲却恐船戶聽見不好意思竭力忍住只聽濤聲嘆了一聲放出極悲極淒涼的聲音說道我自從兩歲喪母就遭磨難還虧伯母愛護維持

才有今日。誰知依舊弄到這個結局。咳。我。正。不。曉。得。我的命爲什麼就這般苦呢。咳。真正不解。說到這數句。那聲音。却如蜀道。哀猿。衡陽。孤雁。子規。夜半。鷓鴣。鳥。空山。真是聞者心酸。見者下淚。滴泉的眼淚。好像斷線珍珠一般。撲簌簌流將下來。饒用綳帕揩着。已經把一件白紡綢長衫。濕了半邊。只把濤聲。一只纖手。緊緊捏住。說不出話來。濤聲倒也不忍拒他。了便低下頭去。一聲不響。好一回。才說道。至於我的苦處。還多得很呢。可是無論何人。告訴不來。只我自己。可以曉得。總而言之。離不了命苦二字。哥哥。橫。豈。明白。我一個苦字。就是了。

說到這裏。滴泉才把頭仰起。一面用帕子拭淚。哽咽說道。妹妹說到這裏。我亦有一番苦衷。要告訴妹妹。只不知妹妹可容我說嗎。濤聲道。我的話都說完了。你又何必許多顧忌呢。滴泉才說道。妹妹。我自從二月裏。和你在張園會面。心中就覺得有種特別觀念。後來和妹妹做了朋友。就覺生平樂事。無過於此時時刻刻。把妹妹橫在心头。只是素來正直。自負不肯稍涉於邪。妹妹諒都信得。及我早就有求婚的意思。又恐妹妹責我冒昧。並且我自從認識妹妹。只覺說不出的。一種敬慕狎褻之念。不惟不敢出諸口。也且不敢存諸心。至於現在。妹妹正在失意的時候。更加未便啓齒。況且我今日請你出來。所爲何來。稍一失禮。倒不是爲着妹妹。竟是爲着自己了。如今妹妹既已知我意思。自行說明。我却少不得求着妹妹。允許了我的要求罷。

濤聲嘆道。哥哥。好。不。明。白。我。之。所。以。不。能。許。你。者。正。是。爲。你。着。想。你。對。於。我的感情。是。狠。好。的。了。可知我對於你的感情。亦復不淺。一身大事。我也打過幾千幾百的稿兒。才定了這個最後的主意。須知我有我的苦衷。不能擲示。難道我一個人命。苦。不。够。還。帶。累。別。人。受。煩。惱。麼。那。才。更。加。無。謂。了。滴泉流淚道。妹妹。這話再也休提。天下事。

情總有一個做法不能以死爲前提的進而言之妹妹將來果然不幸遭逢意外我孫滴泉也甘心同歸於盡的
 濤聲道可又來我正因你甘心殉我所以不肯輕輕相許你怎麼這等糊塗滴泉流淚道妹妹我的心已經碎了
 妹妹再要固執我只有死之一法了濤聲道你不要這般執迷要曉得我堅拒你可是於你沒有好處呀滴
 泉哭道妹妹並非我執迷不悟實在心中希望已久於捺不住況且妹妹心中既然還有我孫滴泉這個人偏又
 不肯爽爽快快的答應我真令我滿腹狐疑無從索解

濤聲歎道你既然這般執迷我只索說穿了罷說着把光昆如何覲謁母親如何用計如何逼追自己如何尋死
 如何又歇了念頭說着又道我要不是一番轉念今日早就到了轉輪殿上還能和你相會嗎滴泉聽了怔得一
 句話都說不出來濤聲道哥哥這可明白了罷我要是早和你認識有我伯母作主就和我自己生母一樣早就
 和你訂了婚約還到今日麼再如我父親在世雖然他老人家生性忠厚要我切實稟告他答應了也就還有
 幾分希望至於現在我自己性命尚且不保那裏還顧到婚姻只是承你一片深情千般眷注不得不和你叙一
 叙別情再則也怕你不知其中情形還疑我無情所以盡情告訴了你至於別的想法早如浮雲流水那裏還有
 希望好哥哥你快息了這個念頭罷滴泉聽了心痛神傷萬分難過只見濤聲想了想又說出一番話來未知濤
 聲允否訂婚却看下回分解

鐵冷曰滴泉之情流露於不覺濤聲之情深於滴泉以愛滴泉甚適發出无情之語以却其情其无情處正多情處

濤聲言至「緣分僅此別無希望」何等沉痛讀之令人淚下又聲明所以拒絕之意正恐濤泉殉己又何等明達吾謂人生求一知己誠非易易濤泉得遇濤聲死亦何惜濤聲爲濤泉歟吾當爲濤泉賀濤泉不求婚於昔日而求婚於此時非求婚也欲緩濤聲之死耳濤聲既愛濤泉或以濤泉故不忍遽死亦意中事觀其以死相要濤聲愈推辭而濤泉愈哀求非爲己也正所以羈縻濤聲

第十五回 訂良緣苦情盟白首 逢狹路通信逼紅粧

却說濤泉正待說話只見濤聲想了想又接下去說道至於我謝濤聲難道算不得女界中一個人才只是比我好也還不少像哥哥這樣品貌人才道德學問自然是方以類聚將來總可希望美滿姻緣何必戀戀於我這薄命人呢濤泉流淚道話雖這樣只是我看天下的人總沒一個比妹妹好的就算還有好的我看來也和糞土一般妹妹這番說話難道還沒有曉得我的脾氣嗎濤聲想了想微微一笑道如今我倒有個計較包你稱心現訪着令表妹慧珠姊姊難道還不比我好麼况且又是妹子的要好姊妹哥哥見了他也就和見了我一樣哥哥如有意思妹子倒可以作個介紹濤泉連連搖頭道妹妹這不入耳之談不用去說他無論慧珠妹妹只算得我一個良友算不得我的知己就算他能知我我却不能知他再算我們彼此相知只我既已情有所鍾任他再比妹妹好十倍百倍千萬倍我只認得妹妹一個餘外却分毫不足動我的心總而言之只有一句說話妹妹今天答應了我我便生不答應我就死任憑妹妹吩咐罷

濤聲聽他說得這樣結實便哽咽道濤哥你怎麼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我要是有萬分之一可以答應你的難道

我。這。這。樣。拒。却。嗎。實。在。我。愛。你。的。性。命。比。愛。我。自。己。的。性。命。更。甚。所。以。萬。不。能。答。應。你。滴。泉。聽。了。心。中。一。急。吐。出。一。口。血。來。濤。聲。見。了。唬。得。一。身。香。汗。便。也。忘。了。什。麼。叫。做。嫌。疑。忙。着。替。他。拍。着。說。道。好。哥。哥。你。把。心。思。定。一。定。不。要。胡。思。亂。想。要。曉。得。婚。姻。關。係。原。本。不。過。是。愛。情。之。表。露。我。既。和。你。兩。心。相。印。這。就。是。夫。妻。了。何。必。定。要。實。行。呢。滴。泉。聽。了。決。然。起。立。道。皇。天。后。土。實。開。斯。言。敬。謝。妹。妹。的。金。諾。我。孫。滴。泉。既。然。得。了。你。正。式。的。允。許。海。枯。石。爛。不。敢。稍。移。將。來。成。也。罷。不。成。也。罷。你。謝。濤。聲。自。然。不。肯。再。嫁。我。孫。滴。泉。也。誓。不。另。娶。有。渝。斯。盟。神。明。殛。之。濤。聲。聽。了。這。番。說。話。萬。分。懊。悔。自。己。說。差。了。話。惹。他。起。這。般。重。誓。曉。得。他。說。得。到。做。得。出。不。肯。反。悔。知。道。說。也。無。益。只。得。勉。強。笑。道。這。倒。是。我。的。不。是。了。說。着。倒。有。些。害。羞。起。來。滴。泉。滿。心。歡。喜。陡。覺。三。萬。六。千。毛。孔。孔。孔。愉。快。起。來。濤。聲。却。嘿。嘿。如。有。所。思。這。時。船。已。到。了。岳。墳。兩。人。本。來。意。不。在。此。走。了。走。便。到。樓。外。樓。酒。館。內。坐。下。却。喜。時。候。尚。早。樓。上。並。無。游。人。兩。人。對。面。坐。下。叫。堂。倌。燙。了。一。壺。花。雕。點。了。幾。樣。菜。吃。着。此。刻。濤。聲。心。裏。倒。覺。得。有。些。志。忑。不。甯。想。着。自。己。稟。稀。世。之。姿。容。抱。絕。代。之。才。學。非。得。滴。泉。這。樣。人。才。却。也。配。我。不。上。如。今。果。得。如。願。以。償。也。不。枉。我。擇。婿。一。番。想。父。母。九。泉。之。下。也。自。安。慰。只。恨。命。比。紙。薄。魔。如。蠅。多。刻。下。已。是。朝。不。保。夕。何。苦。又。累。自。己。欽。慕。的。人。迸。出。性。命。來。呢。如。此。一。想。便。大。不。自。在。再。看。滴。泉。時。雖。然。神。色。黯。然。眉。目。間。却。露。出。萬。分。忻。幸。之。狀。不。覺。暗。暗。歎。息。癡。癡。的。又。流。下。淚。來。滴。泉。勸。道。妹。妹。清。早。起。來。想。來。也。該。餓。了。吃。一。點。罷。不。用。儘。自。傷。心。了。濤。聲。歎。道。我。真。不。懂。你。何。苦。自。尋。煩。惱。呢。滴。泉。怔。了。一。怔。道。妹。妹。這。是。什。麼。話。我。承。你。不。棄。訂。了。婚。約。心。中。只。覺。無。限。愉。快。妹。妹。活。在。這。裏。我。便。陪。着。同。活。萬。一。有。個。好。歹。我。便。同。歸。於。盡。就。死。了。也。是。愉。快。的。這。有。什。麼。煩。惱。不。煩。惱。呢。

濤聲歎道：你的情是果然深了。只是我所愛你敬你的是這個情字。憂你慮你的也是這個情字。咳。不用說了。纔是我自己命苦。連累着你。此刻想起來。倒是不認識你。也就罷了。濤泉又勸了一回。濤聲歎口氣。把今天出來時候。徐氏吩咐他的話也告訴濤泉。濤泉聽了。把眉頭一繃。桌子一拍。道：三十六着第一着。如何濤聲歎口氣道也。只好如此了。我早就有這個意思。只是他們從前種種手段。牢籠着我。一時竟見不到上了。他們圈套。再則也。想過了。父親百日再走。似乎覺得心安一點。如今既然和你生了這層關係。却不得不把身子給你。留着事不宜遲。第一今天就不能回去。好在時候還早。我就下半天。趁快車到上海去罷。濤泉道：只是妹妹的行李怎樣呢。濤聲把案一拍。道：你看我真正糊塗極了。可是我的行李自從回來之後。總沒去拿。此刻還在車站裏放着。這倒弄拙成巧了。濤泉道：這倒真是巧事。只是行李單子可還在身邊。濤聲聽了。摸出一個皮夾。開來看時。却好正在裏邊。濤泉道：這真妙極了。我們吃些點心就走罷。濤聲想着此番一走。便斷絕了家庭關係。不禁嬌啼滿面。芳衷如割。濤泉也陪着流淚。隨便吃了點心。算了帳。逕自下船。吩咐開船回去。時正烈日當空。炙手可熱。濤泉徧又叫了一號大船。罩着篷子。愈覺氣悶。便把兩邊窗門都開了。對面坐下。濤泉便道：妹妹。你此刻到上海去。却不用到進步社。只在永泰客棧住下。再看情形。所有旅費。我即刻回去送來。罷。濤聲也應了。濤泉從袋裏摸了摸。摸出一捲鈔票。數了數。却只十五張一元的。便統統交給濤聲道：妹妹先收了。等歇再給你送來。濤聲收了。便問你幾時到上海。濤泉沈吟了一回道：總是這幾天罷。好在我也沒有什麼事情。妹妹喜歡清淨。倒還是住到跑馬廳。泰泰裏去。似乎便當些。我一到上海。就來看你。濤聲應了。濤泉又道：妹妹是這

樣走了。府上還得寫封信去說一聲盡盡自己的心。濤聲道：我也是這樣想。只是此刻不便到了上海，再說罷。濤泉說：「很好，就這樣罷了。」說話間，船已到了湧金門頭，靠了岸。兩人一齊下岸。濤泉又僱了兩頂轎子，坐上如飛的趕到車站。濤泉看了看錶，才十一點半。濤泉便說：「妹妹大概也沒有什麼熟人，就在候車室內等一下子罷。我到家裏轉一轉，就來。」濤聲素來大方，至此一身孤立四海無家，雖然俄頃之別，倒覺有些志忑。濤泉又安慰了幾句，叫他不要離開這裏，叮嚀了一番，逕自回家。

看官記着：從此漁父重來途，迷儂境，劉郎再到路。隔天臺却不料三疊陽關，做就了一篇長恨。這一番分手，就是濤泉二人百年永訣之期了。總計兩人會面不到數月，光景相逢萍水，一見傾心，情訂三生。緣結鴛侶，這也是艱難得的事情了。若使安安穩穩，如意稱心，便是有情人都成了眷屬，豈不是西子湖頭又添一段佳話？誰知露月難圓，好花不再，彩雲易散，恨海難填。這兩個人一個是文章魁手，一個是仕女班頭，和璧隨珠，膠漆合却，不料就犯了一個滿字，遭天之忌，遂教一陣罡風吹散百年好事，咳，這也可慘極了。正是

花開花落無時已，
明月明年何處看。

却說光昆自那日和徐氏定下計策，便說回去把行李什物都搬到一家棧房內住下。依舊是尋花問柳，任意游蕩，倒結了許多不三不四的朋友，不知不覺住了好幾天，倒也無拘無束，其樂陶陶。這日正約着許多朋友，在齊雲閣茶店內吃茶。這齊雲閣正對車站，游人雲集，熱鬧異常。光昆立在洋台外面，望了一回，也是合該濤聲遭劫，恰恰和濤泉到了車站。光昆一眼瞥見濤聲，跟着一個極漂亮極精緻的書生，嫻嫻引來，看他光景，好生親

熱那心中的醋氣直如沸水一般奔騰澎湃好不難過恨不得把那書生捉了來活吞下去早已瞠科了幾分看他們望車站進去了便忙着辭了衆人托故下樓等了一回不見他們出來便賊張賊智到車站裏邊望了望却見濤聲坐在頭等候車室內和那書生說話光昆怕他看見連忙縮轉却見那書生跑了出來四處張了一眼如飛向關王閣那邊去了。

光昆心內恍然便三步併作一步疾忙赶到徐氏家內告訴徐氏徐氏又驚又怒還要問話光昆急道你不要嘮叨了先去趕他回來有多少問不了的徐氏聽了也不打扮立起身來跟着光昆如飛出門去了那些家人們見了這付情形心內瞭然都替濤聲捏着一把冷汗就中珠兒最是靈變也知道他們的計劃更是切齒咒罵不題再說滴泉別了濤聲一逕回家走到關王閣裏劈頭遇見一人却是筱蓉便立定了腳應酬了幾句正待舉步筱蓉死活拉住不放他走定要他吃茶去滴泉心中着急只說好哥哥放我去罷我却有要緊事情筱蓉那裏肯依扯了一回滴泉沒法只得和他約了在迎軒茶店內相會決不失信回身就走只聽筱蓉說了一句好忙人兒到底什麼事情滴泉那有工夫理他走了數步忽聽筱蓉又叫道滴弟滴弟滴泉只得立定問什麼事情筱蓉笑道我聽得你和陸葉芬狠有感情可有這事滴泉急道你怎麼儘管和我胡纏也不管人有事沒事筱蓉見他急到這樣只得由他走了滴泉走了幾步只見劈頭又來了一人却是一位姻長先生姓金名字叫做景雲滴泉只得立住景雲平素最愛滴泉見了面嘮嘮叨叨說個不已滴泉因是長輩不便說什麼好容易完了談鋒疾忙鞠了一躬如飛的回家。

不料這一耽擱，徐氏和光昆早已出來。光昆瞥見滴泉，便把徐氏一扯，告訴了他。徐氏舉目一看，只見他面如冠玉，唇若塗硃，粉臉較何郎更白，丰姿比沈令尤清。可想徐氏雖是半老徐娘，却也風情未退。平日因伯蓀不大出門，未敢放縱。如今伯蓀死了，正要尋點野味充飢，見了這樣一個水晶似的人品，那裏還放得過去，由不得喜心與淫意，齊生醋氣，共酸風，俱發下死勁，把滴泉釘了兩眼。那身子便軟軟的發起晃來。看那滴泉時，大一步小一步跑了去了。徐氏由不得回轉頭去，再一看，兩眼禁不住贊了一聲。光昆是久慣竊玉的人，見了這付情形，心中暗暗好笑，便說：「姊快走呀！徐氏只得懶洋洋的一步挪不了三寸，到了車站，光昆當先到了候車室內，見濤聲一手扶着香頤，支頤坐着，默默如有所思。光昆叫了一聲濤聲，吃了一驚，回頭一看，嚇得魂飛六合之邊，魄散宇宙之外。還虧他見事敏捷，登時悟到光昆沒有回去，通同設計，只不曉他怎麼曉得想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已如此，無可如何，把銀牙一咬，芳心一橫，倒反立起身來，行所無事的迎著笑道：「我早就曉得舅舅沒有回去，誰知果然兩位老人家怎麼就曉得我到這裏來了。」

光昆聽了，覺得有些天良發現，面上微微一紅。徐氏此時受了美少年的激刺，心中一軟一軟的，早已發不出火來。見了濤聲，增了三分醋氣，却減了三分怒意。只聽濤聲大大方方，清清爽爽的說道：「舅舅母親想必是特地尋了我來，我如今也不敢相欺，其實我也沒有什麼說不出的話。只因前幾天上海社中來了一個緊急電報，催我出去，恐怕回到家裏，母親未免又要阻攔，所以趁着今日出門的時候，就此動身。原打算到了上海再寫信謝罪，誰知兩位老人家又尋了我來，這更好了！我就從此告辭了罷。徐氏正待開口，光昆使了一個眼色，便忍了

下去。只聽光昆笑道：甥女真怪我。直說這不是當着你母親的面。前說出這般謊話。可不是做女兒的孝順心。腸濤聲聽了。已見到了八九分。由不得心中突突亂跳。面上却仍是從容容的笑。這舅舅既然曉得我的謊。請把我的謊處說出來。光昆笑道：甥女不用強辯。我只問你。既然上海事情這般要緊。爲什麼不早車動身。偏要挨到此刻。徐氏此時一心注在那美少年身上。聽了這話。禁不住插嘴道：你還強辯我。我只問你做了女人。跟着人走。也不好。看呀。真正臉都不要了。此時外面看的人早已立滿了。濤聲那裏還下得去。把臉都氣黃了。便想把徐氏的劣蹟宣布出來。想了想。到底足母親便忍了。下去冷笑道：我跟着人走。誰見來。可有證據。嗚。這不是舅舅母親。都在面前。我敢頂一句嘴。嗚。我勸兩位老人家。也不要太得意了。信口混栽。徐氏聽了。氣得渾身發抖。未知後事如何。却看下回分解。

鐵冷曰：濤聲見濤泉鍾情於己。萬難拒絕。忽然攆出一慧珠。使濤泉果非專一之人。早與葉芬結不解緣矣。又何必終日焦灼戀戀於濤聲。濤聲不知而言之。是謂之愚知。而言之。是謂之驕。

婚姻關係發生濤聲便爲濤泉自惜。其身固濤聲之多。情亦濤泉感動。使然以常情測之。百折不回。僅爲一私情。而自實際觀之。實二人生死之關頭。

絕路逢生。間不容髮。濤聲巧遇光昆。濤泉巧遇筱蓉。與景雲權謀未遂。阻力叢生。一再蹉跎。追悔何及。濤泉雖不由筱蓉景雲而死。而事後思維。當亦悔爾時之孟浪也。

第十六回

叙歷史紅顏都薄命

泣情天碧血痛椎心

却說徐氏聽了濤聲一番說話那裏還忍得住便索性大罵起來還是光昆明白恐怕鬧穿了事警察要來干涉忙着解勸了一回笑對濤聲說道甥女如今長話短說我們意思請你暫時回去那動身不動身的話明天再講不曉得你可答應嗎濤聲明曉他們既然尋了來決定不肯干休況且大庭廣衆這般爭執也不雅馴倒不如隨了他們去便冷笑道就回去也大不了一死除死之外難道還有什麼罪名嗎說着立起身來當先就走也不照顧二人二人倒沒了主意只得跟着他走那些人也就不一閃而散三三兩兩紛紛議論無非是一番不着當的說話也不用提他

再講滴泉別了筱蓉景雲滿心着急回到家裏拿了幾塊錢正待出去誰知又給他父親叫住了問了許多話滴泉只得敷衍着張夫人問他那裏去火熱的太陽不要染了痧氣滴泉只得笑說方才和筱蓉約着在車站裏等着會一會他就來張夫人還叫他吃了飯去滴泉只說吃過了坐了一回見父母沒甚話說才慢慢溜了出來一出了門就如飛的跑到車站先到候車室內看了一看並不見濤聲的影兒心中一急情知有些不妙便就四處混找了一回只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便見到定是上了他們的當了只是他們怎麼曉得這般快正在思想忽聽叫了一聲滴弟滴泉看時原來筱蓉還等着他沒有回去滴泉忙問筱蓉可曾見方才一個女子怎樣了筱蓉笑道你問他作什麼敢則和他有什麼關係滴泉急道不要胡說你到底知道沒有筱蓉道也知道點兒只是你先告訴我你同他有什麼關係我才和你說呢滴泉不答便放了他走到一個僻靜地方筱蓉好生不解便問到底怎樣一回事情滴泉也不相瞞老老實實和他說了筱蓉笑道倒看你不出有這段姻緣真是詭福滴泉急

這你怎麼只是胡纏也不管人心裏難過。

說着。哭將起來。筱蓉倒嚇了一跳。忙問。這是怎麼說起。滴泉收淚問他。方才究竟怎樣情形。筱蓉便問你說的那女子。可是穿着一身縐素一雙白皮鞋。生得不長不短的身材。不瘦不肥的體態。狠漂緻。狠漂亮的。滴泉道。正是這人。你快說。筱蓉這才告訴了他。滴泉聽了。哭得和淚人兒一般。筱蓉嚇得驚疑不定。滴泉含淚說道。這裏不便說話。到你們府上去罷。筱蓉應了。便說。你等一等。我到迎駟裏轉一轉。那邊還有人等着我呢。滴泉道。是了。快去來。筱蓉如飛的去了。不多一會。就回來。便和滴泉到了家中。滴泉這才仔仔細細告訴他。筱蓉聽了。只氣得把桌子拍得怪响的。罵道。天下怎麼竟有這樣無恥的賊男女。怪道方才那女子說話之間。神色剛傲。似乎有瀆不可犯的光景。原來却是這等一個烈女。真是失敬了。便問那家姓什麼。滴泉又把濤聲家世說了。

筱蓉聽了。想了一想。便問。可是原籍寧波的嗎。滴泉略問你怎麼曉得。筱蓉又問。可就在羊市街。滴泉一發不。解。筱蓉點頭嘆息道。原來就是這雌貨。這就無怪其然了。滴泉忙問你。敢則知道。點兒。筱蓉道。不但知道。而且熟悉。從前我家有個丫頭。叫做珠兒。做了四五年。滴泉接口道。不錯。這珠兒。我是見過的。筱蓉道。可不是嗎。家母見他勤謹伶俐。並且一片丹心。十分愛他。給他許了人家。還給了他許多東西。誰知他又做了這謝家的娘姨。前幾天還在我家說起他。主母真個是兇神惡煞。別的不用說他。只他家大小姐。却是前主母所生。他們主母把他待得。那裏有點人樣。種種凌虐。說他不盡大小姐。因逼不過了。才避了出去。現在做了什麼社臺。又講那姑娘真個是天上人間。有一無二的人品。心地又好。學問又好。單是這個命。生得太苦。據你說來。可知就是他。

滴泉聽了大喜。便走近筱蓉身邊。附耳說道：「如今有了這人。却是我的一個好機會。我的意思。竟要仰仗你的大力。把他叫了出來。叫他傳遞消息。可做得。到嗎？」筱蓉拍手道：「着着。這事我當效勞。」滴泉大喜。便說：「好哥哥。還求你做得秘密一點。不要露風才好。」筱蓉連連應諾。滴泉十分性急。便求他當時去叫筱蓉。應了。說着。便着人去叫。兒。這裏。筱蓉留滴泉吃了飯。又問他上海情形。滴泉那有心情對付。只得敷衍着他。筱蓉又問起陸葉芬來。滴泉不耐煩道：「你儘管問他作什麼。就算他和我要好。那堂子裏的交情。你還不曉得嗎？」筱蓉笑道：「不是這樣講。我知道葉芬和你雖然要好。你却還沒有曉得他的歷史。」

滴泉聽到這裏。陡的憶起前事。心中一動。便說：「你倒說說看。」筱蓉歎口氣說道：「說起那葉芬的歷史。真個是紅顏薄命。千古傷心。更奇的是。恰恰和謝姑娘一樣的情形。差不多。就是那謝姑娘的一個小影。」滴泉雖然知道葉芬也是好好出身。只因心中十分敬重濤聲。不肯教他受一點污穢。便覺筱蓉說話有些擬不於倫。便又不自在道：「你怎麼把葉芬去比他呢？」筱蓉歎道：「只此一句。可知葉芬枉認識了你。你只曉那謝姑娘是可敬的了。却不道葉芬的孝心。烈性。也就不減於他。若照現在情形看來。那謝姑娘的遭遇。還比他好得多了。」滴泉聽了。自是動心。便叫他快說。筱蓉這才疊着兩個指頭說道：「這陸葉芬。原籍蘇州。祖上本是很好的人家。他父親叫做陸友仁。還做過兩任知縣。性情剛正。頗有骨鯁之名。誰知天生一種毛病。極是懼內。性情雖是極剛。見了夫人。却是和顏悅色。有如百鍊之鋼。竟化為繞指之柔。」

娶妻張氏。却也規規矩矩。不料一病身亡。遺下一女。名叫鏡聲。這友仁仗儷情深。不忍再娶。却是許多親友怕他。

絕嗣朝夕相勸這女兒鏡聲年紀雖然不大却是深明大義再三勸着父親嗣續爲重不要固執友人見他小小年紀這般明理心中實感動就娶了一房續弦誰知友仁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仍就懷着季常之癖他那繼娶的夫人却着實不大安分把鏡聲百般虐待早打暮罵比豬犬還不如友仁懼得影兒都沒有那敢說一聲不字誰知這鏡聲却依就十分孝順並不敢存一點怨望心思滴泉聽到這裏連連點頭早又流下淚來筱蓉又歎道誰知鏡聲磨難還沒受足後來友仁調到廣西因路途遙遠沒接家眷不料這狠心的河東獅子竟瞞着友仁設法把鏡聲賣了出去從此縣令公掌上明珠就作了污泥中墮溷名卉落到京師

說到這裏記了一記道倒忘記了什麼班裏滴泉此刻聽得出神便說不用記他了你說下去罷筱蓉道可憐這陸鏡聲自知受賺烈性不易只要尋死整整的吃了不少苦頭給那些狠心老搗打得身無完膚真個是求死不得求生不能兀自傲着性子不肯見客後來還是一個同班姊妹勸他好在年紀還小不用留宿就這樣應酬酬客人諒來也沒有什麼玷辱鏡聲想了想父親遠在邊境不知是死是活心心念念只想通個信給他若是就此死了也不犯着便答應了從此便也學着送舊迎新作些倚門賣笑生涯他本是絕頂聰明的人那應酬手段處處高人一等改名花二寶懸牌應徵不上半年京裏那些闊老無不以一見顏色爲榮他却時時打聽父親下落

一天遇見了一個廣西客人鏡聲便問父親情形誰知那客人正是友仁治下便說你問他作什麼可是和他認識囑鏡聲含糊應了一聲那客人嘆口氣道說起那陸知縣真個是澄清如水愛民如子我們一縣的人無不口

碑。載。道。誰。知。做。了。不。到。一。年。忽。然。接。到。一。封。親。戚。來。信。當。時。得。了。瘋。疾。晝。夜。哭。罵。吵。得。不。堪。不。到。幾。天。忽。然。掛。冠。解。組。高。身。遠。颺。有。的。說。他。自。盡。有。的。說。他。到。峨。眉。山。出。家。去。了。究。竟。什。麼。事。情。還。是。莫。名。其。妙。這。陸。鏡。聲。聽。到。這。裏。心。中。一。酸。暈。了。過。去。衆。人。忙。着。救。了。轉。來。問。起。緣。由。他。又。不。肯。說。那。客。人。倒。是。有。心。人。想。替。他。贖。出。身。子。因。湊。不。起。銀。錢。只。是。緩。着。誰。知。鏡。聲。從。此。依。舊。尋。死。覓。活。老。鴿。知。道。留。他。不。住。便。把。他。轉。賣。到。上。海。堂。子。裏。面。那。老。鴿。生。得。更。兇。非。刑。拷。打。百。般。磨。折。還。是。拗。他。不。過。只。得。和。他。約。法。三。章。不。留。客。人。專。事。應。酬。鏡。聲。想。了。想。實。在。無。可。如。何。也。就。答。應。

從。此。也。便。看。破。了。不。少。也。學。了。幾。句。戲。改。名。陸。葉。芬。懸。牌。清。和。坊。不。上。半。年。這。陸。葉。芬。三。字。又。轟。傳。申。江。誰。知。這。廣。西。客。人。原。是。一。個。商。業。家。家。眷。住。在。上。海。這。會。回。到。家。裏。又。和。鏡。聲。遇。見。了。便。替。他。贖。了。身。子。正。擬。藏。之。金。屋。鏡。聲。倒。也。心。肯。誰。知。這。廣。西。客。人。也。和。友。仁。一。樣。毛。病。不。知。怎。麼。傳。到。河。東。獅。耳。內。親。自。帶。了。娘。姨。們。把。那。客。人。橫。拖。倒。曳。從。鏡。聲。院。內。活。捉。回。去。連。夜。收。拾。行。李。把。丈。夫。遞。解。回。籍。不。上。半。年。得。了。一。病。就。此。烏。乎。從。此。東。皇。一。去。名。卉。飄。零。不。料。他。又。和。你。要。好。也。可。謂。有。眼。力。了。漓。泉。聽。了。想。得。癡。了。過。去。一。語。不。發。只。是。下。淚。筱。蓉。又。道。只。是。他。守。志。不。阿。還。時。時。顧。着。父。親。的。聲。名。無。論。何。人。不。肯。把。家。世。告。訴。出。來。只。有。那。廣。西。客。人。他。感。其。眷。眷。之。意。和。他。說。了。一。個。大。概。我。却。是。那。客。人。的。一。個。朋。友。叫。做。莫。思。游。的。告。訴。我。的。漓。泉。點。頭。歎。息。道。原。來。如。此。這。就。無。怪。其。然。了。便。把。那。天。葉。芬。情。形。告。訴。了。他。又。道。那。廣。西。人。就。是。姓。王。的。了。筱。蓉。道。這。却。記。不。清。楚。了。如。今。這。莫。思。游。還。在。漢。口。前。月。底。才。到。我。家。和。我。講。得。明。明。白。白。你。想。這。等。人。世。上。可。也。就。難。得。了。偏。奇。的。是。和。這。謝。姑。娘。竟。

是一樣的苦命。豈不就是那謝姑娘一個小影嗎。

滴泉聽了。這才沒話。筱蓉忽然笑道。我真不解。怎麼這樣一對可憐蟲兒。就都和你要好。呢。滴泉聽了。一陣心酸。禁不住泣下清襟。好一回才問道。照你說來。這葉芬的確還是守身如璞的呢。筱蓉笑道。那也不見得。難道像你這樣的人。他既然和你要好。還不肯俯就嗎。滴泉道。不要胡說。說着。便又把前事提了一遍。筱蓉道。這就是了。大概他和廣西人這般要好。自然就是給他梳櫛了。也未可知。只是據莫思游說來。他和那客人。雖然要好。却的確沒有什麼邪事。這也相信不得。許多滴泉點頭道。你不要瞎疑心。此刻我記起來。那天我臨走的時候。他自己說的。確還是清白之身。神氣十分懇切。似乎要我深信的意思。看來莫思游這話。竟有幾分的確。只是他怎麼又和我要好。呢。筱蓉道。他既然一心嫁你。自然遷就些了。據莫思游說來。葉芬自從幾次風波。也就看破了。不少。雖然一般還是守身如玉。却也隨便了許多。倒有些游戲三昧的景象。這倒不大好。恐怕你一不慎。從前苦志。悉付東流。他既然有情於你。你倒得隨時指點。指點才好。

滴泉浩歎了一聲。心中却深信葉芬未必如此。正在思念。只見那叫珠兒的人。回來了。說他今天不能出來。明天一早來罷。滴泉沒法。只急得搓手頓足。筱蓉又勸了一回。滴泉回到家裏。濟雲却出去了。滴泉想了一回。大哭。噙來。張夫人慌了手脚。忙跑了進來。問他什麼事情。敢是那個欺侮了你。滴泉把頭搖搖。只是痛哭不覺。哇的吐出一口血來。張夫人愈加慌了。却好濟雲也回來了。問起緣由。又不肯說。濟雲夫婦好不着急。便想到上半年。滴泉說筱蓉在茶店內等。他。只道筱蓉有了什麼說話。他本是筱蓉的先生。便着人去請了他來。一會兒。筱蓉到來。濟

雲請他外面坐。滴泉哭了一回。自覺心神恍惚。躺了下去。似睡非睡的咽着。張夫人因是師母不用避忌。便也出來。聽筱蓉說話。未知後事如何。統通載在下編。此處却略中斷。一會請看官們靜心等。一下子再看。下回分解。

鐵冷曰。滴泉覓濤聲。不得問愈急。而筱蓉之答愈緩。又問以戲謔之辭。使人欲笑不得。欲哭不能。此老奸巨猾之慣計。爽直之滴泉。當此吾知腸且寸。微髻奴遇之早爲彼取其首級充作飲器矣。

滴泉急欲一見珠兒而珠兒又辭以異日可見。人至困厄時隨在掣肘。固無一順適處。造化弄人。胡至此極。濤聲有一繼母葉芬亦有一繼母濤聲之父。忠厚葉芬之父又懼內。胡兩人之家庭慘痛若此。而兩人之真義又相似。如彼。迺滴泉遇之。獨有厚薄之殊。葉芬知情能無愧死。

武林秋

下編

蕭山 一厂著
邗江 鐵冷評

第十七回

破疑團陳情慰良友 起愆念設計賺佳人

武 林 秋

却說筱蓉見了濟雲夫婦請了安濟雲便問他日裏會見滴泉怎樣情形筱蓉摸不着頭腦張夫人便把滴泉的情形告訴他說少爺今天會見他可有什麼話說筱蓉聽了站起來道老師師母在上學生委實亦是今天才知道不過曉得了一個大概說出來老師師母却不要動氣濟雲忙道你儘管坐了說罷筱蓉這才把滴泉和濤聲的關係並濤聲的狀況一一告訴了一番濟雲夫婦聽得呆了對廳着發起憤來筱蓉又道如今那姑娘被他們逼了回去還不知怎樣情形好在學生家中從前有個丫頭叫做珠兒的現在他家做娘姨倒是我們一條內線學生已和滴弟商量去叫他出來他說了半天沒空明天一早準來却看他來時怎樣說話張夫人聽了便道那珠兒嗎我倒見過的倒是狠忠心狠伶俐的筱蓉道不錯老師府上他是到過的

正在說話只見滴泉靴着一雙拖鞋形神寂寞走了出來張夫人忙道我的兒你怎麼不好好躺着又出來了你的事情我們已經知道總替你想法成全好兒子你躺躺罷不要着急筱蓉也上前勸了幾句濟雲一言不發長歎一聲滴泉自覺慚愧見父母不加責備反這樣安慰着他由不得感極而泣流下淚來張夫人正待說話只見

他哽咽着走到濟雲身邊伏地痛哭。濟雲也覺心酸，便說：「你也不必這個樣子。我決不責你起來罷。」瀉泉哽咽說道：「兒子不孝，不能侍奉父親，母親反累父母，替我操心，實在慚愧萬分。父親母親總饒恕我，只是兒子心裏越發不安了。說得濟雲夫婦都流下淚來。瀉泉又到張夫人面前跪了下去。張夫人忙着含淚拉他起來，只說：「我的兒，你不要委屈了。有我活在這裏，總教你老子替你成全了。這事，筱蓉見了這副情形，也自下淚。瀉泉又謝了筱蓉，筱蓉忙謙讓道：「這事，愚兄應盡義務，這樣一來，倒不是我們知己了。張夫人便拉着瀉泉進去睡了。齊雲留筱蓉吃了夜飯，又諄托了幾句。筱蓉滿口答應，告辭回去。」

濟雲唉聲嘆氣，回到裏邊。夫妻兩人，少不得互相埋怨了一回。又進來安慰了瀉泉一番。瀉泉也沒有吃飯。又怕父母着急，倒粧着和顏悅色，承順了一回。老夫婦見他沒有怎樣，也就放心。這瀉泉一夜的工夫，也就着實令人難當。哄騙得父母進去了，忙着把心思定了，寫了封信，又癡癡的坐了一回。已是三鼓光景，方才上床睡覺。可憐他滿腹愁思，儼似蛛絲百結，一腔傷感，不殊螺腸。九迴胡思，亂想覆去翻來，好容易挨到天明，就一骨碌起身，不及洗漱，就跑到筱蓉家中，敲開了門。筱蓉還沒起身。瀉泉等了一回，才見他呵欠連連，跑了出來。瀉泉就逼着他去叫珠兒。筱蓉勸道：「瀉弟，這事，老師師母已經答應總得替你設法，何必又急在一時？我勸你自己定心，靜候機會，不要弄出病來。還教老師師母操心。瀉泉聽了，流淚道：「筱哥金玉之言，我怎麼不依？只是此刻心亂如麻，萬分着急，你總得給我打聽一個消息才好放心。」筱蓉道：「此刻時候太早，他們不見得起來。你在這裏吃了早飯，再打發人叫去罷。」瀉泉沒法，只得依了。家人送上煎湯，兩人都洗了臉。誰知濟雲夫婦一早起來，不見瀉泉。

分着急打發人來尋他。馮泉不肯回去。筱蓉硬叫那人儘管回去。叫老爺太太放心。等歇我親自送他過來。那人回去了。二人吃了稀飯。筱蓉便着人去叫。弄完馮泉便呆呆的等着。

話分兩頭。如今却說。濤聲被光昆徐氏押着回家。橫了心腸。抵牾一死。看他們怎樣對待。誰知兩人到了家裏。倒都一聲不響。和他對臉。了一回。又見光昆時時把眼瞞着徐氏。似乎叫他開口。徐氏却粧着不知。把頭向外。看着窗上。却起了一層特別顏色。似乎狐疑不決的樣子。濤聲心裏萬分稀奇。正不解他們葫蘆裏賣什麼藥。就光昆也禁不住滿腹狐疑。只是不好開口。怔怔的望着徐氏。好一回。徐氏才回轉頭來。朝濤聲下死勁的釘了一眼。濤聲又是好笑。又是好氣。見他們始終不說。便立起身來。回身就到自己房裏去了。徐氏也不去叫他。

原來徐氏本恨着濤聲。立意要大大的發洩一場。後來見了馮泉這樣一個溫文爾雅的書生。由不得淫心蕩漾。慾火難禁。見了濤聲。大發醋氣。正待慢慢的發作出他一場大醜。誰知濤聲毅然回來。不覺氣爲之沮。便把火氣挫了八分。却又一心注在那美少年身上。倒把周身恨意都變成一團慾火。到了家中。見光昆時時粧着眼色。要他發作。誰知他一路想來。已得了一個絕好主意。正要借着濤聲這根線索。便不肯去得罪他。坐了一回。只是不說。見濤聲進去。也就不去叫他。自己回到房內。光昆跟着進來。埋怨道。姊姊方才這般盛氣。此刻該應說語。怎麼又噤住不說了。徐氏聽了。便道。你不要性急。我既然答應了你。總得替你成全。只是我此刻還有一個意思。說着。附着光昆耳朵。輕輕說了一番。光昆恍然大悟。便大笑道。姊姊你真是女諸葛了。這叫做李代桃僵。又叫做移花接木的法兒。而且將來女婿看。在妻子面上。自然不肯冷落了丈母。徐氏聽了。不覺紅了臉。啐了一口。道。胡

說他。便待得我。好。我。還。看。想。他。什麼。光。昆。笑。道。這。個。自。然。你。看。想。他。什麼。呢。徐。氏。又。啐。了。一。口。光。昆。笑。道。只。是。那。人。不。曉。得。什麼。名。字。住。在。什麼。地。方。還。得。打。聽。打。聽。徐。氏。道。這。個。自。然。我。自。有。主。意。光。昆。又。說。了。一。回。就。出。去。了。從。此。他。也。不。住。在。客。棧。裏。了。索。性。明。目。張。膽。搬。到。濤。聲。家。內。住。着。却。內。外。打。聽。濤。聲。姓。名。住。址。便。把。濤。聲。來。信。一。一。拆。遍。只。是。沒。有。影。響。從。此。濤。聲。真。個。孤。立。愁。城。消。息。不。透。的。了。

再。說。濤。聲。這。日。見。徐。氏。始。終。沒。話。便。知。他。們。一。定。又。變。了。什麼。方。針。回。到。房。裏。思。思。想。想。十。分。疑。惑。好。在。自。己。早。已。橫。着。心。腸。置。死。生。於。度。外。倒。也。不。去。怕。他。誰。知。這。娘。姨。珠。兒。極。有。俠。氣。見。徐。氏。這。等。無。耻。十。分。不。平。這。日。濤。聲。回。到。房。內。便。進。來。看。他。濤。聲。問。他。什麼。事。情。珠。兒。見。他。面。上。還。有。淚。痕。攪。塊。手。巾。給。他。揩。了。臉。濤。聲。笑。着。請。他。坐。了。珠。兒。坐。下。歎。口。氣。說。道。大。小。姐。我。看。你。還。得。自。己。排。解。着。些。儘。自。傷。心。也。當。不。了。事。再。則。說。到。這。裏。到。門。外。看。了。一。看。回。來。輕。輕。說。道。再。則。老。爺。去。世。的。時。候。原。叫。大。小。姐。不。要。回。來。也。爲。的。怕。你。吃。苦。誰。知。大。小。姐。又。回。來。了。據。我。的。意。思。還。是。依。着。老。爺。的。心。思。仍。就。出。去。爲。是。濤。聲。聽。了。明。知。珠。兒。爲。人。頗。有。忠。心。待。自。己。也。很。好。只。是。自。己。是。驚。弓。之。鳥。頗。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象。見。他。突。然。而。來。說。這。番。話。也。覺。有。些。沈。吟。起。來。

珠。兒。本。是。聰。明。人。早。已。看。出。他。的。意。思。便。微。微。笑。道。怪。不。得。人。說。大。小。姐。的。心。比。頭。髮。還。細。只。是。我。却。並。沒。什麼。意。見。不。過。見。大。小。姐。這。般。仁。厚。偏。這。般。命。苦。着。實。有。些。不。平。大。小。姐。只。看。乎。日。太。太。待。我。怎。樣。我。待。太。太。又。是。怎。樣。就。不。用。疑。心。珠。兒。了。濤。聲。想。了。想。實。在。不。錯。便。笑。道。好。姊。姊。我。倒。豈。不。是。疑。心。只。是。我。想。老。爺。臨。終。的。時。候。不。曉。得。有。什麼。話。說。我。早。就。想。問。你。只。是。被。他。們。鬧。得。昏。頭。昏。腦。竟。無。心。及。此。好。姊。姊。你。仔。仔。細。細。告。訴。我。罷。珠。兒。歎。

口氣道說起老爺爲人真是聖明不過記得他端午這天起的病只說氣喘我們只當沒要緊也不放在心上誰知過了幾天利害起來。鏢日價咳。多痰當時就請了醫生來看。接連吃了幾帖藥總沒見效。老爺是有年紀的人。禁不起傷風咳嗽。我們看他情形也就着實狠難。誰知太太說到這裏把喉嚨放輕了。低低說道。誰知太太毫不理會。還天天打鷄。嘗狗。吵得沸翻盈天。老爺未免又受了些氣。過了幾天便吐血來。一天吐了許多。老爺自己也就掌不住。寒心。硬叫我打了個電報。道大小姐回來不曉他後來怎樣。一想又問我那電報發了沒有。我趕着說發了。老爺就把床上一拍。把自己臉上敲了一下。道。慢事。慢事。忙着又叫我到電報局再指了一個電報。我原認識幾個字兒。知道是阻止大小姐不要回來。我就趕忙到了電報局。裏回來之後。老爺已只存了一口氣兒。到了臨去的時候。只見他睜着眼對太太說了一句道。太太。我把濤說到這個濤字。就流下淚來。渾身發抖。歸天去了。

珠兒一行說濤聲一行哭說完了。濤聲已哭得和淚人兒一般。珠兒忙着又勸了一回。忽見李媽進來說珠兒妹妹有人找你。珠兒問是那一個。李媽說道是吳家裏叫你。你去呢。珠兒想了想道。今天沒有工夫好。嫂子你叫我明天早上去罷。李媽應聲去了。珠兒歎口氣對濤聲說道。大小姐今兒怎麼就給舅老爺看見了呢。濤聲道。正是我也不曉得什麼緣故。照今天情形看來。他自然沒有回去。也不曉他住在那裏。怎麼又來偵查我呢。珠兒沈吟了一回說道。大小姐不要瞎疑心了。據我看來。他倒也不是有心來查你。大概還是偶然遇見的。何以故呢。我們看他下半年找太太的時候。面色倉皇異常。可見是因爲事出奇。特不覺疑疑惑惑。面上就露出來了。濤聲聽了恍然。

大悟。

正待再說。忽聽外邊連叫珠兒。珠兒只得出去。却見徐氏滿面笑容進來。看他濤聲心中雖有萬分恨意。面上却不肯露出來。依舊照常請坐。徐氏一屁股坐了下去。和顏悅色的說道。我的兒。我知道苦了你了。昨天我說的話。原是一時冒昧之見。你再三抗拒着我。如今我也仔細想過。也知道錯了。好兒子。你既然有了心上人。兒爲什麼不早點說呢。濤聲聽了。這番夾七夾八。不明不白的說話。真個莫名其妙。糊塗得要死。那裏敢響一聲兒。只怔怔的聽着。徐氏便問那人叫什麼名字。住在什麼地方。和你怎樣認識。你可老實告訴我。我總替你成。濤聲聽了。又是氣。又是疑。便低着頭。也不分辨。也不說話。那徐氏却也並不生氣。兀自儘管問着。見濤聲終始不理。只得回去。

濤聲從此又添了一層疑竇。這日也沒有吃夜飯。只對着一燈如豆。癡癡坐着。想到滴泉後來。尋我不見。不曉怎樣。着急他是絕世人才。見事何等明決。自然一望了然。此刻想必比我身歷其境。還要傷心。愁急怎麼好透。個信息給他。呢。想了一回。想出一個人來。恰好珠兒送上臉。水濤聲洗了臉。叫他等歇。再來坐。珠兒應了。等了一歇。徐氏母女和光昆都睡了。珠兒便到濤聲房裏。濤聲叫他坐了。便問太太們都睡了嗎。珠兒道。都睡了。濤聲挖出錶來一看。已是十點光景。濤聲便托他帶信。珠兒滿口答應。便說。這事我做得到。只不曉帶給那個濤聲和他說了。珠兒驚問。這滴泉孫少爺。可是孫濟雲老爺的少爺嗎。濤聲吃了一驚。問你怎麼曉得。珠兒便把從前在吳家做過了頭。曾經到過他家的話。告訴濤聲。濤聲想了想。道。原來還有這個原因。這更好了。珠兒又道。今天下

半天叫我的就是我老主人家了。說着又告訴濤聲這孫吳兩家關係濤聲聽了驀然動念便問珠兒你老主人家可常來叫你嗎？珠兒搖頭道：「往常我也長去走走，却從沒叫過我。」濤聲是靈透的人，登時見到五分未知如何，却看下面分解。

鐵冷曰：濟雲知滴泉之事，不加責備，雖由於溺愛之切，不必以自媒爲然，然能不守陳規，已屬難得。天下之類滴泉而不得於父者，又何可勝數！

徐氏心艷滴泉，又思以愛珠代濤聲人謂父子聚處，彼則母女同婚，倫常之變，至於此極，亦可哀已。濤聲百無聊賴中，忽得一珠兒，曾不幸中之大幸，珠兒慷慨激昂，既以崑崙奴自任，又時時有以安慰其心誠義僕也。

第十八回 悲身世佳人驚惡夢 展血書才子斷柔腸

却說濤聲聽了珠兒說話，他是靈透的人，登時見到五分，便問吳少爺和孫少爺平日自然狠要好的了。珠兒笑道：「說起他們兩人，真個比親兄弟還親密些。」大小姐問他作什麼，濤聲聽了，心下澈然，便嘿然不語。珠兒也覺得有些便說：「這孫少爺我也認識，不但相貌好，而且規矩也不錯，得狠待我們下人，更是客氣。從來沒說一句重話，真是少年老成的人。」大小姐寫好了信，我給你送去罷。距這裏也近得狠，濤聲嘆口氣道：「好姊妹，真難爲你說了這兩句，不覺又傷心起來。」珠兒又勸了一回，濤聲便說你去睡罷，時候也不早了。珠兒應了，却還坐着，不動。把濤聲看了兩眼，不覺流淚嘆道：「大小姐這樣人才，這般命苦，那老天爺的心肝也不曉得怎樣生的。」

濤聲聽了心裏着實感激。也就流下淚來。珠兒又道：據我的意思，大小姐還是偷空出去的好。古人說得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大小姐經過的風波可也不少。只是再不設法，恐怕將來還有不測的事情呢。說着，又低低說道：那舅老爺的意思，大小姐諒來都明白了。大小姐若再困循，他還肯放過你嗎？濤聲聽了，臉上微紅，正待說話，只見珠兒走近一步，低低說道：大小姐是仁孝的人，一味的忠厚待人，只知道太太偏姓是有的，殊不知再過些時，還要鬧出笑話來呢。濤聲聽了，如迅雷掣電一般，只覺耳鼓中響了一聲，發起顫來。好一回，才定了定神，問你這話怎講？珠兒歎道：自從大小姐出門之後，那時我進來不到一月，這裏的事情也不大清楚，誰知到了後來，細細留心，才知道太太竟是一個絕不安分的人。自從老爺過世之後，那才愈加放蕩了種種行為，都是不尊重的事情。叫人看輕，說着又附了濤聲耳朵，說道：據李媽說來，我們太太竟和舅老爺還有些不清呢。說得有憑有據的，咳，我只不信。我們老爺這般忠厚，大小姐這般仁孝，爲什麼偏有這般一位太太呢？

說罷，流下淚來，再看濤聲時，早已粉臉轉青，渾身發顫。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原來濤聲平日見母親每每風流放誕，就知道不大穩重，只是自己一片孝心，不敢稍存疑念，並且自己本來不大管事，也不曉得仔細。如今聽了珠兒說話，曉得不至無端嚼舌，再則今天車站裏的情形，也不是規矩人的行徑，覺得珠兒說話竟有八九分的確。由不得羞愧氣恨一時交雜，說不出話來。呆了一回，緊緊揀着珠兒的手，說道：好姊姊，你雖然是一個娘姨，只自從進了我家，老爺和我都十分體惜，並不當你下人看待。你今兒和我說的話，也見你的忠心，只是方才這話有關老爺聲名，你却不要聲張出去，給別人見笑。珠兒道：這個自然。我是從來不饒舌的。大小姐儘管放心，時候不

早我睡去了。大小姐寫好了信。明日給你送去罷。

濤聲應了。點了個火。給他珠兒拿了火。自己去睡覺。濤聲甚是感激。抽起一支筆來。只寫了一句。就滿身打顫起來。便擱筆不寫。好一回。又寫了一句。又顫。將起來。仍復擱筆。如此幾回。心思越發亂了。便立起身。到床上。躺下。忽聽得隔壁一人。躡手躡腳的聲音。濤聲聽了。大疑。便起來。走出房門。攔燈照了一照。只見一人如飛跑去了。濤聲眼快。早已看得。零清是妹子愛珠。正待叫他。忽然轉念一想。這定是母親不放心。我怕我有什麼緣故。特地叫醒了。他來偵查我的。倒還是。妝個不曉。倒也罷了。便重復關了門。進房坐下。想起珠兒的話。母親果然有了醜事。父親一世清名。豈不被他。糟掉。想到這裏。咬牙痛恨。了一回。又想母親和我。本來沒有什麼過不去。我也從沒些微得罪地方。爲什麼見了我。就和夙世冤仇一般。莫不是有了私意。怕我礙眼。既然如此。爲什麼今天。又逼我回來。難道還要置我於死地。嗎。既要我死。索性逼殺了我。也就罷了。何必又妝出這些假腔調來。難道他。想和我打成一路。嗎。果然如此。倒不如死了。干淨。想到這裏。愈加害怕。起來。又想自己。雖是子然一身。生平抱負。可也不小。況且滴泉這樣深情。也不便白辜負他。倒不如聽着珠兒說話。乘間脫逃。爲是。只是他們防備得十分嚴密。却從那裏下手呢。

想了半天。不覺困倦起來。便伏在桌上。假寐片刻。倒不料。竟自沈沈睡去。忽聽得房門聲響。忙着起來。開了門。看時。只見滴泉慌慌張張跑了進來。濤聲大吃一驚。心頭弼弼亂跳。只聽滴泉嗚咽咽的說道。妹妹。你怎麼又回來了。我和你的事情。恐怕只好結個來世姻緣罷了。濤聲聽了。恍惚記起日間的事情。心中一痛。流下淚來。正待

武

林

秋

說話忽見妹子愛珠嘻嘻哈哈跑了進來。不問來由，就把滴泉抱住。那一副淫相好不難看。滴泉竭力掙扎，只是掙不脫。滴泉便用力向壁上撞去。濤聲又羞又氣，又恨又急，正待扶他，忽聽得耳邊叫了一聲：「甥女濤聲急忙看時，却不見了。滴泉愛珠只見光昆笑嘻嘻立在旁邊。濤聲忙立了起來。光昆嘻着一張嘴，按住他道：「我的兒，這如今我和你己人了，你還和我客氣嗎？」說着便來抱他。濤聲急得面紅耳赤，羞憤難堪，硬不管三七二十一，順手就是一推，把光昆推了一個筋斗。光昆却並不生氣，還要抱他。濤聲氣極，便劈臉打了一個巴掌，打得光昆火星四冒，便大罵起來。正要用手抓他，濤聲趁他不防，一頭向壁上撞去，便直挺挺躺下死了。只覺三魂渺渺，七魄悠悠，出了軀壳，只見一片荒野，四望無垠，便信步走去。忽然到了一個所在，一座孤山突起，空際梅花萬株，綠水一泓，好一片風景。正在賞玩，只見一個書生在那裏上吊。濤聲看時，像是滴泉，不覺心中一酸，咽喉哽住，忙替他解了下來。誰知已經死了。濤聲便放聲大哭起來。忽聽得耳邊隱隱叫了一聲：「大小姐，驀然醒來，却是南柯一夢。」原來是珠兒睡在濤聲後面，聽得哭聲，急忙趕來，見沒有門門，輕輕推了進去。見濤聲伏在桌上痛哭，忙把他叫醒了。濤聲醒來，兀自哽咽，忽聽得珠兒阿呀了一聲道：「這是怎麼了？」濤聲看時，只見滿桌上洒了一片鮮紅的血。再看袖上，也是如此。用手摸了一摸，面上更是一片模糊，却覺眼內微微脹痛，心內明白，方才哭的都是些血，不覺歎了口氣。珠兒看了，也自傷心，禁不住流下淚來。濤聲長嘆一聲，叫珠兒拿塊手巾揩了一揩，換了一件衣裳。珠兒含淚勸道：「大小姐不要儘自傷心苦壞了身子，倒值得多了時候。不早還是到床上躺躺罷。」濤聲搖頭道：「我沒有什麼你去罷。」再一會子可就天亮了。珠兒拿了塊抹布，要替他抹去桌上血跡。濤聲搖搖手，逼着他走了。便

武

林

秋

關上房門，坐着想了一回，只覺夢境零清，清如在目前耳邊，還隱隱聽得滴泉哭聲，若說無憑，呢我從來少夢而且也沒有這樣零清。若說有憑，呢可也杳渺得狠，總之有憑果然不是好兆，無憑也自可怕。濤聲想了一回，又哭了一場，開了抽斗，拿出一支新筆，就把那血蘸着，寫了書信，又題了四首七絕，一併好了，又哭了一回，已經鷄鳴報曉，紅日照窗，珠兒昏上臉，水洗了臉，便把那信托他去。珠兒收好了，濤聲又千叮萬囑，叫他做得秘密，不要給人看見。珠兒應了，等到飯後，到徐氏面前，掉了個謊，匆匆換件衣裳，正待出門，却好筱蓉家中又着人來叫他，立刻就去。珠兒不曉是什麼事情，再則昨天見濤聲說起筱蓉，狠是注意，也見到滴泉和他一定有了特別關係，也想到筱蓉這裏探聽一番，便跟着那人，逕到筱蓉家中，誰知滴泉已等得不耐煩，珠兒見了滴泉，恍然悟到了八分五釐，含笑請了安。兩人請他坐了，筱蓉便將這事大略說了一遍，又叫滴泉把信拿出，托他寄去。

珠兒收了才曉，濤聲果然和滴泉訂了婚約，暗想大小姐這樣人才，不是孫少爺真也配他不上，心中倒暗暗替濤聲歡喜，便立起來笑道：這正巧極了，我正要，到孫少爺府上去，誰知孫少爺倒先在這裏說着，把濤聲的信挖了出來，交給滴泉。滴泉筱蓉倒都不解，起來，珠兒笑道：少爺且看了信，再講。滴泉看信面上，寫着呈孫滴泉少爺字樣，却沒有具名，心中早已醜料，忙着拆來一看，只見是血是墨，一片模糊，早禁不住流下淚來。筱蓉也過來同看，只見寫道是：

別後劣舅，繼母，值得消息，悍然前來，立逼回家，名分攸殊，未敢故違，亦自分早無生理，羈延至今已出傲，伴甯

更。作。意。外。想。故。遂。決。然。前。往。視。死。如。歸。詎。又。詭。謀。百。出。奸。計。無。窮。回。家。後。絕。口。不。提。更。無。變。動。意。者。另。有。他。圖。或。且。有。甚。於。死。我。者。在。要。之。無。論。如。何。總。是。萬。無。生。理。行。見。西。子。湖。畔。為。我。二。人。訂。婚。之。紀。念。地。羊。市。街。頭。為。我。二。人。永。訣。之。紀。念。地。矣。一。霎。那。間。苦。樂。頓。判。已。而。已。而。天。實。為。之。夫。復。何。言。所。恨。者。眷。眷。之。情。未。報。萬。一。令。人。不。能。無。耿。耿。耳。嗟。乎。妾。原。命。薄。君。太。情。深。渺。渺。前。緣。隨。東。流。而。長。逝。茫。茫。後。約。如。落。花。之。飄。零。別。矣。知。音。因。果。之。說。信。有。其。事。則。後。會。或。尙。有。期。還。祈。善。自。珍。重。努。力。加。餐。毋。為。薄。命。斷。腸。則。薄。命。人。身。受。之。矣。七。絕。四。章。心。煩。慮。亂。信。口。亂。吟。聊。誌。鴻。爪。不。足。為。外。人。道。也。死。在。旦。夕。猶。刺。刺。不。休。自。思。亦。復。多。事。願。終。不。能。自。已。意。者。殆。猶。古。人。所。謂。溺。人。必。笑。者。也。蘸。血。和。淚。聊。布。寸。心。血。盡。淚。枯。此。情。未。已。萬。種。癡。心。心。照。可。也。滴。哥。愛。鑿。濤。聲。鞠。躬。

蝦。簾。風。細。薄。黃。昏。新。月。斜。穿。夜。掩。門。一。樣。工。愁。倩。女。恨。儂。偏。無。術。可。離。魂。展。來。一。幅。薛。濤。箋。常。作。迴。文。恨。事。傳。郎。本。牽。牛。儂。織。女。何。時。方。許。鵲。橋。填。深。閨。寂。寞。獨。徘徊。驚。看。鴛。鴦。心。已。灰。死。恨。多。情。無。俠。氣。不。如。紅。拂。竟。歸。來。秋。風。颯。颯。逼。簾。櫳。寫。罷。新。詩。淚。灑。紅。從。此。一。絨。千。古。恨。人。間。天。上。可。相。逢。滴。泉。看。罷。心。中。一。苦。早。已。暈。了。過。去。後。蓉。忙。着。叫。人。扶。着。敲。的。敲。喚。的。喚。指。人。中。的。指。人。中。好。一。回。才。聽。他。哭。了。出。來。笑。蓉。唬。得。一。身。冷。汗。忙。着。勸。慰。了。一。番。衆。人。看。了。這。副。情。形。也。自。感。動。齊。齊。下。淚。筱。蓉。恨。道。好。賊。男。女。幾。時。犯。在。我。手。裏。才。曉。得。悔。不。當。初。呢。滴。泉。停。了。淚。定。了。定。神。便。問。了。珠。兒。一。番。珠。兒。又。把。夜。來。的。情。形。訴。說。了。一。回。

滴泉聽了吐了口血把眼睛一直又死了過去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鐵冷曰濤聲心煩慮亂不思遠避珠兒殷殷垂戒俠骨熱腸自堪嘉尚大杖則逃古有明訓濤聲遇此蕩婦不能自善其身亦一大錯

珠兒以光昆事告濤聲濤聲不暇自哀仍爲亡父顧全名譽諄諄以秘密相囑珠兒稱其仁孝信非諛辭南柯一夢夢耶真耶在夢中人視之爲夢而非夢中人視之則似夢而非夢惜乎夢夢者猶不自覺坐待其變幻爲真耳

第十九回

痛嬌兒爺娘議媒妁

疑侍婢姊弟究根蹤

却說滴泉聽到苦處心中一急吐出一口血來便覺眼前一黑嗓子一甜又暈了過去筱蓉急忙指揮衆人七手八脚救了轉來扶他到床上躺下又狠狠的勸了一回一面叫人僱了轎子把滴泉扶進親自護着送到滴泉家裏濟雲夫婦正待着人去叫見他已經回來顏色慘變目定口呆嚇做一團說不出話來筱蓉只叫莫慌濟雲忙着叫人扶他到房裏躺下一面叫人延醫張夫人早掌不住哭將起來濟雲也自流淚筱蓉透了口氣說纔老師母且慢着急病是不要緊的我却把方才情形告訴明白濟雲請他坐了筱蓉便把珠兒說話轉達了一遍又托那信給濟雲看了濟雲長歎一聲道本來年紀也不小了和他說親的人也不知多少他總是不願誰有這些緣故呢咳嗽怎好說着把頭皮搔了搔長吁一聲張夫人便問筱蓉這謝姑娘既和我們滴兒要好我們就去央媒說合不曉可成功嗎濟雲頓足道你不聽那姑娘的母親不是東西嗎要不然也不鬧出這些亂子來了

下編 第十九回

張夫人流淚道：這便怎麼處？我們兩人年將半百，只靠此子，偏又這般牛性，倘使弄些什麼緣故出來，我還活嗎？

筱蓉正在勸着人回先生來了。張夫人避了進去，看瀉泉時，却只瞪着眼，似醒非醒，一聲不響。筱蓉忙叫了一聲：濟雲已請了先生進來診了脈，到外面開了方，說病是不緊的，只要給他傷心氣，躁說罷，起身就走。濟雲好生有氣，只得命人買了藥煎好了。瀉泉只是昏昏沉沉的，並不說話。濟雲扶了起來，張夫人端了藥盞，筱蓉便來灌藥。灌了兩口，又吐了出來。濟雲忙叫人替他搥着，搥了一回，又灌了幾口，却聽他咯咯的嘔下去了。濟雲畧放些心，謝了筱蓉，又問了一回。筱蓉道：這事我是昨天才知其餘實，在一般不曉，便又將昨天情形叙了一番。又道：如今這珠兒，却是我們一條線，索明兒，倒是叫了他來，老師親自問他，一回敢則比學生知道得多了。濟雲道：既然如此，索性費你的心，今兒就去叫了他來。筱蓉應了，便辭了濟雲，逕自回家。濟雲夫婦好生心焦，只得耐性守着。他到了，下半年，筱蓉果然回了珠兒，過來。濟雲請他們坐了。張夫人便親自問了一番。珠兒也就原原本本，是一是二的說了一遍。忽然瀉泉又大哭大嚷起來。張夫人忙着三脚兩步跑去，看時，却又睡着了。張夫人心中好似刀絞一般，仍復出來聽珠兒說。

珠兒又把濤聲夜來情形也告訴他們。又道：今天早上，大小姐就寫了封信，叫我送給這裏少爺。後來却在老主人家遇着了，誰知少爺看了信，就到這個樣子。當時我回到家裏，和大小姐說了，大小姐又悔又急，也就幾乎暈去。幸得我竭力帶些帶勒的，勒住了，還吐了不少鮮血，可憐。大小姐自從昨天回到家裏，湯水都沒有進口。我

們看他也就狼狽極了。幸得他平日體質是好的，要不然還當得住嗎？說罷也流下淚來。濟雲聽罷，不覺浩然長歎道：「據你們說來，謝姑娘實在令人可憐，可敬。我方才看了那信和詩意，言纏綿情詞，悱惻好在一腔孤憤，絕無激烈之談，倒是道德學問，絕有根柢的人。這等女子也難怪。漓泉這樣用情，只是我們做父母的，暗此景象未免有些難以爲情罷了。」張夫人早又撲簌簌流下一陣淚雨。珠兒筱蓉聽了這番議論，實在明白通達，由不得佩服感歎，也就繼之以泣。

張夫人又問珠兒：「你們大小姐既然和這裏少爺交好，只不曉我們前去求親，可答應嗎？」珠兒搖頭道：「要是老爺在世，像府裏這樣門第少爺這樣人才，還有什麼不許？只如今是太太自己當家，獨斷獨行，又是下作的舅老爺天天纏着要討大小姐作續弦，只怕另外人家是不肯許的了。」這番說話，筱蓉却没有和濟雲說及。濟雲夫婦聽了大咤道：「天下那裏有這樣不要臉的下作東西？咳！你們大小姐真也苦極了。」珠兒道：「如今大小姐是生生被他們管了起來，一步不能行動，真正比我們做下人的還要苦些。」說着也不禁淒然淚下。張夫人哭道：「照你說來，你們大小姐就隨隨便便的依順了，嗚呼！珠兒也流淚道：「大小姐那裏就肯依順？據我看來，倒像把性命放在腦後，只怕旦夕間還有變動呢。」濟雲夫婦只是相對流淚，不則一聲。筱蓉只得勸道：「老師師母不用心焦，俗語說得好：心病終須心藥醫。據我愚見，不如先用好言安慰。漓弟然後再設法挽人做媒，成不成却再商量。終不然就這樣坐以待斃不成？」濟雲歎道：「只好這樣碰碰運氣罷了。」

筱蓉又勸了一回，告辭回去。珠兒也要回去。濟雲送了幾塊錢。珠兒那裏肯受。濟雲執意要送，只得千恩萬謝的

收了回去。這裏張夫人又來看滴泉，只見他出了一身汗，珠兒呼呼的睡着。張夫人輕輕叫了幾聲，滴泉醒了轉來，倒清爽了些。看着母親，自覺惶愧，不覺嗚嗚的又哭起來。張夫人流淚安慰着，濟雲也進來了。滴泉要起來，張夫人按住了他，不叫起來。滴泉嗚嗚哭道：「父親母親兒子不孝，做出這等事情，說到這裏，哽咽得說不出來。濟雲本來看得兒子比掌上明珠，還要十倍，而且滴泉爲人也真是仁孝，明智無瑕，可疵這會子出了這件事情，濟雲覺得他雖然過於情癡，却是至性人行，逕並不責備一句。滴泉却萬分不安，置身無地。濟雲又說已經央人做媒，想來總有幾分希望，叫他不要心焦，好好養着。滴泉明知是安慰他的說話，却怕父母操心，只得強作歡容，在枕上磕頭謝罪。張夫人又叫他吃了藥，便又沈沈睡去。從此滴泉便忽明忽暗，明白的時候，便和常人一樣。到了糊塗的時候，便滿口謔言，忽笑忽哭。孫府中請醫服藥，忙做一團，過了數天，依就是外甥提燈名曰照舅，把個濟雲夫妻直急得發昏章一百二十八有奇。」

如今再說濤聲回來之後，等了半天，不見舅舅母親，始終沒有變動，倒弄得滿腹疑團，無從索解。好在自己定了主意，視死如歸，便覺種種恐怖，瓦解冰消。這日早上，叫珠兒送了信去，忽然後悔起來，想滴泉得了此信，不曉增多少，惆悵真是何苦。越想越悔，越想越急，好容易等得珠兒來了，問了情形，珠兒怕他傷心，只說了一個大概。已經把濤聲急得幾乎死去，還虧珠兒竭力勸住，便把滴泉的信拿了出來。濤聲未及拆開，早已流下淚來，看了一遍，無非是叫他及早遠颺的話。濤聲又哭了一場。這日也沒吃中飯，到了下半天，筱蓉又把珠兒叫去，濤聲也摸不出是吉是凶，捏着一把冷汗，等他回來，急忙問他一番。珠兒只說沒甚大病，大約過幾天就好的。濤聲才略放

些心珠兒又把濟雲的話告訴他。濤聲聽了，更是感激。想到自己父親在日，也是千般憐愛，萬種體恤，如今骨肉未寒，就這般受苦，又不禁傷心淚下。珠兒又勸了一回。濤聲躊躇了一回，訥訥的說道：「好姊姊，我和孫少爺的事，你諒來都明白了，可得瞞着些兒，不要聲張出去，倒教我更加爲難。」珠兒笑道：「大小姊不用多心，我是從來不喜歡嚼舌的。況且事關重大，我敢亂說嗎？」濤聲謝了，又托他，明天再去打聽。珠兒應諾，不提濤聲。心焦再說徐氏自從遇見濟雲，心念魂夢不忘，和光昆設下圈套，內外打聽。濟雲姓名住處，好着手進行，也曾用心機探聽。濤聲無奈，濤聲咬定牙關，始終不露口風。徐氏看在情人面上，倒忍着氣，不和他計較。慧珠自從濤聲回來之後，心中着實記念，也曾寫了兩封信，道問都給他們拆閱，幸得他心細，原也防着這層，只是圖圖說着，不露一毫痕跡。所以光昆也看不出什麼道理。誰知濤聲聽得濟雲生病，心中十分牽記，過了數天，又着珠兒前去問候。知道瀉泉這病全是爲他而起，便又密密切切寫了書信，只說自己一有機會，仍就到上海去，叫他不要心焦，寫好了，加上封套，不料心慌意亂，把個墨盒打翻了。那信面上早已淌了一大塊墨漬，趕忙換了一個交珠兒送去。順手將那污掉的揣在一邊，不料事有湊巧，那李媽跑了進來，把桌子收拾了一番，剛值濤聲後面去了，沒有理會。李媽見那污了的信套，情知沒用，便順手拿去，意思要放到字篋裏去，也是合當有事，恰好光昆從外頭進來，見李媽拿着書信，順手拿來一看，不禁大喜，便放在袋裏，進來告訴徐氏。徐氏冷笑道：「這賤人朋友多，鴉兒那裏就是這人。」光昆笑道：「話雖如此，只是那會子我們看見那人在羊市街，今日他信面上又說是本衙門風，這幾天他心思也亂極了，不是緊要朋友諒來，也沒心思通信，所以其中却頗

有幾分可疑處。只是他寫着是煩呈，又說是本街裏邊。一定還有內線。徐氏道：「若說內線，只有珠兒一人形跡可疑。這幾天跑跑，出又時常到他房裏，鬼鬼祟祟的，只怕就是他罷。」光昆道：「正是，我也有點疑心，何妨叫他進來盤問一番？」徐氏便叫珠兒，誰知他果然給濤聲送信去了。好一回才回來。徐氏和光昆用盡心機，威嚇利誘，逼着問他。珠兒正是一腔義憤，滿肚不平，那裏肯說？只推不曉。徐氏一時性起，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厲聲說道：「你既然不曉得，怎麼倒爲給人送信去呢？」

珠兒聽了，倒像一個霹靂從頂門上直打下來，便也橫了心腸，索性冷笑道：「這些話好沒來由。你見我和誰送過信了？可有什麼證據？沒有這又奇了。無緣無故尋我的事，可是罕事？」徐氏聽了，氣得渾身亂顫，便信口亂罵。珠兒也不相讓，只鬧得沸反盈天。光昆怕弄了事，忙着解勸。徐氏氣極，便喝令李媽把他舖蓋卷好了，丟了出去。什清了王錢當時叫攙他出去。珠兒冷笑了幾聲，還說了不少俏皮話。到房裏看了一看，還虧他心細，恐怕連累濤聲，便不去辭別，擲着舖蓋頭也不回。一逕去了。徐氏才把一肚子氣平了下去。誰知濤聲正在房中聽得外頭大鬧，倒也關心出來一聽。只聽珠兒說了一句：「你見我和誰送過信？」可有證據？沒有這話？心中怦然一驚，唬了一跳。再聽時，就是兩人對罵了一回，句句都和自己相關。又見珠兒走了，更覺悲感狐疑。一時並發，也知珠兒的事爲自己而起，由不得心慌意亂，面上却竭力鎮靜，不露聲色。好在徐氏一心注在濤泉身上，無暇及他。濤聲也就得過且過，活一天算一日。不料光昆神通廣大，不知那裏得來的信息，遽然將濤泉的家世打聽得細細底底，又知濤泉年少才高，丰神絕世，就斷定這孫濤泉是那天會見的人。心中着實高興，便訴訴得意，告訴徐氏。徐氏

着實稱贊了一番。便商量着手進行。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鐵冷曰：濟雲知濤聲品學兼優。張氏遇調依順。光昆便可省却煩惱。非珠兒竭力割白浸潤之譖。幾乘隙而來。此非張氏有意污蔑。彼不知濤聲書中作何語詩中。有何意故。不免以常情相推測。觀此則欲改良家庭教育。願不重歟。

濤聲聆濟雲之意。感愧靡已。忽思及父恩。恨未終養。殊非溺於私情而忘大義者。

孫氏得珠兒爲報消息。方自欣幸。忽而春光漏洩。被逐外出。驟視之。不過夫一指臂實。則濤聲之死。不死於死之日。死於珠兒之行。

第二十回

訂新婚惡婦施詭計

訪舊交游子返申江

却說滴泉自從接了濤聲第二封信。雖然安慰了些。也知濤聲死多活少。多半怕自己傷心。特地安慰他的意思。珠兒自從徐氏攆他出門。第二日就到滴泉家中。濟雲知他忠心爲主。留他伏侍滴泉。從此兩邊信息。就魚沈雁杳。咫尺天涯的了。滴泉病勢。雖似稍減。過了幾天。見沒有信息。時時倒像濤聲已死的樣子。又像他已到上海。盃影弓蛇。風聲鶴唳。便又昏昏沈沈。糊裏糊塗。一天重似一天。不上半月。便着實憔悴起來。從前是粉面欺何丰姿。壓沈而今是臉黃如蠟。骨瘦如柴。濟雲夫妻。直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這日兩人正在滴泉房裏。只見人回金景雲老爺來了。

濟雲忙着披衣出見。應酬了一番。景雲問道：我恍恍惚惚聽得滴姪病得利害。可是真嗎。濟雲歎口氣道：這畜生。

也。叫。自。作。自。受。罷。了。景雲忙問究竟什麼病症。記得半月前在羊市街會見他。還是好好的。怎麼一回兒就病得這樣兇。濟雲因是知交朋友。又是老親。便也從直告訴了他。景雲道。既然如此。也是狼好的事。為什麼不去央媒說合呢。你們也太糊塗了。濟雲道。好輕鬆話兒。要是幾分希望。還等你說嗎。說着把徐氏光昆的計劃告訴他。氣得景雲拍着桌子怪叫起來。說世上怎麼有這等人。面獸心。不知廉恥。不要臉皮的混賬。亡八的狗男女。要是碰着我。金老景我就和他拚了也罷。濟雲知他素來性急。倒笑了一笑。景雲便問你們也不和他醫治醫治。濟雲道。怎麼不醫。這幾天請醫服藥。求神禱佛。家中鬧得沸反盈天。他只是昏昏沈沈。忽明忽昧。一天重似一天。這叫我。有什麼法兒呢。說罷浩然長嘆。兩眶老淚。差不多就要潸然直下。景雲道。雖然如此。難道你們就是這樣置之度外。坐以待斃嗎。

濟雲正待回答。忽聽得叫了一聲。金老爺。景雲抬頭看時。却是珠兒送上茶來。便笑道。這又奇了。你怎麼跑到這裏來了。濟雲诧异道。你怎麼認識他的。珠兒笑道。金老爺是謝家老爺最要好的朋友。謝老爺平日總沒交給朋友。也不喜歡說話。就只金老爺來了。便是有說有笑。真是親熱得狠。不曉得怎麼後來就不走動了。又笑道。記得自從謝老爺過世之後。老爺才去過一輪。可是嗎。景雲便笑道。我們這謝嫂夫人就和濟兄所說的女人差不多。兒我見了他。也就有些退避三舍。濟雲想了想。撫掌大笑道。照此說來。我說的那女人豈不就是你那貴友的令正嗎。一句話倒把景雲說得怔住了。珠兒笑着告訴了他。景雲笑道。阿唷。真了不得了。滴姪。怎麼就和他家弄出此膠葛來。那可真糊塗不清了。濟雲笑道。你方才說得那麼利害。你為什麼不早和他拚了。倒要退避三舍呢。說得

景雲大笑珠兒也笑起來了。

景雲便問珠兒怎麼到這裏來的。珠兒說了。景雲聽了。又氣起來。把桌子拍了一下道。沒有天理。沒有天理。我們伯孫先生這樣一位活佛。怎麼就遇着這等魔障。說罷。又對珠兒笑道。你倒是有良心的。狠好。珠兒聽了。倒不覺傷感起來。景雲又對濟雲說道。伯孫兄的大令嬾。我是見過的。品貌才略。道德學問。真是天上無雙。人間獨一。怪不得滴姪這樣鍾情。再則世上的人。除了滴姪。也沒配得上他。濟雲聽了。笑道。小兒的病。由他而起。你方才說我。不去求親。此刻又說得這般好聽。如今你可推不去了。景雲聽了。沈吟不語。珠兒笑道。金老爺這倒是推不去的。我看謝太太天不怕地不怕。就只見了金老爺。倒有些頭疼。金老爺何妨。就去試試看。或者有些效驗也未可知。景雲想了想。也自說不容辭。便滿口答應道。既然如此。我此刻就去。可好。珠兒笑道。金老爺還是這般性急。吃了飯去不好。騰濟雲也忙相留。景雲看了看錶道。時候早得狠。我去一騎再來。說着。別了。濟雲送到謝家。徐氏也就出來。陪着一番酬應。不必細說。景雲便婉婉轉轉。把來意說了。心中却想到。必有許多週折。誰知徐氏聽了。早已喜出望外。還恐聽不清爽。又問了一遍。知道就是自己心心念念。魂夢不忘。那日羊市街遇見的。濤聲的相知。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直喜得抓耳搔腮。連話都說不出來。禁不住滿面春風。一團笑臉。喜孜孜的說道。許濤兒呢。年紀也大了。他老子在日也曾看了不少人家。只是沒個中意的。既然叔叔這般說了。自然不會錯的。只是不曉那孩子可還有點出息。景雲聽他口氣甚鬆。萬分納罕。只疑心珠兒說話不確。便又據實告訴了他。徐氏聽了。假意又盤問了一番。自然滿口答應。便把行聘日子都約好了。景雲十分歡喜。再不料其中還有

詭謀便高高興興告辭出來。

回到濟雲家裏把上項事情告訴濟雲。濟雲聽了倒有些疑惑起來。便喚珠兒出來問他。珠兒聽了也是納罕。便道：「這也實在奇怪極了。真正那邊謝太太做事叫人測摸不定。難道其中還有別情嗎？」濟雲聽了知他不會說謊。也着實沈吟起來。景雲便道：「那也不用說他了。或者他見女兒立志不肯許給舅舅就變了心腸也未可知。總之無論如何據今天情形看來是沒有變卦的。濟雲知他性子雖然躁些做事却是牢靠便也信了。登時大喜起來。張夫人在後房聽見了直喜得如天上掉下一個活寶。覺得天地間再沒那麼快樂的事情了。便忙着張羅請景雲吃飯。一面趕着告訴滴泉。却好滴泉醒來神清氣爽聽了這話一聲不響却料定沒有這般容易。就知是母親哄他的話。只得勉強一笑。張夫人也自放心便和濟雲商議如何行聘。如何會親。好不有與滴泉見他們這般忙碌倒也疑惑。誰知過了幾天兩家居然下了聘禮。張夫人便把婚帖給他看了。滴泉方信是真不覺笑逐顏開。却又喜極而悲。悲極而疑。經張夫人再三解釋方才深信。

從此毛病就一天一天好起來。不到半月遽然步履如故。健飯恆濟雲免不得也責備了幾句。滴泉含愧謝罪。又是半月光景便依舊白皙豐頤。蜂腰猿臂。回復從前態度。濟雲夫婦心中大慰。只是滴泉病勢雖愈而自珠兒出來以後魚雁不通。音書中斷。徐氏雖然許了婚姻。只是他詭計多端。奸謀百出。不曉其中有無別情。又不知濟聲近況如何。思思想想日夜懷疑。不是蹙額愁眉。便是長吁短歎。濟雲夫婦也知道他的意思。怕他憂思傷神。勾起舊病。便催他上海去散散。此時校中早已開課。滴泉只得遵命。趕漚把行李收拾好了。發到車站。別了父母。迤

自動身回首。羊市街頭覺得有些傷心慘目景象。此時新秋天氣涼爽。可人車中頗不覺苦。到了五點鐘。光景便重抵中江。叫了一部馬車。送到永泰客棧。一路上。人山人海。車水馬龍。覺得比從前還熱鬧些。頗頗有些和溫瀾水鑿齒襄陽之感。

一時到了永泰。吃了些點心。他是早已接了朶雲的信。知道劍芬書局業已開幕。他們三人都住在局裏。便坐車到四馬路望平街中華教育書局內。只見那店面舖得好不華麗。儀器如林。圖書萬卷。滴泉看了一回。那發行所的賬房是認識他的。忙着招呼。滴泉便問他們都到那裏去了。那賬房回說。聽說都到同春坊沿馬路。金桂芬家去了。滴泉笑道。我看他們嫖賭之外。就沒有什麼正經事情。那賬房也笑道。近來還好了不少了。呢。滴泉坐了一回。想着好久沒見慧珠。便坐車到進步社。問慧珠時。又出去了。滴泉沒法想回去。也沒甚道理。便逕到同春沿金桂芬家來看。朶雲等人。尋着了金桂芬的牌子。逕自進去。金桂芬的房間。却舖在樓下。進門就是朶雲。坐在主位。早已看見。歡喜得直跳起來。只說寶貝。你怎麼一去就是許多日子。劍芬等人也看見了。忙着招呼入內。滴泉舉目看時。只見仲文的父親。知一在座。滴泉忙着招呼。早有娘姨們擺上盃碟。滴泉入了座。便問仲文哥呢。知一笑道。他早就回去了。朶雲道。你難道還沒會到他嗎。滴泉搖頭道。沒有。我也沒曉他回去。他也沒有看過我。知一笑道。他倒來看你。兩輪。你正在病得發昏。沒有理會。後來聽說你好了些。正要來看你。誰知他自己又病了。這幾天才好些。

滴泉聽了。不免又增許多惆悵。劍芬笑問。昨天朶雲接到……說到這裏。朶雲搶着說道。我接了笑蓉的信。說你

的事情、遽然、達到目的、却是可賀之至。滴泉笑了笑。正待說話。只聽知一笑道。正是這話。我聽仲兒告訴我。也知道。點兒真正你的情。也就深極了。滴泉倒有些難以爲情。衆人便都公賀了一盃。滴泉只得謝了。乾了一盃。這時、菜已將次送完。那些叫來的堂差、都已陸續散去。滴泉看那金桂芬、時天真爛漫、嬌小玲瓏、圓姿羞富貴之花、潤臉比中秋之月北里叢中亦復不可多得。贊賞了一回。便問、朵雲幾時做起的。朵雲笑道。也差不多一個月了。滴泉笑道。還有棲鳳樓和林雪梅。難道你又不做了。真是拉坡馬車。朵雲笑道。棲鳳樓記得還是你回去之後。去做了一個花頭。至今沒有去過。林雪梅才來過去了。滴泉笑了笑。也不答言。

一時散了檯面。滴泉便問。知一住在那裏。知一說是孟淵旅社八十八號。滴泉便約明天過訪。起身要走。朵雲問。你可是回棧房去。滴泉點點頭。朵雲道。此刻回去也沒有什麼味道。我和你、看陸葉芬去。可好。他着實牽記你呢。滴泉笑道。胡說。劍芬笑道。他倒不是胡說。葉芬真個看你幾十回了。你就去拜望拜望。也不見得玷辱了你。滴泉本來和葉芬、狠好。自從聽得笑蓉那番說話。心中更自感動。聽他們這樣說。也知不是謊話。便笑道。他便不記念我。我就不能去嗎。何必說得這般好聽。走走罷。那個同我去。劍芬知一都有事情。朵雲說。這個不勞費心。自然我奉陪。你去說着兩人一同出門。到了西蒼芳葉芬院中。正值葉芬堂差回來。見了滴泉。那一種喜歡。也就難以言語形容。滴泉自從曉得了他的歷史。便不肯當他。普通俗人。一類。看着實應酬了一番。陸葉芬換去衣裳。請他們坐了。親自拿了一根金水烟筒。請滴泉吃烟。又拿了一支雪茄。給朵雲。滴泉仔細細把他打量了一回。只見他丰度依然清姿。猶昔宜曠。宜喜如玉如花。不覺心中一動。呆呆看着葉芬。把他打了一下。道。耐看。仔倪。哈。

事體阿是弗認得者。晚滴泉笑了。笑。采雲笑道。先生。天天記掛孫少。今天是我特地打了電報找他出來。怎樣謝我。呢。葉芬嫣然笑道。謝謝耐。要耐實極。費心。只好屁股裏吃人參。後補格哉。說得二人都笑了。滴泉舉目一看。不見老四。便問老四呢。未知老四那裏去了。且看下回分解。

鐵冷曰。景雲痛詆蕩婦。不圖蕩婦卽爲老友之妻。痛詆不已。欲與之一較手段。又不圖濟雲夫婦卽以月老相託。天下之好爲大言者。幸毋自滿。

景雲初往求婚。料徐氏必不允。徐氏竟允矣。濤聲久拼一死。料光昆必相逼。而光昆竟不然。可見小人女子最爲難養。其險詐處亦最難測。遇之者不可不慎。

滴泉初見葉芬。非常冷淡。知其歷史。便刮目相看。畢竟俠士心腸。改悔甚易。

第二十一回

雅戲竹林良朋聚首 正言藥石名妓回頭

却說滴泉舉目一看。不見老四。便問老四呢。葉芬笑道。俚耐搭客人。碰和去哉。耐阿牽記。俚滴泉笑了。笑。却值葉芬叫局來了。滴泉便催他去。葉芬不肯。滴泉道。你去罷。不要得罪客人。我在這裏等你。回來還同你說話。呢。葉芬聽了。走到滴泉身邊。附耳說了幾句。滴泉道。是你快去罷。葉芬換了衣裳。走到門外。又回身說道。孫少耐。掉仔倪格鎗花。是倪定規弗成功。格滴泉笑道。去罷。去罷。不用嘮叨了。我是從來不撒爛污的。采雲不解。問什麼事情。滴泉微笑不答。采雲定要他說。只得答道。他也沒有什麼話說。就叫我千萬等他。一等。有幾句話。要和我談談。采雲笑道。又是什麼事情。這般鬼鬼祟祟。滴泉道。那我可不知道了。

正在說話。老四已經回來。見了滴泉。一番親密酬應。自不必說。滴泉也和他講了一回。朶雲這才細細底底問了番別後情形。滴泉嘆口氣。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朶雲聽了。也是嘆息。只聽滴泉長吁道。事情總算了結了。只是日後的糾葛。還算不清爽呢。朶雲沈吟道。糾葛嗎。就只令泰水反覆無常。恐怕又要節外生枝。然而也不怕他。了老四聽了。插嘴道。阿是孫大少要討少奶奶哉。阿請倪吃酒。滴泉笑道。一定奉請。明天就發帖子過來。老四笑道。謝謝。耐弗敢當。倪野。嚙。不實梗。天官賜。三人正在說話。葉芬堂差回來。滿口噴熱。老四替他脫去衣裳。葉芬笑道。唔篤。阿熱。滴泉笑道。今天怎麼還嫌熱嗎。我看着實涼快了。朶雲笑道。天氣倒不熱。只怕先生心裏有點發燒。葉芬把頭一斜道。耐格個人說出來才。嚙。不。一句好閑話。真正阿要氣數。說得衆人都笑了。滴泉一時高興。便說。朶雲。我們今天碰一場。和可好。朶雲道。很好。只怕知一老伯沒有工夫。另外請一個人罷。葉芬聽了。便過來和滴泉咬了一個耳朶。滴泉搖頭笑道。我才高興一點。你又阻我了。有什麼話。明天說罷。葉芬把滴泉擰了一把。道。耐格人。哈。實梗格。朶雲笑道。先生就實梗。未拉。倒哉。碗讓孫大少豪燥點。碰完仔。和唔篤。兩家頭慢慢交講。張末哉。一面說。一面便來寫請票。葉芬也就沒話。朶雲便問再請那個。滴泉笑道。別的客人。我見了就不大高興。不如請先生坐仔一位罷。說着對葉芬笑道。先生耐看阿好。葉芬笑道。就實梗末哉。朶雲便叫發了請票。不一時。劍芬到了。問滴泉怎麼這般高興。滴泉笑道。好氣數的話。難道我是該應愁聲嘆氣的嗎。劍芬笑問。還有誰呢。滴泉用嘴向葉芬一努。劍芬笑道。了不得。今天是輸定了。滴泉問是怎麼。朶雲笑道。罷。罷。不用取笑了。你看時候不早。我們動手罷。葉芬便指揮娘姨們。七手八腳。拖開檯子。請衆人入了座。起了手巾。

采雲問幾塊底。滴泉道：「十塊底二四好嗎？」葉芬笑道：「忒小哉。」劍芬笑道：「就是一百塊底罷。」誰耐煩打小麻雀。葉芬笑道：「難末。」忒大哉。采雲跳起來道：「先生耐倒底要那疋大小格呢？」實梗梗說。忒小實概。嘆說：「太太倪倒是勿大。」勿小格弗曉得耐阿歡喜。眾人聽了，大笑起來。葉芬却臉泛桃花，面含薄怒，脈脈不語。滴泉暗暗點頭，便說：「不要胡鬧。我們就是五十塊底罷。」眾人都贊成了。

一時，唇碌碌打起牌來，打了兩圈。滴泉看看輸了一底，便道：「今日牌風不利，須得祭一祭風才好說罷。」便擡拳擄袖，打了兩付。葉芬已贏了一底，光景見滴泉身邊只剩了四塊錢，便問孫少阿要倪搭發仔一底。末哉。劍芬聽了，笑道：「阿唷，唔篤兩家頭直頭恩得野篤。」葉芬聽了，臉上又微微起了一層紅暈，愈覺嫵媚動人。采雲又叫起好來。滴泉笑道：「不要胡說，你看我這一付罷，說着和了一付一百八十，和接連又和了一付，勒子不用說，把方才輸的都贏了轉來，還贏了不少。」劍芬道：「了不得，我也要祭一祭風才好呢。」說着，嘴裏鬼念了一回，喝道：「急急如律令。」說得眾人都大笑起來。一時打完了，算了算，滴泉贏了一底，半葉芬贏了三十塊，却是劍芬一人獨輸。眾人吃了一些點心，劍芬問了番滴泉情形，便約他明天住到書局裏去。滴泉只說且看。

劍芬、采雲一同回去。滴泉也要走，葉芬便問耐身子。阿倦。滴泉搖搖頭。葉芬道：「難末再坐歇去野弗見得那疋倪。」晏有幾幾，化化格格閑話說好仔，撥耐轉去。阿好。滴泉想了想，也要和他談談，便仍復坐下，問你：「有什麼事情？」葉芬聽了，說道：「耐格日子轉去格辰光，哈弗搭倪說一聲倪心裏交關牽記，賽過是有啥末事忘記脫仔一個樣式。」嘆弗曉得耐哈格事體，後來問仔章大少，俚耐搭倪說仔倪心浪向加二弗舒齊，到日日跑到章大少、卓大少、搭閱。

阿○有○耐○格○信○息○羅○裏○曉○得○俚○篤○一○踢○括○仔○才○說○弗○曉○得○難○倪○無○法○想○哉○晚○只○好○日○日○勒○浪○等○耐○難○故○歇○唔○篤○親○事○
 泉○也○知○道○他○的○意○思○浩○然○長○歎○道○紅○顏○薄○命○千○古○傷○心○你○的○歷○史○我○也○略○知○一○二○實○在○也○怪○不○得○你○傷○心○葉○芬○聽○
 了○倒○像○吃○了○一○驚○的○樣○子○朝○滴○泉○看○了○兩○眼○道○耐○曉○得○倪○哈○未○事○滴○泉○便○把○筱○蓉○那○番○說○話○告○訴○了○他○說○完○了○話○
 葉○芬○早○已○哭○得○和○淚○人○兒○一○般○滴○泉○也○自○傷○心○下○淚○忙○着○解○勸○了○一○回○又○對○他○說○道○我○自○從○那○天○叫○了○你○一○個○堂○
 差○看○你○的○相○貌○聽○你○的○說○話○早○曉○得○你○迥○異○尋○常○後○來○你○又○和○我○講○了○許○多○說○話○更○曉○得○你○立○志○清○高○不○同○凡○卉○
 將○來○定○有○跳○出○火○坑○的○日○子○誰○知○你○果○然○不○是○低○三○矮○四○的○人○我○此○番○也○打○定○了○一○個○主○意○雖○然○一○般○和○你○要○好○
 却○不○肯○當○你○倌○人○看○待○

葉○芬○聽○了○那○感○激○之○心○從○脚○底○上○直○達○到○頂○門○上○去○禁○不○住○痛○哭○起○來○滴○泉○竭○力○安○慰○了○一○番○又○道○至○於○你○的○烈○
 性○慧○心○自○是○可○敬○的○了○只○是○古○人○說○得○好○近○來○者○亦○近○墨○者○黑○你○從○今○更○宜○步○步○留○心○打○定○主○意○千○萬○不○要○染○了○
 那○些○習○氣○才○是○我○和○你○相○好○一○塊○又○承○你○這○般○青○眼○別○的○無○可○報○答○只○這○幾○句○說○話○却○是○金○石○良○言○你○倒○不○要○隨○
 隨○便○便○的○聽○着○這○就○是○我○報○效○的○地○方○了○至○於○碰○和○吃○酒○更○算○不○得○什○麼○方○才○你○再○三○阻○攔○叫○我○不○要○碰○和○在○你○
 的○意○思○自○然○是○不○肯○教○我○化○錢○的○意○思○其○實○我○也○不○過○與○之○所○至○逢○拍○作○戲○並○不○是○為○我○和○你○要○好○竭○力○報○效○的○
 意○思○要○曉○得○碰○和○吃○酒○只○可○以○對○待○普○通○倌○人○原○是○當○他○一○種○玩○具○圖○心○取○樂○看○是○要○好○實○在○還○是○看○他○們○我○
 却○不○肯○以○此○待○你○這○你○拈○據○時○候○回○我○要○幾○塊○錢○倒○可○以○這○種○意○思○在○他○們○普○通○倌○人○看○來○不○但○不○見○我○的○惱○

還說我是阿爺爺頭三，只你却分明清高的人，一定有特出見解，能够領畧我的意思。

葉芬聽了那淚珠兒，好似山澗春水一般，骨碌碌直瀉下來，真個是帶雨梨花，經霜南窗，那一種嬌怯怯可憐光景，真令人心醉神迷。清泉也就禁不住用自已帕子替他拭淚。葉芬便伏在清泉身上，哽咽難言。清泉捏着他的纖手，扶了起來，老四送上手巾，兩人都揩了臉。只聽葉芬嗚咽咽的說道：「孫少耐，格格兩句閑話，格末叫歡心得來，倪想起來，倪從十四歲辰光，撥倪娘賣到堂子裏，向吃仔格碗斷命飯，見過客人野算，弗清爽哉。總規弗會聽着格格閑話，故歇想起來，倪心浪向加二難過，弗曉得要那啼樣式。清泉知他是肺腑中迸出來的說話，便又溫溫存存安慰了一番，便道：「這會子你也不用傷心了，似你這樣的人，自然總有一定主意，用不着我總總慮。我只希望你早早打定主意，跳出火坑，以清白之身還之父母，這才是完全人才。要曉得春花秋月爲日無多，轉瞬韶光老去，廬家少女頓變成徐婦，中年那時門前冷落，問津無人行止，皆難進退。維谷只怕懊悔嫌遲了。這番說話在你諒來，早已明白，在我不是你，我還不肯說就是說了，也是對牛彈琴，還給他們笑我阿木林呢。」

葉芬聽了，感激欽慕都到極處，由不得仰起頭來，朝清泉看了一眼。清泉又道：「只是我倒還有一層過慮，像你這樣清姿美貌，繃口慧心，枇杷門下自然有一般墜鞭公子走馬王孫，想來藏你金屋，只是這一種人却最靠不住。心猿意馬，厭故喜新，一時打得火熱，到後來還不免秋扇相捐。那時你難道還看他們下作倖人的樣作，那嫁人復出，重抱琵琶的勾當嗎？那才不值一錢了，所以我倒要勸你放出眼力，只要情深義至，靠得住，保得牢的，就把終身托他，倒不在乎榮華富貴，片刻風光你的意思，以爲何如？」葉芬聽了，那感激之心，覺得身內裝不住，竟要向

身外流溢出來的樣子。好一回才哽咽說道：耐格閑話真是一眼弗錯。倪本底子野弗是吃格碗飯格不過弄到嘸法想哉。難只好實梗得過且過。故歇倒弄得收場。弗來倪對勁格人。俚篤才弗成功。推扳點格倪。啖弗肯嫁。俚必過倪格碗斷命飯。實在野真個。弗要吃哉。故歇倪打定一個主意。日日等耐出來。搭耐講張講張。

滴泉問怎樣呢。葉芬道：倪格意思。故歇倪總算自家身體。哉倪要另外想法。野嘸不哈人說。哈格閑話。倪明早就把格塊牌子除脫。仔租仔一間房子。賽過人家人一幹仔。住勒浪。碰見仔對勁格人。野弗要裡哈末事。就跟仔去耐看阿好。滴泉沈吟道：這你的好意。我怎麼好攔阻。只是據我意思。你既然不做生意。就有合意的人。也到不了你家裏。倒反而為難了。葉芬聽了。仰着頭。呆呆看着滴泉。兩眶珠兒。潸然而下。滴泉想了想。道也罷。你自己打定主意。做去。我孫滴泉。活在世上。纔幫你設法。你放心罷。葉芬聽了。忽的立起身來。問耐格句閑話。阿真格。滴泉道：自然真的。難道你還信不及。我只見葉芬一言不發。朝着滴泉。就深深的鞠了一躬。滴泉忙拉住道：快不要這個樣子。倒不是我們兩人的情分了。看葉芬時。早又痛哭起來。滴泉再三勸住了。又談了一回。起身要走。葉芬那裏肯放。硬道：曉得耐弗肯勸。浪該搭倪野。弗是格號爛污格人。不過耐多坐歇去。野弗見得。那啣滴泉。摸出錶來。看了一看。已是一點光景。便笑道：既然如此。我和你坐過一夜。可好。葉芬道：格是弗局格。啣耐身體。啖弗見得。那啣明早。弄出病來。倪阿過意得去。要末耐看得起。倪今早勸浪。該搭借仔一夜。乾舖末哉。滴泉想了想。實在有些過意。弗去便也點頭。應允。葉芬大喜。叫老四收拾了床舖。親自燉了碗燕窩湯。給滴泉吃了。又密密切切講了一回。怕滴泉辛苦。請他睡了自己。真個。便到後房和老四同睡。到了次日。滴泉一早醒來。葉

芬也起來了。叫醒老四。請了滴泉洗臉漱口。吃了點心。陸葉芬便叫相幫除去了牌子。滴泉暗暗贊嘆。葉芬便要他同去看房子。滴泉應了便道。這裏太熱鬧。住家不大相宜。依我說。倒是白克路北泥城橋一帶。清淨些。葉芬道。倪野是實梗意思。難倪一淘去末哉。滴泉便和他一同到了白克路。尋了一所房子。雖只一樓一底。好在清潔精緻。而且可以閉關自守。葉芬甚是稱心。講了租錢。每月二十四元。言明大後天進屋說好了。一回回院。葉芬叫老四跟了同去。老四倒也願意。葉芬大喜。滴泉便道。你天生意是不做了。只是夜間我倒還要借你的房間。請幾個客人可好。葉芬應了道。既然實梗末耐點好。仔葉倪自家搭耐做阿好。滴泉道。這更好了。說着提起筆來。點了五六樣菜。道。此外的菜到館子裏叫去就好了。葉芬應了。滴泉欣欣得意的到了教育書局。看來雲劍芬把夜來事情告訴二人。二人聽了。萬分納罕。都說看他不出。竟有這般毅力。這般卓識。北里中真是萬不獲一。也是你妙。榮蓮花才把他心思收正。滴泉道。這倒不是我的功勞。他本來也不是風塵中人。說着又將葉芬歷史述了一遍。二人都吞嚥了一回。劍芬道。依我的意思。你既然做了護花鈴。何妨成全到底。把他娶了回去。豈不是好諒來。老伯也不見得怎樣責備。滴泉聽了。長嘆一聲。說出一番話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鐵冷曰。葉芬鍾情滴泉。意在以身相託。忽聞姻事已成。知從良之願。又成畫餅。感慨身世。煞是可憐。天既不使葉芬不遇滴泉。又使濤聲攘奪而去。天既使濤聲攘奪而去。又不使滴泉與之偕老。其所以待滴泉與葉芬者。不可謂不酷。

失身易守身難。墮身濁而能守身爲尤難。滴泉勸葉芬善持其志。固藥石之言。而葉芬能毅然改悔。亦是女

中豪傑

下編 第二十二回

三十一

王孫公子見獵心喜。逾時則捐同秋扇。此視女子爲玩物者。決無情義可言。人生不幸。流爲娼妓。慘痛如何。彼等猶欺凌不已。宜乎家破人亡。後而其妻若女。或亦流爲娼妓歟。

第二十二回

繫赤繩執柯勞宅相

完白璧脫穎出泥塗

却說滴泉聽了朶雲說話。嘆口氣說道。人非草木。安得無情。葉芬待我的情況。自是一往纏綿。這樣的人。難道還不配藏之金屋嗎。只是種種困難。不能如意。與其日後弄出煩惱。何如及早決絕的好。朶雲笑道。你的困難。我也盡知。在你看來。都是困難。我們看去。都沒有什麼。這總是你看得情字太重的緣故。要知人生在世。真是白駒過隙。易老韶光。時不我待。落得及時行樂。得過且過。若要處處認真。天下那裏有許多真處。滴泉聽了。嘿。嘿。不語。倒像別有感覺一般。忽然走到朶雲面前。鞠了一躬道。好哥哥。你的學問。竟比我高出萬倍。那會子你勸我說。鍾情的人沒好結果。今兒又說這話。可見你心中。畢竟別具見解。好哥哥。我此刻腦筋中。替亂得狠。你再教給我一番。開開我的茅塞。朶雲正待說話。只聽劍芬微笑道。滴泉迷住了。你跪下去聽我妙鑿蓮花運廣長舌。把你的迷團。一打破。教你早成正果。脫離苦海。渡到彼岸。

滴泉正待回言。忽聽一人笑着進來道。好好。你們越發高了。索性參起禪來了。衆人急忙看時。却是知一忙立起來。請坐。知一笑道。你們參什麼禪呢。那個要到彼岸去呢。還得我來指示迷津才好。衆人聽了。都笑起來。朶雲正待告訴他。滴泉不等他開口。搶着說道。老伯不要聽他們胡說。今夜是我崑誠奉請。在陸葉芬家一敘。不知老伯

可肯賞光。知一笑道：言重言重。你請我吃。我肯不來。嗚。衆人都笑起來。朶雲問葉芬：不做生意。你怎麼還去擺酒。滴泉道：這倒不要緊。我也不去報效他的花頭。不過惜他的房間。請客人也沒有什麼關係的。知一問陸葉芬：要嫁人了嗎。滴泉又把緣故說了。知一也嗟嘆了一回。滴泉又坐了一回。回到棧房。誰知慧珠的父親子虛也到了。上海住在永泰。滴泉得知了。忙去看望。子虛却住在後樓廿號房間。滴泉投了名片。早見子虛大笑出來迎接。入內。滴泉請了安。便問舅舅幾時出來。子虛笑道：我就同你同時動身。你是快車來的。我是特別快車來的一到永泰。就看見那塊旅客牌子上。寫着你的名字。問了問。知道你亦是才到。就來看你。你又出去了。誰知你竟是一去不回。你究竟到什麼地方住了一夜。

滴泉聽了。甚是不安。因子虛雖是長輩上了幾歲年紀。却是極有趣極熱鬧的人。平日最愛滴泉。見了面。定要狠狠頑笑一場。滴泉也就沒有什麼避忌。老實告訴了他。子虛大笑道：原來你有這般奇遇。也不領我去見識見識。真是可惡已極。不用說。今天就罰你一檯酒。滴泉笑說：今天本來就有一個檯面。請你老人家坐首席可好。子虛拍手笑道：這真妙極了。只是我又慮着一層。恐怕我那外甥媳婦見了我這龍鍾老相。未免就要憎嫌。怎樣呢。滴泉笑道：舅舅不要取笑。我和他是規規矩矩的說着。把自己和葉芬的關係和葉芬的歷史。告訴子虛。子虛聽了。倒浩歎幾聲。却又有有些信不及。便當時要去看他。滴泉只得應命。子虛高興換了一件長衫。正待出門。只見茶房領着自己愛女。慧珠進來。只得回轉。慧珠請了安。回頭見了滴泉。笑道：哥哥昨天看我。我却跟着父親到新馬路去了一輪。失候得狠。可是對不起。滴泉笑道：妹妹還這般客氣。倒不是我們至親了。子虛聽了。笑道：是呀。你們兩

人還客氣什麼呢。說得二人都笑了。慧珠便問父親穿了長衫，可是出門去嗎。子虛笑道：「你看你表兄，竟是荒唐得狠。一到上海，就任情嫖賭，見了我不說賠個罪兒，倒說請我吃酒爲父的看。在口腹面上沒奈何，折着志氣，答應了他了。」

慧珠聽了，嫣然微笑。滴泉紅了臉，說道：「舅舅怎麼還是這樣脾氣。這話也是當着妹子說的嗎。子虛聽了，打了他一下，哈哈大笑道：「我的兒，我看你們新學界裏講什麼同胞平等，好不熱鬧。我就胡亂學着說幾句兒，可也就說差了一席話。說得二人笑得肚子疼。子虛又笑道：「我是從小喜歡頑笑，愛熱鬧，像你這樣年紀的時候，頑得更兇。那裏像你這樣守分。你外祖也曾狠狠的打過幾回，只是不改。如今老了，也就好了不少了。只是看見你們這班人就覺老興勃發，瞎吵一陣，也不怕人家笑話。說得二人又笑了。慧珠便問哥哥可會見濤妹，怎麼他回去了。我寫了兩封信去問他，也沒給我一個字兒。滴泉歎了口氣，正待回答。子虛又跳起來道：「不錯呀。我聽你妹妹說有個同社姊妹叫做謝什麼聲的，和你狠有感情，又聽你那老頭子講你爲了一個女子生起相思病來，鬧得沸反盈天。可就是他嗎。我聽得糾騰瓜帶的也纏不清爽。如今倒底怎樣了。滴泉聽了，把臉脹得緋紅。慧珠却怪怪的，噙着他笑。滴泉只得一五一十告訴子虛。說完了，不覺潸然淚下。子虛是正直豪爽的人，聽說徐氏光昆種種穢劣，恨得直跳起來。道：「天下怎麼有這等畜類。真正比猪狗還不如了。咳，恨殺我了。如今事情算完結了嗎。滴泉道：「事情雖然略有希望，只是日後的糾葛還多得狠呢。子虛聽了，拍掌道：「如今是媒証俱齊，難道還怕他嗎。好兒子，不用心焦做舅的，包你稱心如意。一路順風，說罷又連說恭喜。慧珠微微一笑。滴泉倒覺得有些難以爲情。」

只聽子虛又歎口氣道：「怪不得人人說你情深如海，方才我聽你說陸葉芬一節，我還有些信不及你，如今却深信不疑了，難得難得。」

慧珠聽了，倒像別有感觸似的，低下頭，一聲不響。好一回，才說道：「本來濤妹爲人，就和哥哥有九分相同。我倒早想做個媒人，誰知不用我費心，竟成功了。子虛聽了，歎了口氣，朝慧珠看上兩眼，嘿然不語。方才是一團高興，會淋漓，此刻是滿腹牢愁。愁思蝟集，接連又歎了幾聲，似乎有什麼說不出的隱衷。慧珠也知道父親意思，低下頭，不則一聲。濤泉也瞧料了幾分，驀然想到那天西湖內濤聲給他做媒的話來，偶然觸着一個絕妙主意，便隱着不說，只聽子虛倒又爽爽快快的說道：「你的事情算完結了，總算恭喜我倒想到我們慧兒的事情起來，倒是我生平第一件心事。」慧珠聽了，低了頭。濤泉笑道：「舅舅不用心焦，慧妹這樣人才，怕沒個如意郎君匹配。這也太多慮了。」子虛聽了，把眉頭縐了一縐，忽然呵呵大笑道：「是呀，你這話不錯，我們走罷。」慧兒回去，慧珠只得答應立起身來，一同下樓，出了棧房。慧珠自回進社去，子虛便和濤泉來看葉芬、葉芬正和老四商量進屋的事。見濤泉和一個老者回來，忙起立迎接，問了聲，知是濤泉舅舅，便十分恭敬。子虛看葉芬時，淡掃蛾眉，不施脂粉，幽閑貞靜，宜喜宜嗔，好在絕無飛揚跋扈態度，十分嘆賞。因他不做生意，並且知他歷史，不是胡調一流，由不得愛憐之中，添出一段敬意，倒規規矩矩和他講了一回，便笑對濤泉道：「方才你和我說他怎樣，我還有有些疑惑，此刻親自領教，才知句句不謬，不是他，也不配和你要好，不是你，也不配做他知己。你們兩人竟是珠聯璧合，更難的都能以禮自持，不事淫慾，我活了這許多年紀，你們這樣的，小人兒實在罕見。」

滴泉聽了忙笑着謙讓了幾句。葉芬也自歡喜，便留他們吃了中飯。問滴泉耐啥辰光到該搭吃酒。滴泉說五點鐘葉芬應了，便要他明天帶着料理。滴泉自然答應。坐了一回，和子虛同到書局內看。葉雲、劍芬和他一一介紹過了，又全到知一處，也和他介紹了。這知一年，就和子虛相狃。子虛卻又會過仲文，說起來彼處倒還帶點親戚。談了一回，投機得狠，倒恨相見之晚。滴泉暗暗歡喜，方才想就的主意，就有八分成功。便立起身來，笑對子虛道：「舅，我有一句冒昧的話，不曉可准我說嗎？」子虛笑道：「又是什麼鬼話？這般半吞不吐的。」滴泉笑着對知一說道：「這事和老伯就有關係，知一笑道：「這又奇了，究竟什麼事情？」滴泉笑道：「我的意思想給仲文哥哥做個媒人。子虛一聽了，也瞧料了幾分，只聽滴泉笑道：「仲文哥哥是當今才子，我們舅的表妹是絕世佳人，小侄不揣冒昧，竟欲以冰人自任。兩位老人家意下如何？」兩人給他當面一說，倒弄得說不出話來。子虛雖是快人，也得讓虛幾句，却好。葉雲、劍芬約着同來，滴泉又把這話告訴二人。二人聽了，都說快事。葉雲便說：「我來做媒。」劍芬又說：「我來介紹。」滴泉笑道：「好一班不要臉的東西，我還沒有說成功，你們就奪做媒人了。說得衆人都笑起來。子虛是會過仲文們的，自是合意。知一雖不曾見過慧珠，只是素來和濟雲要好，會聽濟雲說他內侄女兒是無上人才，德容才貌，色色俱全的，知道不是虛話，也就合意。更兼兩人都是狠愛滴泉，知道他年紀雖輕，極有經濟。又知他兩方面都要好，得狠諒來不致糊裏糊塗，以婚姻爲兒戲的，想了想，更是放心。只是給他直爽，爽對面鑼鼓的一來，倒有些難以開口。未免就有一番謙遜的套語。給三人你一言我一語，竭力的撮合了一番。就訖然答應。滴泉大喜，便對葉雲、劍芬兩人笑道：「如今事情是成功了，你們兩人就做了現成媒人罷。這些俗套我是一點不

憐的二人也都訥然承認從此仲慧二人便紅絲縮就締結了百年好事兩邊雖然未曾謀面却只深信滴泉是靠得住的便也十分美滿這固是兩人的幸福也就是滴泉平日信用的一點效力了只是滴泉見數句之間撮合一頭絕妙姻緣訴喜之中倒想着自己的事情容易艱難的那樣艱難倒又有些傷感起來只有子虛無意中結了這門親戚心中雖是愉快還怕慧珠心裏不大舒服却因他平日婉淑柔順知道沒有什麼期望也就心安這日夜間滴泉便請了子虛知一劍芬朶雲四人到葉芬家中葉芬早已預備好了因自己已經卸了牌子便脫去堂子中俗套一切都照着住家樣子衆人自然格外看高一時擺上酒席滴泉請衆人入了座自己也和葉芬做了主人陪着衆人也就照着人家吃酒樣子連堂差都沒有叫子虛知一見他們雖然親愛萬分那神色之間却若離若合頗有相敬如賓凜然難犯的光景又狠狠贊歎了一回就中纔樣主要的菜都是葉芬親手做的彷彿着無錫蘇菜的做法清潔鮮美四字俱全衆人痛贊一番都說看不出你還有這種烹調手段葉芬又謙遜了幾句

吃畢各散滴泉和子虛又坐了一回一回棧到了次日滴泉帮着葉芬佈置房間又替他弄了許多書畫租了一房外國木器雖是小小結構却收拾得十分清雅十分精緻朶雲劍芬等人也帮着料理又送了許多賀禮葉芬一一道謝第二天滴泉送着葉芬進屋葉芬又和滴泉商量請衆人吃酒都是親手烹調衆口膾炙從此京滬轟傳大名鼎鼎前稱花二寶後名陸叢芬的絕世名姝便成了白克路幽閨深鎖的悄嘿佳人他便深居簡出靜守空閨老四原名寶仙仍就照前稱呼倒也跟着葉芬規規矩矩的度日葉芬從前原讀過幾年的書自從墮瀾

沾泥也就久拋書卷。幸他天資聰穎過目不忘。雖然荒了幾年根柢。還是狠好。清泉立意要把他造就起來。給他定了一張課程。每值課餘之暇。便來教他讀書。難爲他竟能領略。並且昕夕不輟。不上數月。着實進步起來。清泉十分得意。越發教導得勤緊。有時也就住在那邊。只是規矩不涉於邪。這兩個人。雖是兩心互印。倒成了咫尺巫山。就只郎心似水。妾意如膠。君作護花之使。儂堅松柏之操。葉芬心中。倒把收場宗旨。漸漸移易。另外定了一個牢不可破的主意。這是後話。如今却又擱過一邊。再說濤聲盡節的事。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鐵冷曰。吾國家庭教育。未嘗不有特善。惡各異。觀子虛之與慧珠。現身說法。極堪取則。借慧珠爲女子不能與子虛偕行。同嘗個中滋味。然話至情深似海。而慧珠已別有感觸矣。嗚呼痛哉。

慧珠之許仲文。全憑三數人之唇舌。以爲標準。而知一與子虛。又似屬於私情。不得不允。嗚呼。婚姻之主體。爲誰何。煩二老之委曲。更何煩三人之強迫。吾謂清泉之手。自雖與光昆徐氏略異。而其專制則同。幸而仲文不若光昆之無行耳。

葉芬脫離苦海。便專心攻書。又得清泉爲師。此中興趣。殆非翁秀卿之讀書樂所能媲美。其萬一

第二十三回

聞私語驚心破密計

了情緣割臂寫哀書

却說徐氏自從允了孫家親事。便高高興興的告訴光昆。光昆聽了。自是歡喜。徐氏便想了一番說話。一團和氣。滿面春風的來看濤聲。濤聲雖是一腔悲苦。却只自己怨命。也沒有什麼別樣。心腸倒時時防着徐氏作怪。誰知許多日子。總不見什麼變動。心中雖然萬分疑惑。却也寬了不少。這日正在思索。見徐氏進來。只得和顏悅色。照

常侍奉徐氏，便委委婉婉的告訴他，有個姓孫的，叫做什麼利全，也是住在羊市街，你可曉得嗎？濤聲聽了，恍如一個青天霹靂，從頂門上直打到心坎裏去。那裏敢說一聲，只低着頭，呆呆的想着。只聽徐氏又說道：「聽說那人在上海什麼學堂裏讀洋書的，倒很有出息，挽了你景雲伯伯和你做媒，你可願意嗎？濤聲才知其故，到弄得不得主意起來。也想到徐氏沒有這樣好意，光昆也未必就此罷休，又想母親自從逼我回來，雖然管得嚴密，面子上倒客客氣氣，並沒半毫責備說話。難道他記着父親痛事，懊悔嗎？既然如此，爲什麼又把珠兒攆了去呢？徐氏見他始終不響，便笑道：「老實告訴你罷，那孩子我倒見過一次，真是漂亮得狠，想來你也害羞，不肯說什麼。我竟和你定了這頭親事罷。」

濤聲聽了，真弄得萬分爲難。要說不肯呢，恐怕徐氏真心成全他，要說願意呢，又怕落了他們圈套。徐氏却高高興興的出去了。濤聲雖是靈變的人，到了此刻，也就糊塗住了。想來想去，只是莫名其妙。那心中也不知是苦是甜，倒像有幾千幾百隻小鹿兒，在心頭橫跳亂跳，似的好不惶急。好一回才定了定神，想到母親方才神氣似乎不像有什麼假意，就是滴泉那邊，挽人做媒，也是狠在意中，或者母親有了別的計劃，怕我碍眼，要把我早早打發出去也未知果。然這樣倒是我脫晦的日子了。忽又轉想道：「這孫滴泉不要是另外一人，不是那個孫滴泉也未可知。如此一想，倒懼怕起來。一回兒又想到不是呢。這孫滴泉那裏還有兩個，不然怎麼也住在羊市街，還說在上海讀書的呢？再則還有景雲伯伯做媒呢？如此一想，把疑團解釋開去，便高高興興的感激徐氏起來。雖是有時想起來，依就免不了疑慮。然而仔細一想，實在計無可施，倒定了個聽天由命的主意。」

過了幾天徐氏果然和濤聲定了親濤聲心中大慰明知他未必出自好意只景雲伯伯是父親的好友有他做媒諒來不致出什麼變故就使再有風波有他作了外援便也不怕他們了從此他便安心樂意等候好音一至便好跳出樊籠不料過了幾天徐氏光昆又忙起來說是替愛珠定親濤聲是驚弓之鳥漏網之魚心中又是一疑怎麼我的親事才定妹妹的親事又成功了呢想了想天下湊巧的事情很多這也害不着我便釋然無慮看官們試捲卷一猜難道徐氏真個把濤聲許給滴泉了嗎果然如此別的不用說在下這册武林秋の哀情小說就不用做了然則到底怎樣一回事情呢看官們却先把十七回徐氏把濤聲逼回之後和光昆商量的什麼李代桃僵什麼移花接木又是什麼女婿看在我妻子面上不肯冷落了丈母幾句說話切切實實的研究一番那狼心狗肺中一段奸謀詭計也就畧畧有點影兒了然後再看到下文自然不怕你不恍然大悟了哇只是濤聲是聰明蓋世機警非常的人又是時時留意刻刻提防怎麼遽然上了他們圈套呢這也有一種道理大凡人類的心思無論怎樣靈巧只能推測人事却不能算到狼心狗肺裏去因為他們的心肺是一種特別構造方法比人類大不相同那徐氏和光昆兩人差不多也就一個狼心一個狗肺他們的計劃也只有是狼是狗或者還揣摩得幾分至於人類中既非同種心肺各殊從何推測呢濤聲是仁孝性成的人明知他們不是東西却一般還當他普通人類看待就把人事中或有的行爲去推測他們却不料差之毫厘謬以千里這大概就叫以人類之心度畜類之腹罷了。

閑話慢提再講濤聲疑慮漸消心中一寬便想到滴泉近來不知怎樣情形此刻好事垂成諒來病體也就清減。

只不曉可會到上海去。又想到慧珠自從分手之後，總沒通過信息。我因身處荊棘，恐怕他們給做了把柄，也沒敢寫信給他。諒他也就是這個意思，也不曉他怎樣。索記如今我生機已露，須得通知一聲，免他懸念。想定了，吃過夜飯，回到房裏，寫了兩封信，給瀉泉、慧珠，想着近來母親待我不比從前，像是把我置之度外的樣子。諒來信扎來，未必調查我。明天便叫李媽送去，他能够守着秘密，那更好了。否則也不去怕他。橫豎信內沒有關係，說話大概不致鬧出什麼亂子。想好了，便到門外走走，信步踱到前院。這時正值新秋天氣涼爽，可人。又值十五良宵，清光圓滿，那一輪皓月，却似一片銀光，把大千世界都葬在水晶宮裏。瀉聲走到堦前，徘徊歎賞，自己思念我生平最愛明月，每值清光湛湛，玉宇無塵，便覺心清肺潤，有飄然出世之想。自從經了風波，日坐愁城，也就久未賞玩。如今我厄運漸退，魔難漸消，看得一座圓光分外精神，倒像爲我美滿姻緣，特地顯出精華，和我慶賀一般。想瀉泉最是知我的性質，就和我九分相同。諒他此時也必具有同情。對此白玉世界，水晶叢裏，還不曉怎樣徘徊賞玩，愛不忍釋。哩，只是我在此對月感懷，不曉他可也。心同此想，麼思索了一回，仰起頭，把一對秋水神瞳，直望月宮射去，倒覺得偌大銀光，把一寸芳心，浸在裏邊。一霎時間，把六根七塵，洗滌得干干淨淨。正在怡然自得，適意陶情的時候，驀聽得背後的一聲把幽默，慧心嚇得直提起來。回頭看時，却是家畜白貓，打了一個噴嚏，搖頭擺尾，過西屋去了。瀉聲罵了一聲，心中一動，陡然想到今天時候還早，母親妹子爲什麼就睡了。想了想，不知不覺回了轉來，繞過穿堂，逕到徐氏門口，却見雙扉緊閉，瀉聲心靜，驀聽得裏邊似乎有人說話。瀉聲唬了一跳，便立住腳聽時，却是光昆的聲音。瀉聲雖是正大光明，不肯聽人背議，却因動了疑心，不由把

脚步放慢了些。誰知光昆和徐氏正因秋高氣爽，無可遣懷，趁着美景良辰，三五下肚，便就隨隨便便，幹了些那日李媽所說珠兒所疑濤聲所痛恨切齒教珠兒不要聲張的那件人生最看不破的事情。誰知事出無意，耳起隔牆，那些動人聽聞的聲音，早刮了許多在濤聲耳朶裏。濤聲聽了，由不得面紅耳赤，氣憤填胸，恨不得一頭向壁上撞去，不知不覺已走過了徐氏門口。濤聲歎了口氣，正待舉步猛聽得徐氏說道：「將來我把那妮子給你，你可……」以下却聽不清楚了。濤聲大疑身不由主的立定了脚，只聽光昆隱隱約約說了幾句，似乎罰呪的樣子。又聽他們恁恁窸窸，像是穿衣。濤聲怕他們出來，忙着想走，忽聽光昆笑道：「姊姊，你那會子和他怎樣說的？只聽徐氏輕輕說了幾句，又道：『看他光景，似乎狠相信的樣子。』又聽光昆說道：『輕些，以後便聽不清楚了。』

濤聲此時方才恍然大悟，一霎那間，把方才對月自喜的念頭一律取消。那一片芳心，差不多就沈了下去。便懶洋洋的路都走不上來，忽聽光昆又說道：「那孫滴泉得了愛珠，這樣人才也就心滿意足。濤聲聽了，倒不解起來。他本是機警絕人，想了想，就悟了一半。又聽徐氏說道：『雖然如此，我只怕將來他們不依呢。』只聽光昆笑道：『到了那時，木已成舟，他便不依，還能怎樣？就他自己聲名也不好聽呀。再則這等少年人，自然見一個愛一個，那裏有什麼一定的？我的親姊姊，你放心罷。』徐氏又道：『我看你等幾天……』說到這裏，又聽不清楚了。只聽光昆說露出馬脚四字，其餘都隱約難辨。好一回，聽他又笑道：『雖不能瞞他一世，到了船到橋門的時候，自然放出手段，教他生米做成熟飯了。』濤聲聽到這裏，由不得魂飛八天，星之外魄散大千世界之中。正待再聽，誰知二人說話越發輕了，聽不清楚。濤聲這才洞悉奸謀，原來他們是這樣一個計策。知道再聽下去，也沒有什麼道理，便心灰意

懶回到自己房裏。

此刻再沒別的想法，把心思定了一定倒覺六根清淨，七處不擾，想了一回，硬着心腸，把汗衫撈起，露出白玉臂膀，看了看發狠的咬下一塊肉來，那鮮血便潺潺不絕流將出來，濤聲忙用筆蘸着寫了兩封信，倒也不覺痛苦，又取了些白蠟把血止了。此時他的行李早已發回，便開了箱子，拿出兩張二寸名片，把那張硬紙揭去了，放在信裏，加上封套封好了，看錶上已是十二句鐘，便點了支洋燭，走到李媽房裏，輕輕把門推進，只聽得李媽鼾聲大作，濤聲把帳子揭開，只聽李媽糊糊塗塗的說道：「太太這等行爲，恐怕沒有好結果的，我們瞧着罷了。」濤聲聽得怔了一怔，幾乎把洋燭跌了下來，忙推了一推，李媽這才漸漸醒來，嘴裏還咕咕唧唧的說道：「噯，好大的西瓜，可惜時候已過，吃了生病。」濤聲知道他還沒有醒，又用力推了幾推，李媽遽然醒來，也鬆兩眼，瞥見一個絕世美人立在前，前還疑是夢，把眼睛抹了一抹，見是濤聲，唬了一跳，忙着一磕，碌爬了起來，問大小姐幹什麼，濤聲搖搖手叫他不要響，便輕輕說道：「你起來到我房裏去，我和你說話。」李媽摸不着頭腦，走下床來，跟着他到了房裏，濤聲關了抽斗，拿出一只皮夾，開來看時，見那會子，滴泉給他的鈔票，還原封不動，看了看，心中一動，幾乎流下淚來，忙着忍住，便都拿了出來，給了李媽，李媽見是鈔票，喜歡得心頭跳了幾跳，忙問大小姐這是做什麼的，濤聲叫他不要吵，輕輕說道：「這是我給你的，說着便把那兩封信托他送到郵政局裏，不要給一個人看見。」李媽連連點頭道：「這事我做得到，賞却不敢領，說着便要還他。」濤聲那裏肯依，李媽只得千恩萬謝的收了，濤聲又再三諄囑了一番，催他睡覺去罷。

李媽滿想不到半夜三更憑空得了這注財運一喜一疑。自去思索不題。這裏濤聲看了。看把先前兩封信用火燒了。自覺心事已了。便長吁一聲倒像一股冤氣從口中噴出似的。就這歎聲裏夾着一片刮刮的聲音。側耳細聽。好像在後院裏便出了房門。趁着月光出來看時。却没有東西。只見那一輪皓月分外皎潔。濤聲仰起頭來看。了。看把頭點點。歎口氣道。好大的月光。只不曉可照得見我謝濤聲的心事嗎。可知這一刻的時間。就是我和你永訣之日了。話未說完。忽然從這皓月光芒裏陡起一陣旋風。飛砂走石。折木摧枝。一霎時黑雲蔽天。把一個大圓的月亮罩得好幾層厚。便覺得天昏地黑。咫尺不辨。只聽得蕭蕭風響。吹得那些林木都發出呼嘯的聲音。就從這旋風過處。飛出一羣雁兒。呱呱唧唧向南飛去。似泣似慕。似怨似訴。真個是子規夜啼。猿聲喚。濤聲雖然掌得住。也由不得倒退幾步。便在後院裏一張椅上坐下。呆了一回。暗暗點頭道。當年齊婦含冤。三年不雨。鄒衍下獄。六月飛霜。今兒我謝濤聲無辜畢命。也就有這些天變。這雖是迷信之談。我也素不相信。只是我謝濤聲裏絕世之姿容。懷莫大之經濟。志願未酬。此身先死。想來我此刻距死不遠。那一股冤氣也就透了。出去激成旋風。吹向太空。那哀雁本是靈變動物。聞着那股冤氣。自然慘不忍受。悲悲切切。飛了去了。只不知我亡過的父母。可還有點知覺。如今他愛女這等絕命。可還得知悲苦嗎。想到這裏。不禁流下淚來。忽聽得隱隱約約有人在那裏歎氣似的。未知是鬼是人。却看下面分解。

鐵冷曰。葉芬一妓女何等尊嚴。徐氏酒大家閨秀何等穢褻。古人多存門第之見。觀此常恍然悟矣。

濤聲察破奸謀。嚙臂作書。亦果決亦勇敢。又能不忘故友及所歡。亦貞義亦多情。其事雖慘。而其人可傳。

滴泉所給旅費濤聲不用以逃生而用以報死慘矣。

李媽爲濤聲遞信志在金錢珠兒爲濤聲遞信意在報主遞信雖同宗旨則異聞者亦不可忽過。

第二十四回

禍水興波摧殘蕙質

孤山灑淚憑弔梅魂

却說濤聲正在悲戚，猛聽得隱隱約約，似有人在那裏歎了口氣，似的登時打了一個寒噤，便進去拿了個燈出來，照了一回，見沒有什麼，由不得對天長嘯一聲，忽然又是一陣旋風直吹進來，把濤聲手中的燈吹得晃了幾晃，濤聲忙用手遮住，只聽得又是一群老鴉刮刮的叫個不休，好生悽慘，濤聲登時橫了心腸，歎了一聲，逕自進房，把自己的東西看了，看却没有什麼秘密物件，便定了主意，硬了心腸，把一個戒指放在口裏，正待咽下，忽然記起一個人來，不覺把戒指吐了出來，便自言自語的說道：我就是這般死了，却置滴泉於何地呢？想了想，不由已懶洋洋躺在床上，一霎時心煩慮亂起來，眼前朦朧朧，只見滴泉立在前，前鳴咽痛哭，又見慧珠執着他的手，嚶嚶啜泣，又見亡過的父母，嬌娘都朝他搖手，似乎叫他不要尋死的樣子。

看官這並不是在下迷信之談，要知人到神思昏昏的時候，往往就有這些景象，不足爲怪的。當下濤聲一轉念，問百魔群集，便覺得心也酸了，手也痛了，倒弄得志志恹恹，渾身不得勁兒，好一回才把心神收斂起來，從新仔細細想上一遍，覺得萬無生理，便自己啐了一口道：我謝濤聲早就該死，只因多轉了一個念頭，苟延至今，無端害了滴泉，又聽了這些味暖聲音，傾西江之水不足洗耳，這正是貪生怕死的報應，難道我苦頭還沒有吃夠嗎？說着又嘆了一聲，這才硬着心腸，把戒指吞了下去，忙着繫了一條裙子，朝上鞠了一躬，道：父親母親女兒濤

下編 第二十四回

聲今日以清白之身還我父母父母陰靈不遠還來照應着些又鞠了一躬道伯母侄女濤聲向承養育指望做些事業聊圖報答不料依舊弄到這個結局辜負伯母伯母還得原諒着我才好說罷又打橫鞠了一躬道瀉哥慧姊從此長別了但願……說到這個願字便渾身麻木發作起來一陣疼痛站立不住跌下地去一時大痛起來爬起跌倒滿地亂滾

一霎時間便把闔家的人都吵起來忙着趕來看時濤聲已是不能說話徐氏見了也覺有些天良發現似的忙着命人請醫施救也不曉他怎樣死的情知夜間和光昆講的說話都給他聽了去了倒有些慚愧的樣子只見濤聲直瞪瞪的朝他看着兩粒神瞳放出萬道金光徐氏覺得被他神光攝住彷彿把自己穢跡都照了出來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光昆得了信息也趕了來濤聲正在掙扎心內明白見了光昆一股冤氣從頂門上直透出來用力縱到光昆面前立將起來用盡平生氣力把光昆劈面一掌用指爪順手一抓把光昆一顆賊眼抓了半顆出來鮮血直淋光昆阿呀一聲疼痛難禁往後一仰跌下地去濤聲怒氣未息還要打時衆人忙着把光昆拖出去了濤聲冤氣一伸長嘯一聲一種悲感光景真個是衡陽隻雁無此哀傷蜀道孤猿難比悽惋衆人倒像把身子裹在冤氣裏面似的禁不住毛骨悚然只見濤聲向上一躍踢力一掙站立不住直輪下去一時衆人手忙脚亂忽聽得一陣悲聲像是哭聲又像是鼻叫好不悽慘衆人正在發毛又起了陣狂風飛砂走石震得房屋都格格作響向濤聲房裏直吹進來把房中燈火都吹滅了衆人都嚇得魂不附體聽得濤聲直跳起來叫了一聲苦呀便直挺挺輪了下去那千般姿色萬種才華的女子進步社社長謝濤聲一縷香魂便悠悠西去了嗟乎

彩雲易散好月難圓玉竹長埋齊婦之冤情莫訴幽魂何處汝南之血淚空飄蔓草千年鬼唱東鄰之句曇花一
現人傷南浦之情從此是

燕子樓頭秋月冷

鳳凰臺畔夕陽斜

看官如今這絕世名姝謝濤聲是斷送在徐氏光昆定下的什麼恩威並濟賞罰兼施又是什麼李代桃僵移花
接木的兩次計劃裏邊了在下做到這裏就有一位看官前來詰問道現在科學發明迷信打破閣下寫濤聲盡
節一段自是情詞悽惻意旨纏綿令人下淚只是舖排天變一節未免有點疑鬼疑神景象恐非科學時代所宜
在下聽了微笑道老哥這番議論自是正當之談只是墨陣筆場半是空中樓閣斷不能十分認真即如在下舖
排濤聲盡節一段本是理想結構謂爲濤聲冤氣激成也可謂爲會逢其適也可就說是憑空杜撰全屬子虛也
無不可要知天下事是空都幻是幻都空何幻非空何空非幻本無置辨餘地何況在下區區一部小說老哥們
茶餘酒後適意陶情原係過眼浮雲更無研究價值譬如舞臺中山林樓閣佈景新奇到了曲終劇止便如火滅
烟消老哥難道還詰問他憑空結構懼恐怕沒有這樣膠柱鼓瑟罷那位看官聽了方才沒話拱手別去在下也
沒有工夫送他却說正文要緊

再講衆人點了燈來見濤聲已死由不得同聲一哭徐氏雖也似乎有點過不下去只因光昆受了眼傷却忙着
叫人把他送到醫院再把濤聲醫生回覆去了然後吩咐家人不許走漏消息防孫家得知因天氣還熱即日成
殮不免也有種種俗套過了一天就出了喪葬在孤山脚下伯孫墳後一切草草自不用說那光昆計成畫餅自

覺。趣。並。其。傷。痕。增。劇。已。成。廢。眼。沒。臉。見。人。便。告。辭。回。去。徐。氏。留。他。不。住。只。得。由。他。走。了。却。說。李。媽。這。日。受。了。濤。聲。之。托。又。給。了。他。許。多。錢。心。中。好。生。疑。惑。到。了。晨。初。光。景。濤。聲。就。尋。了。死。也。就。開。白。粉。分。倒。傷。感。了。一。回。便。要。替。他。帶。信。誰。知。忙。了。一。天。無。從。抽。空。到。了。夜。間。才。送。了。去。次。日。早。上。就。到。了。濟。雲。家。中。再。說。濟。雲。自。從。催。着。滴。泉。到。上。海。去。後。心。中。着。實。掛。念。不。曉。他。到。了。上。海。怎。樣。光。景。過。了。幾。天。子。虛。知。一。陸。續。來。看。把。姻。事。告。訴。了。他。濟。雲。更。是。歡。喜。這。孫。陳。兩。家。都。因。兒。女。長。成。均。想。早。早。完。姻。定。期。十。月。廿。八。正。式。結。婚。濟。雲。便。寫。了。信。通。知。滴。泉。叫。他。轉。告。梁。劍。二。人。仲。文。因。書。局。事。忙。仍。到。上。海。去。了。濟。雲。聽。說。滴。泉。已。經。入。校。却。也。安。慰。把。心。事。去。過。一。邊。這。日。正。和。張。夫。人。閑。談。見。家。人。送。上。一。封。信。來。却。是。給。滴。泉。的。署。名。濤。聲。兩。字。一。筆。行。書。寫。得。銀。鈎。鐵。畫。美。女。簪。花。濟。雲。知。道。是。滴。泉。朋。友。便。不。肯。代。拆。攔。過。一。邊。恰。值。珠。兒。送。上。烟。來。見。了。這。信。笑。道。這。是。我。們。大。小。姊。寫。來。的。濟。雲。才。悟。到。濤。聲。名。字。吃。了。一。驚。心。中。疑。惑。便。拆。來。一。看。只。見。滿。紙。鮮。紅。一。片。模。糊。山。不。得。阿。呀。一。聲。只。見。寫。道。是。

濤。孤。陋。之。質。縷。線。之。才。謬。荷。青。垂。相。期。白。首。自。問。何。人。知。遇。得。此。乃。盟。約。之。締。鴛。鴦。就。命。宮。之。魔。蝎。偏。多。劣。質。光。昆。者。覆。雨。翻。雲。移。花。接。木。居。心。太。毒。設。計。自。工。將。以。弱。妹。充。君。下。陳。而。以。濤。為。彼。繼。室。痛。我。高。堂。舊。其。詭。計。尤。幸。天。誘。其。衷。風。慳。忽。漏。倘。所。謂。不。幸。之。幸。者。非。耶。願。隱。謀。雖。露。後。患。宜。防。胸。有。主。持。計。無。所。出。則。惟。有。一。死。以。謝。知。己。已。耳。曩。謂。羊。市。街。頭。為。我。兩。人。永。訣。之。地。昔。為。痛。詞。今。成。讖。語。矣。夫。人。誰。不。死。知。己。有。君。死。亦。何。憾。君。固。多。情。倘。念。舊。人。此。情。何。極。是。以。閨。耗。之。日。或。憐。薄。命。之。人。而。痛。不。欲。生。情。甘。同。死。尤。濤。所。引。為。深。懼。者。也。時。事。日。非。大。局。未。定。伏。念。宏。才。大。略。絕。類。超。群。正。可。有。為。奚。容。自。棄。自。宜。力。持。大。體。不。驚。小。節。苟。非。水。盡。山。窮。

不應捐軀。畢命。試思爲濤。盡義。與爲國。效忠。權衡其間。輕重自判。幸勿效鵲血之重。啼試鴻毛之一擲。濤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古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知音人。圖之。嗟乎。濤今逝矣。前情後約。悉付東流。携手言歡。都成隔世。茫茫天壤。問後會。今何期。眷眷深情。願圖報於來世。別矣。知音九泉。有知當視君努力。加餐。雲霄直上也。照片一枚。昔年在甬時所拍。時隔數年。真相未改。月夕花晨。披衣縱覽。或亦畫中愛寵之意。云爾。刺臂書此。聊誌永訣。肝腸寸斷。書不成文。萬種癡情。諸希心照。滿郎賜鑒。濤聲絕筆。

濟雲看了。不覺氣倒在地。張夫人等不知其故。嚇得手忙脚亂。忙看推的推。叫的叫。好一回。才醒轉來。看了看。歎口氣道。好賊。男婦我不治他。一番誓不姓。孫張夫人本來識字。拿來一看也氣得幾乎死去。再看那照片時。只見他立在一塊草地上。旁邊擺着一張茶几。一手扶在几上。娉娉婷婷。嫵嫵娜娜。如玉如花。傾城傾國。遠山眉黛。秋水神瞳。溫重身材。大方體態。真個是絕代佳人。幽閨淑媛。張夫人知道就是被逼自盡。真心烈性。未過門的媳婦。由不得心中一酸。淚如雨下。濟雲便一疊連聲。叫人打聽去。一面請了景雲來。把信給他看。景雲看了一遍。氣憤填胸。愧恨交集。眼睛裏迸出火來。便嚷着要立刻前去。和他拚命。只見謝家打聽的人回來了。說謝家果然死了一位小姐。問他們鄰居。說是大小姐。問他們家人。又說是二小姐。也不曉他怎麼死的。濟雲道。這不消說。原是他們防備我家得知。故意以僞亂真的。景雲聽了。拍案大喊道。了不得。天下竟有這樣事情。可惡極了。說着便要前去。濟雲拉住道。你却不要性急。你便去了一輪。還能替謝姑娘報仇嗎。我想這等人本來就和禽獸一樣。那裏有許多精神去對付他。不如就此提起。訴訟。讓官廳和他們說話去。不好嗎。景雲聽了。才沒話說。

濟雲便叫去買了一紙訴狀。將情節都敘上了。粘了婚帖。着人投遞。濟雲原和審判廳長有些瓜葛。那廳長又是極明白公正的。濟雲便進去面述了一番。又托他不用去傳。滴泉怕他得知信息。又要鬧出意外。那廳長自然答應。把光昆遞解了來。尅日傳訊。濟雲便請了景雲。後蓉前去作證。徐氏光昆到了案。却一口咬定。許給孫家的是次女。愛珠並非濤聲。却給景雲。後蓉上去作證。濟雲又把濤聲來信呈閱。証據昭昭。然事情確鑿。徐氏光昆無可抵賴。廳長大怒。便都定了罪名。監禁起來。濟雲方才把氣消了些些。又謝了景雲。後蓉。叫他們不要聲揚。怕滴泉得知。還寫了信給仲文等人。叫他們千萬不要告訴滴泉。景雲自從經了這件事情。他是義烈的人。自愧辦事不周。無顏相見。一肩行李出門去了。

濟雲却氣恨交加。心中不暢。又怕滴泉得知。日夜愁急。茶飯無心。坐臥不安。面上着實憔悴起來。這日知一子虛。後蓉約着前來安慰他。講了一回。後蓉便發起要和濤聲開會。追悼。知一想了想。道：「這事我看不妥。你想滴姪是情深如海。我們這一鬧。不打緊。怕傳到他耳朵裏。大眾就不得安靜了。雖然總不能瞞他到底。現在却不便張揚出去。倒弄得將來無從設法。濟雲聽了。也說：「狠不必。後蓉道：「既然如此。我們同到他墓上去憑弔一番。也表我們敬仰的意思。衆人都說：「這話狠該。濟雲因濤聲雖未過門。究竟還是小輩。便竭力謙遜了一回。見衆人執意要去。只得說明日奉陪。同往。衆人都道：「明日何如今日。此刻天氣早得狠。我們就備點酒菜。一同前去罷。濟雲只得依言。便去叫了一席酒菜。叫人挑了去。知一問他的墓道。你可曉得。濟雲道：「知道的。我們已經派人去看過了。衆人一齊起身。濟雲便要叫轎子。子虛道：「狠不必坐了。轎子倒不顯得我們的誠意了。還是步行罷。衆人都

說。狠。是。說。着。一。同。步。行。到。了。孤。山。脚。下。只。見。萬。株。梅。林。中。露。出。一。塊。空。地。中。間。矗。着。一。座。新。墳。泥。土。未。乾。也。沒。裝。石。碑。衆。人。到。了。墳。前。知。道。就。是。那。絕。代。姿。色。蓋。世。才。華。一。往。情。深。萬。般。命。薄。大。名。鼎。鼎。的。女。丈。夫。謝。濤。聲。真。魂。依。托。之。地。由。不。得。肅。然。起。敬。憑。弔。了。一。回。不。覺。相。對。歎。戲。命。陳。了。祭。品。行。了。禮。濟。雲。只。得。在。旁。還。禮。又。瞻。仰。了。一。回。覺。得。萬。株。梅。林。秀。色。中。暗。暗。含。着。慘。澹。氣。像。子。虛。便。提。出。一。個。問。題。未。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鐵冷曰。滴泉勸葉芬以清白之身。還諸父母。濤聲不待滴泉之勸。而與滴泉主見。尋同所謂聲應氣求者。非歎然一則脫離塵俗以保其身。一則脫離塵世以保其身。其爲苦樂則大異。

濤聲死矣。何以不發喪。何以不曰濤聲死。而曰愛珠死。非不愛愛珠。並非感滴泉也。徐氏猶冀借滴泉以自慰。兼慰僞死之愛珠耳。醜哉徐氏。

光昆與徐氏雖同置諸法。然不若抉睛爲快。而濤聲抉光昆之睛。不抉徐氏之睛。尤爲可惜。或亦名分所拘。不敢犯上。歟。孝哉濤聲。

第二十五回

物在人亡傷心洒淚

地同景異思燕驚鴻

却說衆人祭過濤聲。叫人收拾去了。子虛便倡議道。我們雖不能開會追悼。也得留些紀念才好。我看他們還沒有豎着石碑。我們何妨替他撰篇行述。豎塊石碑也。教後人知他事跡。使地下真魂得此一番表白。也可稍稍安慰。不枉他盡節一番。你看好嗎。三人都說這倒可以。濟雲便說。就費二位的心。請知哥哥撰稿。子哥哥寫字。兩人誼不容辭。都承認了。說罷。又行了禮。各自回去。不題。再說慧珠自從滴泉做媒。父親將他許給仲文。他雖然和仲文未

會謀面因知道是滴泉好友。便也放心。便仍舊在社辦事。這日忽然接到濤聲永訣的信。把他氣個半死。即日趕回。一路上悲悲切切。到得家中。子虛把詳情告訴了他。慧珠聽了。痛哭一場。便預備了一桌極豐盛清潔的酒菜。親去祭。子虛只得由他。慧珠便坐了轎子。逕到孤山。尋着了濤聲的墳墓。只叫了一聲妹妹。便一陣心酸。暈了過去。幸得他帶了兩個媽媽。忙着他。救醒了。便叫陳了祭品。行了禮。痛哭一場。直哭得天昏地黯。日色無光。那些樹上的烏鵲。都慘不忍聞。呀的一聲。一齊飛去。慧珠直哭到氣噎喉乾。聲嘶力盡。方回到家裏。第二日。就到濟雲家中。濟雲夫婦。接着未免又是一場傷感。濟雲又叫他。不要通知滴泉。防有意外之虞。張夫人便留他住了幾天。等得審判廳定了徐氏光昆的罪名。慧珠方把一般憤氣。挫了下去。告辭回家。不料傷心過度。生起病來。養了半月。方才漸漸好了。子虛因吉期已近。叫他不用出去。慧珠也就遵命在家不題。

却說滴泉進了學校。依舊專心用功。他是過目不忘的人。用不着怎樣溫習。功課一完。便到葉芬處。教他讀書。倒也自得。其樂只是濤聲不能出來。慧珠又突然回去。不曉他什麼事情。進步社一條路。從此絕跡。便覺得大馬路一帶。車水馬龍。都帶點岑寂氣象。這是心裏作用不足為怪的。這邊朶雲等人。早就接了濟雲來信。知道濤聲盡節。也着實傷感了一回。便遵着濟雲的命。總沒告訴滴泉。就是有時滴泉偶然提及。也都亂以他語。把個滴泉真瞞得水洩不洩。光陰如箭。忽又是十月下旬。仲文婚期已至。子虛知一寫了信。請朶雲劍芬回去。濟雲却寫信叫滴泉安心用功。不必回去。滴泉只得遵命。這日正是星期。滴泉因朶雲等人已經回去。濤聲又不能出來。其餘朋友雖多。都是淡淡交情。沒有什麼味道。便坐車到白克路來。看葉芬。葉芬正在梳粧。見了滴泉。也不起身。笑道。

裏向坐哩。滴泉笑着進去，坐下寶仙送上茶來。滴泉喝了一口也就放下。葉芬問耐啥場化來。滴泉說了葉芬一面說一面梳粧好了，立起身換了一件元色花緞棉襖，打扮得干干淨淨，清脫脫，越顯得玉骨冰肌，山眉水眼。滴泉心中一動，不覺呆呆看着葉芬，問啥末事實，梗好看。滴泉笑了笑，也不說話，便把身子一歪，就在葉芬床上躺了下去。

葉芬洗了手，吸了一支煙，坐在旁邊，問這兩日章少徐少，兀篤三家頭到啥場化去哉。哈弗搭耐一淘來哩。滴泉告訴了他。葉芬笑道：「阿嘈嘈徐少討家，主婆倪禮才弗送阿難，爲情相滴泉道：這也不要緊，你送了去，倒還有多少不便。我和你說一聲好了。」葉芬這才沒話。滴泉便問前天教的書，可懂得嗎。葉芬笑道：「故歇倪聽耐講，張像煞蠻聽得明白。」一踢括仔才懂格哉。滴泉笑道：「你本是聰明人，又是從小有了根柢，此刻溫習起來，自然容易得多。」我倒想着那會子，雖然答應了你給我找個安身立命之地，後來仔細一想，像你這樣的人，若沒個才大情深的人，也配不上我。我心中雖然有幾個人，都是萬不能娶你的。我看你有此資性，又有這些根柢，不如認做我的妹子。我送你到學堂裏去讀幾年書，求點子真實學問，將來不怕站不住了。至於學費一切，統通在我身上。你意下如何。葉芬聽了感激之心，望骨髓裏鑽進去，不覺嗚嗚咽咽哭起來了。滴泉知他意思，便坐將起來，安慰他道：「好妹子，你也不用這個樣子。只要進了學校，用心上進，不負我的希望，我的志願也就滿足了。」葉芬嗚咽道：「孫少承耐實，梗好意挖出倪格心肝，送撥耐野補報弗來，必過耐剛剛叫倪妹子倪阿當得起。倪雖然末野是好人，家出身不過走錯仔路，總規算弗來。哈正經人賽過……說到這裏，滴泉接口說道：「這話不用說了，你雖然做過

生意難道是你願意的嗎。況且急流勇退勒馬臨崖這種志操也就超過平常萬倍難道我還肯當你信人看待嗎。妹妹你聽我的話從此以後和我兄妹稱呼葉芬還不肯答應。滴泉定要他叫只得叫了一聲哥哥。心中雖是萬分感激面上却由不得起了一層紅雲。禁不住嫣然微笑。

滴泉大喜便道。妹妹我看你聰明過人而根柢不足。據我意思不如到美術學堂裏去。葉芬便問美術學堂學點啥末事呢。滴泉告訴了他。葉芬更是喜歡道。這兩樣末事總是倪歡喜。格格是最好。弗有格事體哉。滴泉也喜道。合了你的脾胃那更好了。好在我有一個朋友和虹口女子美術專修科的校長是要好的。我便托他和你介紹去罷。葉芬笑道。倪進去仔阿要考試。滴泉道。這裏的學堂都是狠寬的大概用不着考試。就是進去了一切規則也是寬得狠的。上海學堂大概都是這個樣子。只是幾個教員都是狠有名氣。狠有實學的。只要自己肯用功。却比內地好得多了。時候還早。我就和你去找了那個朋友。托他介紹。再到這裏來吃飯罷。葉芬看了看錶。只有十點光景。便由他去了。好一回才見他興匆匆的回來了。葉芬忙問那時候滴泉道。事情是成功了。還說隨便幾時可以進去。我却說你是我的表妹。將來倘有人問起你就這樣說罷。因為我這裏朋友很多。大家都曉得我是沒有姊妹的。恐怕他們起疑。所以這樣說着。葉芬聽了。滴泉便撿出一張入學簡章給他看了一遍。此時葉芬學問着實進步。竟能看得明明白白。只見寫着學費一項。每年須六十金。膳宿自備。滴泉道。經費雖然大些。却也有限。一切我自能帮你的忙。你只索安心求學去罷。葉芬算了算道。每年六十塊。兩年畢業一百二十塊。膳宿算仔二百洋。鉅一年野不過四五百塊。洋鈔格事體。倪自從攪到該搭算仔一算。一踢括仔。爰有六千幾百塊現洋。再加上

衣裳首飾繁多，二萬光景，洋銅鈿，倒怕那淙淙道這更好了。

從此你就仍用鏡聲名字，却把葉芬名字改做別號，不要棄去，好做個痛心疾首的紀念。倒可藉資警惕。葉芬應了，便和寶仙兩人親自做了幾樣小菜，和滴泉吃了中飯。滴泉覺得有些疲倦，就葉芬床上橫身躺下，齣齣睡去。葉芬給他蓋了些被，好一回才醒轉來，洗了臉，已是三點光景。葉芬笑對滴泉道：「倪自從搬到該搭總規，弗大出門，今早搭耐坐馬車去阿好，滴泉也訴然應諾，便叫寶仙到熊飛馬車行裏配兩部轎式馬車。葉芬笑道：「就是第一部未哉，倪兩家頭一淘坐仔野弗見得那淙淙。滴泉道：「不是這樣講，你此刻雖然做了人家，人從前是做過生意的，總有許多人認識你，未免傳揚開去，飛短流長，我平常尙且顧着你的名譽，現在進校在卽，自然格外要留意一點了。不然難道從前還沒和你同走過嗎？」葉芬聽了，自是感激，便叫寶仙快去。寶仙去了一回兒，配了來，這熊飛行裏知道是滴泉要的，格外巴結，却是兩部精緻極漂亮的馬車。滴泉讓葉芬在前，自己隨後吩咐馬夫向大馬路黃浦灘轉到四馬路兜兩個圈子，放到張園去罷。馬夫應了，加上一鞭，只聽得蹄聲得得如飛馳去，跑了兩個圈子，一逕放到安境第。滴泉開了車門，一躍而下，看葉芬也下了車，兩人走了一回，只見黃葉枯枝遍地，皆是幾隻哀雁迴翔空中，呱呱的亂叫，那一種蕭颯氣象，足以增游子之悲，動離人之淚。滴泉葉芬都是經過風波的人，觸目驚心，都不禁悽然淚下。

信步行去，只見一座梅林，森森疊疊，却已含苞欲放。二人徘徊了一番，覺得有一股冷氣從心肺裏沁將出來，倒像把身子葬在冷氣裏面似的。就從這冷氣裏發出一種肅然起敬的觀念，立了一回。葉芬抬頭說道：「倪穿過歸

頂木橋到該面去阿好滴泉向前一看只見一座木橋橋下淺淺的一泓清水水上滿裝着許多黃葉滴泉轟然憶到初次會見濤聲就是這個地方心中怦然一動倒像濤聲和慧珠携手立在欄杆旁邊朝他招手似的從前是春鶯藏柳借名媛以留連而今是寒雁歸林望傾城兮閱寂愴舊游之如昨睹景物之迴殊回首前情頓興崔護之悲再看葉芬時那玉顏竟有幾分和濤聲相像又把他的歷史想想又把自己和濤聲的事情想想陡然記得那會子筱蓉說的葉芬就是濤聲一個小影又說這樣一對可憐蟲怎麼就都委身於你呢想起這句話來撫今思昔睹物傷懷不覺激激起來葉芬不解問耐啥事體實梗傷心滴泉也不相瞞和他說了倒惹得葉芬觸起自己的身世來也不禁黯然神傷慘然下淚。

說話間二人已走過木橋便在從前慧珠和濤聲立過的欄杆旁邊雙雙立定俯仰徘徊猶增叨怛正在傷心忽聽得鶯聲囉囉叫道孫少阿呀唔篤哈場化來格哩二人急忙回頭一看只見謝素卿帶着一個小娘姨叫做彩寶的姍姍而來素卿原和葉芬認識自從滴泉做了葉芬兩人檯面上便時常會見說得投機更是親熱後來葉芬搬到白克路素卿也跟着劍芬去看過他一輪葉芬因自己是已經跳出火坑了深怕碰着熟人未免信口流黃總沒去回看他當下葉芬見了素卿好生歡喜忙叫道阿姊該搭來哩滴泉在幾個朋友相好裏最賞識的也只有素卿一人也忙着招呼素卿見了葉芬怨道阿姊耐故歇是做仔人家入戩撥倪才忘記脫仔野弗到倪搭坐坐倪啖弗好常來看耐心浪向軋實牽記得來葉芬聽了忙笑道阿姊真格長遠弗見哉倪倒長想來看看耐嗚怕碰見仔從前格排斷命客人弄得鴨屎臭心浪向真格交關牽記耐滴泉笑道罷罷不用客套了你看我立

了許多時候。覺得有些發冷。我們到大洋房去吃碗茶。可好。

二人依言。滴泉便讓葉芬先走。自己縮着素卿的手。彩寶拾了一枝含苞未放的梅花。梗兒手裏捏着。跟了三人慢慢行來。此時天氣雖然寒冷。游人却也不少。見了他們。葉芬是穩重大方。滿面正氣。完全是人家人樣子。素卿雖然不是輕佻人物。却總不脫俗人本相。又見滴泉携着他的纖手。倩步去。覺得有點弗穩。弗穩。看不出他們是什麼路數。便都立定了脚。呆呆看着葉芬。覺得不好意思。素卿也似乎相形見絀。也就有些難以爲情。心裏想着兩人脚步。便都趑趑起。起有點不得勁兒。滴泉是玻璃心肝。水晶腦髓。早已瞧科八分。便放了手。緊行幾步。倒走在三人前面。到了洋房。便進去。揀了個位兒坐下。葉芬素卿也坐了。彩寶便在旁邊一張低椅上坐下。泡了兩壺好茶。緩緩喝着。葉芬和素卿。並坐着談了一回。好不親熱。素卿問他現在情形。葉芬也不相瞞。便說。滴泉替他介紹到學堂裏讀書的話。告訴他。素卿聽了。嘆道。阿姊真好。福氣碰着。孫大少。實梗好人。搭倪比起來。真格。推扳。弗少哉。說罷。慘然。滴泉暗暗點頭。知他久後必歸。劍芬便笑着對他說道。阿唷。阿姊耐野。弗要傷心。哉。唔篤。卓大少。待耐野。弗見得。推扳。耐就是實梗。末拉。倒哉。晚。素卿聽了。便秋波微蹙。嘆口氣道。大少。耐格。閑話。自然。弗錯。就是卓大少。待倪。格。交情。野。軋。實。弗。推。扳。倪。做。仔。俚。兩。年。光。景。俚。野。從。來。弗。會。扳。倪。格。差。頭。做。仔。格。號。客。人。野。就是實梗。哉。阿。必。過。倪。想。起。來。倪。自。從。十。五。歲。辰。光。出。來。做。仔。幾。年。斷。命。生。意。弄。到。故。歇。還。是。嚙。淘。成。就。是。卓。大。少。末。倪。倒。有。心。嫁。俚。羅。裏。曉。得。俚。耐。嘴。裏。末。說。得。蠻。好。聽。一。逕。勤。浪。綽。倪。格。爛。汚。野。弗。曉。俚。哈。個。念。頭。說。罷。又。微。微。嘆。了。口。氣。大。有。玉。容。寂。寞。粉。面。蒼。涼。之。慨。滴。泉。暗。暗。點。頭。說。出。一。番。話。來。未。知。如。何。却。看。下。回。分。解。

鐵冷曰：慧珠與濤聲爲至友，慧則結縵伊邇，濤則黃土長埋禍福殊途，奚霄霄壤回首滬瀆共處，曾日月之幾何，而往事已成陳迹，慧珠哭濤聲正不僅哭一濤聲也。

葉芬投身學校，滴泉請以兄妹相稱，與初見濤聲願以兄妹相稱，前後雖出自一人，然前此若何欣幸，後此若何謙虛，同一推誠相與而符卑判然矣。

滴泉愛己之名不願與葉芬同車，葉芬愛己之名不願與素卿往還，素卿愛己之名又欲效葉芬而潔身以退，固素卿之勇於改過，亦二人激烈使然，觀感之效亦大矣哉。

第二十六回 入學校安排勞知己 完婚禮敬慕慰相如

却說滴泉聽得素卿說話，暗暗點頭，便笑道：「卓大少倒沒有什麼意思，就怕你做不到，人家這是一點煩重的意思，其實你的爲人也就狠靠得住，等他出來了，我帮你勸他，早早成就了罷。」素卿道：「謝謝，耐格好意，既然實梗未倪就，看葉芬阿姊格樣子倪故，歇生意，弗要做哉。」倪明早就撥格塊斷命牌子，除脫仔搭葉芬阿姊一淘住，勸浪等卓大少出來仔，再設法耐看阿好葉芬聽了，沈吟起來，朝滴泉看看，滴泉笑道：「素卿真是快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還有什麼說的，只是葉芬現在就要到學堂裏去，你同他同住也沒有什麼道理，橫豎劍芬就要出來，你等他來了，再說罷。」滴泉這番說話，原是有點信不及素卿的地方，怕他鬧出亂子，與葉芬名聲也不好聽，素卿聽了，這才沒話，葉芬明曉滴泉的意思，心中更是感激他，愛護周到，三人又談了一回，便立起身來，葉芬付了茶錢，一同出門，早又暮色蒼蒼，夕陽西下，那枯枝殘葉，把一輪紅日揉得粉碎，滴泉舉頭四顧，長嘯一

聲慘然不樂。葉芬把他拉了一拉道：「辰光弗早，倪回去阿好？」滴泉把頭點點，便叫素卿和葉芬同坐一車，自己帶着彩寶坐了一車，把素卿包車回覆去了。叫素卿同到葉芬這裏吃夜飯去。

素卿訖然答應。葉芬便問素卿：「阿有客人？」素卿笑道：「就算有仔客人得罪仔，俚野弗見得，俚撥倪殺脫仔一定唔篤。」府浪向倪走弗進去。阿對葉芬忙笑道：「阿姊，耐格脾氣，啥實梗格，哩說得來像煞有價事。」倪阿當得起。滴泉笑道：「罷哩時候不早，回去罷。」說話間，馬夫配好馬車，滴泉看二人上了車，便帶着彩寶一躍而上，叫馬夫回去罷。馬夫應了，加上一鞭，出了張園，到得靜安寺路，又加了幾鞭。那馬便絕塵馳去。滴泉看兩邊樹木盡是一種淒涼憔悴景象，就連裏邊洋房也覺得一派蕭颯，慘不忍睹。便低着頭，望着見彩寶嬌小玲瓏，天真爛漫，心中狠愛他，便和他頑笑了一回。已到了白克路，放到葉芬門口。滴泉看葉芬和素卿都下了車，把門鈴掣了一掣，裏邊寶仙應着出來。滴泉便捏了彩寶的手，一同下車，吩咐馬夫自去，便和素卿、葉芬進去。到樓下客堂內，坐了寶仙送上茶來，見了素卿，也有一番酬應。素卿也和他叙了一回別情。葉芬便問素卿吃啥格菜，讓倪叫去。滴泉道：「時候還早，得狠叫了來吃，不下去，便問素卿真個有沒花頭，不要爲了我們得罪客人，倒教我們過不去了。」素卿道：「倪故歇生客才弗做，幾戶老客人才是規規矩矩，蠻好格，就算俚篤發仔標勁，要扳倪格差頭，倪啖弗要做，俚格生意，隨便俚篤去那哼末哉。」

滴泉聽了微微一笑，便道：「我看你們兩位見識都是很高，爲什麼那般信人們都是送舊迎新，樂此不疲的呢？難道他們就不想自己終身事情嗎？」素卿笑道：「格當中野有一個道理，實在吃仔格碗斷命飯，要嫁起人來，真弗

容易倒底。上海灘浪白相格人，總規滑頭滑腦格，多規矩，矩格少，難末一身一世格事體，喫弗比哈，弄白相，就是質梗，媽媽虎虎，做得來格。滴泉聽了，微微歎口氣，兒素卿又道：耐想葉芬阿姊，弗碰見耐，俚就要收場，野廝不質梗，快燥，倪要弗做，着卓大少，故歇野打弗定，質梗主意，孫少阿姊耐看阿有價事，滴泉葉芬都點頭，葉芬笑道：阿姊格兩句閑話，格末叫劃一倪看上海灘，浪吃堂子飯格人，實在野算，弗清爽，不過規矩矩想嫁人，格人野弗少，總規做弗着，好客人格末，叫嚙說法，滴泉笑道：我們幾個人裏，大概林雪梅、孫鳳雲、柳如是、張曼君，幾個都是狠好的，其餘也就料不定了。素卿葉芬都點頭，三人又講了一回，葉芬便請素卿到樓上坐了一歇，差不已是九點光景，滴泉便寫了幾樣來，叫寶仙叫去，滴泉知道素卿善於下棋，便和他下了一盤，却輸了三子，葉芬坐在旁邊，微微笑道：唔篤兩家頭，才是臭棋。滴泉笑道：耐那哼，曉得葉芬笑道：倪雖然弗爲走棋，不過聽人家講起來，好棋子，一日兩日才走弗到一盤，唔篤一歇歇就走完哉。那哼，弗是臭棋。

滴泉聽了，無話可說，便笑道：比耐總要好眼，素卿聽了，便問葉芬阿曾學會滴泉笑道：他是聰明人，一學就會，將來總可以出色的。素卿笑道：就是耐格號先生，弗見得那哼，說得二人都笑起來。滴泉笑道：我的棋，雖然走不過你，比起平常來，也就是國手了。素卿笑道：耐格號，閑話才是上海人說格，牛屎大來，西葉芬笑道：雖然質梗，比倪總好得多哉。滴泉笑了，笑一回，兒菜已叫來，滴泉叫寶仙彩寶一同坐了吃，請素卿上坐，葉芬和滴泉並坐，相陪。素卿一向聽得，劍芬和朵雲說，滴泉和葉芬雖然十分要好，却是規規矩矩，不涉於邪，心中將信將疑，此刻見他們情形，雖是相親相愛，眉目間竟是一派正氣，頗有互用敬慕的神氣，他是吃慣堂子飯的，眉梢眼角，觀人入微。

百無一爽。便歎口氣道：孫少阿姊，唔篤兩家頭，才是真規矩。二人聽了，不懂。滴泉便問：「怎樣呢？」素卿不答，默默如有所思。滴泉却也看出他的意思，也罷，別有所感。葉芬見他們鬱鬱的神情，便打起精神，要和他們豁拳。二人這才破涕爲笑。葉芬的拳是狠好的，兩人都輸他。不過又吃了幾盃酒，吃過飯，彩寶幫着寶仙收拾過了伏侍他們，洗了臉，素卿便告辭回去。二人知他有事，不便相留，送他走了。

葉芬又和滴泉商量進校的事情。滴泉幫他斟酌定了，也就回校。第二日又到那朋友處說好了，便和葉芬繳了學費。因那校設在百老匯路，距白克路太遠，便就學堂附近尋了一所房子搬了進去。滴泉又親自送他進校，還替他買了不少儀器書籍，又教了他許多規則。從此，前做縣令公堂上名珠，後做江南北花叢領袖的絕世名姝陸葉芬，即陸鏡聲的，便歸真返璞，做了女子美術專修科的學生。他雖然墮溺淤泥，幾經歷劫，因他素性沈靜聰慧，異常。雖然根本差些，經內而名師教導，外而良友指點，又是好學不倦，日夜用心，所以進步，倒反比別人快得多了。就只墮溺名花，雖有東皇作主，而疊面蕭郎，竟是情人鏡裏回首當年，既富飄零之恨，顧瞻後路，更與搖落之悲，惟是知己感深，酬恩心重，明知三生石上未繫紅絲，而一瓣心香，誓同白首。那脈脈芳衷，就漸漸含有一種不嫁主義，倒覺得萬緣俱寂，雜念冰消的了。

如今話分兩頭，再說仲慧吉期將至，朶雲劍芬是滴泉委任的代理人。早就回到杭州，便約齊了筱蓉、仲文、來望、濟雲，雲問了滴泉的情形。衆人答了濟雲歎口氣道：「那謝姑娘的事情，你們諸位都是曉得的了。我們滴兒是癡心不過的人，前次爲了封信，就急得弄出病來，後來還是他們許了婚事才好。起來誰知這狠心的畜類，

又將他逼死了。若教滴泉得知，還不知要鬧到什麼分兒。衆人聽了，倒也無言可勸。濟雲又歎道：「那謝姑娘呢？難道還說出不好麼？就是待滴泉的感情，也真深極了。如今他爲滴泉盡節，就爲他盡義，我也不能說他不是。只是我年將半百，只有此子，難道還能任他胡行嗎？衆人聽了，都不禁咨嗟起來。仲文道：「老伯，此刻也不用心焦。小侄倒有個法子，做得來，做不來，大家商量着說罷。」便將滴泉和陸葉芬的情形告訴濟雲。便道：「據小侄愚見，不如由我們合夥兒勸着滴弟將葉芬收作小星，倒也是一個移花接木之計。再勸他出洋留學，過了幾年，回來了那時候，事情也冷了他的心思，或者也就淡些。然後我們再把大道理勸他，自然也就不見怎樣了。」老伯看此計可還行得嗎？衆人聽了，都暗暗點頭。只有朶雲知道不能收效。然除此以外，實在再無別法，也就不語。

濟雲也聽了，虛說有個陸葉芬和滴泉，狠是要好，也是品端行肅的人。雖經墮溷沾泥，却是污泥不染。現在經濟，泉正言指點，急流勇退，做了住家人，和滴泉雖是要好，却是相敬如賓，並無邪念。從來說知子莫若父，濟雲知滴泉本性如此，也就深信不疑，不去責備，反深喜他律身以禮，不爲慾誘，兼之從此濤聲愛情可以稍移，更是心喜。如今聽仲文一說，越發深信葉芬也是一個奇女子，正待說話，只聽仲文又說道：「至於葉芬歷史，筱蓉哥知之最詳。筱蓉便又將葉芬遭劫的始末告訴濟雲。濟雲聽了，歎息了一回，忽又嘆道：「怎麼這陸葉芬的遭際，竟是謝姑娘一個小影更奇的？是這樣一對品端行肅才貌兼優的薄命紅顏，怎麼就都委身於滴泉呢？這也就奇怪了。」筱蓉笑道：「那天學生也是這樣說。滴弟還說我擬不於倫，未免唐突謝姑娘。後來我把葉芬的歷史說了他才沒話。朶雲道：「正是這話了。從前滴弟和葉芬雖然要好，我們看他還不過淡淡的神情，自從此番出去，便和他

感情憑空增了數倍。前天我們還講起他的用情，畢竟比我們不同了。濟雲聽了，連連點頭。對仲文笑道：「賢侄方才這番說話，我仔細想去，倒也是一個法兒。如今我就教他預備出洋，等你們出去了，再打夥兒勸他把葉芬娶了。倒是雙管齊下的做法，諸位都是他的知己，想來也用不着我說費心的話了。」

衆人聽了，自然答應。坐了一回，告辭回去。葉雲到了家裏，却接了濟泉來信，說陸葉芬出污泥而不染，弟將以茂叔自任，現托友人介紹人女子美術專修科肄業，並說怕他出身微賤，無暇葶親恐爲人疑惑，特與彼結爲兄妹等語。葉雲看了見後面，還有劍芬筱蓉諸兄均此，並和仲文道賀。說話到了次日，便拿了信到衆人家中給他們看了。趁便又和濟雲談及濟雲本是明達的人，況且聽到葉芬歷史，憐他的生成薄命，敬他的立志清高，見濟泉這樣成全他，不以爲辱，並且覺得他古道可風，不僅一片深情而已。便嘆了口氣說道：「並不是我溺愛不明，實在濟泉做的事情處處都是血性，人行逕實，不能說他怎樣就只家運不齊處處教他不能如意。咳，這也沒得說了。葉雲聽了，想着天下做父母的這樣通達體諒，實在罕見，倒不覺傷感起來。又談了幾句，回去了。數天仲文吉期已至，葉雲劍芬等人一番忙碌，在下對於這些俗套，是山東人吃麥冬一懂才，弗懂只好以不用細說四字了之其實這些筆墨最是沒看頭的。看官們倒也不用怎樣苛求。」

閑話慢提，再講仲慧兩人平素雖無一面之緣，只是彼此都是聞名忻慕，到了結褵之後，女貌郎才之外，還添了一層郎貌女才，真是個是瓊枝玉樹，璧合珠聯，自然是相親相愛，如漆如膠。那一段美滿姻緣，也就令人羨煞了。如今丟過一邊，再說濟泉送了葉芬進校，把一切事情都幫他佈置得妥當，當倒也忙了幾天。他雖和葉芬感情

甚厚。却只當他良友看待。並沒將濤聲的感情略移。易還是有時想着濤聲信息不通。倒十分紀念。真個是魂夢不忘。憂念在癢。這日忽然接到父親來信。叫他預備出洋。滴泉是靈乎其透的人。登時想到父親平日總沒提起。如今突然說這說話。心中好生疑惑。況且椿萱年暮。侍奉無人。濤聲雖然已經訂婚。只是身處荆棘。總是可危。就是要去也得把他娶了過來才好。安心出門。如今結婚無期。倒催我出洋游學。這是什麼意思呢。心思索索。大是不解。却值校中上課。便把心思丟下。拿了本書前去上課。到了課畢。便到葉芬這裏。原來葉芬新近租的房子。正在學堂緊鄰。這裏的房子。却比白克路那邊便宜得多了。仍舊二十四塊錢。一月房子却加了一倍。這原是滴泉的意思。因自己校中紛鬧。不過便在葉芬家中設了一個書房。和葉芬前後分住。自己可以用功。並且還好指點。葉芬立意要把他造就起來的意思。這日到了葉芬家中。開門進去。忽聽得葉芬嬌聲細氣在那裏唱歌。滴泉把門扣上。走了進去。未知葉芬見了滴泉。怎樣說話。且看下回分解。

鐵冷口素卿善奕葉芬善書具有學士風懷自非凡卉視以彈唱爲能者大有上下牀之別

仲文謀以葉芬代濤聲徐氏謀以愛珠代濤聲濤聲爲滴泉計又欲推慧珠以自代綜此三者葉芬與慧珠迥

愛滴泉者今慧珠已嫁而葉芬又爲滴泉所拒絕志定意堅轉圓無望非葉芬之命薄實滴泉之情專

濟雲不善爲防範遠勸滴泉游學以啓其疑非愛之實害之也滴泉本明敏之人無不窺見其底蘊者吾謂非

濟雲之躁進葉芬之事或可有成

第二十七回

學琴歌悠揚調復韵

聞惡耗淒絕述哀情

却說葉芬見了滴泉也不起身便問耐功課。阿完哉。滴泉答了只見房中擺着一架風琴便問你什麼時候買的。葉芬笑道就是故歇倪叫學堂裏向茶房撥倪送得來格三十二塊洋鈿耐看阿貴滴泉看了看撫了一曲笑道真是三日不彈手生荆棘你看我竟生疏了。你學會了嗎。葉芬笑道倪學仔一個體操歌幾個進行曲不過弗好滴泉便要他試試葉芬便坐了下去伸出纖纖十指放出宛轉嬌喉撫了一曲雖然不大純熟拍子却還不差初學得此也就狠不容易了。便仔仔細細教導了一回。葉芬笑道倪學堂裏向二年級學生才勒浪學複音交關純熟倪看才看弗清爽野弗曉俚耐那哼學法就學得實梗好滴泉笑道複音就是用許多音混合着拚起來却是一個音一樣。只要一個學會練習得熟而又熟其餘的便可隨心化合不費心機自然中節所謂熟能生巧就是这个道理了。像你這樣人學起來是很容易的。你把單音學得純熟我再教給你只是你此刻學的是簡譜將來學到正譜的時候却要注意那是狠糾纏的說着坐了下去踏了一曲複音葉芬只見他十個指頭不住向白黑鍵上東跳西捺迅速異常看得眼花撩亂細細聽去果然和一個音一樣十分羨慕。

滴泉便問你們一星期幾點鐘音樂葉芬算了算道三點鐘唱歌一點鐘風琴一踢括仔才是四個鐘頭滴泉道那更简单了。不出兩月包你和音複音統通學會葉芬聽他說得容易甚是歡喜便又拿出一張圖畫來滴泉看時却是鉛筆畫的一隻老虎氣象猙獰栩栩欲活滴泉大咤道這是你畫的嗎。葉芬點頭滴泉笑道佩服之至。這要我畫還沒有這樣得神怎麼你學了幾天就有這般程度。葉芬笑道圖畫是倪學過格倪爺畫格山水人物軋實有眼名氣倪十歲格辰光就教撥倪自從吃仔堂子飯就長遠弗學者故歇畫起來總規弗大好滴泉道倒

看。你。不。出。有。這。種。學。問。從。此。倒。要。拜。你。做。先。生。了。葉。芬。笑。道。耐。哈。實。梗。客。氣。格。嘔。阿。怕。倪。當。弗。起。滴。泉。笑。道。這。倒。是。真。話。我。別。的。都。還。可。以。就。是。這。種。學。問。却。是。門。外。漢。難。道。我。還。和。你。客。氣。嗎。葉。芬。笑。了。笑。滴。泉。又。道。只。是。我。叫。你。到。美。術。學。堂。裏。去。原。是。因。你。國。文。程。度。不。夠。恐。怕。別。的。學。校。不。能。進。去。歸。根。到。底。還。是。國。文。要。緊。要。知。國。文。是。科。學。之。母。國。文。不。好。別。的。科。學。就。學。會。了。也。是。不。能。精。的。從。此。你。空。了。更。宜。時。常。讀。讀。古。文。練。練。筆。墨。才。好。我。給。你。改。的。你。都。放。着。嗎。葉。芬。笑。道。倪。一。踢。括。仔。才。讀。熟。哉。滴。泉。便。要。他。背。了。一。篇。不。料。他。竟。能。句。分。字。晰。一。字。不。遺。並。且。抑。揚。頓。挫。輕。重。疾。徐。無。不。合。拍。滴。泉。歎。道。真。虧。你。這。等。用。心。怎。麼。那。正。經。讀。書。的。人。倒。反。任。意。胡。鬧。一。點。不。以。學。問。為。重。呢。說。着。好。生。傷。感。葉。芬。聽。了。自。是。歡。喜。滴。泉。便。立。起。來。把。他。拍。了。一。下。道。好。妹。子。你。這。樣。用。心。真。不。負。我。一。番。希。望。只。是。不。要。始。勤。終。怠。才。好。葉。芬。應。了。

滴。泉。回。到。自。己。房。內。着。實。悲。感。了。一。番。便。寫。了。封。回。信。把。自。己。意。思。表。白。一。番。寫。好。了。叫。寶。仙。拿。到。郵。局。裏。去。又。思。索。了。一。回。和。葉。芬。吃。了。夜。飯。恰。好。葉。芬。有。同。學。姊。妹。來。看。他。滴。泉。便。回。到。校。中。又。過。了。一。星。期。光。景。已。是。仲。冬。中。旬。滴。泉。這。日。完。了。功。課。來。看。葉。芬。葉。芬。還。沒。有。回。來。便。在。自。己。房。中。踱。索。了。一。回。寶。仙。拿。了。葉。芬。金。水。烟。筒。請。他。吃。烟。滴。泉。便。問。大。小。姊。怎。麼。還。沒。回。來。寶。仙。正。待。回。答。適。見。葉。芬。嫻。嫻。回。來。只。見。他。梳。着。一。個。時。樣。家。常。新。髻。穿。着。一。件。玄。色。花。緞。銀。鼠。皮。襖。繫。着。一。條。泰。西。花。緞。裙。子。套。着。一。雙。鐵。葉。皮。鞋。越。顯。得。千。般。嬌。娉。萬。種。嫻。嫻。滴。泉。不。覺。心。中。一。動。便。問。妹。妹。回。來。了。麼。葉。芬。笑。道。裏。向。坐。哩。一。幹。仔。勒。浪。該。搭。哈。事。體。滴。泉。聽。了。不。知。不。覺。跟。他。到。了。房。裏。葉。芬。洗。了。個。臉。把。學。堂。裏。的。事。情。妮。妮。告。訴。滴。泉。滴。泉。也。和。他。談。了。一。回。葉。芬。便。邀。他。吃。大。菜。去。滴。泉。應。

了。

葉芬便叫寶仙去叫馬車知道。滴泉最愛學華樓的菜，便和他逕到四馬路學華樓番菜館和滴泉對面坐下。點了菜，滴泉記起采雲等人怎麼還沒出來，便叫了個堂倌到中華教育書局內問了一聲，知道沒有信息，心中倒覺有些惆悵。一回兒，菜已上來，慢慢吃着，忽聽得隔壁一人打着杭州白說道：「此刻女界中真也進步極了，你不聽得那謝姑娘的事情嗎？」滴泉聽了一個謝字，提起心事，便側耳細聽，又是一人說道：「那謝姑娘不是說許給孫家了嗎？好一個奇女子，怎麼就死了？」滴泉聽了，心中大亂，好似一桶冷水從頂門上直澆下來，忙着再聽。那人又歎道：「說來話長，那謝姑娘不但人才出眾，而且姿色也是少有的，就不知爲什麼這般命苦，偏碰着這樣一位窮兇極惡的繼母，硬要他改嫁，真就生把他逼死了。」滴泉聽了，由不得心頭癢亂跳，知道說的就九分九厘是濤聲，早把魂靈吊了出去。葉芬是知道滴泉事情的，聽他們說話早已心驚，又看滴泉神色大變，情知不好，忙用別話支吾着，誰知滴泉已經出了神，並不理他，只聽那人又歎道：「聽說那姑娘就是這裏進步社的社長，狠幹了不少事業，名氣是很大的。」滴泉聽了，只覺耳朵裏響了一聲，早已迷了本性，忽的跑了過來，朝葉芬跪了，下去道：「妹妹你怎麼就忍心拋了我去了？」

葉芬見了，知他已經昏迷，忙了手脚，一面拉他起來，一面叫配好了馬車，滴泉忽然靈性一清，大哭起來。葉芬此時也管不得嫌疑，忙着叫堂倌扶他下去，好在這菜館是滴泉做賬的，那些堂倌們平日多得他的好處，便忙着扶的扶，抱的抱，把他送進馬車。葉芬也管不得許多，叫滴泉原來的亨斯輪馬車自己去，自己便和他同坐了一部。

叫馬夫快快加鞭。一時馬路上人山人海，都稱奇道。異紛紛議論，立定脚看個不住。葉芬那有心思照顧，簇着。清泉回到家裏，寶仙接着也曉得驚疑不定。七手八脚扶他進去，清泉房中本來也裝着一張鐵牀，却没有被頭。葉芬因照應不便，扶他到裏邊自己床上躺下。清泉吐了好幾口血，葉芬慌得不得主意，忙着請醫診視。一面和寶仙兩人竭力奉侍，給他吃了藥。清泉到了夜間才清爽了些。見葉芬這般盡心，心中十分不安。歎口氣說道：我自從十五歲出門，遨遊京蘇，滬酒陣花場，整整閱歷了幾個年頭，倒承他們的情都和我十分要好。我也從來沒發過一回標勁，只是我最憐愛的，却只你一人。憐你的是生成薄命，墮溷沾泥。愛你的是立志清高，污泥不染。而且一往深情，清操自持，極無時下倖人習氣。自從知道你的歷史，我心目中着實有一番痛惜。立意要把你造就起來，好在你也能夠不負我的希望。這也是狠難得的了。

說罷，流下幾點情淚，不覺喘將起來。葉芬聽了，好如萬箭鑽心，禁不住淚隨聲下。嗚咽說道：耐格人，哈實梗格，喂耐格事體，倪是曉得格野弗曉得。耐閑話阿靠得住，耐自家身子要緊，啥犯着實梗。哩，清泉却不去理他。又歎口氣道：我的事情你是知道了。現在人家爲我而死，我還能活着嗎？只是我有許多心事，未能了結。第一父母年邁不能奉養，第二是生平志願未酬，萬一第三就是你了。我本意要把你造就一個好好人才，好盡我護花責任。如今正在着手，就弄到半途，而棄我。心中就有萬分抱歉。我此刻再沒別的思想，只有希望你專心上進，謀個自立之道。再則聰明的人，往往有兩種毛病，一種是始勤終怠，有頭無尾。一種是浮光掠影，不肯深究。這兩種病，你却千萬不要犯了一些。至於你的終身事情，這却用不着我担心。只要你有了學問，自己站得住，隨便什麼都不怕。

了我再給你拜托，雲劍、芬、仲、文等人，叫他們照應着你。這幾個人，你看他，花天酒地，任意遨遊，像是靠不住的。其實，這都是不得意的行逕。本性上是極有血性，担得事情的將來。你有什麼事情，倒不妨和他們商量。商量就和我商量是一樣的。

葉芬聽了，心如刀絞，說道：耐、故、歇、身、浪、向、阿、舒、徐、點、豪、燥、搭、困、勒、浪、養、神、耐、格、閑、話、倪、心、浪、向、蠻、明、白、勒、浪、耐、格、好、意、倪、另、外、哪、不、補、報、耐、只、好、撥、耐、幾、句、閑、話、長、記、得、弗、要、辜、負、耐、格、成、全、意、思、未、哉。滴泉聽了，大感道：這才是我希望你的意思。你果然能夠這樣，我倒丟却了一樁心事。時候不早，我回去了。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好回去。葉芬那裏肯依道：耐、身、浪、向、有、仔、毛、病、學、堂、裏、向、哈、人、來、理、耐、哩。耐、今、早、住、勒、浪、該、搭、明、早、倪、送、耐、回、去、未、哉。滴泉想了想，也罷好在我。此刻是早不保夕的人，那些身外之物，也用不着怎樣料理。就是有幾樣要緊東西，都在你這裏，就給你做個紀念罷。我明天一準早車回去，你却不用送我。荒了功課，倒失了我的本意了。葉芬聽他，說得這樣決絕，心中一酸，淚如雨下。滴泉長歎一聲道：那會子，朶雲再三勸我說：我一生的病，就在鍾情太專。又說：從來深情的人，沒好結果。又說：天下事，不能十分認真。仲文也勸我自己看破些，不要弄出煩惱。誰知今日竟給他們說着了，說着又吐了口血。葉芬忙着把他扶了起來，叫寶仙替他搥了一回，流淚說道：既然實梗，耐、哈、弗、聽、俚、篤、閑、話、自、家、寬、寬、心、未、毛、病、自、然、好、哉。滴泉歎道：我豈不知自己要解脫一點，只是這話要是沒有鍾情的時候，看得那些密意深情，都成了電光泡影，才得解除煩惱。只是現在已經鬧出事情，我未嘗不想求活，只是良心上已把我宣告了死刑。我便萬分想活，也是不能的了。

說着又喘起來。好一回才又說道：「據你們看來，我的做病在鍾情太專。此刻想起來，還幸得鍾情專。一要不是我平日當你朋友看待，此刻還求死都不能呢。」葉芬雖和他數月交情，知他從來不肯說謊，說得到是做得出的。見他這等決絕，怕他真個尋死，那一寸芳心差不多就裝滿了悲痛，愁急一面替他，他捶着一面痛哭起來。寶仙立在旁邊，也不禁慘然淚下。萬泉此時倒覺得失魂落魄，神昏腦疲，便躺去。葉芬帶着寶仙衣不解帶的服侍，心中想着自己生成薄命，歷盡風波，才得了一個知己。雖然不能花開，並蒂從此渺渺前途，就有人指示迷津，果然能够做些名氣，便把從前穢跡一律掃清，偏又弄到這樣一個結局。萬一萬泉真個死了，再要尋這樣一個人，便是踏破鐵鞋無從覓處。如此一想，真覺得四海無家，蒼茫獨立，眼看着一燈如豆，耳聽得朔風怒號，再看床上病人，就是自己一個護花使者，却是遭逢意外，以死自誓。此後我的日月正復不堪設想，悲悲切切，萬分心焦。正是：愁腸寸斷，淚眼難開，桐樹中枯蓮子心苦，忽又轉念，濤聲死信，萬泉家中，並沒通知多半是怕他尋死，瞞着他的。今天要不是我，叫他學華樓去，也不致聽見。兇信如此，看來竟是我害了他了。這樣一想，心中好似萬丈怒濤，奔騰澎湃，只覺魂靈出壳似的，渾身發顫，手足冰冷，心思一邪，幾乎白綾三尺，登時自盡。好一回才定了一個主意，把銀牙一咬，秋波一縐，叫寶仙困覺去。自己又想了，一回把念頭打得結實，倒覺心安體泰，沈沈睡去。

從前葉芬在白克路的時候，萬泉雖曾住過幾夜，却是樓上樓下分床各夢。這會子却是第一次睡在葉芬床上。直到東方發白，紅日漸升，方才醒了轉來，見葉芬枕在身邊，睡眼模糊，雲鬢微散，那一股天然幽香，從口裏鼻裏，微微噴出來，滴泉雖是鐵石心腸，也由不得動了一動，暗暗歎息道：「絕世佳人，深情如許，可惜我無福消受。」

嗚負負但不曉濤妹九泉之下還能諒我一點苦情嗎想了恐怕他着寒把被頭豁了過去給他蓋着只聽葉芬
 睡夢中說道耐弗要睜倪透耐回去未哉滴泉聽了長歎道不料青樓出身的人竟有這般深情從今我倒又添
 了一層煩惱了便深悔從前不應去認識他一面想一面便輕輕跨下床來誰知葉芬提心弔胆並未睡穩聽見
 聲響早就醒了轉來便一骨骾坐起滴泉忙止他不要起來葉芬不依道耐歇歇心浪向那哼光景倪搭耐嫩仔
 一盃參湯吃仔阿好說着叫起寶仙叫他嫩嫩參湯滴泉也不說話怔怔的坐着忽然如有所感走到葉芬身邊
 執着他的手嗚嗚咽咽哭將起來葉芬不知所以也就嗚嗚咽咽哭起來了滴泉流淚道妹妹我如今也沒有說
 話好對你講橫豎你的心肝我都知道了就是了葉芬聽他沒頭沒腦說出這話知他心有所感迸出血淚之言
 由不得悲切之中倒帶了三分慰意禁不住眉黛微蹙秋波帶露悲悲切切說出一番話來未知如何却看回
 分解。

鐵冷曰滴泉雖不知濤聲之死然已猜得一二忽聞鄉人道破悲痛不勝致誤認葉芬為濤聲自是真情洩發
 之狀非偶爾感觸者媿

滴泉矢志殉情不忘父母之恩孝也不負葉芬之情義也又能以「始勤終怠淺嘗中輟」為葉芬勗非惟葉
 芬所宜戒凡求學者皆當奉為箴規

葉芬愛滴泉至矣滴泉正欲撇之而去不謂夢囈中語又為滴泉所聞撫膺自問應知己與濤聲愈多情已與
 葉芬愈薄倖義難兩全與其殉已死之濤聲不如救未死之葉芬且救葉芬即所以慰濤聲奈何重以斬祀之

彈而不恤

第二十八回 杭滬歸車鶯啼鵲淚 邯鄲醒夢絮果蘭因

却說葉芬聽得滴泉說話，早又嬌啼滿面，悲切萬分。好一回才說道：「倪自從十四歲格辰光出來吃仔格盞斷命飯，故歇弄到弗死弗活，雖然承耐格情撥倪成全到實硬地位，格野是倪想弗到格福氣，不過故歇看看末蠻好將來那噶樣式，還料弗定倪想起來，倪是苦命格人，將來大概野嘸不啥好收場。倪要是人家，人碰見仔耐格號人，人老早……說到這裏，那聲音就低了好些，硬咽萬分，說不出來。滴泉流淚說：「妹妹，你的爲人，我已盡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前事已過，後路正長，何必儘自傷心。至於我，雖不能娶你回去，我對於你的心思，却一般也熱得狠。諒來，你也知道我此刻別無他想，但願你聽着我的說話，努力上進，成一個好好人才，再尋一個如意郎君，匹配過去，我的希望也就圓滿了。」葉芬聽了，流淚道：「格號閑話耐倒弗要去說，俚倪故歇打定一個主意，倪身子末雖然弗能嫁，撥耐心浪向是已經嫁撥耐哉。隨便那噶倪總規搭耐一淘走末哉。」滴泉聽了，陡然變色道：「妹妹，你這是什麼話？難道我所希望你的就是這樣嗎？快不要存這樣心思。」葉芬知他執性不去，和他多說，便含淚應了一聲。

這時已是五點半光景，葉芬知道滴泉定要回去，只得叫寶仙替自己到學堂裏請了一星期病假，便收拾了一個大皮夾，滴泉問他作什麼，葉芬含淚說道：「倪今早定規要送耐回去，耐弗答應末，倪就比耐先死。」滴泉見他說得這樣，只得由他。葉芬又給滴泉收拾好了，問耐阿到學堂裏去，滴泉道：「我學堂裏也沒有什麼東西不用去了。」

時候不早，我們走罷。葉芬知道，自己此去也大半沒有回來希望，定了主意，也不傷感，叫寶仙叫了馬車，看守房子，自己便和瀉泉出門，上了馬車，逕到車站。瀉泉看到四邊房屋樹木，都有嗚咽變色的景象，因他心思已定，也就沒有什麼悲感。一時到了車站，葉芬買了兩張頭等車票，和瀉泉一同上車，須臾嗚然一聲，火車開去。這就是瀉泉和上海永訣之時了。當下瀉泉進了火車，心思到靜了，一靜，葉芬坐在對面，把車門關了，問瀉泉阿吃，哈點心。瀉泉只把頭搖搖，葉芬便拿了一支陸錫包，狠命的吸着。瀉泉見他滿面憂鬱，倒反用話勸他，自己倒又觸起昨天粵華樓的事情，怎麼我父親總沒寫信給我，就算父親瞞着朶雲等人，難道也不曉得麼？不要這信息不見得真，我却鬧出這場亂子，未免就要受父母的責備，咳，但願果然不確，這倒真是我的幸福了。我此番一到家裏，就求着父親，早早娶了過來，免得提心弔胆，受這些無謂的驚嚇。忽然轉想，昨天說話的人，明明打着杭州土白，或者是我的同鄉，新到上海，得知了這個信息，便當一件新聞講了，也是有的。不然，難道紅口白舌造這些孽，天下也沒有這樣的人呀。難道他們說的不是濤聲？又是另外一人嗎？咳，老天，老天，但願不是濤聲，倒也罷了。歇了歇，又回想到這都是胡思亂想，難道還有這般精巧的事情嗎？想到這裏，陡然悟到父親前幾天這封來信，明明是怕我有什麼意外之虞，要叫我出去住上幾年，把心思淡一淡的意思。父親既然這樣存心，朶雲等人自然受了父親囑咐，嚴守秘密，這也怪他們不得。如此思思想想，呆呆坐着，葉芬見他出神落智似的，便說耐躺躺末哉，弗要勒浪瞎想。瀉泉聽了，不知不覺躺了下去。誰知神昏腦疲，遽然睡着了。只聽得門聲響處，進來一個絕世佳人，瀉泉看時，却是濤聲。瀉泉恍惚記得他死了，又像已經和他結婚的樣子，便說妹妹聽說你給他們逼死。

了。我。正。想。跟。你。同。去。誰。知。你。却。還。在。由。不。得。悲。喜。交。集。誰。知。濤。聲。呆。着。臉。一。聲。不。響。滴。泉。急。了。忙。把。他。一。只。纖。腕。捏。住。請。他。坐。了。濤。聲。還。是。不。語。好。一。回。才。聽。他。哭。了。一。聲。道。哥。哥。從。今。我。和。你。各。走。各。路。罷。說。了。這。一。句。忽。然。又。進。來。一。人。把。濤。聲。拖。住。滴。泉。急。忙。要。去。奪。他。那。人。頭。也。不。回。拖。着。濤。聲。出。去。滴。泉。追。了。出。去。只。見。一。片。大。海。四。望。無。根。却。不。見。了。那。人。只。見。濤。聲。死。骸。浮。在。海。邊。滴。泉。心。中。一。急。也。管。不。得。許。多。縱。身。一。躍。投。下。海。去。却。又。不。是。海。裏。原。來。一。塊。荒。郊。正。在。疑。惑。忽。聽。後。面。嬌。聲。細。氣。的。叫。了。一。聲。滴。泉。哥。哥。隨。我。來。滴。泉。急。忙。看。時。却。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子。也。生。得。幾。分。姿。色。滴。泉。只。得。迎。上。去。笑。問。請。教。姑。娘。這。裏。是。什。麼。地。方。姑。娘。叫。我。什。麼。事。情。只。見。那。女。子。笑。嘻。嘻。不。問。來。由。就。把。他。抱。住。滴。泉。是。正。直。的。人。見。他。如。此。無。恥。厲。聲。罵。道。野。田。草。露。這。等。樣。子。這。是。什。麼。話。給。人。看。見。了。你。還。想。做。人。嗎。

說罷掙脫了身子回身就走。只聽那女子罵道。有這等沒造化的人。你今生要見濤聲是不能夠了。滴泉聽得濤聲二字提起心事。不知不覺回頭一看。又不見了那女子。只見自己站的地方。亦不是一塊空地。原是一個絕好的地方。梅樹成林。清流當道。恍惚什麼時候。曾經到過一般。猛抬頭見一枝樹上掛着一個人穿的服色。就和自己一樣。忙去看時。却已經吊死了。細底一看。竟是自己的皮囊。心中大駭。正在發怔。忽見濤聲姍姍而來。劈頭遇見滴泉。大驚道。哥哥你怎麼也到這裏來了。滴泉見了心中一酸。淚如雨下。正待問話。忽見父親母親帶着許多人。抬着他的死骸。哀哀痛哭。滴泉忙趕了上去。心忙脚亂。跌了一交。又不見了父母。恍惚記得適才事情甚是奇怪。不要在這裏做夢。正在疑疑惑惑。只見迎面又來了一人。却是葉芬。滴泉驚問你怎麼也。在這裏。葉芬見了滴

泉痛哭道：耐啥事體一幹仔走得去。咳，弗搭倪說一聲倪要捱耐一淘去格。嗚，滴泉越發驚疑，又不見了葉芬。滴泉真個糊塗住了，想道：我畢竟還在這裏做夢呢。麼，便用手把自己臉上摸了一摸，道：滴泉，滴泉，不要做夢了。醒罷，雖然醒來，果然是南柯一夢。

耳中還聽得葉芬、嚶、嚶、啜、啜、聽得葉芬叫道：耐阿曾困着哩。滴泉此刻還是模模糊糊，聽了這話，還道仍在夢中。噠了一跳，便坐將起來，仔仔細細把葉芬看了，又看葉芬倒弄得不懂起來，便問：耐心浪向勒，浪想啥末事哩。滴泉這才知道真個醒了，把夢境記了。記歷歷在目，歎了口氣，告訴葉芬，葉芬聽了，知道不是吉兆，心中一酸，流下淚來。滴泉素來不信這些，這會子因一心注在濤聲身上，覺得模模糊糊，倒像魂與夢合，是周是蝶，糊裏糊塗。募然想道：這事甚是離奇，怎麼謝家既然許了親事，還把濤聲逼死了呢？不要我還在夢中，畢竟沒有醒來，便把眼睛摸了一摸，仔細看時，只見葉芬坐在面前，面容寂寞，珠淚淋漓，宛然方才夢中景象。再走到門外看，只見車中人來人往，穿梭也似的好，不熱鬧，明明不是夢境，心中越發疑惑起來，便仍就進來坐下。葉芬也立了起來，問阿要吃點啥末事，交俚篤做。客大菜吃仔阿好。滴泉只把頭搖搖，心中却又想道：記得古人有邯鄲一夢，做了不少事業，此係寓言之談，原不足準。不要果有其事，難道我一年來做的事情都在夢中麼？果然如此，可不是好。雖然世上不真有濤聲這樣的人等我醒了轉來，果然出去一輪，或者竟有這般巧事，遇着這樣的人，再和他結婚，亦未可知。便就躺在皮椅上，呆呆的想着，把遇見濤聲起到現在為止，仔仔細細想了一遍，是醒是夢，是假是真，倒弄得疑疑惑惑，模模糊糊。

看官這並不是滴泉的默想。要知人到極不得意的時候，往往就有這種思想。在下從前也會經過些小小風波，一心思想，希望是夢才好。其實歷歷可證的事情，那裏就變成電光石火。不過是失望之中，一種無聊賴的希望罷了。然而仔細想去，天下事何夢非醒，非夢何真，非假何真，非真不過碌碌庸人，看得不透罷了。再提滴泉思思索索，心煩慮亂，葉芬見他失神落智，一聲不響，呆呆坐着，知道他記念濤聲，便說耐養養，未幾弗勒浪，轉念頭，滴泉聽了，抬頭一看，只見他柳眉鬢，櫻唇微張，而帶叢山之恨，眼含秋水之波，大有淚眼惺惺，玉容寂寞之態。知他心中愛念，又把早上的話想起來，合到方才夢中景象，不要我倒殉了濤聲，他再來爲我盡節，那更不是話了。想了想，不覺惶急起來，便呆呆朝他，看着只叫了妹妹兩字，便哽咽萬分，說不出來。葉芬此刻是子然一身，四海無家，早早打定主意，倒是一塵不擾，心地透明，如今見了滴泉，光景不覺又勾起傷心來，倒竭力解勸了一番。滴泉聽的，又想到我此刻果然還在夢中，將來醒了轉來，雖不能得濤聲，這樣人才，我就把葉芬娶了回去，可也心滿意足了。忽然又轉念，想道：好默想，頭濤聲的事，既然是夢，葉芬的事，自然也是夢了。便把主意定了一。定道：如今不用胡思亂想，我此刻總沒有生活希望了。就算都是夢境，我夢裏也自該死的如此。一想，倒把心思定了下去。一回兒，又胡思亂想起來，一轉念，間又鎮定下去。葉芬見他這付情形，也知他心亂如麻，倒也無話可勸，只得怔怔的看着他。

看官據滴泉這時的情形看來，大概叫做以夢解夢。夢中之夢，又是忽醒忽夢。大夢將醒的情形罷咧。以下愚見度之，天下事情都可作如是觀。那些苦惱榮華，就都變成電光泡影，清清閑閑，做一個無愛無慮的大夢，不好。

嗎。這。濟。泉。只。願。這。樣。思。想。想。那。區。區。方。寸。差。不。多。就。裝。滿。了。悲。歡。憂。慮。只。有。葉。芬。更。是。難。以。爲。情。眼。看。着。觀。面。情。人。不。肯。送。他。歸。西。可。想。琉。璃。一。樣。的。芳。心。那。裏。禁。得。篩。糠。也。似。的。揉。搓。還。虧。他。心。思。已。定。頗。有。靜。以。觀。變。景。象。不。然。還。能。這。般。鎮。靜。嗎。閑。話。少。說。兩。人。好。容。易。挨。到。杭。州。一。同。下。車。走。到。站。裏。濟。泉。募。憶。這。就。是。和。濤。聲。永。訣。之。地。心。中。一。酸。幾。乎。淚。下。再。看。看。候。車。室。內。倒。像。濤。聲。坐。在。那。邊。等。他。的。樣。子。真。個。是。傷。心。慘。目。滿。腹。淒。涼。徘徊。了。一。番。走。出。車。站。還。幾。番。回。頭。看。望。又。和。葉。芬。說。了。葉。芬。也。自。傷。感。濟。泉。便。和。他。商。量。好。了。叫。他。暫。時。住。在。大。通。旅。館。葉。芬。替。他。照。應。了。行。李。濟。泉。逕。自。回。家。

濟。雲。自。從。那。日。得。了。濟。泉。回。信。正。在。進。行。便。催。朵。雲。等。人。快。到。上。海。好。便。乘。機。勸。他。誰。知。朵。雲。劍。動。身。之。日。正。濟。泉。返。里。之。時。濟。雲。夫。婦。見。了。濟。泉。心。中。老。大。一。驚。濟。泉。請。了。安。委。委。婉。婉。把。來。意。說。了。面。上。却。裝。着。沒。事。一。般。這。原。是。他。要。打。聽。一。點。實。信。所。以。竭。力。鎮。靜。不。露。聲。色。濟。雲。摸。不。着。頭。腦。也。不。曉。他。怎。麼。得。知。道。瞞。他。不。過。只。得。說。他。是。病。死。的。却。把。濤。聲。來。信。隱。過。不。題。張。夫。人。也。竭。力。遮。飾。了。一。番。濟。泉。流。淚。道。兒。子。此。番。回。來。却。也。沒。有。別。的。想。頭。只。是。承。他。一。片。深。情。聽。他。死。了。總。覺。有。些。過。意。不。去。意。思。要。到。他。墳。頭。去。祭。奠。一。番。兩。位。大。人。諒。來。沒。有。什。麼。不。許。罷。說。得。濟。雲。夫。婦。都。沈。吟。起。來。怕。的。是。他。見。了。濤。聲。墳。墓。未。免。又。要。傷。心。濟。雲。只。得。說。道。這。事。總。容。易。只。是。你。今。日。初。到。受。了。辛。苦。休。息。一。天。後。天。我。着。你。去。罷。濟。泉。只。得。應。了。便。問。朵。雲。哥。哥。等。人。諒。來。都。還。在。家。濟。雲。道。朵。雲。劍。芬。今。天。去。車。到。上。海。去。了。只。有。仲。文。還。在。家。裏。今。天。下。半。天。你。却。不。許。出。門。養。上。半。天。明。天。再。看。他。們。去。罷。演。泉。聽。了。呆。了。一。呆。答。應。不。來。濟。雲。執。定。不。許。又。不。敢。違。拗。只。得。答。應。罷。了。濟。雲。却。去。通。知。了。仲。文。等。

下編 第二十九回

人叫他們會見。濟泉只說：「濤聲自己病死，不要告訴他真話。」這濟泉挨了半天，挨得火星四冒，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鐵冷曰：「濟泉心許濤聲，不忍他娶葉芬，心許濟泉，不忍改嫁，是以心為婚約者，始終不渝，堅於金石，以視特書契為憑信者，忽娶忽離，殆不可以道里計。」

先入夢者為濟泉，後出夢者亦為濟泉。此間離合悲歡受盡苦惱，自取之也。濤聲入夢亦易，出夢亦易，回首前此播弄之人，正促彼出夢之人，應感其警覺之恩，幸其醒悟之早耳。

昔至城站與濤聲永別，今至城站又與葉芬永別，此一互市之場，迺作爲斷腸之地，後之憑吊者，當爲濟泉一哭。

第二十九回

欲慰癡兒移花接木

托依義父落葉歸根

却說濟泉到了家中，被父親軟禁起來，挨得火星四冒，到了夜間，却值子虛知一笑，蓉約齋前來，濟泉只得忍悲含淚，一一酬應。原來此番濟泉回來，早已橫了心思，滿擬一死以耳，知已雖然十分悲苦，因為立志決定，倒覺心安神閑。看官這並不是在下說話，要知煩惱得失，無非由希望而酬，有了希望，便要達到目的，無如有了一層目的，就有一層阻力到了。阻力橫生的時候，憑是什麼人，也看不透，便弄出許多煩惱來。索性等到沒了希望，把心思定了，倒再沒有什麼，所以濟泉初次得了濤聲的信，便急得死去，這就是希望沒有，斷絕還想設法成全的緣故。索性聽得他死了，登時就把心思洗了下去，反覺無望無礙，四大皆空，就覺得心安神閑，調度自如，倒弄得衆

人疑惑不定起來。子虛最是性急，便嚷着問那陸葉芬怎樣了。我倒着實記掛他。滴泉聽了，擺着父親面前，弄得手足無措，目瞪口呆。濟雲也看出他的意思，便笑道：「那陸葉芬的歷史我也知道一點，聽說你竭意周旋，並且不涉於那把他提拔起來。這是你忠厚過人，情深義至的地方。我決不責備你。你儘管說來罷。知一也笑道：「滴泉，聽了父親說話，不但沒有責備，反從而褒獎感激之至，不覺惶愧之至，只得紅着臉立起身來，先告了罪，才把自己送他入學，教他國文。又說他如何聰明，如何用功，告訴衆人。衆人聽了，都稱奇道：「異滴泉又把葉芬和他同來的話也說了出來。子虛便一疊連聲要去叫他。濟雲此時早打定了一個主意，也是急於要見他，究竟怎樣一個人，便說你就去叫他來罷。滴泉覺得有些難以爲情。子虛便說我同你去說罷。拉着就走。滴泉只得跟着到了大通旅館。滴泉覺得滿身不得勁兒，却喜從此可以幫葉芬設法倒去了自己一件心事。便領着子虛到了葉芬房裏，只見門兒虛掩，悄沒人聲。滴泉輕輕推進，只見葉芬伏在桌上，香夢正酣。旁邊放着一枝鉛筆，一塊橡皮，一張圖畫紙兒，用釘釘着，聽得脚步声，音聲然醒來，見是滴泉，便立起身來，擡頭忽見子虛跟在後面，突然一驚，摸不着頭腦，忙着笑容說請坐。子虛見他畫着一個人頭，拿來一看，葉芬急忙來，奪了子虛笑道：「這是你的大筆。我看看也沒甚要緊。葉芬只得笑道：「陳老倪倒非是弗肯撥耐看，必過畫得弗好見笑。敦格滴泉早已看見畫的却是自己的肖像，禁不住心中一酸，流下淚來。子虛也看見了，又朝滴泉看了，看見滴泉正在拭淚，也就長歎一聲。因葉芬已經是學生時代，不比從前，倒不便說什麼了。」

再看葉芬時早已秋波帶露。玉面含悲。子虛更是傷心。葉芬忍悲應酬了幾句。却仍舊叫他。陳老子虛嘆道。你這人好沒道理。你現在是什麼人了。還要這等稱呼。這不是恭維我。倒是挖苦我了。滴泉便對葉芬道。舅舅是爽快。人就照我的稱呼罷。葉芬微微一笑。道。格是倪弗敢。格晚子虛聽了。又跳起來。定要他改口。葉芬知他真是豪爽的人。便也應了。子虛大喜。便把來意說了。葉芬聽了。倒爲難起來。只看着滴泉。滴泉道。你跟我们去罷。那邊還有許多人等着你呢。葉芬沒法。心中却十分感激。便立起身來。叫茶房鎖了門。跟着二人。運到濟雲家中。知一筱容等人都還等着。葉芬是認識。知一的見了他。由不得秋波微暈。滴泉也有些不得勁兒。一一介紹過了。葉芬都行了禮。却總是照着從前稱呼。衆人倒覺不安。子虛又硬逼他改口。葉芬却總是不依。知一筱容也說。狠不必這樣稱呼。倒覺彼此不便了。葉芬只得應了一聲。濟雲看那葉芬時。神瞳如秋水。潺潺眉黛似遠山。隱隱丰姿則濯濯如仙。骨格則姍姍若玉。更難是面貌端嚴。體態溫重。那裏像是堂子出身。竟比平常人家人還尊重些。心中十分驚奇。便覺十分敬愛。含笑說道。聽說姑娘和我們小兒甚是莫逆。小兒多蒙照應。實在感激得狠。今天又蒙送他回來。怎麼倒過門不入。起來這不是憎厭我嗎。

葉芬聽了。忙站起來。答道。老太爺實梗說起來。教葉芬那。哼。當得起。葉芬多承該搭。少爺救出火坑。真格粉身碎骨補報弗來。老太爺再要實梗說。仔葉芬加二。置身無地。哉。哪。濟雲聽他口齒清朗。語言典雅。更是奇怪。由不得肅然起敬。便叫滴泉送姑娘裏邊坐罷。就把他的行李發了過來。就住在這裏。罷。葉芬聽了。益發感激。謝了一聲。跟着滴泉到裏邊見了張夫人。夫人早就得知見了葉芬。喜歡得無可不可。仔仔細細把他看了一遍。忽然記起

那天濤聲的照相來覺得和葉芬竟有好幾分相像。心中一酸，幾乎流下淚來。竭力忍住，便執着他的手問了番。從前事情，葉芬見濟雲是那般明達忠厚，張夫人又是這般譎然可親，那感激之心從頂門上鑽到腳底下，更從腳底下降到頂門上去，由不得感極生悲，幾乎淚下便也。披心瀝胆一字不瞞講到歷切的時談一字一嗚咽，一語一哽塞。張夫人原是至性中人，聽他說得這般悽慘也，掌不住流下淚來。珠兒立在旁邊見了這副情形，又聽他這等遭際，感懷舊主也不知不覺的泣下沾襟。濟雲更是盪氣迴腸，傷心萬担正在楚囚對泣，只見子虛哈哈大笑着進來見他們這般模樣，咤異道：「奇呀！這是做什麼了？衆人這才止住悲聲。」

葉芬便立起身來，子虛忙着叫他坐了，却好葉芬的行李已經發來，就連濟雲的行李也帶了來。葉芬心細記起那張圖畫，便私下問了濟雲。濟雲道：「我收着了，說罷從袋裏挖了出來，交給他道：『你就畫起來罷。』張夫人狠愛葉芬，便叫他和自己同房。濟雲仍就到自己房裏住了。從此倒又寬了一件心事。愁雲慘霧之中，憑空放出一線晴光，也就安慰了不少。那邊張夫人便和葉芬整整的講了半夜。葉芬覺得自從母親死後，從沒享過這樣的家庭樂趣。明曉得濟雲存着必死之心，自己想着一世飄零，隨溷歷劫才得了一個知音，自謂終身得所，誰料又弄出這些磨難自己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早就存了一個士爲知己者死的念頭，如今更得濟雲夫婦這般憐愛，知己之感愈加深了數倍，更存了死也甘心的意思。他便把主意打得定定的，只等濟雲一死，他便以身相殉。當下張夫人又問他濤聲死信，濟雲怎麼得知。葉芬也從實告訴了，便說：「看少爺光景，竟弗大好。老爺太太倒軋實要防着，但耐張夫人聽了，大是心忪。第二日便和濟雲商量好了，定下計策，恰好采雲劍芬得知，濟雲回來急急趕。」

回濟雲便又請子虛仲文大家和葉芬說了要實行那日所議的移花接木的政策

葉芬聽了雖是萬分歡喜却料定是必不成功的便含悲帶笑的說道孫大少搭倪格交情唔篤諸位才是曉得格弗要說要倪嫁撥俚就是挖出倪格心肝來送撥俚倪野嚙不哈格弗願意不過孫少脾氣唔篤才是好朋友總規曉得格俚耐故歇像煞有哈格念頭倪看起來亂實有眼邪氣倪曉得俚耐到底那哼難末倪格脾氣唔篤野是曉得格雖然末吃過歇堂子飯倒弗比格掛濫污格人隨便孫少那時倪總規野有一定格主意總規弗肯撥人家說倪嚙良心末拉倒哉噯唔篤弗相信末看勒浪末哉說到這裏早禁不住兩行珠淚橫溢香顯衆人聽了也不曉他倒底定了什麼主意聽他口風倒像十分決絕的樣子正待說話只見葉芬用帕子拭去淚痕又說道唔篤格格好意倪心浪向蠻明白勒浪故歇倪野嚙不哈末事第報耐只好放勒心浪向倪活一日總規記得一日說着那粉臉嬌喉就低了好些又接下去說道不過唔篤剛剛格號閑話倒野用着惹倪商量倪阿有哈格弗可以孫少該搭唔篤再好好交勸勸俚耐俚耐答應行格是最好弗有弗然末野弗要嗚倪搭孫少格交情倒弗在乎爾乎浪向人各有志弗能勉強總規幾幾化化格閑話歸根到底才是一句閑話隨便俚耐那哼倪總有一定主意總規弗肯對俚弗起

說着嗚咽起來衆人聽了也明白了幾分心中萬分驚疑也由不得齊齊下淚濟雲夫婦在後邊聽見了更掌不住心酸淚下朵雲見他說得這般決絕覺得無語可說便朝衆人丟了一個眼色立起身來說道姑娘的意思我們都明白了等我們再去問了濟弟覆姑娘的命罷葉芬嚇了一聲衆人告辭出來朵雲把手一拍道完了如今

一條人命不夠。又弄出一條人命來了。子虛也歎道：看他神氣，竟是打定主意，牢不可破。真怕又弄出事體來呢。咳，怎好？濟雲也出來了，對衆人說道：方才說話，我都聽見了。這不是又鬧出飢荒來麼？只好請衆位再費些心妙藥。蓮花把滴泉說回轉了才好。衆人道：個自然。子虛便說：我們看外甥去。濟雲也跟了他們，回到滴泉房裏。滴泉自回來之後，第二日便到各處探聽消息。誰知衆人一口同聲，都和濟雲的話一樣。滴泉也料到了心中，萬分焦灼。又慮着葉芬久往杭州，未免荒了功課，想求父親或舅舅不拘那個認他，做了義女，便好替他設法。

正在思索，見衆人進來，看他只得立起身來，讓坐。見葉雲劍芬也回來了，就見到幾分，却也十分感激。少不得應酬了幾句。葉雲便捏着滴泉的手，到床上坐了。委委婉婉，密密切切，和他說了來意。說完了，知道滴泉必有一番辨論。誰知滴泉是靈極的人，聽了這話，早已明白，便呵呵笑着立起身來，道：父親、舅舅和衆位哥哥，想來就爲這件事。情嗎？論葉芬呢？他的爲人，還有什麼說的？雖則從前做過，借人他的出身，却並不低微。況且現在又處在最高的地位，難道我還有什麼不足？再葉芬待我的情分，哥哥們都是曉得的。諒來這話和他說了，也沒有什麼不答應的。只是我自從得知謝姑娘死，心煩慮亂，坐臥不安，實在無心及此。再則婚姻大事，也不是隨便做得來的。還得讓我把利害得失，細細揆度一番。父親、舅舅和哥哥們的深意，我也盡知。等我仔仔細細想上幾天，再圖復命罷。

衆人聽他這般直捷痛快，侃侃而談，倒弄得疑惑不解起來。正不曉他藏着什麼意思，却也找不着話問他。只聽滴泉又侃侃說道：再則我和謝姑娘的交情，父親、舅舅和哥哥們都是曉得的。如今他已經去世，却不用問他，怎

樣死的我連祭奠都沒有去過實在覺得有些不安。明天還打算親去祭弔一番。就請衆位哥哥們同去一輪罷。衆人都說當得奉陪。滴泉又對子虛笑道：葉芬爲人是舅舅最賞識憐愛的。我的意思舅舅此刻也寂寞得很。兄弟年紀又小不如請舅舅認他做了女兒舅舅意思怎樣衆人都歡喜贊成。子虛更是高興。濟雲心中却又起了一層疑竇。見子虛高興也就不說什麼。當下滴泉便進去告訴葉芬。衆人都在外面等着。葉芬見了滴泉也不知道是悲是苦。想起方才衆人說話早不禁流下淚來。滴泉也是傷心便婉婉轉轉把自己意思告訴了他。葉芬聽了早知其意。朝滴泉看了一眼。心中一酸。那淚珠兒便如驟雨也似的落將下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鐵冷曰：葉芬繪滴泉之像無意爲滴泉所見。又爲子虛所見。子虛方疑此畫純爲愛情作用。自二人視之實一紀念品耳。

葉芬欲嫁滴泉。蓄志已久。卒爲滴泉所拒。不忍明言其心。良苦。茲來子虛之勸。葉芬不得不許。又不得還許。不得不喜。又不得不憂。苦迺益甚。

滴泉既領葉芬至家。復使認子虛爲義父。亦移花接木之計。他人不察。葉芬心碎矣。俄頃間。易二主人無父母。慘何如之。且出孫氏之門。易入孫氏之門。難葉芬此去。知滴泉之計決矣。

第三十回 黃葉孤墳魂銷腸斷 青春美景死別生離

却說葉芬聽了滴泉說話。心中一悲一慮。悲的是滴泉命在旦夕。還替我這樣操心。慮的是滴泉果然死了。自己也就一死以謝知己。倒反多累着子虛。傷心由不得心中一酸。洒下一陣淚雨。正待回答。只聽滴泉又說道：妹妹。

不用狐疑聽我的話做去這便是你安身立命的一個基礎我的責任也就盡了今天認了父親明天就好回上海去了究竟你現在是求學的人不便時常荒課葉芬聽了知他話中有話更是悲苦正待回話只見朵雲等人早拉了子虛進來囑道葉芬姑娘快來認了父親葉芬倒弄得爲難起來想了想他們一番好意不便辜負只得謙虛了幾句禁不住叫了一聲爹爹盈盈下拜心中覺得別有激刺痛哭起來子虛喜歡得跳了幾跳忙着安慰了幾句張夫人也得知了因沒有生客也就出來他原怕葉芬出身低微並且沒有娘家怕人議論將來果然給了滴泉總有些不雅聽聞如今添了這層香火姻緣便把從前缺點一律蓋煞也就十分歡喜當下劍芬等人見夫人出來忙着請了安張夫人便拉了葉芬的手笑道如今你是我的侄女兒了葉芬聽了雙皆榮榮謝了夫人便叫了一聲姑母

滴泉請衆人外面坐了含淚對子虛說道如今葉芬妹妹得了舅舅這樣一位慈父前途幸福正未可量只是他天資聰穎勤勉過人若把他造就起來將來定可以成一個好好人才諒來舅舅也必定具有此心了子虛聽了拍掌笑道是啊你這話不差將來我和你同負責任罷了衆人聽了暗暗點頭只有朵雲聽滴泉這番說話知道不妙幾乎流下淚來見衆人高興不便說什麼當下滴泉也知道子虛話中有話也就隨隨便便的應了一聲到了次日子虛備了轎子去接葉芬葉芬臨走的時候頗有戀戀之意濟雲張夫人都安慰了幾句葉芬見了滴泉倒像永訣一般心中一酸掌不住淚如雨下又怕人家議論只得含淚忍悲上轎去了到了子虛家中慧珠早已回家等着排起來兩人却是同年還是葉芬小了數月慧珠便以妹待之葉芬也只得大大方的行了禮這慧

葉二人都是蓋世聰明才華絕代。自然是一見傾心相見。恨晚看官記着。從此陸葉芬便得了安身立命之處。再沒什麼意外風波。這等遭際也就千載難逢的了。

再說。滴泉送了葉芬如醉如癡。一悲一喜。志志恹恹。惶惶了半天。到了次日。便求着父親要去弔奠。濟雲看他情形不比從前。眉宇之間。雖然悲切萬狀。却是心安神閑。並沒什麼變動。也就放了些心。又怕他苦在。心頭鬱出病來。倒不如由他去痛哭一場。瀉瀉苦楚。便也答應了。還請了仲文、朵雲、劍芬、筱蓉。陪着前去。滴泉到了墓前。只見三尺孤墳。突起草際。墳上落了許多黃葉。新近裝着石碑。滴泉不暇細看。只叫了妹妹兩字。心中一苦。眼前一黑。便暈了過去。衆人忙着施救。只是不醒。慌了手脚。只得叫人擡了回來。濟雲夫婦急得死去還魂。忙着他擡到床上。竭力喊救。這滴泉直死了兩個時辰。方才哭了轉來。衆人這才放心。滴泉開眼。一看見已到家裏。心內明白。長歎一聲。衆人忙着狠巴巴的勸了一回。少不得仍舊請醫服藥。濟雲只見筱蓉和朵雲咬了一個耳朵。朵雲把舌頭一伸。濟雲問什麼事情。筱蓉又悄悄告訴濟雲。濟雲也道。這真倣倣萬一他看了碑記。此刻還要鬧得不得了。呢。滴泉醒了轉來。又大哭了一場。濟雲留心看他。還是和平常一樣。沒有什麼變態。自是放心。便請衆人到外面坐了。又談了一回。各自回去。滴泉見衆人都散了。把心思定了一定。自覺六根俱靜。七塵不擾。心地透明。毫無渣滓。只是濤聲究竟怎樣死的。還是猜摩不出。就只斷定。決計不是病死。不然爲什麼父親等人。都要瞞我。還逼着我出洋留學。爲什麼朵雲等人。才到上海。又急急趕回。又逼着我和葉芬結婚。種種都是可疑。再則那天。與華樓裏聽的信息。明明說是繼母逼他改嫁。這原是我意中時常防着的。必定不爲無因。只是濤聲臨死時候。

也沒寫信給我。難道怕我傷心不教我得知嗎？

想到這裏又悲感起來，便自言自語的說道：「濤妹，濤妹，我和你一片深情，兩心互印，誰知你死了，還教我不明不白。如今我也顧不得許多了，橫豎總是一死，我就這樣死了也罷，只是怎樣死法呢？想了想，必得如此才好。想了一回，倒也無淚可下，只見張夫人進來，看他又委委婉婉的勸解了一番，濤泉只得應着張夫人走了。濤泉也就起來走到裏邊，聽得張夫人嘆了口氣，說道：「怎麼這葉芬相貌就和謝姑娘有好幾分相像？我見了他就傷心。濤泉聽了不解，母親那裏見過濤聲呢？只聽父親說道：「那照相和信你都燒過了嗎？」張夫人笑道：「你看我這人也就昏透了，鬧了幾天，竟忘記了我們就燒了去罷，不要給他看見了，再鬧出亂子，說着兩人都進去了。濤泉聽了，更是恍然，明知他們不肯給他看的，歎了口氣，抽身回房，倒也沒有什麼悲傷，倒想着朵雲等人和葉芬那邊也得過去辭別一番才好。想定主意，便和母親說了，要看仲文、朵雲去。張夫人只說我的兒，你今天辛苦了，明天去罷。濤泉想了想，也就應了。看桌上還放着一堆紙灰，明知就是濤聲永訣之信，却還磨着一塊一眼看去，却是鮮紅的兩個行書，是劣舅兩字。濤泉登時斷定濤聲之死果然和光昆有關，心中一酸，幾乎下淚，竭力忍住。張夫人却沒有理會，見他日內心神鎮定，體態依然，只道他的愛情已經移在葉芬身上，便絕不疑心。他還有什麼緣故？到了次日，濤泉和濟雲、張夫人說了出去，看仲文等人，兩人都答應了。濤泉便換了一件衣裳，竟自走了。從此濤泉便斷絕了家庭關係，正是

斬斷情魔三尺劍，空留血淚兩行珠。

却說滴泉出了家門。逕到薇蓉、劍芬等處轉了一轉。衆人見他語言沈着神氣，安詳都萬分納罕。劍芬倒還想着滴泉這樣深情，還要變易，可見用情兩字真不容易。倒還暗暗歎息了一番。滴泉便到仲文這裏，路上記起一件事。情來便要回去和劍芬說，想了想，路走得遠了，懶得回去，橫豎告訴仲文等人也是一樣，便逕到仲文家中，恰好采雲也在那邊。滴泉因此一見，便是百年永訣，心中十分悽慘，面上却竭力鎮定，不露痕跡，便笑對二人道：「從前你們兩位勸我的話，我至今牢牢記着。如今我也得了解脫的法兒了。兩人見他滿面笑容，那裏知他話中有話。仲文笑道：「這才是了天下煩惱事，多得很呢。若要處處認真，那人也用不做了。采雲接着笑道：「就做人也沒有什麼味道了。滴泉聽了，微笑道：「正是這話。隨便什麼煩惱，解脫了就好了。仲文笑道：「你悟了。滴泉笑道：「悟了。悟了。真個悟了。兩人鼓掌道：「頑石點頭了。滴泉微吟道：「頑石於今始點頭。采雲笑道：「只此一句，嗎下文呢。滴泉笑道：「如此恰好了。再要做下去，可就不得了了。」

說罷，大家一笑。仲文便留滴泉吃了飯。滴泉又和慧珠講了許多機鋒，說話慧珠雖是心靈，因他神色如常，也就不動疑心。滴泉這才和仲文、采雲說了那日張園內謝素卿說話勸劍芬娶了過來，不要三心兩意。兩人也道：「素卿爲人，狠靠得住。劍芬這等地方，未免過於小心。滴泉又講了一回，便轉到子虛那邊，和子虛談了一回。葉芬却住在從前慧珠房裏，和小兄弟同睡。滴泉便進去看他，只見他已經把自己肖像畫好，眉目神情儼然。真我觸動情腸，心中又是一酸。葉芬見他回來之後，總是安安閑閑，絕無變動。一半疑他決絕，一半疑他回心，由不得悲喜參半，便請他坐了。問哥哥、格格、兩日阿好。滴泉笑道：「好好好好，從今好了。葉芬聰明過人，而學問不足也。參不透他。」

的深意心中說不出的。一種歡喜便笑道：耐好戲難末最好戲。晚滴泉笑道：正是這話。我好了那才好了呢。說着提起筆來把那小像上題了一首西江月。

鬪我形容宛似憐卿。色相皆空。烏啼春盡怨東風。人面桃花一夢。慧質聰明夙具。癡情描寫偏工。廬山真面證重逢。只怕別離恨重。

擲筆道：你收好罷。葉芬看了一遍。不知其意。便收了起來。滴泉便告訴他素卿事情。方才和朶雲等人談起將來。總可成就。葉芬聽了。見他還有工夫管這等事情。一發相信他。確已回心。那一種歡喜。只怕天上人間也就罕逢的了。接着子虛也進來談了一回。已是三點光景。滴泉起身告辭。子虛葉芬送到門口。滴泉深深鞠了一躬。回身就走。看官記着。這就是滴泉和葉芬百年永決之時了。從此這說部中的三位主人翁。便都各走各的。斷絕了關係。正是

大地長埋才子骨。重泉深感美人心。

滴泉走了數步。見葉芬還立着不走。心中一酸。幾乎淚下。硬着頭皮逕自行去。將到家門。忽然回心。一想此番回到家裏。再要上路。可就又要不少手續。況且今兒和他們永決的說話。內中都帶着機鋒。他們都是慧心人。當時雖然瞞過。回來想透了。必且分外防備。倒弄得更加爲難了。想罷。朝自己家門鞠了一躬。洒了幾點血淚。把心思沉了下去。眼前煩惱一刀兩斷。竟自飄然走了。從此一往情深。萬種才略的少年名士。孫聲字滴泉的。便如黃鶴高飛一去不返。烏乎天荒地老。幽恨無窮。石爛海枯。癡情難盡。女媧不再。缺陷誰彌。精衛無靈。汪洋徒嘆。青山黃

士飛來化蝶之魂。秋月春花酒盡啼鵲之血。正是

秋寒月缺何時滿。春老花飛不再逢。

這主人翁孫濟雲從此長辭世界。擾擾紅塵不復存他蹤跡。只是濤聲盡節情形。濟雲究竟知道與否。書中雖未明敘。然而本書第一回上。明明說他把濤聲墓碑前後看了兩遍。看官從此研究進去。這層問題也就不難解破了。再說濟雲夫婦。自濟雲走後。倒也不生疑念。誰知直到晚間。還不見他回來。心中就有些發毛。起來忙着人到仲文、柔雲等人處問了一回。都說來過一躺。早就走了。濟雲夫婦越發慌了手脚。又到各親友家問了一回。却說沒有來過。只有子虛說來過不多時。坐了。不少時候才去的。看官要知這一刻的時間。就是濟雲畢命之時了。濟雲當時早早着人到他去的地方找去。倒或者還有希望。誰知兩人見濟雲一日不回。魂靈兒早已飛上半天。那裏還見得到。濟雲想了。總記得濟雲出門的時候。說是到仲文家中去的。便親自跑到仲文家裏。問仲文。濟雲來時怎樣情形。仲文經他這一問。陡然悟到上半天。濟雲隱語。只叫了一聲。不好禁不住淚如雨下。濟雲聽了。忙問怎樣。一邊問一邊也掌不住流下淚來。仲文哭道。濟雲聽了一個走字。倒把氣寬了些。忙問他那裏去。仲文才把上半天。濟雲說話告訴濟雲。這時慧珠也出來了。也就悟到濟雲和他說的。也有許多機鋒。在內。便也痛哭起來。

濟雲聽了。唬得幾乎死去。忙着親自跑到子虛家裏。知一忙叫仲文跟了同去。濟雲見了子虛。便問濟雲今天可有什麼話。說子虛見了這副情形。心中竊的一跳。忙問怎樣。濟雲急道。好伯伯。不用多煩了。你就快說罷。子虛情

知不妙便一五一十告訴了他。問仲文到底怎麼。仲文說了。子虛聽了。忙道不要緊不要緊。你們不要瞎疑心。他今天和我說的。並沒什麼機鋒。說請我看他神氣。還是狠和平。狠安靜的。這都是你們風聲鶴唳。心虛瞎鬧的緣故。濟雲聽了。倒把氣透了一透。便說你問侄女兒。他這裏可有什麼話。說子虛登時見到。便一疊連聲叫請二小姊。葉芬正在裏邊。和小兄弟頑。見子虛叫得他急忙着出來。見了濟雲。濟雲不及應酬。和他說了原故。只見葉芬眼睛一翻。咕咚一聲。望後便倒。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鐵冷曰。人而無父。謂他人父。猶可說也。葉芬有父而不能養。迺視顏而稱子。虛傷心泣血。實較喪父爲尤痛。濟濤定婚而後。方期同牢而食。今則同穴而處。已不可得。際此祭奠之餘。那堪回首。吾聞至此。亦當同聲一哭。濤聲之死死於徐氏之私語。濟泉之死又死於張氏之私語。不然濤聲最後之形狀。或猶待調查而苟延殘喘於旦夕。

第三十一回 斷癡魔成千秋情史 曉大義回一縷芳心

却說葉芬聽得濟泉走了。心中一急。嗓子一甜。只覺眼前五顏六色。一陣紛亂。便掌不住心肝。一冷身子。一軟暈。翻在地。衆人忙着施救。好一回才醒了轉來。吐出許多鮮血。原來葉芬和濟泉一路同來。早知他存着必死之心。心中隄防。倒比濟雲夫婦還切心些。雖然自己也是打定主意。一塵不擾。誰知幾天之內。見濟泉沒有什麼變動。心中寬了不少。又是濟雲夫婦知寒着熱。價憐惜子虛父女慈心。和意價體貼。覺得自有生以來。沒有經過這等日子。看官在下。不是說過人類慾望。沒有窮盡。如今葉芬得了這樣一個地位。喜出望外。之中不免就從此進一

步着想，便想那日，朶雲等人給他做媒的事情，起來便一心思想。希望滴泉回心轉意，看官在下也會論過。有了希望，就有煩惱。如今葉芬存了這樣希望，那一寸芳心差不多就搖搖莫定起來。不如從前那般決絕了，那就自然要生出煩惱來了。再則滴泉果然露出決絕的樣子，倒也就沒了希望。偏又安閑體泰，不露形跡。葉芬疑他回心轉意，希望愈堅，煩惱之來也愈驟。此刻突然聽得這個兇信，本是意中之事。如今却變做青天霹靂平地風波，你教他怎麼不急死呢。

當下葉芬甦了轉來，吐了許多鮮血，子虛忙着命人把他扶到裏邊床上。葉芬此時心地透明，便斷定滴泉已死。登時把心思沈了下去，倒復了數日前的態度，也不悲苦。請衆人裏邊坐了，把下半年滴泉情形告訴濟雲。濟雲此刻心中已片片紛飛，作蝴蝶舞。葉芬却又悟到滴泉題的那首西江月中說什麼廬山真面目，付卿卿只怕別離。恨重當時沒有留意，原來却是這番意思。便起來扶着媽媽，開了皮夾，把那張小照上的題詞給衆人看了。濟雲這才十二分斷了希望，只覺心血一潮耳中啞的響了一聲，死了過去。衆人又忙把他救了轉來。此時已是六點半鐘，天色早暗，衆人點了燈籠，用了一頂軟轎子，子虛親自護着送到家裏。張夫人見濟雲去了許多時候，沒有信息，急得幾乎死去。見衆人抬了濟雲回來，早已瞧科心中一急，也就死去。當下孫府中大鬧起來。隨後朶雲、劍芬等人也都趕到，帶勸帶急，鬧了一夜。到了次日早上，杭州城內轟傳孤山脚下死了一個書生，有說弔死的，有說投河的，紛紛不一。便有許多好事的人前去觀看。霎時間傳到濟雲家裏，衆人才知他是這等死法。濟雲夫婦雙雙死去，衆人救了轉來。濟雲便坐了轎子，衆人跟着同到孤山，只見濤聲攻前一枝梅樹底下圍着。

許多人紛紛議論。濟雲看時，早見梅樹上，綰着一個人，不是滴泉，却是誰呢？濟雲心中一痛，一急，從轎內直跌出來。衆人忙着把他扶了起來。仲文、采雲幾個好友，也就哭得幾乎死去。濟雲跨步上前，分開衆人，抱住滴泉，哭得死去還魂。大約孤山一片清淨之地，從來沒有經過這樣淒涼熱鬧。這時濟雲早已沒了主意，還是采雲明決，忙着叫人將滴泉，禳解了下來，着人擡到家裏。張夫人見了兒子死骸，不用說哭得死去，就是家中僕婦人等，感他的一片癡情，憶他的平日好處，也無不傷心淚下。只有珠兒、滴泉回來之後，毫無變動。倒疑他鍾情葉芬，把濤聲忘懷，心中倒暗暗替濤聲抱屈。如今見了這樣才恍然大悟，回首故人，感懷新主，更是嚎啕。濟雲跳來跌去，只要尋死。那裏還支持得喪事，幸虧內而慧珠、姑媳等人，外而知一采雲等人，帮着動手，少不得有種種俗套。只有子虛不來。衆人正在奇怪，難道他還沒有曉得，正在猜疑，忽見子虛家人喘吁吁跑了來，尋仲文夫婦，知一跳起來道：子虛真是豈有此理，怎麼自己外甥死了，他不來幫幫忙，倒反教帮忙的人去難道還要幫他的忙麼？仲文心細，知道必有原故，便叫父親不要氣急，叫來人進來問他什麼事情。那人道：我們老爺得知這裏事情，心裏急得什麼似的，早就要來，誰知昨夜我們老爺送這裏老爺來的時候，二小姊就上了吊，幸得張媽看見，給他救下來，後來老爺回來了，狠狠的勸了一回，才息了念頭。老爺不放心，還叫張媽陪了他一夜。不料此刻得知少爺故世，又在那裏尋死覓活。老爺勸他不住，叫我請姑爺、姑奶奶過去勸勸。

衆人聽了，這才明白子虛不來的緣故，也禁不住傷心嗟歎，便叫預備轎子，送慧珠回去。仲文隨後也就跟了過去。子虛是性急的人，又值性急的時候，見了二人，只是跳來跳去，指手劃腳，再也說不清。爽慧珠便一逕到葉芬

房裏只見他伏在桌上吐了一地的血。看見慧珠立了起來。慧珠見了這副情形也自悽然。便執着他的手細細勸了一回。葉芬只是搖頭一言不發。仲文因是素來認識不用避嫌也就跟着子虛走了進來。葉芬見了仲文記得滴泉初次做他還是仲文介紹如今却弄得這樣結局回首前情又痛哭起來。子虛嘆道我的兒我這樣和你說了。你還。不。依。真。正。逼。殺。我。了。說罷兩行老淚禁不住泣下。潸然。仲文慧珠忙竭力勸住。仲文忍淚和葉芬說道。妹子你聽我說。滴弟待你果然是十二分感情。如今他去了。世你就粉身圖報。講到士為知己者死。却也未嘗說不過去。只是你現在却又不比從前。岳父雖然不是你生身父親。倒底也是和自己父母一樣。你只看他為你這樣操。心。這。樣。體。貼。難。道。還。比。不。上。一。個。生。身。父。親。如。今。他。是。年。過。半。百。的。人。平。素。又。是。喜。歡。熱鬧。有。趣。禁。不。住。悲。苦。辛。酸。此。刻。得。知。滴。弟。兇。信。心。裏。已。經。受。不。住。了。那。裏。再。當。得。你。這。樣。一。鬧。那。才。真。正。逼。他。的。老。命。了。妹。子。你。便。不。為。自。己。想。也。得。替。岳。父。設。身。處。地。想。上。一。想。

說罷也禁不住淚如雨下。葉芬聽了吃了一驚。倒如當頭一棒的光景。仔細一想實在不錯。只是轉念一想實在毫無生趣。便擡起頭來。嗚嗚咽咽的說道。姊夫格閑話自然弗錯。不過倪想起來倪自從十四歲上攪倪狼心娘賣到堂子裏。老早就。要。尋。死。才。攪。俚。篤。做。成。個。套。攪。倪。弄。得。來。死。也。弗。好。活。也。弗。好。吃。盡。苦。頭。才。碰。見。仔。滴。泉。哥。攪。倪。從。地。底。下。送。到。天。浪。向。去。倪。倒。野。說。弗。出。哈。格。感。激。閑。話。不。過。承。俚。耐。實。梗。感。情。倪。再。要。嫁。攪。別。人。穿。過。一。隻。衆。生。野。嘸。不。實。梗。良。心。格。晚。說。到。這。裏。痛。哭。起。來。衆。人。聽。了。也。是。傷。心。仲。文。便。道。妹。子。這。話。看。去。似。乎。狠。有。道。理。只。是。仔。細。一。想。其。中。還。有。一。層。不。妥。的。地。方。滴。弟。待。你。是。好。的。了。你。的。待。他。却。也。不。薄。我。們。做。事。無。非。是。一。

點心倒不在乎什麼。恩。恩。恩。他待你的。無論怎樣。總不過這一點心。你對他的。也是這一點心。只要你對他。的心。抵得過他。對你的心。也就沒有什麼。對他。不住了。再則。妹子。不怕你。見怪。說話。雖然不能。做你。知己。却知道。你和。滴泉的。交情。都不過是。朋友之情。並沒。什麼。別樣。心腸。這是。我們。十二分。相信。得過。就是。岳父。和。濟雲。翁。父母。也是。深信。不疑。如今。你就。這般。殉了。他。這却。成什麼。名兒。呢。
 子虛。聽了。把手。一拍。道。是呀。好兒子。你就。聽了。罷。葉芬。正待。回答。却值。朵雲。也。趕了。來。慧珠。是。素來。大方。曠達。也。且。會過。朵雲。葉芬。更是。素識。都。不用。避忌的。子虛。便。把他。請了。進來。葉芬。見了。朵雲。又。記起。從前。滴泉。碰。和。朵雲。發標。的事情。起來。更是。傷心。便。和。慧珠。起立。鞠躬。朵雲。也。還了。禮。子虛。不。等他。開口。便。問了。那邊。情形。朵雲。一。告訴了。葉芬。聽了。又。哭。起來。朵雲。便。對。葉芬。說道。姑娘。我。聽得。你要。和。滴弟。盡節。濟雲。老伯。和。知一。老伯。劍芬。他。們。都。急得。什麼。似的。叫我。趕來。勸。你。姑娘。到底。存着。什麼。意思。呢。葉芬。含淚。又。說。了。一。遍。道。朵哥。耐。是。曉得。倪格。滴泉。哥哥。搭。倪格。感情。雖然。都是。規規。矩矩。賽。過。朋友。一樣。不過。耐。有。倪耐。格。王。見。倪野。有。倪格。想。耐。倪格。弗。能。討。倪。賽。過。倪。弗。能。弗。嫁。撥。俚。一樣。格。道理。難。末。格。號。問。話。倪格。日子。野。說。過。歇。偈。爲。大家。才。聽。見。格。總。規。人。各。有。志。各行。其。志。弗。能。勉。強。剛。剛。倪。姊。夫。說。哈。格。感。情。弗。感。情。大家。才。是。一點。心。格。就。是。倪格。一點。心。哉。呢。
 朵雲。聽了。便。問。仲文。怎樣。說。仲文。告訴。了。他。朵雲。笑。對。葉芬。道。姑娘。據。你。自己。說。來。是。不。得。不。死。據。仲文。弟。說。來。是。你。斷。不。能。死。只是。據。我。看。來。除。却。仲文。哥。說。的。斷。不。能。死。之外。還。有。一。層。萬。萬。不。可。死。的。道理。再。有。一。層。可。以。不。用。死。的。道理。怎樣。呢。姑娘。和。滴弟。是。知己。我們。也。是。滴弟。的。知己。滴弟。待。你。的。心。腸。我們。尚。且。曉得。姑娘。自己。

自然更應明白了。你只想滴弟，始則幫你跳出火坑，繼則教你讀書，一片苦心，甚至把自己的功課都寬了。少還怕自己教得有限，造就不出你的人才，再三設法送你入學，據感情而論，這也就罕有了。他却還慮着自己死後，沒人照應，怕的再有什麼意外，苦心孤詣的求着舅舅，把你認做義女，好代他負這個造就你的責任。再想滴弟回到杭州也好幾天了，他抵樁一死，那一天不好死，偏要等到這個時候，難道尋死還要揀個日子，瞞要曉得這其中就有大半爲着姑娘。如今我們替他想想，來自從和你認識不到半年工夫，費的心機，可也算清爽了。姑娘試想他這等作爲，這等熱心，還是單想博你替他盡節呢？還是希望你成就一個好好人才呢？姑娘還是和他盡節對得住他呢？還是努力上進報答他的希望對得住他呢？

這番說話，不但慧珠等人暗暗佩服，葉芬也就如當頭棒喝，恍然大悟。那一片芳心，着實就回了轉，來百鍊純鋼，就漸漸化爲繞指柔了。只聽朶雲又侃侃說道：「這是萬萬不可死的地方，再加上仲文弟說的斷不可死，這就是你斷斷不能死的道理。我再幫你想法，想出一個可以不用死的道理。現在濟雲伯父母是沒了，愛子痛不欲生，他又沒有子女年紀又四十多了，暮年景況自是難堪。姑娘你既然感激滴泉碎身圖報，何如替他侍奉父母，藉慰寂寥濟雲伯父母得了你這樣兒女，也就聊勝於無。然後你再和我們仲文弟研究研究學問，或則仍到學堂裏去，悉聽你的尊便。這就是你報滴弟的恩了。只怕滴弟也就有這個意思，只是不好出口，你能够合他的意，做去地下，有知還要感激不盡呢。總而言之，姑娘尋死覓活無非是一點知己之感，要想報他的恩的意思，同是一樣的報恩，還是報得於他有益的好呢？還是徒然一死反教他枉費苦心的好呢？照常看來，還是這樣一死。」

清清脫脫快活得多了。只是姑娘是性情中人，却不應貪這些便宜。姑娘聰明人，請想我的說話，可還有點埋氣。朶雲這番說話，真是明白曉暢，痛切淋漓。葉芬聽到這裏，更是五體投地，頓覺心地光明，豁然開朗，儼如揭去一重黑幕，便決然起立，朝朶雲深深鞠了一躬。道：「葉芬愚蒙，幾乎失計，多承指教，開我茅塞。葉芬故歇，明白哉。朶雲急忙還禮，大笑道：「姑娘從今明白了，這才是了衆人，也就大放心花，幾乎把方才哭滴泉的眼淚都收了轉去。葉芬却又哀哀痛哭，跑到子虛面前，跪了下去。道：「爺撥倪實據，操心愧，不捨格孝順，耐倒效耐，加二傷心，真正阿要罪過。子虛忙拉着起來，哈哈大笑道：「我的兒，不要委屈了，我是經不得悲苦的事情，如今悶了半天，趕緊要給我大大的開一開心才好。這番話說得衆人都破涕大笑，只見葉芬又正顏厲色，對衆人說出一番話來，未知又是什麼說話，却看下回分解。

鐵冷曰：滴泉見仲文與朶雲，謂已得解脫之法，語豈無意。葉芬一女子，一聞人言，卽知滴泉已死，非葉芬智慧過人，情實切於人耳。

珠兒疑滴泉愛葉芬而忘故主，本婦人之見，不足重輕。滴泉不顧父母之養而殉一愛妻，其識見正與珠兒相等。彼素明大義之濤聲地下，有知未必卽以滴泉爲然。

子虛以假父名義，勸葉芬勿死。葉芬卽爲子虛，故強制於一時，終必自經。仲文謂朋友之情，不得混雜以夫婦之情，已較子虛之見爲高。然不足以服葉芬之心，而朶雲曉以大義，不如爲滴泉侍奉父母，仁至義盡，確有卓識。葉芬深信其言，忍辱以生，宜也。

第三十二回 燕語鶯啼都成眷屬 義夫節婦一例收場

却說葉芬正色對衆人說道：「故歇。朵雲哥哥格番閑話，倪心浪向是明白哉。不過倪剛剛說過，滴泉哥弗能討倪。賽過倪，弗能弗嫁。儂格個心思，是倪隨便那哼，弗肯變格將來。再要倪嫁，撥別人格是定規。弗局格，嗟子虛聽了。還要勸他。朵雲生怕又弄糟了，以目示意，便笑對葉芬道：「依你，依你，就是這樣。一言爲定，不用說了。我們外邊坐罷。衆人正待起身，忽然劍芬也跑了來，問事情怎樣了。朵雲笑道：「還等你費心。如今說好了。葉芬見他們一個個爲自己操心，想到滴泉說他們都是有血性、有肝胆的，果然不錯，不禁又感極而泣。劍芬問了一番，朵雲告訴了他。劍芬也自歡喜，便道：「如今我們都到那邊去罷。慧珠便要葉芬同去。葉芬自然答應。一同到了孫家，濟雲見他們已經勸好，葉芬略略心慰。朵雲又告訴張夫人，濟雲夫婦正在心碎神傷，得了這樣一個女兒，倒也聊勝於無。只是聽說要替滴泉守節，濟雲就有些不以爲然。朵雲又說這原是暫時之計，緩緩再好商量。」

正在說話，只見葉芬跑了過來，伏地痛哭。濟雲夫婦更是心酸，泣他起來，安慰了一番。葉芬又把自己意思帶說了一遍。濟雲夫婦只得暫時答應。葉芬便帶着張夫人，辦理喪事。張夫人本來一見了面，就狠愛他。如今見他語言溫婉，性格柔和，心中大慰。喪事一了，葉芬便往來兩邊，承顏順志。真個和滴泉守起節來，後文再表。却說朵雲、仲文等人，辦了滴泉喪事，又勸濟雲順着滴泉意思，就在孤山脚下，瀉聲墳旁，購了塊地，安葬。朵雲等人仍就替他撰了塊碑，記了墓。碑筱蓉發出道：「從前謝女士身故的時候，我曾發起替他開會追悼。因知一老伯說了，怕張揚開去，滴弟得知，鬧出亂子，所以始終沒有舉行。如今滴弟也去世了，細想他們情節實在可慘的狠。」

若不給他做些紀念。我們朋友面上可也說不過去。於是朵雲、仲文、劍芬等人都贊成了。即日刊發傳單，發起和他們兩人合開一個追悼會。再給他們墳前蓋個亭子，裝些假山、點綴幾樣景緻，應需款項，由各人量力捐助。商量好了，和知一子、盧濟雲商議濟雲也答應了。衆人便公推朵雲主任其事。朵雲也誼不容辭，盡心佈置。借西湖行宮地點作了會場。這日到會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何止千百。那些輓聯圍障，排得擁擠不堪。會場中種種陳設，更不用說到了開會的時候。先由朵雲上去報告開會宗旨，慷慨纏綿，令人下淚。其次仲文報告濟雲歷史，慧珠宣佈濤聲行狀，都說得詞旨悽惻，音節悲哀。隨後就是筱蓉、劍芬上去布告濟雲盡義濤聲死節的情事。把徐氏和堯昆兩人真說得比畜類還不如。說得臺下的人莫不咬牙切齒，恨不得把兩人活捉了來生啖其肉。以後就是來賓演說。

知一上去演說中國家庭黑暗情形，並救濟方法，痛快淋漓，明白曉暢。子虛也上去說了幾句，他是悲傷過度的。人加以性急，口快，便有些期期艾艾，說得前言不接後語，只憑着一片嗚咽兩行老淚，說得臺下的人心酸淚下。還有景雲的兄弟景山代表阿哥上去宣佈自己罪狀，只說謝孫兩人之死都是自己辦事不周的緣故。此刻遠避北省，無顏回里，特着兄弟代表對衆懺悔。濟雲等人聽了，倒覺萬分不安。以後還有許多來賓上去演說。直到西山日落，倦鳥歸林，方才主人答謝，吹起軍樂，散會歇了幾天。上海進步社中得知信息，就在本社地點替前社長開會追悼。慧珠便約着葉芬前去赴會，都做了主人，敬謹致謝。就有那許多報館訪員得知信息，都替他們做詩的、做詩傳的、做傳登諸報端。數日之間，便傳得通國皆知。衆人又鳩工庇材，替他們墳旁點綴了許多景緻。

因朵雲等人急於赴滬，便以全權交給筱蓉。筱蓉盡心竭力佈置起來，不到數月，全工告竣，更有許多熱心家感他們兩人情義，你也造一個亭子，我也建一座水閣，不到半年，遽然成了一個名跡。至今名流雅士墨客騷人過其地者，愴淑女之成煙，悲名士之物化，薄言往事，回想當年慷慨，歎歎纏綿，悽惻景物之淒清，嘆浮生其若夢，心有所悲，情難自已，便有許多吟咏流傳人間。這兩人生前的苦惱，雖經了不少那死後的風光，也就够受的了。這是後話。如今武林秋說部的正文是算完結了，還有一段小小收煞，却和書中不無關係。

却說朵雲等人完了事情，書局中已累函相催，便勉日回回上海，照常辦事。劍芬是最愛謝素卿的一到上海，就知他親自看過幾回，還留着不少名片，便約着朵雲、仲文同去看他。素卿接着笑逐顏開，請衆人裏邊坐了。劍芬見他體態依然，丰姿不減，心中大慰。素卿便問唔篤，啥辰光出來格哩？劍芬不答，只朝他微微一笑，呆坐着。領畧那國色天香，素卿把他擰了一把道：耐末，咦，是實梗陰陽怪氣，規規矩矩搭耐講，張總規實梗架形，真正阿要氣數。衆人都笑了。素卿便問唔篤到底啥格事體，實梗忙得來記得，還是前月初頭浪唔篤才勒浪該搭坐仔一歇，直到故歇才弗曾來過。歇聽說撥徐少討家主婆去阿有價事，朵雲聽了跳起來道：先生耐閑話倒要說清爽仔。徐少格家主婆，啥是倪攪，俚討格哩？衆人聽了大笑起來。素卿也忍不住笑道：耐末，總規實梗瞎三話四，蠻好一句閑話，至得耐嘴裏向一闕括仔才變仔壞話，哉真正狗嘴裏生弗出象牙，說着又撲嗤一笑，又說道：格日子倪聽阿寶說，借篤才回來，哉倪交俚到書局裏問仔一聲，倒說也回去，哉倪也弗曉得耐啥格事體，心浪向軋實牽記得來。劍芬笑道：好哉，先生弗要勒浪生意經，哉素卿聽了把嘴一披道：耐啥實梗格哩？阿是倪勒浪生意經。

耐摸自家良心看阿有點意弗過。

劍芬笑了。笑才和他細細底說了一遍。素卿聽了。想起那天在張園裏遇見。清泉那番說話。也算得自己一個。知己。不料只此一別。倒成了百年永訣。心中一酸。禁不住淚如雨下。衆人看了。暗暗點頭。想到。濟泉初到上海。就在這裏吃的酒景物。宛然巨卿長逝。倒有些入面依然。桃花已謝之感。也就禁不住傷心。淚下。素卿又問葉芬。阿姊。故歇。阿勸。浪學堂裏。向仲文。是一是二。的告訴他。素卿聽了。心中不知受了什麼感觸。更是嗚咽起來。衆人知他意思。倒好好的勸了一回。素卿便和劍芬咬了一個耳朵。問倪搭耐說。格閑話。阿記得。劍芬聽了。沈吟不語。素卿急了。扯着他的耳朵。說了幾句。劍芬只是笑着搖頭。素卿恨起來。道。耐格心肝到底那。哼。生法格。俾耐既然弗情願。末。啥事體。綽倪格爛污。阿是搭倪弄白相。說着。回身坐下。一聲不響。粉臉含嗔。玉容帶怒。衆人見了。心忖。瞭然。只聽劍芬笑道。我倒並不是綽你爛污。只是我也。有我的意思。你們身子是散淡慣的。起居服用。是適意慣的。做了人家人。就有許多規矩。處處不能自由。不要此刻和我要好。一時之見。媽媽虎虎嫁了過去。明兒再有說話。倒還不如這樣隨便。便當。個朋友看待好得多了。素卿聽了。早又秋波帶暈。眉黛低顰。哽咽說道。倪故歇才曉得。唔。篤男人家。才是嚙不良心。倪實梗搭耐說。仔晏有格號。瞎疑心。

仲文聽了。便勸道。素卿也不用傷心。我來做個媒人罷。說罷。對劍芬說道。劍哥。我看素卿爲人。狼靠得住。他既這樣。有情。你倒不要辜負了他。再則那天。滴泉弟臨別時候。也曾做過介紹。朵哥也聽見。的朵雲。便把那天。滴泉說話。告訴劍芬。便道。這真是他有情人。都成了眷屬的意思。你就早早舉行罷。素卿聽了。更是傷心。便對兩人說道。

徐少章少唔篤想。嗰孫少是明白人，俚耐搭倪，唔哈關係。倒撥倪實梗，留心卓少耐看仔。死過格朋友，面浪野弗該實梗。嗰倪說罷，傷心淚下。衆人聽了，也是感動。只聽素卿又說道：「卓少故歇，倪總規一句閑話也。弗要耐格銅鈿也。弗要哈格排場，只要耐答應仔倪就實梗。跟仔耐去，耐再要弗放心。末倪格末事，耐一踢括仔，拿得去耐格末事。弗撥倪看見仔倪，就要變心。末野變弗到哈場化去哉。晚倪閒話說到實梗樣式，耐再要弗答應末格是倪野，唔哈法子。只要耐自家良心浪說得過去。末哉說罷，淚下。衆人見他說得這般決絕，暗暗贊歎。又勸了一回，劍芬也就答應素卿大喜。怕他又有變卦，忙着叫相幫下了牌子。衆人更是稱贊仲文、朶雲便任了介紹之職。過了幾天，劍芬把素卿娶了過來，新歡舊好，密意深情，不必細說。只有仲文和柳如是、朶雲和林雪梅從前，滴泉是料定他們有成，全希望的。究竟如何，此刻還沒有舉行在。下也就無從打聽了。

如今再說那門第清高，幾經歷劫，跳出火坑，置身學界的絕世佳人陸鏡聲，即陸葉芬的自從滴泉死後，打定主意到滴泉墳前哭奠一回，立下重誓，替他守節事。虛如父事，濟雲夫妻如翁姑，往來兩邊侍奉，不倦。雖濟雲等一再勸嫁，葉芬斷指自明誓死，不從濟雲。沒法只得和子虛商量着，仍舊送他入校，却好慧珠又寫信叫他。葉芬便拜別衆人，到了上海。慧珠此時已和仲文兩人租了公館，住在三白大橋相近。葉芬便把自己房子退了，帶着寶仙和他們同住，依舊是听夕用功孜孜，不倦。他本是絕世聰明，具有夙慧，進步之速，一日千里。這也算不負滴泉一番希望了。誰知張夫人痛子傷心，一病不起。葉芬晝夜趕回，隨身服侍醫藥，無靈。竟自大漸，葉芬哀毀，自不必說。濟雲子死，妻亡，連經大變，雖是曠達爲懷，也就有些支持不住。葉芬再三勸着濟雲，要他續弦。濟雲因自

已年逾不惑，亦且平日和張夫人伉儷絕篤，不忍再娶葉芬。時時苦勸，澆了子虛知一等人，大夥兒勸着，嗣續爲重，不要固執。葉芬又涕泣陳請，長跪哀求。濟雲大爲感動，就托子虛知一做媒，娶了一房續弦，却也奇怪，那脾氣竟和張大人有八九分相像。待葉芬倒如親生女兒一般。濟雲大慰。

葉芬撫今思昔，對着當前的翁姑，回憶生身的父母，更想着情深義至，恩重德高的假丈夫孫淵泉，欣慰之下，更有十分傷感。喜事一了，仍就回校。誰知濟雲夫婦，平素正直待人，樂善爲懷，那老天爺倒像憐念着他，不忍教他絕後。不上數月，那繼娶的夫人遽然身懷六甲，現在雖未卜是男是女，只想老天爺最是慈心，既然有意成全，自然做好做到底。送佛送到天，倒用不着我們旁人，總總過慮的。這時葉芬一喜也就非同小可，却值校中畢業，葉芬是品行學問色兼優的，不用說這甲等第一。自然是他的了。霎那間，聲望大振。葉芬畢業一了，就帶了寶仙趕回家裏，侍奉翁姑，不肯出門。濟雲又和子虛勸他，上進不要半途而廢，你果然有心孝順，將來求了學問，培植兩家子弟，倒比早夕侍奉好得多了。葉芬想了想，委實不差，便又親自備了祭禮，帶着寶仙兒到瀉泉墳前，哭祭了一場。也到濤聲墳前行了禮，總算報他已經畢業的意思。這珠兒想着濤聲寶仙記得瀉泉也禁不住傷心。淚下過了幾月，恰好慧珠要出洋游歷，葉芬便和他同走拜別。父親翁姑，尅日動身到美國去了。今年春間，在下在弗蘭施哥地方，還和他會過一面，聽他講到從前事跡，一字一淚，一語一血，真個是聞者酸心，見者下淚。紅顏薄命至此而極了。從此書中葉芬的事情也算了結了。

至於他日後究竟怎樣情形，雖然未能預料，只看他往日的作爲，生平的立志，倒不是有始無終的，只怕將來回

國之後這陳孫兩家子弟竟要造就在他手裏也未可知哩咳知己之感這等圖報也就很難得了看官這說部的主人翁孫滴泉是長辭世界了對友對妻情深義至自是無可訾議就這謝濤聲陸葉芬兩人杵臼程嬰各行其是燕去雁留離魂一樣良友賢妻只怕世上也就很少了罷閒話少說收尾要緊如今書中的情節總算了雖然也還有些了而不了的事情也只好當他不了而了的了在下做到這裏筆是枯了墨是乾了心是費盡了血是瀝完了若還要不了那就不得了了在下就是這樣了罷了

鐵冷曰葉芬與滴泉既無婚約自無不嫁之理今以未亡人自居而守身如玉上以報父母下以報滴泉視彼有正式婚約寡居而失節者蓋猶判然矣是不得以妓女爲葉芬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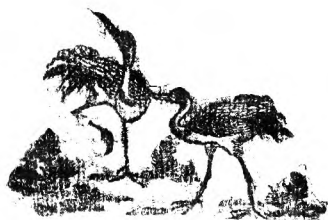
一棺附身萬事都已何必追悼悼者迺爲未來人說法與死者無關人生歷盡艱辛一旦得大解脫正是極樂之時更何庸追悼故責及時行樂不貴死後留名

素卿之節操不如葉芬素卿之學識亦不如葉芬葉芬困頓以終素卿適得與劍芬偕老遂其雙飛之願吾爲素卿幸吾又爲葉芬惜

跋

情不可易。可易非情。或始亂而終離。或兼收而並蓄。均浪子之行爲。非多情也。不惟不可謂多情。並不可謂之爲情。情也者。一成不變者也。未有所鍾。毫無罣礙。既有所鍾。卽入魔道。相纏相繞。愈結愈固。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威武而屈。不以生死而間。本其百折不回之志。竭蹶以圖之。蹶躍以趨之。不遂不已。卽不能同室而生。亦當同穴而死。不能同穴而死。亦當將順死者之志而繼述之。而光大之。以苟延其殘喘。既竟其志。卽以互相憐愛之初心。還諸鍾情之人。而同歸於盡。情之義。迺大畢。自是以往。人雖死而情仍未死。人雖滅而情仍未滅。其至微至精之一點。流蕩於空中。必至化合而後止。大哉情也。豈庸夫俗子所能知哉。滴泉濤聲。葉芬三人。執而不達。不免爲筱蓉諸人所笑。則爲情字認得真情字。認得真而心迺愈苦。然人或笑其苦。而局中人固不自知其苦。非不自知其苦。彼迺以苦爲甘之。

跋
 先。導。苦。未。盡。則。甘。不。來。故。無。苦。非。甘。無。甘。無。苦。皆。是。情。處。而。情。之。外。殆。無。
 知。覺。矣。人。能。明。乎。此。而。後。可。閱。是。書。而。後。知。情。不。可。易。可。易。實。非。情。
 乙卯九月古邗鐵冷跋於滬濱鬪夢軒



民國十年十月二十號再版



崇文書局
定價大洋六角

著者 蕭山 一 厂

評閱者 邗江 鐵 冷

印行者 小說叢報社

發行者 崇文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
一五〇一號門牌

分發行所 崇文書局
廣州雙門底